萊登日記

瞿海源・陳素華

2007.8.25-2008.8.25

瞿海源日記+瞿媽媽部落格

2022.10.9.輯

2023.1.15 修訂

2025.7 月二次修訂

二〇〇七年八月廿五日(六)
今天大體把行李準備好。把兩個大行李箱清理後，各有 21 及 22 公斤。另外一些暫時不會馬上要用的書籍物品等就再用水運寄出。這幾個星期為行李超重有一點傷腦筋，今天大體都解決了。這一次兩人去荷蘭，好像帶的和寄去的東西多了許多，先已寄了五箱，隨行又有兩個大行李一件準備上機的行李，兩個電腦袋除電腦外，還要再裝一些東西。比起當年留學乃至前往維吉尼亞大學講學要重了許多，是兩人的關係，還是別的原因。

這兩個星期跟博客來買了許多有關荷蘭和歐洲臨近幾個國家的書，包括歐洲幾個國家的列國志（社科文獻出版）。看看這些書，開始要了解荷蘭和歐州。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八（二）
搭長榮夜班機前往阿姆斯特丹，呂家玟隨機照料。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三)

抵達阿姆斯特丹機場，Saskia 和邱炫元來接機。進駐 Leiden 郊區 Holiday Inn。

二〇〇七年八月三十日(四)

四點鐘起床。

查閱電子信箱，小葳、海良和惇信；陸霖、阿勤、庭康、芷雲、茂桂都回信了。算算時間，台北是上午十時，就利用 Skype 撥電話給老媽和阿嬤，兩個老人家都很高興。下午回來，再查尋電子信箱，網路卻不通了，很奇怪，昨天和今早都暢通，下午卻怎麼也連不上線，好像是要付費，但即使要付費，卻也不可得。

早餐在庭院餐廳，坐在昨晚同樣的位置，臨水池邊。早餐很豐富，最重要的是有優酪乳和優格，對素華很重要。

依約搭計程車前往中央車站，是一位女司機，很健談，她會說你好，我們教她說謝謝。素華又問她荷蘭話如何講你好、謝謝、再見等等。大約十分鐘到達車站，不久就看炫元前來。他就住在附近。他帶我們從後車站穿越車站到前車站，告訴我們要買火車的折扣卡。車站廣場都是紅磚鋪成，許多煙蒂夾在紅磚間的空隙，看到這種情形，令人頗為意外。後來看到掃街的車，兩個大的圓形電動掃把，對清理紅磚夾縫，大概是無能為力。丟棄煙蒂的惡行似是跨文化的。

從車站前那條馬路走下去，經過運河邊，有一大群人聚集，好像有什麼活動。到了一個路口，炫元說左邊是萊登的主要商店街。直走是萊登大學。我們

先去逛商店街，是行人徒步區，也還是紅磚道。排水溝在中間，加了有孔的蓋子，溝兩邊的紅磚道都有些坡度。少量貨車在卸貨。上午還沒有什麼人。順道去買了一張 sim 卡，很便宜，只要兩塊半歐元。經過一個古教堂，再走一段，就大體知道主街狀況。炫元再帶我們去市政廳，一進門，牆上有各黨派的市由議員照片。炫元說市長是女王任命，市長超然與黨派之外，市政就沒有地方派系的問題，女王的權威也獲得尊重。不像台灣政黨造成地方政治的紊亂和衝突。

EN DOOR GEWELD
Australian

在市政廳內，民眾先取號碼牌，到中庭等候。中庭三邊即為服務工作區，中庭中央是一個木條的大型台子，民眾可坐在四週，也有不少椅子可坐著等。不論是職員和民眾看起來都很優閒的樣子。大家詬病行政效率很差，和當前景象似有關，也好像也還好。素華去洗手間，炫元特別說明一進去會有強光，讓人無法看清手上的血管，是要防止吸毒者注射毒品。

沿市政廳靠河的街道就是週六市集所在，站著仰頭吃鯡魚就在這裡，是俊吉最喜歡的地方，也是茂桂前後間隔十年來兩次，看到同樣老闆的地方。看來這一年會常去逛的地方。

到一家百貨公司五樓，即頂樓眺望萊登市。是一個很大的餐飲區，有各種三明治、水果、果汁、飲料，客人還不少。百貨公司看起來絕對沒有台灣的豪華，布置很普通，貨品也很普通，似乎不像台灣那樣過度消費。

彼得教堂

參觀大學答辯區、彼得教堂、林布藍特讀的拉丁學校，轉入萊登大學，經過印尼研究圖書館、漢學院，到文學院餐廳用餐。碰到荷蘭學生逸夫，就是deHaar把我的reading list交給他處理的，在漢學院也見到Haar教授。

LU的校區沒有圍牆沒有界線，炫元指了兩處說是答辯區，是論文口試和教授升等答辯和演講所在。形式很隆重，參加者盛裝，進行都有規矩。

經過一處答辯區，就到彼得教堂，五月花清教徒在此停留再出發。老布希就曾來參訪緬懷祖先。教堂正在整修，實際上已不做宗教禮拜用。

接著參觀漢學院，這個漢學研究重鎮的創辦，和荷蘭人統治印尼有關，要和華人打交道，派人前往福建學習。中庭有一個神龕，另外有一幅對聯。改天再弄清楚來歷和意義。

應該把台灣來講學和研究的記錄弄清楚。也許把IIAS所有的國際學者記錄整理出來。

在文學院餐廳用餐，不甚好吃，湯鹹得難以入口。

快三點到 IIAS，

一位先生指稱一處有大一點的電梯，回來時 Saskia 說柯瓊芳研究室前方電梯也可以下去，結果小得容不下輪椅。還是從較大的電梯下樓。電梯前走廊地板據說因雨天漏雨，損壞了一大片，正在換裝。這棟建築已很老舊。我的研究室單獨一人使用，窗外風景很好，老樹很多。空間大小應該還不錯，很夠用。Saskia 說附近就是大學植物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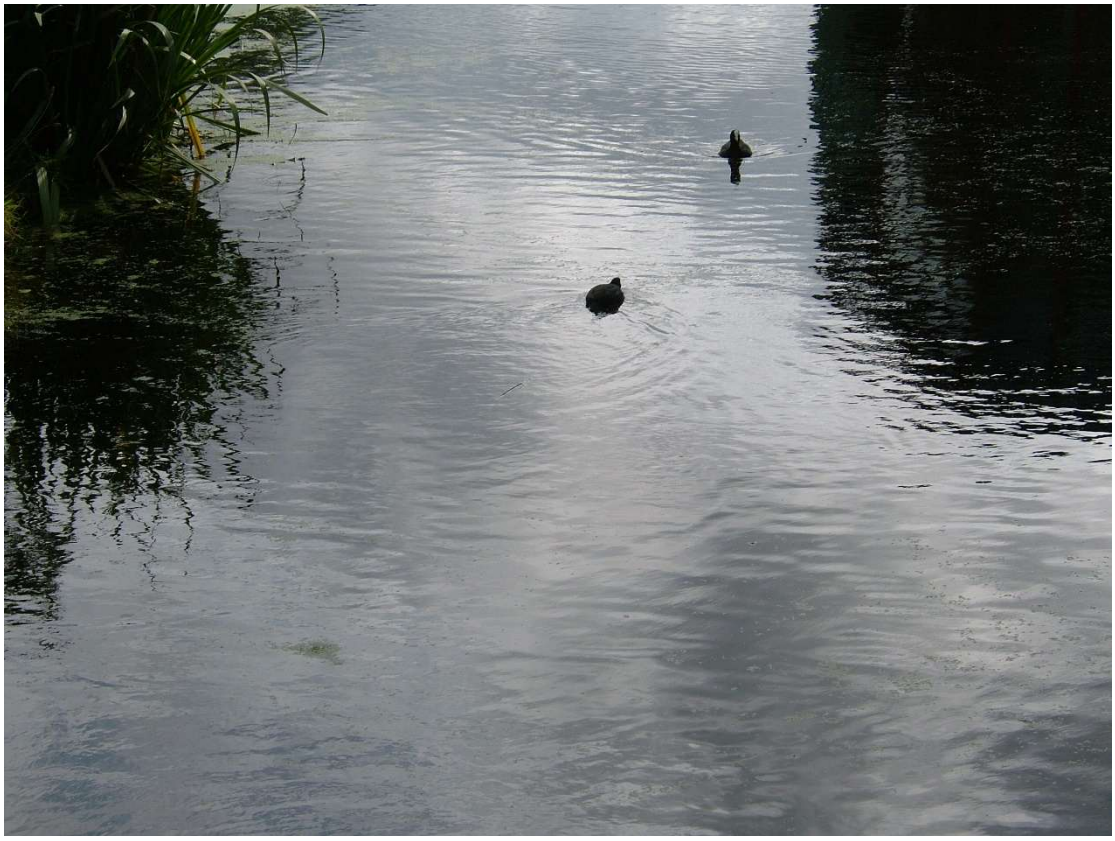
到 IIAS，Saskia 帶了去我的研究室，也會見幾位行政人員。最後到柯瓊芳研究室聊了一會。請 Saskia 叫了計程車，回旅館。

沒有設計的設計，沒有聲音的聲音，素華這兩天一直用鄭晃二的書名來讚美荷蘭。說旅館浴室的門設計很好，關門都沒有聲音。瓊芳卻說她住的老舊房子還用火柴點瓦斯爐，大門都重得打不開。看來，是不是有巧思有設計，好像還得再觀察。

Rapenburg 運河

二〇〇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五)

今天備課，沒有離開旅館。去旅館後面的河邊草地散步。這裡是郊外旅館區，我們也走到相鄰的旅館後面綠地。一條河大約從公路對面流過來，轉個彎，流經兩個旅館後方。又有幾條和它垂直的更小的水溝，好似荷蘭運河水系的縮影。河裡有不少鴨子，還有黑毛白面尖嘴大約是一種水雞。天氣時陰時晴，素華的陽光出現指了幾張照片，高高的樹、長長的小河上滿是浮萍，鴨子不停地啄，還是大片的草皮、這樣的小風景還真不錯，有荷蘭的味道。



從旅館側門進出時，瞥見木圍牆裡有乒乓球台，就去打了一陣子，身體還真的熱了起來，接球揀球兩腳也動了起來，感覺和平時很不一樣。下午又去打了一

陣子。兩人好像二十年沒碰了，想想也很好玩。

Hello,菊英,三媛:

時差好像漸漸消失,腦子清醒過來了,知道自己要在這裡先過四個月的日子了.想念南港的妳們,但還是務實一點,慢慢認清生存之道吧!

昨天有一位博士生帶著在萊頓城走了四五個鐘頭,認識環境.我邊走邊想邊看,想到三媛,你一定會愛死這裡的.因為至少我走過的馬路,全部是磚頭鋪的,沒有一片是柏油路.又看到到處是運河,小船行走其上,運河邊擺了咖啡座,時間好像不值錢,愛坐多少時間任君意思.主要是因馬路上大家都騎腳踏車,汽車沒幾輛,不造成汙染與噪音或壓力.這裡真是放鬆神經的好地方.附件照片

我們暫住 Holiday Inn 三天,因為學校租的房子 9/1 起租.下午信步走至旅館外,意外發現,到處都是小樹林與小溪流.數量之多對我們這外地來的人有點難以想像.小溪中,野鴨賣力地吃浮萍,河岸草皮上長滿各色的野花野草,群蜂則在陽光中亂舞著.附件照片

聽說此地有陽光的晴天,全年只有 25 天,陰晴不定又夾風雨是其特色.我們能一來就碰上晴天是恩賜喔,而每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每天只有 6 小時是白天,早上 9 點天亮,下午三點天黑.

真的非常歡迎妳們來住住(避開冬天),體會歐洲小城風光. 先在此打住,妳們若有興趣看,再寫續篇,明天要搬進租的房子,如何過日子應會有新的一頁.

我們暫時無 FAX 機器,若可以就用 FAX,方便妳們看.

祝妳們全家平安

素華　海源

二〇〇七年九月一日(六)

昨天網路又通了。今天在辦遷出手續時才知道，旅館還是要一天 12.5 元的費用，其實這兩天也沒有用到什麼。旅館晚餐自助餐兩人要六十三元，好貴！而且味道太鹹。

吃過早餐，去外面散步，從旅館左邊出去，走到公路旁的腳踏車道，車道旁是一個大水塘，也是昨天看到的小河的一段。水塘裡有鴨子，也有三隻白面水雞（我們暫時認定它們是水雞，一直想看它們的腳，但在水中，都看不到）。

回旅館，素華寫信給洞照佳雯兩對夫婦，還沒寫完，就趕快準備要搬到公寓。Saskia 依約在十一點半來到。三人搬了兩件大行李、一件中小行李、五、六袋東西和一張輪椅，輪椅當推車，倒也方便。司機說今天車子不好叫，要我們讓一位女士同車。在車上和 Saskia 聊起她的工作，她就提到她同一辦公室的小姐

專辦研討會，非常的忙。突然前座的小姐加入談話，說辦研討會真的很忙，她就在醫學院負責辦研討會。
到達公寓，炫元已經在門口，房東也已經到了。Hendrika Hofstra-smits 很幹練而親切地帶領介紹公寓的各種設施。這是一個工廠改建的公寓，九四年改造，看起來還相當新。我們住的是一個邊間，兩邊有窗，望出去，Leiden 城大都看到，因為在三樓，而一般房子多是兩層樓，我們的視野就很寬闊。可環顧古城風光，非常不容易，更令人意外的是，不只廚房用具齊全，更有許多杯子、盤子、刀叉、鍋子、碗，甚至咖啡、茶、糖，甚至毯子枕頭、床單、浴巾一應俱全。房東是單身，很和藹的一個退休女士。
有一間是工作室，和客廳隔開，但沒有封起來，目前放著一張沙發床，她答應會換一張正式的床。一樓是各戶的儲藏間，各有一間，可放一些東西和腳踏車，另外一邊是垃圾房。
十二點多，電信公司來接電話和網路，接好，Hendrika 和 Saskia 就離開了。
炫元帶我們去運河邊公園、沿著生活大道（Levendaal）不一會居然來到有名的週六市場，炫元請我們吃炸魚，今天暫時沒吞食鯡魚。在市場買了一個中東麵包後，去超市買了米、麵、起土、蔬果、紅酒、橄欖油，準備開伙了。
回到公寓，把行李箱裡的所有東西大都整理歸位，想到還有七箱東西，我們可能帶太多東西了。
插座是一個大問題，這裡插座是圓形的，我們台灣帶來的所有電器的插頭都不能插上去，必須有一個接頭。炫元說他暫時借我一個，可請家人航空寄來。不過他回家，就打電話來說馬上送過來，他來了，說在市場有一家可以買到。真好！
整理差不多，由於已大體定了下來，就寫電子信給江樹生先生、楊建修先生、呂崇真小姐和賴麗瑩小姐，告知電話、手機號碼和地址。

炫元帶著外出，去河邊公園、沿著生活大道經過鄰近的超市、一個花店、一個海鮮飲食店、大超市、週六市場（吃炸魚，買中東麵包一大塊），到超市採買，回到家裡，素華說很累，就休息了，睡到晚上八點。中東阿拉伯麵包，咬起來滿韌的，就把草菇、蕃茄、胡蘿蔔、蘆筍、海帶芽煮了一鍋湯，把麵包泡著湯來吃。第一個晚餐，要素華拍照記錄，飯廳的燈光很暗，沒拍成。雖是只有湯和麵包，卻也開了瓶紅酒來享用。望著遠處大約是市政廳塔樓，這種情境真難得。

呂崇真小姐來電，沒有特別約了見面，她表示樂意隨時帶我們熟悉此地狀況。

筱葳：
昨天搬進公寓，這間公寓的位置極佳，我們住的是邊間三樓，兩面窗子望出去，看到大部份萊頓市，幾個古建築的塔樓，層層陡斜的紅磚屋頂。昨天天

晴，藍天和白雲、灰雲乃至一大團黑雲，搭配前述景色，真的很不錯。
房間果然不小，設備齊全，不僅廚具碗盤各種杯子都有，連棉被床單，乃至浴巾都不缺。樓下隔壁就是超市，走三分鐘又是一個大超市，再走幾步竟然是著名的週六市場，離開我的研究室也不是很遠。公寓的生活機能好得不得了。我們感覺很滿意。對了，離住家三分鐘就有河邊公園。現在妳媽說早飯做好了，吃完稀飯就要去公園運動。此地運河甚多，河水滿滿的、清清的。
剛才清理各項電器，發現妳 IPOD 上面還掛著接連電腦的傳輸線。我這裡就有三條，妳那裡就沒了。怎麼辦。
父 0902
真的歡迎你喬個假來住一 陣子，我們才來第五天，覺得不虛此行，爸說不虛此生，你來就騎個腳踏車或搭火車或搭公車到處逛逛，博物館，運河，鄉間，古蹟都可。房間有得多，生活機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讓人放鬆，你一個人來也可或找姐姐來也可以有伴。

二○○七年九月二日(日)
早上起來，清除電子信箱裡的垃圾信件，記得可全選就全刪掉，卻不成，就只好全部檢視垃圾桶的信件，拉回幾封信之後，就一頁地刪，不死心，再試試別的方法，終於在垃圾信件項下找到清空整個垃圾桶，一下子就清掉了。看來對這台 HP 筆電還要再熟悉些。
昨天電信公司派人來裝電話裝網路，大體都正常運作，房東女士已經裝了 DVD，看來所應有的視訊影音設備都備全了。網路通了、電話通了，但是電話線、網路線、電源線亂成一團，花了一些時間把它們清理好。裝配的技術工人似乎只管接通，根本不管理清線路。

杰霞：
我們在八月二十九日抵達荷蘭萊頓，先在旅館住了三天，昨天搬進市區內的一棟公寓，視野極佳，大約可看到大部分的萊頓市，幾個古建築的塔樓也多歷歷在目。這是一個小城，很有風味，我們很喜歡。尤其是素華感覺此地生活很輕鬆，沒有壓力。
出來前一天，章英華教授來談妳參加年底研討會的事，他表示大約沒法補助妳的機票。不過，還是希望妳提供一篇論文。可以在會後再提。也就是說，我們可能在會後一年內出專書，希望把妳的論文納入得書中。我倒是突然想到，如果妳去 Baylor，或許可以由那邊的研究中心出資來台灣參加會議及進行研究。若有機會，歡迎來荷蘭相會。
祝安好順利
海源
施教授：

想來你和家人在北京都已安頓好了，正在享受在中國的生活。
我和內人已經抵達萊頓，Saskia 昨天帶我們住進了「生活大道」（Levendaal）的公寓。這裡環境極佳，放眼望去是大半個萊頓城，生活機能也很好。我們很喜歡。
在這裡一切都很好，就等著開學上課，籌備研討會。
來荷蘭之前，就看了些深入報導荷蘭的書，深深覺得荷蘭和台灣的異同是很值得探討的。或許找些荷蘭和台灣的學者來就已有的社會調查資料，如 ISSP 和 WVS 來進行實際的比較研究，應該是很有意義的。
謝謝你過去兩年多來的安排，我很高興能來到萊頓這樣好所特殊的地方。
祝在北京生活愉快，收獲多多
海源

十一點多出發去散步，循著昨天炫元帶著走過的路，走到運河公園。運河在這一段很寬，像是湖一樣。河中有船來往，也有一些鴨子和我們認為的白面水雞。公園不是很大，有很多大樹，人不多。沿河有一排房子，據炫元說是比較富有人家住的。房子看起來是有點歷史而紅磚顯得厚實。這一排房子相當長，應該說是幾段房子。走著走著，素華覺得有點冷，準備回家。轉出公園，居然就到了 Hoogvliet 超市，於是就進去採購列單要買的東西，主要是洗潔用品，也添了些蔬菜水果。
回家一直找研究室的鑰匙，明明記得在旅館時特意放好的，可是就是最可能的是電腦袋、背包、腰包、護照袋，翻了幾遍，就是沒有。心想只好跟 IIAS 再要一副。再把這些袋子包包澈底再騰一次，終於在電腦袋內兩層底部找到了。
下午四點多，再出去走走。從生活大道往西，經過週六市場，到市政廳，再穿過巷子，到聖彼得教堂，繞過廣場，走到運河邊，這裡應該已經是萊頓大學部分校區了。果不期然，看到牆上日本詩句那個巷口像是 IIAS 出來那一條，仔細在看，好像不是。不過也應該就在附近。走到盡頭是一個大公園，也許是校園。過橋到另一邊，似是法學院。過了一個塔樓，就回到去市場的人口，繞了一圈，看來住處去市場、市政府、彼得教堂、IIAS、漢學院都不遠，都可以走得到。
今天收到劉俊一夫人詩欣寄來的照片。要用電子信表示謝意，並同時向老同學報告來荷蘭的狀況。
晚上九時許江樹生先生來電，約星期三下午三點半見面。

二〇〇七年九月三日(一)
週末安頓好了，今早就開始去「上班」，準備朝九晚五都留在研究室。依照炫元週六帶我們逛市場時指示往學校及 IIAS 的方向，順利地走到 IIAS，大約花了二十分鐘。到了研究室，先去找 Saskia，同辦公室的「高高」小姐說她今天休

假，大約是週六陪我們把搬家補假的關係。又去找 IT 負責人，祕書說他休假，她也不知道我電腦的帳號和密碼，她帶了去找網路先生，他也沒法，就請他們提供轉接用插頭，也都辦不到。這下子，研究室電腦不能用，帶去的 MacBook 又接不上電源， 準備要做的工作也就沒法做了。就去漢學院了解課程狀況。找到祕書 Mi-ling Hu，碰到 ter Haar，跟他請教，不得要領。他說他願意盡量幫忙，但要提醒他，因為他常常會忘記，不是不幫忙。施耐德教授也特別請他照顧我，我還特別拱手致意。在網上連絡和兩次接觸經驗，我看他是不會幫什麼忙的。

我們家客廳正前方遠處有一個鐘樓，要看時間就看鐘樓，晚上鐘樓的指針還是亮的。

辣椒就不干妳老媽的事，那是周太太（種香蕉賣香蕉的那位太太）裝在起士瓶子裡送我的她自製的辣椒醬，這一次她用朝天椒做的，特別辣，我吃了很久，都沒吃完。不過，也該快沒了。我應該先扔掉的。抱歉！辣到妳了。
今天去研究室，本來以為算是第一天上班，卻發現沒有電腦帳號密碼，
MacBook， 也因為插頭不對沒法使用，請求 IIAS 國際亞洲研究院的職員支援，負責電腦的今天休假，其他人也幫不上忙。就只好自己想辦法去買轉接插頭。也先去漢學院和教室弄清楚上課時間、地點、學生和教材。目前有四個研究生選課，還好未掛零。

吃一口，就辣得不行，
妳吃了第二口嗎？還是全都吃下去了？
第一口是我的責任，第二口以後是妳的勇氣。
下午本來有博士生邱炫元夫婦陪我們去買腳踏車，
結果卻因沒有比較矮的適合我的車，只好另想辦法。我們兩人就去買轉換的插座，
再去百貨公司買一些東西。
回程再去超市買蜂蜜等。從百貨公司出來，一路上都是老爸我推著輪椅回來，這樣可能減肥就會有一定的成果。
晚餐有肥美的鮭魚，妳老媽調理得像是上好餐廳出的菜，
搭配我親手料理的清炒菠菜和海帶青花菜，
再加上紅酒，對著窗外晚霞和幾座高塔樓，妙不可言！
好像到這裡是在享受生活，
其實也得準備教課和研究了。

阿勤：
謝謝你的後勤支援。
昨天到漢學院，也就是中國研究學系，查明有關課程的各種狀況。目前有四個研究生選課，實地去看教室（好像參加聯考先看考場一樣），教學大樓以及教室的規劃很不錯很有味道。下星期開始上課，一切大體準備就緒。也製作完成第一講的簡報電腦檔。
我實際的「老闆」不是漢學院而是國際亞洲研究中心（IIAS，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研究室也就在 IIAS。這個中心是荷蘭政府教育部設置的，根據到目前的觀察以及聽聞，這個中心本身沒有什麼研究人員，只有一個主任和十二個職員，研究人員大都來自各國。大部分研究人員多是各國政府和 IIAS 共同出資。這種自己出一些資本，再邀集更多資本，來成就自己的事業，是典型的荷蘭商人做生意的手段。
在此地生活，環境優美，又是一個古城，住的公寓生活機能極佳，大部分事情，包括到學校、上超市，甚至到古跡遊覽，多在走路二十分鐘範圍內。昨天第一天從家裡去研究室，這個距離大約是從南港我家到民族所的樣子。
從捷克講學完畢後歡迎來這裡住幾天，體會歐州的小城風光。
海源

杰霞：
很高興妳到 Baylor，可以有很好的機會繼續從事中國宗教的研究。
研討會的論文是中文的，研討會有很多主題，規劃每個主題的論文後來都要出中文專書，我們的主題就是宗教變遷。所以請妳提交中文的論文。
得便時，請代向 Johnson 和 Carsen 教授問好。
歡迎來這個歐州小城相會。
海源、素華

永正：
我們在八月二十九日抵達荷蘭萊頓，先在旅館住了三天，昨天搬進市區內的一棟公寓，視野極佳，大約可看到大部分的萊頓市，幾個古建築的塔樓也多歷歷在目。甚至今早起來更發現我家多了一個大鐘，原來在我家客廳前方遠處有一個鐘樓，有一個大大的鐘，指針晚上還是亮的。這是一個小城，很有風味，我們很喜歡。學校下星期開學，我這學期開一門研究所的課。
你說共同教室全面改裝，還頗令人感慨。歷經波折，到這個教室上課，又是我退休前的最後一堂課，教室景象今後只能追憶。

雖然一直想要有一台很輕的電腦，但最後卻用了一台 MacBook。因為為女兒買了一台 MacBook Pro，她原來這一台就讓給我用。重是重了一點，但是效果非常好，尺寸比較大也比較好用。
祝安好
海源於荷蘭萊頓

二〇〇七年九月四日(二)
早上下雨，
去研究室，走新的路線
設定研究室電腦
確認各種手續
中午第一次參加 IIAS 午餐，好像職員都來吃飯，研究人員零零落落來了幾個。
老媽又摔了一跤。

小葳：
家裡電話是 31（國碼）+71（區域碼）+8889032
有人說區域碼撥 71 即可，但也可能是 071。
手機是 06-26-089-345，如何從台灣撥手機，就請妳自己去查尋該怎麼辦，這個時髦玩意已超出我這個老教授的能力了。

今天由一個台灣來的博士生帶我去一個腳踏車店，終於買到高度合適的腳踏車。買了就上路，自以為大體方向還掌握得住，就要抄捷徑回家。可是一下子就騎到完全陌生的社區和街道，又不死心，想找到回家的路。看看實在不對，只好照原先來的路線往回騎。到了一處，看到一個鐘樓，應該就是從我們家客廳可以看到清楚指針的那個。選擇有時鐘的那一面騎去，不太對勁，再騎回去，發現鐘樓三面都有鐘。之所以「迷路」，主要是在一個路口判斷錯誤，該右轉，卻左轉。一方面是搞錯方向，另外一方面也是運河的水很清很滿，兩岸大樹綠地實在很美麗，選了美的，就選錯了。此地運河很多，容易讓人搞昏掉。本來是以運河做尋路標記的，後來發現不是認定的那條運河。運河和兩岸綠地風光實在太好太美。今天在路上就一直想到蘇州。那個水鄉相對來說又髒又臭，兩者幾乎有天壤之別。頗令人感慨！

海良已說明了奶奶的狀況，已確定找外勞。妳見奶奶時幫我們問好，要她盡量放輕鬆一點。
父

二〇〇七年九月五日(三)
去研究室之前先去腳踏車店買了一付大鎖，約二十三歐元。到了 IIAS，要鎖在小過河邊上的鐵欄干上面，發現大鎖都是用很牢塑膠帶綁住，只好先上研究室去向祕書借大剪刀剪開，順便問她腳踏車可以放那裡，原來用研究室的鑰匙就可以去對面倉庫開門把車停進去。

今天把 Pas 的論文整理好。Pas 大約只是看到表面幾個特徵，Thompson 根據劉枝萬在省文獻委員會所做的調查寫成一文，雖名為 trend，卻沒有一點趨勢的味道。多多少少有些啟發作用，但並沒有顯示什麼有意義的變遷趨勢。

下午江樹生先生來家裡。
去和平餐廳用餐

二〇〇七年九月六日(四)
早上八點四十，炫元依約來帶我們去健康中心。第一次搭乘公車，長長的票交給司機，說明去那裡，他就蓋相當的格數，去火車站就兩格。車上大抵坐滿，大概是上班時間的關係。車子經過大半個萊頓城。下車走幾分鐘就到健康中心，前天炫元帶我買腳踏車之後，我們騎腳踏車來過。炫元熟門熟路就帶我直上三樓，稍等了一會，就去照胸部 X 光，檢驗 TB。結束後，原本建議一路走回來，先去車站前的超市買了一小瓶龜甲萬醬油。沿著站前街，經過運河，運河邊停了一些船屋，有些還有桅桿。這些船屋有的住人，也有是咖啡屋的。船屋也都接到衛生下水道。這個到處是清淨運河的都市，就是有良好的衛生下水道。這就是蘇州等水鄉汙濁的主要原因。
走了一會，素華說走不動了，就往回走到一個公車站，搭車回家。因為在一個小時之內，回程是免費的。在去的公車上，司機在票上蓋的時間比上車大約晚半個小時。回到住處，去一個小藥局要買浣腸，很貴，暫時就沒買。
因為十一點半和 IIAS 中心主任有約，趕著去百貨公司買了一條領帶。到研究室，就去洗手間打好領帶，Saskia 卻來告知主任今天沒空，取消約會，另外再約見。
中午用餐先和管電腦和網路的兩位先生聊天，我故意說昨天新聞說在荷蘭網購人數快速增加，Tom，管網路的，就回應說他剛剛在網上買了一個洗碗機，明天會送到。我後來就請他介紹幾個購物網站。今天稍微多坐了一會，大家都走了。沒多久，又來了一批，兩個中國人，三個印度人。我和兩個中國人就用中文聊了一陣子。後來劉正愛就說要到我研究室談談民間信仰的問題。等了一段時間，我去她研究室說，要談嗎，我還要去銀行。她正準備寫了她的連絡資料，就到我研究室，談有關民間信仰研究的事。彼此交換了一些訊息，也應允交換一些著作等。我也介紹她加入楊鳳崗的網路討論群。

去銀行，接待人員說開戶要有稅捐單位的一個號碼，不知是 Saskia 沒搞清楚，還是其中有什麼狀況，只好明天再說了。
到商店街買了痔瘡栓劑和便秘塞劑，要買馬克杯，沒買到。商店街人不少，是行人徒步區。
回家，去樓下丟垃圾，再去樓下超市找馬克杯，沒找到，買了一點菜回來。
近六時，兩人到河邊散步，一直走到 Hoogvliet 超市（這個超市的名字 Hoog 是大或高的意思，後面的字查字典查不到，是除了我們家樓下的超市以外最近的超市，大概直接走「生活大道」五分鐘就可以走到，規模比較大一些）。要找豆腐，根據炫元說可能在放起土冷藏櫃，結果兩人看了幾遍都沒看到。要買馬克杯也沒找到。就只順便買了麵包和優酪乳。
這兩天，素華都去附近的海鮮店買魚，每天就都有新鮮的魚做為晚餐的主菜。這個海鮮店有生鮮也有熟食，也算是一個餐廳。賣的魚比較新鮮，不是冷凍的。
在這裡，太陽要到八點多才落下，晚餐的時間也多還是天亮著的時候，大約也在八點左右。吃晚餐看天色，也是很奇妙的。

2007 年 9 月 6 日 星期四

Leiden 的天空

要到荷蘭住一年，是個意外的人生行程。陸陸續續的終於準備妥當，載滿了親友的祝福，飛機安全抵達荷蘭的土地。我們在萊頓古城的生活，這一頁將如何展開？一年後又將如何？

Leiden University 是荷蘭歷史最悠久(1575 年設立)也是最富聲譽的大學。先生來此是應邀教書，組織研討會以及撰寫研究報告。我呢，似是無業一身輕的漂泊外來客？

對荷蘭的一些事務還有點捉摸不定。例如，對於行走於街道的規矩不甚了了，因為不知道腳踏車是不讓行人的。買沐浴乳及洗碗精因為完全看不懂荷蘭文的說明，擔心買錯，怕買成洗廁劑。荷文街名一時也還看不懂，加上運河太美太多，每條運河看起來都很像，容易迷路。搭公車要記荷文站名，坐到那裡，要蓋幾段票，要先向司機說自己要去那裡。所幸，有台灣來的博士生熱心帶我們搭乘一趟，大體就了解了。乘火車也還沒乘過，也還需要朋友帶過一遍。這些看似生活的基本細節，還要經過一段時間學習。聽不懂看不懂荷文是重要原因。除了初期有賴熱心朋友的嚮導解說，傳授經驗外，也要靠自己的一點智慧及闖出的勇氣。另外，因為不懂荷文，算是半個文盲（還好大多數荷蘭人能說英文)， 我們已經買了一本荷英字典，開始學習一些常見到等字。

生活的適應除了語文問題之外，倒是有一個無須用到荷蘭文的東西，很容易了解但也要努力適應，那就是天空無常的變化。因為北海氣流的關係，一天之內或甚至說，15 分鐘之內可有三種天氣型態: 晴天大太陽，陰天，及下毛毛細雨。我先是不知有此陷阱，第一次洗衣服，涼在陽台上，不知道晚上什麼時候下了雨，全都濕透了。有一天從百貨公司回來，突然下起雨來，我們到少有的一棟古建築走廊下躲雨，雖然也有其他幾個荷蘭人也躲了進來，但大多數人還是繼續行進，騎車的繼續騎著走，走路的也繼續走，卻沒撐傘或穿雨衣。不一會，雨就停了，居然太陽也出來了。

萊登是個古城，城內古蹟甚多，也是一個小城，面積大約接近三平方公里而已，東西有一千八百公尺，南北只有一千五百公尺。整個城四周有運河，舊萊因河下東邊，新萊因河從東南流入城區，大約就在城中心合流再往西進入大海。城內還有較小的運河四五條。運河邊上有很多綠地大樹，有的就成為公園。在河裡有船，靠岸有時也有船屋。河水都很清淨，只是今天下午去看新萊因河，水卻是是黃的，不甚清。許多河裡有鴨子、鵝和其他水鳥。

我們住的公寓在城內的東南角，由於是四樓，又是邊間，兩面有窗，多數民居多只是兩層樓，從我們家望出去，萊登幾乎全在眼前。尤其是往西看去，幾個古教堂和塔樓歷歷在目。往南看去，赫然一個高聳的鐘樓，指針清清楚楚，可說是我家的鐘了。

我們的住處去大學、市街、運河、超市都很近，生活很方便。今天又發現我們家後面不遠處居然是新萊因河，我們家旁邊巷子居然是萊因街。我們很喜歡這裡。不過現在算是好日子，到冬天，據說就不好過了。

朋友說，荷蘭是新教國家，他們認為每日行為的良好表現是將來面見上帝的依據，重實際實用，講究理性，與義大利或法國的愛好享受，浪漫度日截然不同。我們起程之前曾預習了一些

書，大約知道荷蘭人以商立國，以小國立大業。果真如此？我將以觀察學習的角度來過完這一年。

二〇〇七年九月七日(五)

一到研究室，就去找 Saskia，跟她說銀行要稅務機關的一個號碼才能開戶，她說大學和銀行有契約，我的狀況是不需要的。下午，她幫忙打了一個電話給銀行，確認是這樣。我去銀行辦理，接待的一位小姐，說確實不需要。昨天那個小姐就太不應該了，也不弄清楚，就拒絕申請。今天這個小姐也有點狀況，先是她和另外一個小姐商量，並上電腦，跟我說要早上來，今天沒辦法。旁邊一個男職員跟她說了幾句，她又上網去查，然後跟我說，你等一下，她進去辦公室出來跟我說，今天可以辦理，只是她很忙（是指裡面的小姐），要我坐著等一下。等了沒多久，出來一位印度小姐，她就領我進辦公室，請我坐，她開始根據我的護照在電腦上填表格。讓人意外的是，她搞不清楚姓和名，照說護照依英文書寫習慣姓前名後，有逗點隔開，結果她問我，你的名怎麼和姓一樣，原來她把姓名當便是姓。不過，整體來說，很順利。只是在最後，要給她匯票，她卻說要我去火車站什麼地方去處理。後來我到火車站，看到匯款出國的一個服務處。也許就是這個吧，下星期拿到金融卡再來處理。
今天上午到漢學院，試用單槍投影機。這一組設備放在一個很大的箱子裡，要帶這箱東西去上課，幾乎不可能，圖書館的服務人員和系上胡祕書都幫忙想辦法，說是用推車，後來圖書館主任說不妥，路面不平會把機器會震壞。
請胡小姐帶著去見吳榮德教授，她建議也去見柯雷教授。見到柯雷教授，談得很愉快。正好今天早上很早醒來，看左珊丹寫柯雷教授的過程，就是到那，感覺上就拉近許多。我說意外有十五個學生選修有關台灣的課程，他有點敏感的說，他們對中國和台灣一視同仁，甚至於他馬上舉出施耐德等人是專研台灣的。柯雷教授是中國現代詩的專家，中文當然是極佳的。他建議祕書帶我去見圖書館館長，後來又到吳榮德教授研究室。先前，來荷蘭之前，彥仁和茂桂都特別介紹過，要特別親近。見面就很親切。寒暄外，也談了合唱團，萊頓的音樂活動，甚至巴金森氏症的問題，他母親也罹患巴金森氏症。
在漢學院的中庭，今天在舉行一個儀式，有幾十人也許接近一百人，胡小姐說是日本系的活動。早上看左珊丹記錄柯雷教授的就職典禮，又看到這個活動，荷蘭人似乎很重視儀式。

回到 IIAS，研究室裡陽光太強，百葉窗卻拉不下來，一時還不知道找誰來幫忙，因為 Saskia 又不是工友。中午去用餐，奇怪都沒人，是來太早，還是太晚。吃完三明治，才進來一位沒見過的女士，問她怎麼回事，她說是星期五，很多人都不來。
去銀行辦好開戶手續，回來時在 Breestraat，買了光碟片和紙套，比台灣貴許多，二十五張光碟要賣十元，紙套五十張要四元，也沒有不織布的。又到書店

買了本荷英字典，找不到小本的，素華說還是太大了些。
回家後，四點半出發去散步，今天素華說要去大學植物園。在植物園門口碰到柯雷騎腳踏車迎面而來，我們彼此認了出來，他轉回來打招呼。
植物園要門票，本來算算只有一個小時，買門票進園不合算，再轉念要買博物院卡，果然這裡也可買，就買了兩張年票。進園先是一個大溫室，展覽許多花朵很大的類似菊花的各色各型花朵。園內也有好幾棵大樹。有了博物館年卡以後再來細看。

二〇〇七年九月八日(六)

搬來公寓已一星期，也是來荷蘭的第二個週末。本來講好要去市集和國立古代文物博物館，素華覺得昨天走得多了些，今天大概走不了許多，所以就決定只去市集。十一點多出發，到市集繞了一圈，買了些蔬果和魚，也去新世紀買了豆腐，最後買了三個麵包夾鯡魚當做午餐。逛市集的人不少。這個市集大約從市政廳沿新萊因河兩岸到 Gangetje 三百公尺左右。看起來有蔬果區、衣物雜物區、花卉區、魚攤，中間夾雜一些其他的攤商。也像是美國的農人市場。是 Leiden 觀光景點之一，最重要的景，就是仰頭吞食鯡魚。講到荷蘭，甚至荷蘭早期的發跡，都會提到鯡魚貿易是荷蘭興起的原因之一。據稱是賣到德國和俄羅斯等國。我有些懷疑這小小大約十多公分長的鹹魚有那麼重要。

回來吃鯡魚，素華顯然不甚喜歡，一份麵包夾鯡魚都吃不完，我塗了一點辣椒油，又去腥，味道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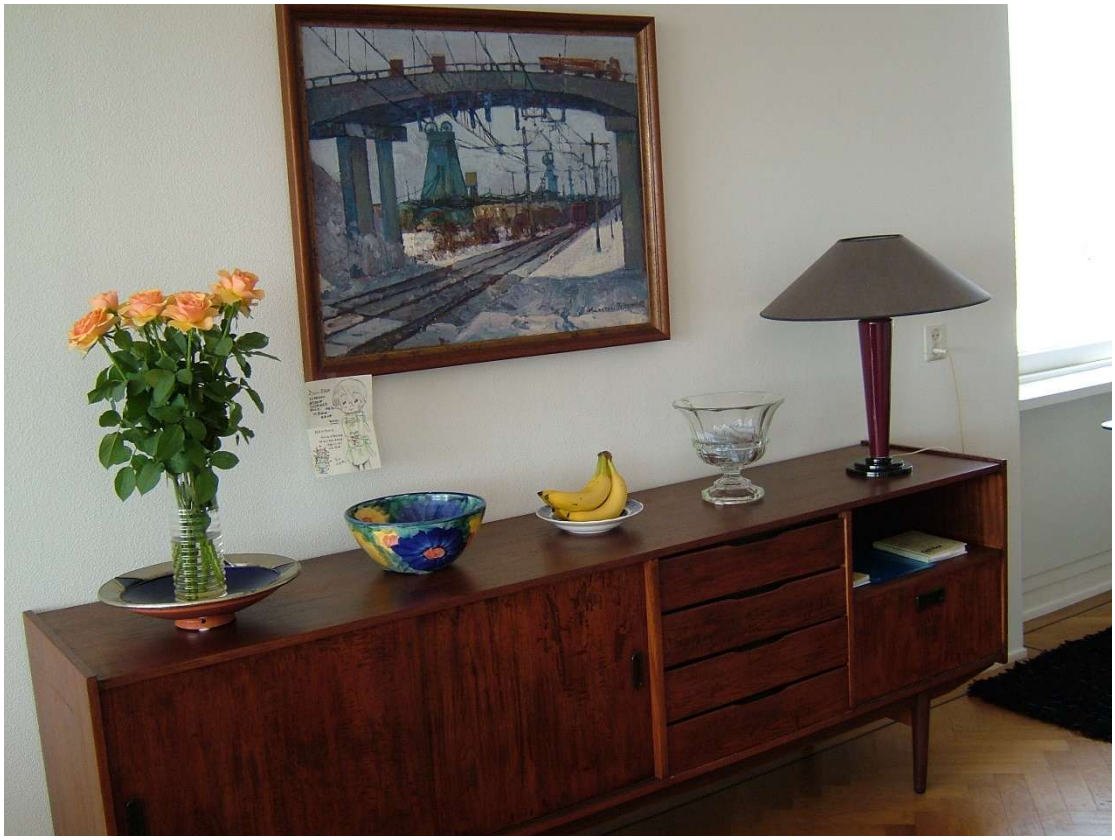
打電話到媽媽家，一直沒人接，就撥海良的手機，他說媽媽很好，說回家用 skype 通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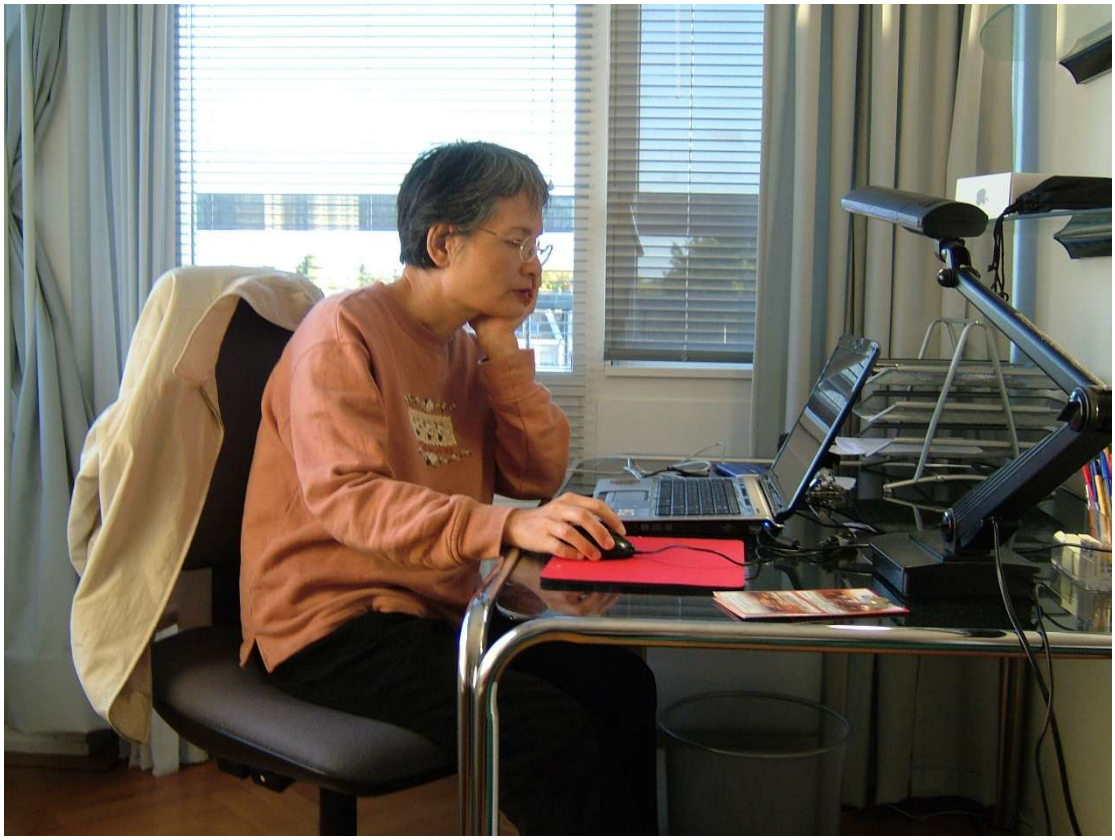
上午把宗教變遷課的兩張光碟合成一張，複製了十六份。本來要 IIAS 的電腦職員幫忙複製，但此兄很嚕囌，英文講得快，但講得很不清楚，講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幫我複製。昨天就買了光碟片自己來複製。

下午要寫一封信給文綽要他幫忙解決連線回社會所和傳送照片的問題，先寫了一大段說明萊頓風光，然後也寫完兩個問題，在傳送一張照片時，居然斷了線。現在就先在這裡重寫萊頓風光，再複製到電子信信上：

萊登是個古城，城內古蹟甚多，也是一個小城，面積大約接近三平方公里而已，東西有一千八百公尺，南北只有一千五百公尺。整個城四周有運河，舊萊因河從東邊，新萊因河從東南流入城區，大約就在城中心合流再往西進入大海。城內還有較小的運河四五條。運河邊上有很多綠地大樹，有的就成為公園。在河裡有船，靠岸有時也有船屋。河水都很清淨，只是今天下午去看新萊因河，水卻是是黃的，不甚清。許多河裡有鴨子、鵝和其他水鳥。

我們住的公寓在城內的東南角，由於是四樓，又是邊間，兩面有窗，多數民居多只是兩層樓，從我們家望出去，萊登幾乎全在眼前。尤其是往西看去，幾個古教堂和塔樓歷歷在目。往南看去，赫然一個高聳的鐘樓，指針清清楚楚，可說是我家的鐘了。





海良、文君：

辛苦了。你們剛新婚，尤其是文君，就要擔負這樣超乎預期負荷的照護老媽的工作，我們又遠出來到荷蘭，使得你們的負擔更重。但願信仰和禱告的力量，能讓你們更堅強地克服困難。

諸多狀況在你們細心處理下，應該都能解決。其間，老媽很可能更不方便自己多運動，還是需要海良發展在床上的運動，讓她能多動動，也減輕體重。在飲食方面也要好好調整。至於語言的問題，根據我們訪問一貫道埔里養老院的了解，著手逐步的語言訓練是必須的。也就是也從生活必須，照顧老媽必須的用語，請 Everlin 勤加練習，可利用錄音的方式，錄下老媽講的關鍵字，再譯成英文，請 Everlin 盡量多聽多練習。

在連絡方式方面，似可約定在台北時間下午一點至三點（我們這邊早上七時至九時）通話。最好是約定一個時間，如台北下午兩點萊頓上午八點。如果 Skype 連絡不上，就以 skype 撥號方式進行。撥通後，再改為線上通話。假如撥號的話，我們就撥老媽家裡那一隻電話。如果要撥別的電話，請告知。

祝平安

海源

二〇〇七年九月九日(日)

今天準備後天上課，把 CK Yang 兩章摘錄完畢。第一個主題大體就準備好了。

中午煮麵，沒有什麼調味料，吃起來無味，素華又嫌是白麵，說是沒有纖維，沒料。

打電話回媽媽家，都沒人接，只好打手機給海良，說是會診發現腦部有病變的樣子。和媽媽講了幾句，情況還好，她說明天就出院了。

午睡睡了很久，素華叫了幾次，還不想起來。起來後，去尋找運河北段。走到一處看起來比較高級的社區，有獨棟的大宅。找到一條小河溝，也像運河一樣，水很清幽，有些鴨子。但似乎不是運河。轉回記下路名，回家再查。走回運河與新萊因河交接處，判斷我們今天走錯的方向。再去運河公園散步，拍了許多河中鴨子的照片，最後還拍了一小段影片。

素華今天覺得身體僵硬，很不舒服。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日(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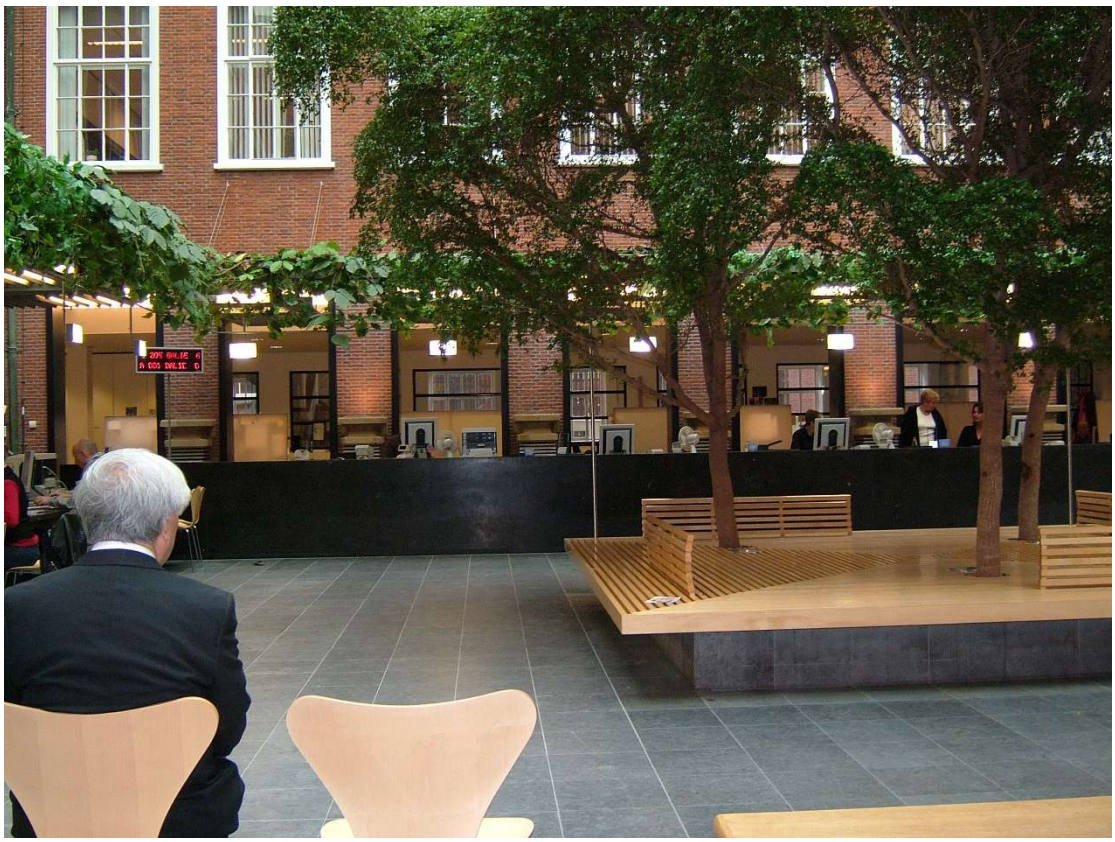
上午終於又見到呂家玟。她上個星期在海牙幫忙處理研討會的事。談起與會的

呂寶靜和鄭麗珍等，說是今天他們去布魯日，下午六點會到林祖嘉家。我問呂家玟，有沒有可能請他們吃飯，後來她和黃泓智討論，說是林祖嘉已經請他們回他家用餐，我可以一起去。
去掃描室試著掃描 Madsen 的書，掃描機器只能一次一張，太麻煩了，就放棄了。
去漢學院找胡小姐，談妥明天十點五十五分碰面，她幫我拿單槍投影機。又討論 Madsen 的書怎麼處理。最後決定她去影印一份，供學生使用。順便去找吳德榮教授，請教有關保險的事。他說保險是必須的，請 IIAS 買最便宜的。此地醫藥費甚貴，看醫生最好有保險。先是已確定要買保險，但 Saskia 又打電話來說，還是考慮看看。兩人保險要 220 歐元，一年兩千多，是很大一筆錢，台灣已有保險，似乎沒有必要。
回家先和素華去樓下超市買菜。五點三刻和黃泓智在超市門口見面，騎車去林祖嘉家。
快七點呂寶靜三人回來。
聊到十點。

二○○七年九月十一日(二)陰偶雨
今天第一次上課，早上起來，再增補簡報檔。到研究室，影印 reading list，影印了二十份，因為選課的有十五人，多印幾份。
此地影印機很大，看起來這個大機器是台灣的三倍，似乎沒有電腦記憶，多印幾分，原稿就自動再轉進去幾次。不知是那一國的產品。
胡小姐背著單槍投影機陪我去教室，第一次就走對了教室，可是教室裡燈亮著門關著，胡小姐問外面一個學生，好像說這個教室有人在用，應該不是這個教室。這組教室是由相連的四樓組成，中間有有中庭，四棟樓看起來都一樣，只是方位不同。所以我懷疑自己走錯了，就到隔壁一棟，一走進去就覺得完全不對。又再回到原來那棟，胡小姐去一個辦公室還是電腦室去查，結果發現第一次是找對了地方。
把電腦和投影機以及喇叭裝置好，發現投影機沒動靜，就找來一位服務人員，也不知該如何，胡小姐說要找漢學院圖書館的人來幫忙。還好，是機器要熱機，一會就可以用了。
比較奇怪的是，學生陸陸續續來了，但十五人只來了兩三個。我問胡小姐此地學生會遲到嗎，她說那是經常發生的，我問遲到是習慣嗎，她說是。不過我可以要求，他們就都會準時。後來又來了一個學生，進門就用中文說對不起。
等到十一點半，想想應該不會再有學生了，又不確定，就決定先放台灣寺廟（天神）的電影。一下子沒有聲音，原來連接線有一頭沒插進喇叭。不過插上後，聲音並不大，效果不是很好。
開始介紹課程，借助事先準備好的簡報系統，講得很順，學生反應很好。只是還是想不通為什麼選課的學生多不來上課。蔡彥仁說他第一次上課，都沒有學

生。希望是如此。比較擔心的是這些學生還沒來上課就決定退選了。
上課時，請學生填寫電郵信箱和是否能看中文，有兩位寫 yes，有一位是華人，下課時，就用華語問他下那裡來，說是一歲時就來荷蘭。我請他幫忙卸開機器，幫我揹回漢學院，我看他在看錶，神情有點緊張，問他有事嗎，他說要上課。我就接過投影機背包，說那你先走，我自己來。其實也不重。只是已經揹了一個電腦背包，這個包包就只能掛在左肩，再用右手拉著才能固定。倒是也還好。路上下了小雨，一會就停了。回到漢學院圖書室，還了投影機。跟胡小姐說下星期我自己來拿就可以了，她堅持要幫我拿。說是沒困難，也算是 take a break。下午她來電郵說，她下星期二有朋友畢業，不能來，但一定會找人來幫忙。再晚一點，她又來信說一位三年級的學生願意幫忙。
下午早一點回家，要去出走走。騎車直出雷奔堡街，還是找錯了路，看到鐘樓，選錯了路，回頭再找路，就看到運河和 Lammenschens 路，就走對了回家的路。
繼續找往北的運河，走過新萊茵河和南邊運河交錯的橋，往北走的路正在整修，左側又沒有人行的空間，再走一小段，就看到左邊的運河。順著彎彎的路走下去，到了一間義大利汽車場，路左邊靠河才有步道。運河很寬，對岸有一個大的舊工廠，有大片的綠地，臨河有木椅。走過一艘停泊在岸邊的大船，不遠有一座橋。許多人騎車來來往往。過了橋，有一個看起來像城門的古堡，回來上網才知道那是賸下的兩個城門之一的東門。城門靠河的一邊是餐廳，也有露天咖啡座。
再走過一個舊萊因河和一條和它垂直的運河交錯的橋，就是回家的路。運河兩邊房子頗有可觀，雖不是什麼古跡，但也有些歷史了。有一處還有一塊銅牌，說明是某人的住處，荷蘭文的說明看不懂，不過上面還有那人的浮雕，和生死年。應該是個萊登的重要人物。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二日(三)陰
今天到市政廳辦理居留證的申請。手續花了近四十分鐘時間，主要是一些紙上作業，檢驗各式各樣的文件。又複製我們提供的一些證件，也要我們兩人各填了一份幾頁的表格。最後，說是已經在護照上核定六個月的居留權，在這期間移民局應該會核定我們一年的居留權。
從市政廳出來，看到市集已經有一些攤位擺好好，因為是星期三，攤位數比星期六少了許多。我們就近去大教堂。這是 1314 年建立的。教堂在十一點會開放，素華覺得冷，就先回家。



八月三十日第一次進入萊登市區，邱炫元帶我們穿過火車站，走到前站廣場，看到整片鋪著紅磚。紅磚間隙之間有許多煙蒂。煙蒂嵌在磚縫中，除非一根一根去挑出來，掃街機器或掃巴是掃不出來的。於是經年累月就留在那裡。後來發現萊登城裡許多路是磚頭或石頭鋪的，多有空隙，也多是這樣。

在許多地方，也可以看見紙屑和塑膠袋之類的垃圾。雖然只是一點點，但多少也還是殺風景。在公寓前有一排資源回收的垃圾箱，廢紙有時塞得太滿，就會掉在外面地上，也經常總是有少許廢紙或塑膠袋，幾乎沒有什麼時間是完全沒有垃圾的。有一天看到掃街機在掃腳踏車道，也順便清理資源回收箱的地面，掃完，還是有一些垃圾留在地上。

又有一天，散步到街頭運河邊，在路邊的草叢裡，有些垃圾，有塑膠瓶，有廢紙，有塑膠袋。還有一次，看到人家圍牆上，有人丟了兩塊香蕉皮。看來到處都有人有隨手丟煙蒂甚至丟垃圾的壞習慣。在台北時，十多年前擔任社區理事長，就常帶頭撿拾垃圾，四分溪防汛道路有垃圾，就緊盯著環保局來清理。不知道是不是也要向萊登市環保局來反映問題，要求清理煙蒂和垃圾。

似乎有些人就是有這樣的壞習慣。以前總是覺得台灣人，或是華人，這種亂丟垃圾是一種習性，應該從社會、心理、文化來切入研析。現在看到清幽的歐州小城也有人隨手丟垃圾，再想起美國紐約黑人區街道上到處都是垃圾，芝加哥地鐵站對面的平面屋頂上都是旅客隨手丟棄的飲料罐，大約該說不全是台灣人的習性問題，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偏差行為。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三日(四) 天晴
下午在研究室備課，突然有人敲門，進來兩個人，原來是駐荷蘭代表王豫元大使和他的隨從。說是知道我來了，今天來萊登有事，順道來看我。本來要去找一張椅子，大使說馬上就要走。就站著談了些話。我說一切都很好，只是買不到醬油和麻油。他說要請我們吃飯，臨走又說要請我演講。還問有沒有電梯，看來剛才爬上五樓來，還真難為他們，就帶他們去坐那個又舊又小的電梯。

八月三十日第一次到 IIAS，一進一樓，要進電梯，就有一位男士說，要搭走廊盡頭比較大的電梯。後來離開 IIAS 時，Saskia 帶著要搭那個小電梯，電梯門一開，就發現輪椅根本推不進去，可能連擠三個人也沒有辦法。這個小的電梯，年代久遠，電梯的門是用拉開的。不過，平常進出多只是一個人，又是大門進去，走從三階到非西方研究中心，經過一小段走廊，再走上三階，再繞過樓梯走幾步就到了。在台北臨出發前幾天，還想起爬五樓膝蓋受不了，請 Saskia 把研究室安排在一樓。她回說 IIAS 住在五樓，五樓有電梯，應該沒有問題。在南港時，家玟倒是告知，電梯在什麼前棟後棟，要轉來轉去，不方便。其實沒那麼複雜。現在每天都坐小舊電梯上下。

下午五點柯瓊芳騎車跟著我到我們家。她說要來陪陪素華。在家裡聊聊，看看古城景色，後來三人到過河邊散步。回來就一起吃晚餐。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四日(五)陰、晴，陰，下午四五點下雨、六七點不下雨了，八點散步回來，晚霞紅紅的，趕緊拍了幾張照片。

今天主要在備課。讀 Sangren 在 AE 的論文，覺得他發展出一套有關進香的解釋，好像和一般信徒無關，是人類學者自說自話。好多頁都在自言自語辯解自己的論點，看不到實際的信徒的想法和行為。
劉正愛來說星期天就回北京了。素華打電話來說電腦顯示找不到伺服器。想想，要回去拿我那一套宗教研究的書送給劉正愛，也可以處理一下電腦問題，就回家一趟。把寬頻的轉接器關掉再開，網路就通了。
中午一點多和劉正愛、巫永平和一位澳州教授一起用餐聊天。本來想約他們兩人去喝咖啡再聚聚的，後來想送我那一套書已經是不小的禮了，他們臨行也忙，就沒提。
素華打電話來說水運寄來的三箱東西已經送到了。本來很想馬上回家瞧瞧，但在研究室正好找到歷年台灣學者來 IIAS 的記錄，把前後來過的學者名單錄成一個初步檔案後，就趕回家裡。大部分的書和雜物都收到了，但沒看到衣服。查核以後發現還有兩大箱衣物沒運到。

晚餐喝啤酒，是來荷蘭兩個多星期第二次喝。第一次是江樹生先生在和平飯店請吃飯時，喝了一罐海尼根。這幾年不喜歡海尼根的味道，昨天在樓下超市買了三種不同的啤酒各兩罐，就開始要試試，看看究竟那種啤酒比較對味。

2007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五

萊頓初印象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五日(六) 晴

呂崇真十點多來看我們

她家在 Leiden 往史基浦機場前一火車站，叫做 Nieuw Vennep 的「村莊」，為了要在地圖上找到這個地方，她馬上幫我們下載了 goggle earth 衛星空照地圖，這玩意早該知道，真的太方便了。只是還要有著照街名的平面地圖才更好。

她開車載我們去買醬油麻油等，從生活大道往東直行，經過外圍的大運河，沿途經過更多大大小小的河流，感覺到我們在萊登活動還是很小範圍的。再上高速公路，走了一大段，崇真一直沒說要去那裡，素華忍不住問了，才知道她要載我們直樸阿姆斯特丹，讓人有點意外。

到阿姆斯特丹一個大賣場區，在東方行採購到所有想採購的調味料和少數一些食品。又去華南行補了三樣小東西，倒是崇真買了一大推車，說是一年一度的採購。

去大賣場 Mackro 找廁所，說是在賣場內二樓，又是會員制，我們進不去。開車到一處加油站解決。

回程經過史基浦機場，很多大客機就停在靠公路的停機坪，崇真說這裡不怕恐怖份子。荷蘭好像不是恐怖份子的對象？可是荷蘭有派軍隊去伊拉克。

在崇真蘿蔔頭家後院坐了一個多鐘頭。從高速公路下來，繞了幾條路，有一處有些比較高的樓，似是市區。沿路一些獨戶農舍，轉進一條路，旁邊有河。不久就轉進到一個社區，戶數稍多些，也還是獨棟。崇真家是一棟型房舍，斜頂，士黃色的牆。後面和右側又多加蓋透光的兩間，一間是餐廳，一間是兩個兒子唸書的地方。今天天氣好，就在後院餐桌坐著晒太陽，吃茶喝咖啡。因為已經是下午兩點多了，還沒吃午餐呢，素華說肚子餓了，我說忍忍吧，或是向主人要東西吃。其實，崇真已經準備好了，不一會就端出一大盤蛋糕餅，後來又去炸剛剛在東方行買的青島春捲。院子裡還有些特別的事發生，養了六七隻雞，主要是生蛋。有一次，母雞孵出小雞，長到後來，兩隻公雞老愛打架，就殺了一做來請客。老大說為什麼要殺他們的寵物，老二看了做成菜的雞，吃了一口，就不吃了。家裡有三隻貓，兩隻黃的，其中一隻還是從美國帶來的。院子四週都是樹，先是崇真拿出榛子，說是自家樹上長的，請我們自己拿著鉗子，夾開了來吃，稍後又拿出另一種說是去年的。，吃起來沒有花生香脆，倒是自然的、生的，還不錯。聊了一會崇真的先生睡午覺起來，打了個招呼。崇真帶著在院子裡撿拾榛子，蘿蔔頭，崇真的先生自稱，是 Robert 的音譯，也加入，揀了一種 chestnut，說是不能吃的，但很好看。繞到菜園，沒種什麼，只有幾棵南瓜，說是野草太多，陽光照不到。回到後院餐桌，繼續聊天。談到我在 UVA 教過課，他說他有個兄弟在那裡教書
，說我是 IU 畢業，他則是普渡畢業，真是小世界。
先前，崇真談到蘿蔔頭有個弟弟，人很聰明，不愛讀書，後來去搞人工智慧，不幸得了血癌，還好經過骨髓移植，是荷蘭第二位接受這樣手術的。然而元氣盡失，一天要睡十六個小時。最後，發願去非洲傳教。目前在從事聖經翻譯工作，是團隊用電腦分析方式了解各族語言。前兩天看林玉體在禮讚十七世紀到台灣傳教的萊登畢業生，他的禮讚十足的荒謬，但是這位先生去非洲傳教似乎還是荷蘭的傳統精神的延續，很值得注意。

高速公路兩邊的平原風光

看到田野上的牛羊，華人就喜歡說風吹草低見牛羊。其實不見風吹，也不見草低了下來。在廣闊的平原半地上，各色牛群緩緩低頭吃草，緩緩地移動。

運河在公路上面

平原上有大片田種著甜菜，有種玉米的。更多的田好像什麼也沒有，素華問是不是花田，崇真說鬱金香花田現在用麥草蓋著，待會指給我們看。後來也一直沒看到。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六日(日) 晴

中午去國立古代博物館，沒想到有那麼多古埃及的收藏。今天又有珠寶特展。回程在 Wertpark 運河邊草地上野餐，沒帶餐具，在背包裡有原子筆，就拿來當一根筷子，把沙拉挖到類似熱狗麵包中間，再拿來扒 coleshaw。本來還怕風吹會冷，結果找到有陽光的地方，很舒服。看著公園邊運河裡的船來來往往，還有兩個小女孩從小船上上了岸，坐在草地上用腳勾住船。河對面是萊登大學法學院。萊登大學的法學是很有名的，據稱是國際法的起源地。難怪海牙會有國際法庭。

再去超市買了些菜，準備晚上請炫元一家。

五點半六點之間，炫元、秉惠和亮亮來我們家。這是第一次在萊登家裡請人吃飯，其實在南港也有很多年不曾在家請人吃飯了。

2007 年 9 月 17 日 星期一

在萊頓:晨曦晚霞伴晨昏

公寓位於四樓，座北朝南，眺望極佳，向南望去，是運河公園，又有教堂鐘樓一座，上有清晰可見的時鐘。此方向可看到 180 度的風景，早上在陽台看東方晨曦升起，做做體操，心情又開朗起來了，一天也開始了。

傍晚則是餐桌望出去的窗景的重頭戲，此一方向可看到另 90 度的西邊風景，夕陽西沉，晚霞滿天，色彩之千變萬化，只有這扇窗能獨享美景。每天邊看著落日漸下，邊吃晚餐，又看到 1121 年，1314 年建立的古教堂靜靜矗立著，有一種大自然與古建築並存交融帶來的感動，真是讓人俗慮盡消。

2007 年 9 月 17 日 星期一

在萊頓:出外靠朋友

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適時伸出友誼之手，帶我們出了萊登城，到阿姆斯特丹大採購中式食物。她還教我們許多生活在此的妙招，例如，如何購買便宜飛機票火車票等。她是如此熱誠，真是我們在此生活的良師益友之一。好客的她，回程更帶我們去她的家，我們與她家人喝茶聊天曬太陽採榛果，女主人爽朗，男主人善談，孩子們可愛有禮。貓兒三隻，雞六隻以上都是寵物。家屋四周種有葡萄樹，蘋果樹，榛樹，松樹，柏樹，無花果樹等。蘋果個頭不大，有些已熟，現採現吃，榛果則地上撿了一籃子，可生吃的，我們帶回去當紀念。在荷蘭太陽是珍貴物，能碰上這麼晴朗的下午，真足珍惜。主人慇懃邀約續攤晚餐，在依依不捨中，帶著美好記憶，我們踏上歸途。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七日(一)雨，下午五六點以後沒雨

要去研究室，毛毛雨下不停，有 GoreTex 外套，但沒有雨褲，就把塑膠袋剪掉底，套起來，把上面塞在腰帶裡，可惜長度不夠，效果不佳。很後悔沒把雨褲順手塞在行李裡帶來。

十一點與 IIAS 主任 Sparreboom 見面，談了約三、四十分鐘。除了說這說那都很好以外，他也詢問在此研究進行的狀況，其實計畫書和報到時填的資料都有，就再重述了一些。後來重點還是在討論組織研討會的事。大體決定談論台灣和荷蘭宗教變遷與世俗化的問題，約幾個荷蘭教授、Madsen 來會談。我請 Saskia 幫忙提供一些荷蘭學者名單，Sparreboom 教授當場推薦了三位。下午請 Saskia 提供，她也就立即給予幾個網址。在備課差不多之後，就從網址去查了阿姆斯特丹大學社會科學系的教授資料，找到一位曾經寫過荷蘭宗教歷史的教授。

五點多回家，雨小了，後來就沒雨了。

今天先從生活大道盡頭的運河公園走起，公園的路是濕的，有一點點泥濘，還好，雨停了，也不冷，素華說走到對面的社區裡去。走過白色小橋，過了運河，沿著一條小運河的巷子進去，運河的水渾渾的，有點像排水溝。巷口有個教堂。沿途多是住家，到底左轉，豁然開朗，又是一條運河，寬許多，兩岸是草地，河中居然兩邊都停了許多船，看來多是私人的。這裡的住宅看起來就比

較大些，似是所謂的教授區。右轉是橋，在橋上看運河，看到我們家可望見的鐘樓。哦！從鐘樓轉進來的路，好眼熟。原來曾經在這一帶迷路，有一次就著鐘樓選了這個方向騎過來，卻不敢確定會走到那裡去，就轉了回去。其實直直騎過來就對了。再繼續沿著小運河往東走，旁邊住宅似乎比較高級一些，環境清幽，完全沒有噪音。最後走到一條大馬路，一看原來是 Burggravenlaan，是九日那天走過前面那一段看到小運河的那條路。直走下去可以接到生活大道。素華建議還是走新路，就折到運河的另一側往回走。在循著回家的方向，走過應該是通往護城河的路，沿途有整排，應該是整棟長長的住宅，上面有標明是一八多少年的。走出來，果然就是，護城河旁的馬路。今天走了這一圈，把許多去過的地方都連了起來。鐘樓是在 Lammenschansweg 大道旁。
這個星期去研究室都沿著護城河走也是因為弄清楚這個區域裡的幾條道路和運河的相對關係。這條路最近，也不需要經過比較多的拱橋。

二○○七年九月十七日(二)陰
一早起來，就在上課簡報檔上增添一些中文名詞，因為想起來學生多是漢學院的碩士生，也多能讀一些中文，這樣也可以幫助他們學習。又想起來，我自己兩篇論文也是導論的教材，就把術數和神祕經驗兩文重要統計結果錄製出來建檔備用。又有關於 Jordan 兩篇論文的簡報檔在研究室的電腦裡，就早一點去研究室處理。把相關教課的檔案修訂好，全部錄到 MacBook 桌面上，還有半個多小時，倒是因為不知道究竟今天會有多少學生所有點緊張。十一點到漢學院圖書館，，
Florian 依約前來幫忙拿投影機，他暑假去台灣師大學中文才回來，在去教室的路上用中文交談，他講得還不錯。到了教室，他幫忙安裝投影機就離開了。
學生只來了 Nick 和陳順來兩人，他們聊著，我卻有些緊張，到底有沒有更多選課的學生會來？有人開門了，一位穿西裝打領帶的人，不知是學生還是教授，進來拉了一張椅子出去，看來隔壁學生多，椅子不夠。過了幾分鐘，Judith 來了。看來就只有三個學生了，那個 Rafel 也許決定不來上這門課。開始上課，就準備好的簡報資料講起來，再隨時加以解釋或加一些例子，講得很順利。雖然心裡還是因為學生少而有些不豫。十五個選課的學生自始就沒有出現過，四個來上課的卻都不在名單上。沒來上週課，就決定退選，很奇怪。
下課前幾分鐘，問三位學生對我上課有什麼意見，聽得懂聽不懂？反應非常的好。
去吳德榮教授那裡，直說只有三個學生很 discouraged。他說三人是少了一點，我又抱怨說為了準備在這裡上課，還把九篇論文譯成中文，也把那本印成冊的書給他看，他建議十月後由漢學院邀請我演講，也許可以講幾次。
雖說在研究室把第二講的簡報檔，傳給學生，在信中，附帶請決定不修課的早一點通知。有點是針對 Rafel。他倒是很機靈，馬上回信說他今天去處理碩士論文事，他一定會上這門課。這樣還是四個學生，上過課的沒有退選的，讓人心

理稍稍舒坦些，但還是不能完全釋懷，有點生氣。就決定先去銀行在美金，銀行居然不收，要先去火車站匯款中心去換錢，那裡排隊的人還有一些，等了一會，覺得也還不缺錢用，就離開了。本來要去商店街買解便秘的塞劑，那是徒步區，推著腳踏車，還是不方便。決定到住家對面的藥店去買。沒幾分鐘就到了。進去藥房，看到有兩人在服務，我們前面一個客人，交了藥方，就坐下來等。兩個工作人員都在裡面調劑，我等了好幾分鐘，又有兩個客人進來。一位工作人員，是個黃黑皮膚的小姐，不知是那裡人，給她看說明書上的藥名，她去找了一下，又去問了裡面那位比較年長的，跟我說他們只有藥片，沒塞劑，我請她拿來看看，她還指給我看成分和，我帶去的說明書上的是一樣的，但我發現劑量也不一樣，少了一半，而且想想藥片應該是口服的，這樣不太好，就沒買。

回家，訴苦了一陣子。

決定出去散散心，兩人就去商店街逛街，也是要買那塞劑。走在路上，感覺有些涼了，還好，還可以忍受。素華走到大超市附近，沒辦法走了，就坐上輪椅。經過 Breestraat，轉到市政廳那個斜坡磚路，也許輪椅顛得很厲害，素華說還是起來走比較好。就一路走過新舊萊因河交會的橋上，轉進一個巷子，就到了商店街。往左走去，明明是去藥房方向，怎麼看不到招牌，原來還要遠一些。到藥房要買三盒，卻只有一盒，說明天就會進貨。素華跟他對談了幾句，也沒有什麼新意，也還是說要調整食物，多吃纖維等。接著繼續逛街，買了條圍裙。在藥妝店也沒看到什麼需要的，素華說餓了，就買了一塊麥糖餅。走到舊萊因河，以為是新萊因河，結果走了很久，才發現是在 Hooigracht，接下去是 St. Jorisst，才接到生活大道。今天大體上又把市區內幾個區的路給弄通了。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九日(三)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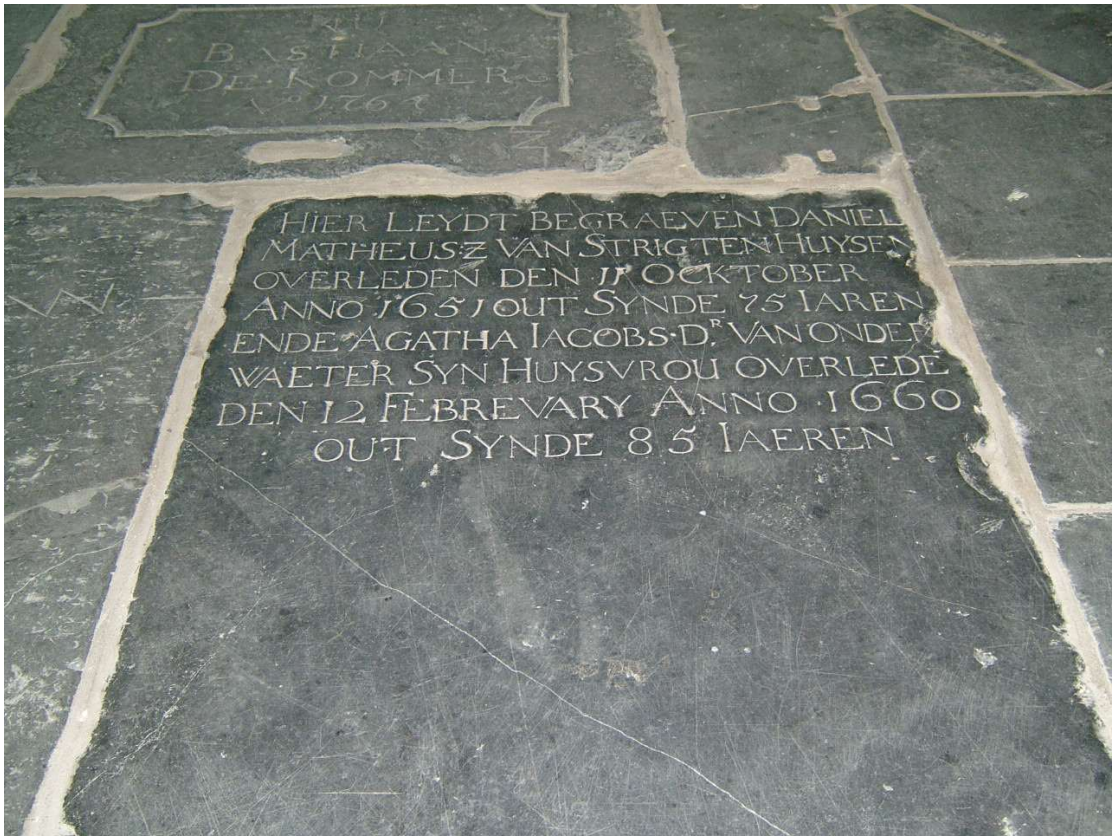
禮拜二上課，就把禮拜三當做是參觀或旅遊日。今天就開始這麼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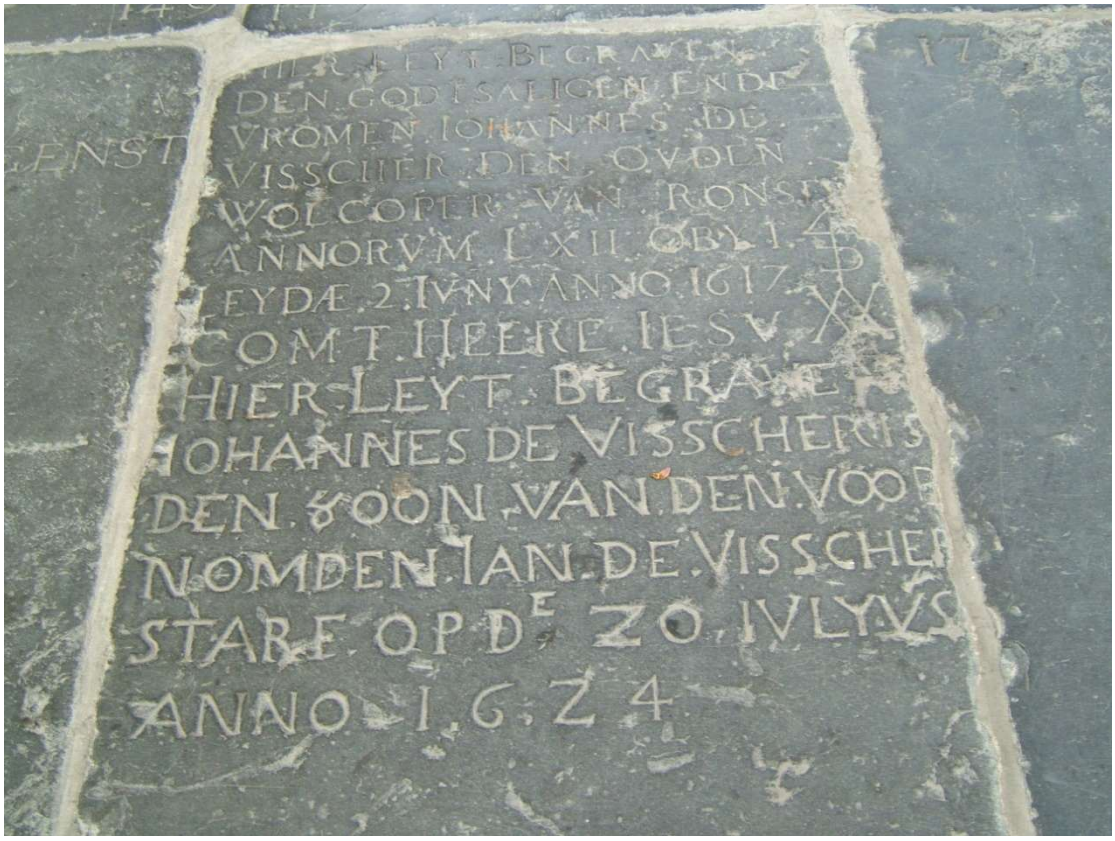
中午先也去大地教堂（Hooglandsekerk）。先查了網站，hoog 是高大，landse 土地， kerk 就是教堂。合起來暫稱大地教堂。這個教堂始建於 1314 年，原先是天主教堂，十六世紀被新教接收。

教堂每天上午十一時至下午四時對外開放。我們在十二日從市政廳出來，就尋路來過，繞過一圈，當時快到十一點，覺得風大，有點冷，沒等到開門就離開了。今天走近教堂，也還是覺得風大有點冷，大約是教堂高大，使得附近的巷道有點陰暗，而又容易成為風口。我們從窗口天天看到這個宏偉的教堂，又是離我們家最近的教堂，所以一直想好好地參觀，不過，基本上這是素華比較堅持要看的。今天本來規劃去民族博物館，素華說還是先去大教堂。

走進教堂，真的是很高大，最高處達二十七公尺。教堂內部大體呈一個十字。有一個高懸的管風琴，教堂內常有管風琴合唱音樂會，應該會很好的效果。十月十八日有一場，我們很想來來聽聽。問了接待的兩位義工，是兩位老太太，

不怎麼通英語，但確定有這個音樂會，門票八歐元。
教堂地板都是一塊塊石板砌成。有好多都有碑銘，多是古時名人的碑記，老太太說是墓碑。我們一直有點疑惑，墓碑下面葬了人嗎？好像一時還沒有答案。用相機拍了幾塊字體比較清楚的，準備回去翻查字典，看看到底寫的是什麼。
教堂裡有兩位中老年的男士在搬運長椅到教堂中間的位置，大約最近會有聚會。
我們也很好奇，到教堂來聚會禮拜的信徒多不多。禮拜天有兩場禮拜活動，到時可以來瞧瞧。


HIER LEYDT BEGRAEVEN DANIEL
MATHEUSZ VAN STRIGTEN HUYSEN
OVERLEDEN DEN 11 OCKTOBER
ANNO 1651 OUT SYNDE 75 IAREN
ENDE AGATHA IACOBS D. VAN ONDER
WATER SYN HUYSVROU OVERLEDE
DEN 12 FEBREVARY ANNO 1660
OUT SYNDE 85 IAEREN


DEN GODTSALIGEN ENDE
VROMEN IOHANNES DE
VISSCHER DEN OVDEN
WOLCOPER VAN RONSE
ANNORVM LXII OBY 14
LEYDÆ 2 IVNY ANNO 1617
COMT HEERE IESV
HIER LEYT BEGRAVEN
IOHANNES DE VISSCHER
DEN SOON VAN DEN VOO
NOMDEN IAN DE VISSCHE
STARF OP DE 20 IVLYS
ANNO 1624

中午到 V&D 樓上用餐。旅遊書上說 LaPalace 餐點稍貴一點，但還算便宜。兩個人各一個三明治，一碗蔬菜湯一杯咖啡，十二歐元。比起那天在超市買麵包沙拉自己做三明治三歐元不到，是貴了不少。
餐廳裡客人不少，也一直有客人來來去去。婦人比較多，也有一些中老年夫婦和單身年輕人。
吃完中餐，素華說去最近的博物館，不要去民族博物館，太遠了一點。我說再走十分鐘就到了。她還是說去近一點的。拿出博物館地圖，這是第一天到 Leiden 城時，炫元帶我們去旅遊中心拿的，顯示萊萊登旅遊的重點在博物館。在地圖上編號四的 Boerhaave 博物館是最近的，從 V&D 穿過商店街就到了。記住是在與商店街相交最大的一條路進去。走到 Hartebrugkerk ，發現旁邊那條街很寬，就走下去，可是快走到一條運河，還是沒看到。問了路人，有一個婦人說看地圖應該就在附近。我們就往回再找，素華看到路口上方路標之一就是 MB，原來轉進一條巷子就是。博物館門口像是尋常人家，門稍稍寬一點。

2007 年 9 月 20 日 星期四

[在萊頓:古教堂]

大地教堂(Hooglandse Kerk)是我們每天從家裡窗內可望及的古教堂。她看起來古意盎然，占地甚廣的樣子，她的灰色系外觀甚美，尖塔矗立著。至於內部的樣子到底如何，是我充滿好奇想看個究竟的。另外，我最想知道的，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建築物，會讓人的歌聲變成如此的好聽?

我們拜訪她了。因為教堂實在太大太高(屋頂高 26.5 公尺)，我只有盡可能地拍照。進去之後，立即領受了她宏偉的氣勢，真令人除了讚嘆，還是讚嘆! 此一教堂始建於 1314 年，至今每星期仍舊供舉行禮拜，也定期舉行音樂會。另外，有一古風琴，始建於 1565 年，仍舊使用中。最近要舉行的是 10/18 風琴與合唱音樂會。

一般音樂團體的錄音地點常會選在某一古教堂，使共鳴效果更為豐富。我真想領受其秘訣呢! 如有機會能實地參與禮拜甚或音樂會，那將是我夢寐以求的。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日(四)雨後晴
一早下雨，好像不會停的樣子，根據前兩天的經驗，判斷接近中午會好轉。就留在家裡備課，果為十一點左右雨幾乎停了，就到研究室。把保險公司寄來的信交給 Saskia，她說要等居留證，我家為想起市政應已經核定居留六個月，就拿護照給她看。
中午吃飯時碰到家雯，談起田海
把 Weller 的文章摘錄好，就近五點‧突然想起今天素華生日要去買禮物。
去植物園，Jacob，商店街，V&D

二〇〇七年九月廿一日(五)陰天
上午看完 Sangren 的論文，覺得都是自說自話自圓其說，和台灣媽祖進香幾乎沒有關係。
中午和吳德榮和陳碧茵夫婦去漢學院附近一家靠運河的餐廳用餐。
沿著運河走回來。
去樓下超市添購洗衣劑等，買到肥皂。
晚上到林祖嘉教授家吃飯，歡送黃泓智回台。
爸媽
幾件事情報告

1. 奶奶現在精神狀況時好時壞，大概有一半是幻覺
所以 20 日的零用金我試給她兩千，發現她根本無法收好，一直說要放在衣服的內袋。結果只是塞到口袋，又掉出來。 所以我就把一萬拿給小叔，他說負責買菜和日用品支出。

2. 因為奶奶情緒不穩定，小叔現在還是需要常常過來
你們是否要補助他這部份的費用補助？
他目前做的包括建立管理外傭的規則、教 Evelyn 煮飯、半時陪伴奶奶（奶奶一直還是需要家人在）。
我晚上沒有加班的話，都會盡量過來跟奶奶說話
但她幻覺還是一直存在。

以上
如有決定請讓我知道
因為奶奶目前失去一半自主能力
她的生活費發放有一點難處理...
筱葳

二〇〇七年九月廿二日(六)陰天
昨天看了公車時刻表，九點十七分和二十分各有一班車，提前下去，正好來了一班，稍微猶豫一下，車門已經關上，又馬上決定上車，司機開了中間的門，讓我們把輪椅帶上去。
火車站的垃圾，掃垃圾的黑人
換美金兩百，手續費四元
炫元示範買車票
上車，放好輪椅，進車廂，說是方向不對，到外面
小窗小椅
德夫特，長巷，運河，新教堂、市集、楓糖餅、舊杯與老頭、舊教堂，老宅
海牙，火車站電梯，新電車，出口，V&D，午餐，人甚多，
國會、美術館，
十多分鐘回到萊登
走回家
煮淡菜
爸

Italiaans ijs
met slagroom
Italiaans ijs

奶奶講話時，大概五句裡面有一到兩句是幻覺
如果是講電話，又會很清楚（一般聊天一開始五分鐘也都很清楚）

坐下來陪她聊天的話，她就會不時看天花板，說有麵條掉下來、有人進來之類的。

小叔的部份，我想你決定就好，告訴我該怎麼執行。
我只能就我所知的部份告訴你狀況
小叔他不好自己決定，奶奶無法決定，最好是你說了算。

On 21/09/2007
小葳：
早上八點（台北時間下午四點）我和奶奶通了電話，大體還好。我說我是海源，她說我知道是海源。我說過中秋節怎麼樣，她說要看小葳啊。接著就說妳不給她錢。說給了她又拿回去了。原來是她沒收好，妳才拿了給小叔。看來她跟我講話時還很清楚。
妳考慮得對，我上星期就發現小叔還是花了許多時間照顧奶奶，也寫電子信問他是否要支應他一萬元，他大概不好說，沒回覆，後來在電話中也沒提起。如果小叔花很多時間照顧奶奶，我想一萬元一個月似乎太少了。妳有什麼意見。這個支出我想就不跟奶奶商量了，因為她也搞不清楚。她的錢就花在她身上，她的錢用 完了，我們再來支應所需。
明天要去海牙。十月六、七日比利時的台灣學生約了和姚嘉文一起去。姚嘉文是到比利時開會，之前先來萊登演講，我應邀做與談人。
比利時回來後一個星期妳就來了，看來開始有人來小城做客了。
祝安好
海源

二○○七年九月廿三日(日)晴天
上午讀完 Sutton 的論文
睡午覺
小葳憂鬱
回信
爸

所以你的決定為何？我也想了解一下。
希望小叔能負責管教外傭、奶奶看病等事，我們其他人都會盡量配合。

我昨天因為陪朋友去看精神科，順便也掛了號，因為最近壓力很大，朋友說看一下也好。
結果朋友沒事，只是需要調整情緒，沒啥問題

我進去看，會談之後醫生說要開藥給我吃
開了低劑量的抗憂鬱劑、抗焦慮劑、安眠藥
醫生說是適應障礙症，是短期壓力造成
像是心裡感冒，吃一陣子藥振作意志，就可以靠自己把生活調整好。
筱葳

On 22/09/2007,
筱葳：
關於小叔方面，我會直接處理。我的網路郵局帳戶已經把文君列入約定轉帳戶，可以在網上直接撥款。
海源
小葳：
短期壓力造成障礙，希望能在短期內調適好。我們會盡量配合妳。
差不多十四個小時前，小叔打電話來說明奶奶的狀況，也許等奶奶能下床走動後，情況會好轉。
原則上我會每個月撥一些款給小叔。他的工作就可以如妳所說的，負責管教外傭，帶奶奶看病。奶奶的生活費也全交給他處理。關於支給小叔多少錢，我想就暫時就不知會妳，免得增加妳的壓力。
昨天在電話裡已約略提過，並說會再去信說明。我會馬上寫信給他。

祝早日「康復」
父

海良：
聽你說明，再過一個星期，老媽就可以下床走動，希望情況會大為好轉。
你和文君費時費心照顧老媽，很辛苦。依目前狀況，也只好多偏勞你們了。
考慮再三，大體上決定每個月撥款給你兩萬元。意思是說雖不是原約定白天全時間照顧，但也花費你很多時間和心力。也希望，你能全權負責調教外傭，好好照顧老媽的生活和醫療事務。其他人則盡量配合你來照顧老媽。
撥款給你的事，請不要和老媽及其他人提起。小葳建議要撥款給妳，我告訴她我的決定，但也沒有告訴她數目，以減輕她的負擔。我會直接由網路帳戶撥款到文君的郵局帳戶。
原則上，老媽的錢就用老媽身上，如果到時不夠用，我會負責。
祝安好
海源
去炫元家，學生「宿舍」
孟逸夫，陳奕齊
無聊與熱鬧

食物
鮪魚
台灣入聯
電腦轉錄相片
火車站搭公車，
日記來不及記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一)
到研究室，發現電腦關機了，再開機，密碼搞不定。管電腦的先生不在，沒法處理。後來家玟告知，職員除了一位以外，都不是全時工作，有人兩天，有人三、四天，彈性工作時間的關係。用 Macbook 來摘錄上課論文，幾乎沒法處理。就把它帶回家，準備還是用 HP 筆電來工作，Macbook 當素華要用電腦時，可以給她用。
黃昏時天氣雖然不是很好，素華說還是要出去走走，也要去超市買菜。
今天特別再走 Bruggravenlaan，走到上週二從另一頭過來的一座橋，再右轉小運河邊的一條路再轉到護城河。陽光時隱時現，小運河邊有很寬廣的草坪，又有大樹，雖然這種景色幾乎隨處都有，但是還是覺得很好，素華拍了些照片。
回程到樓下超市買了一些蔬果，居然上下樓兩趟。

2007 年 9 月 24 日 星期一

在萊頓:換季

換季，樹葉轉黃了

2007 年 9 月 24 日 星期一

[在台夫特(Delft):古董與古建築]

ANNO 1342
DE VISBANKEN

為了學習搭乘火車，朋友熱心為我們逐一解說進站之後各項步驟與細節。我們的首途之旅則是台夫特，一個兼具歷史與人文風情的古城，以典雅的荷蘭藍彩陶繪聞名。此次由於是簡介性質，走馬看花，想看得仔細則留待下次。

台夫特的建築盡眼望去都是古建築，新教堂(New Church)始建於 1396 年。舊教堂(Old Church)始建於 1246 年。有一魚攤於 1342 年開始營業，有一商店於 1548 年開始營業。

每逢周末，在台夫特是生鮮露天市場及古董露天市場擺攤的日子。對於後者我充滿了興趣，但限於時間，先買了一個啤酒杯，花小錢換來一些樂趣。藍彩陶繪各攤都有，好想逐一看個夠。

有一阿公級的藝人，表情慈祥，古式曲調，歌聲甜美柔和，以古式手搖樂器(不知名稱?)伴奏，在我眼中，他的表演是古城鮮活有機體的一部分，令人印

2007 年 9 月 25 日 星期二

在海牙(Den Haag):樸實與壯麗

離開台夫特，我們一行人轉往海牙。也是簡介性質，轉一圈看了一處重點，荷蘭國會建築。它一律用磚頭建成，如同荷蘭大多數的古建築。地面也是用磚頭一塊塊鋪成，構成一種樸實又不失美感的建築風格。國會大廈邊有一人工湖，噴泉亮麗，純潔又有力，在豔陽下輝映下，我們感受了樸實與壯麗的組合。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二)

凌晨兩點，素華起來上電腦，也跟著醒來，就睡不著，主要是因為今天上課還有些要準備。起來看完地獄遊記的一篇論文，大體就準備得差不多了。再回去睡了兩個小時。六點多再起來，想起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宗教資料也得向學生介紹，以對應人類學見樹不見林的論斷。

找到五次調查合併檔，還花了些時間，因為不知在那個碟裡面。所幸找到了，立即做了分析。完成圖表的製作。

九點左右雨突然下得很大，就繼續工作。雨稍停，就趕緊出發。不過騎車還沒騎到樓下超市，雨突然又下起來，實在太大，就到魚攤屋簷下躲雨，沒幾分鐘，雨小了，趕緊騎車就走，還好到研究室也沒淋到什麼雨。

到漢學院圖書館，櫃台人員沒見過，她說投影機已經有人拿走了，我不太相信，去找祕書，今天沒來。櫃台人員似乎不積極處理，堅持有人已拿走。到教

室，並沒有看到投影機，這星期才來上課的羅穎，她說她看到過投影機，她幫我去拿。結果連整箱都提來。
乘沒下雨先去研究室，再騎車去漢學院，維中已經在漢學院門口等我。走到歷史系前面，看到包樂史，昨天在網上看過他的照片。他說他要去拿一個包裹，要維中去買兩杯咖啡。我們買了兩杯咖啡，端到他三樓的研究室。和維中談了一些他的論文的事。
包教授回來研究室，就一直用華語和我們交談，大體講得不錯。前後大約談了一個小時。他和維中都說他很忙，每個月都要出國，秋天這樣子，到春天會比較好。談起研究，他很自豪地說他有印度、印尼、台灣的學生，目前正在改三篇博士論文，每天早上五點到七點就先改二十頁。
回程去新世紀，結果只看到一塊豆腐，上次買過這種豆腐，並不好，就沒買。回到樓下超市，依照素華開的單子買了些晚上請客用的東西。回家看到素華準備很多菜，覺得這樣只請黃泓智一個客人，可惜了。素華說請請柯瓊芳或鄭維中，想想維中有些木訥，又是學生，可能不太搭。就打電話到瓊芳研究室，說中秋節有沒有安排啊，說沒有，就請她來，她也就答應了。
晚餐四個人聊得很愉快，他們訴說來萊頓，IIAS 都不接機，要他們自己來。甚至瓊芳拖著行李到 IIAS，大行李先就擱在樓下，報到後 Saskia 竟然就給她住處的鑰匙，她還是先到研究室。碰到黃泓智，才幫忙到住處。泓智到達時間是早上六點多，IIAS 還沒開門，他等了一個多小時，外面很冷。他們這麼一講，我們根本就不敢提 Saskia 接機，叫車送我們到旅館，又到旅館來按我們到公寓。

2007 年 9 月 25 日　星期二

在萊頓:自然中的社區

我們通常傍晚會選擇一條沒走過的社區路線，發現每個社區處處有驚艷。雖然同一地的自然景觀每天看似大同小異，細細觀察，隨著四時顏色的變化，飛禽種類也會不同，真讓人看得滿心歡喜。例如一條不多寬的住宅區河溝，可以是如此的令人心曠神怡，有水，有船，有草地，有大樹(及倒影)，有天空，有雲彩(倒影)，最後才是馬路，房屋，汽車及人類。再例如，環城運河中會有白骨頂(一種水雞?)，海鳥，鴨子，河岸上有烏鴉，有這些動物共生一處，讓人感覺週遭社區是存在於自然中的，而這「自然」，是人人信步經過可以看到的。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三) 陰雨

上午在研究室摘錄有關靈乩的論文，突然發現可以辨讀 PDF 檔並轉成 WORD 檔，辨讀後仍然是那個映像檔，當時一直在找辨讀轉檔的檔案，找不到，原來是這樣。這樣以後製作簡報檔就容易多了，也可以有效果些。

瓊芳帶來兩位剛到的台灣學者，一見到李美燕，我就說你是研究古琴的那一位，她看了我一眼，問你是那一位，我說我是瞿海源，她才恍然的樣子。她曾經在這裡研究高羅珮和古琴，這次來比利時開會，也再來萊頓幫忙鑑定古琴。另外一位是師大的許俊雅教授，她是來漢學院做一年的研究。後來李又來我研究室，我就跟她提起 MIDI 譜和解說古琴曲的構想，她很同意，並建議合作。提到 chime 基金會，她說一定要去看看，在約去的時間時，又說十月三日萊頓的

活動，最後談好一起去。
雖然有點雨，下午還是去漢學院走了一趟。進辦公室，看到她，就跟她說昨天的狀況，結果沒反應，一看原來不是中文系胡小姐，是日文系的祕書。稍後，胡小姐進來，就跟她說明。我要送書給田海，問胡小姐 ter Haar 的中文名字，她居然不確定，打電話才確認。上樓去把書放在田海的信箱，也取了自己的信，一張荷文通知，不知是什麼。

晚上參加歡迎我們的正式宴會，是在 Doofpot 法國餐廳。昨天下好最後一箱水運寄來的行李送達，本來還擔心紙箱破損，無法送來。幾套西裝和領帶就好像為今天宴會準備似的。穿了去年訂做參加洞照韻如婚禮的西裝，很不錯。素華穿暗紅色鑲黑邊有點中國式的上裝，搭配灰黑色長裙，最後穿 London Fog 的風衣。
五點半下樓去搭公車，路上有點塞車（這個禮拜發現生活大道常常塞車，尤其是上下班時間，不知是否以前沒注意到），有一輛 169 號公車也被塞住，看看距離，可能搭上，也不一定。車子停在車站馬路上，沒靠公車停車灣，有一個客人上車，車門就關了，我們也正好到了，就請司機開後門。到飯店早了近三十分鐘，就散步到前面一座橋，遠遠看到右前方河邊有一個東方男子，穿西裝打領帶，我跟素華說，右前方就是大使，看他坐進一輛黑色轎車，在過橋路口相遇，想跟他打招乎，他似乎沒識出我。我們走到風車博物館對街就往回走，在橋頭路口又碰到他，似乎在找停車位。到飯店門口，正好 Sparrebom 主任也到了，一起進入餐廳。後來 Saskia 和 Monon 也來了。一共九人，位子已經排好了。Sparrebom 坐在長桌朝向外一頭，左邊是王豫元大使、我、柯雷教授、素華，右邊是荷蘭外交部亞洲大洋洲官員 Adeiaan Palm（據說是一個處長，席間田海和柯雷幫忙他去中文名字，先說 Palm 就姓彭吧，田海就建議德明，柯雷建議德禮）Monon、 ，田海教授和 Saskia。王豫元進來，我一看就確定我剛才沒看錯。田海遲到了，讓人意外的是他只穿著牛仔褲和襯衫，他也道歉說遲到了，也沒穿得正式，接著柯雷也來了，他也是一樣，只是長褲配襯衫。Palm 在前菜上了之後才來。
席間英文、荷蘭文和華語交叉出現，有時同時有兩組人分別用荷語和華語交談。王代表一直跟我問東問西。他問我為什麼變成自由派，我說是受台大、殷海光（也說了上殷先生第一堂課他在黑板上寫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的事）、楊國樞影響，他就說他是文化學院畢業的，自己又是眷村出身（1947 在開封出生），就不可能是自由派。又問保守派有什麼不好，我跟他說保守派一無是處，人家一直在追求進步，你還保守不變，很糟糕。世界民主趨勢也都是在自由主義基礎上才可能。
和右邊的柯雷也聊得很多。他送我一本中譯的荷蘭詩集，就談到對中國現代詩的問題，他說他是從社會學角度研究中國現代詩，是以修改的布迪厄理論做分析。

問起為什麼譯為萊頓，而不是萊登，柯田兩位還都認為譯為萊頓很好。

2007 年 9 月 27 日 星期四

在萊頓:詩牆與塗鴉

oje wai wai
oje oje wai wai

CERESTRAAT

一個城市不盡然完美，萊頓不少地方也會有一些垃圾，嵌在紅磚道縫隙間許多煙蒂，還有少數偶而呼嘯而過的摩托車，但這些毫不損她是一個有歷史及文化的古城魅力。

散步途中我們經常會有驚喜，走走走，一座詩牆突然出現眼前，各種文字都有，我確定知道的只有日文，其他一概不知，我相信路過的人，也沒幾個會特

意停下細讀或讀懂，但是它們卻是萊頓的一部分。

在萊頓，也有些塗鴉，有時就在詩牆附近。這些塗鴉規模都不大，有時只是幾些怪異的筆畫。詩牆和塗鴉，表面上看起來是不一樣的東西，但好像又都是流落到無人聞問的難兄難弟。詩是有計畫的塗鴉，塗鴉是無意義的詩！？

這是現代萊頓的街景之一，但也似映證了博物館所介紹的萊頓的精彩歷史內容，但限於不能照相的參觀規定，可惜無法呈現分享。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四) 晴
早上素華說要出去走走，又說每星期說好週三去博物館等地，昨天沒去，於是決定今天再去博物館參觀，之後再去買棉被毛巾等準備小葳他們來時使用。
十一點半出發，搭公車到火車站前一站，過橋到老運河邊上的布商會館，也就是萊頓市立博物館參觀。
十七世紀萊登畫家的畫
文藝復興時期的畫
萊頓的歷史，兩幅 Werff 的畫
有關紡織業的展覽
瓷磚
在博物館前對著老運河吃三明治
穿過巷子到商店街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五) 雨陰偶有陽光
聯絡上家庭醫師 Boel，約了在十月一日上午 9:20 第一次看診。
收到漢學院胡小姐傳來 Madsen 的書的影本
楊建修先生來電話約了明天去鹿特丹
賴麗瑩來電也要約我們和柯瓊芳出去
佛光大學林大森主任邀請擔任講座教授
利用 OCR 把論文數位化，
去 Breestraat 買雨褲不成
黃泓智今天回台北，送來很多東西
天氣不太好，有點雨，素華還是要出去走走，結果在運河公園繞了一大圈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陰偶雨)
楊建修不到十點就到，如他所約。隨即開車帶我們去鹿特丹。
經過更大的運河，應該就是我們東邊的。果然是天外有天，河外還有河哩！沿路他介紹了許多荷蘭的事。
到他家，領我們上下走了一遍，有一個小房間說是當年楊太太陪大使夫人打麻

將的。客廳裡有大尺寸的液晶電視，經過網路連上台北的收視盒，可即時收看台灣所有的電視。原來他的工廠就在代工製造電視。家裡每個房間乃至很多角落都有電視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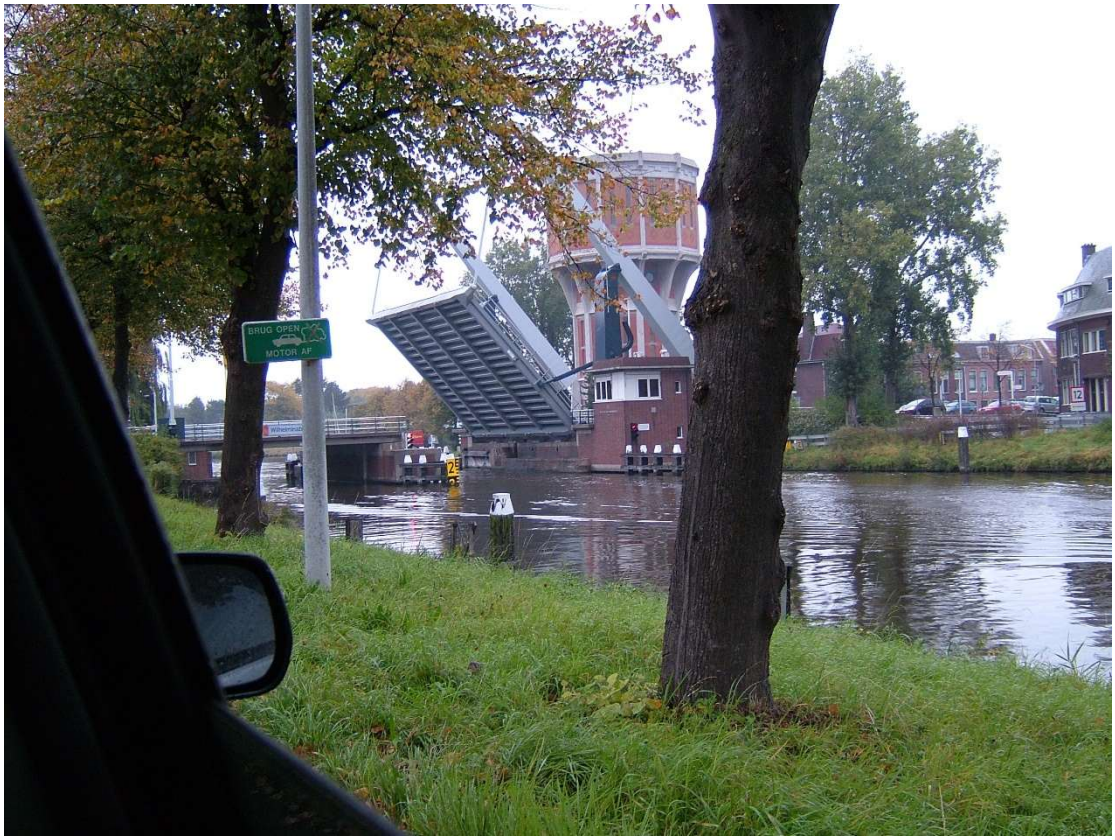
去小孩堤防之前，楊建修說看完回來沒地方吃飯了，就去上海城餐廳。這是上海市和鹿特丹市互贈土地，上海市蓋的一個大餐廳，鹿特丹市則在上海建了會議中心供歐商開會用。開餐廳變成了一個笑話。

楊建修跟餐廳的人很熟，但侍者也說好久沒來。我們到二樓吃日本料理，生魚片很新鮮很道地，鰻魚飯也很正宗，只是份量很大。素華吃不完，楊建修居然要侍者連漆器便當盒一起打包，說下次再還。侍者居然說行，沒問題。生意人果然手段很不一樣。當然也是因為他是榮譽僑領，交遊廣闊。

到小孩堤防，入口要收停車費，楊建修堅持以前都不收費，一直問收費者是政府派的嗎。後來還是繳了費，他說要去政府問清楚。

這個風車區是荷蘭保存得最多數完整的，我說它是一個風車陣。

堤防應該就是現在柏油路，路的左右各有一條運河，左高右低。在左邊的風車有八座，建於 1738 年，是磚造塔樓的風車，右邊也有八座風車，建於 1740 年，是八角型塔樓，還有其他三座風車建得比較晚。



VALENTINO

2007 年 9 月 29 日 星期六

在鹿特丹(Rotterdam):1738 年的風車

我們看到了 1738 年建造的風車了，她轉動起來了，我們又走進風車內部，看到荷蘭先人們的遺物用品，當下第一個震撼是：這風車真是荷蘭人克服水患宿敵的智慧結晶!

水患是荷蘭人的天敵，自古以來低地國人如何生存?那就是利用風車的力量帶動水車，把低處運河的水抽到高地的運河，一步一步把低處的水抽乾讓低於海平面的土地可以利用，蓋房子，種作物，開路，築地。俗曰，水往低處流，在荷蘭則是水往高處抽。

由於地形平坦，風不會受到任何阻擋，利用了北海吹進強大的風力，荷蘭人發明了風車，這共同智慧的結晶，讓荷蘭人克服了歷史以來共同的天災--水患，同時也利用她的動力來磨麥子，榨油，灌溉，磨木鞋，傳遞訊息，調節水位，戰爭時更可利用做為烽火台。由於蒸氣動力及引擎逐漸取代了自然風力，風車陸續遭受拆除，原有近萬座風車，現僅存約 900 座。

近三四十年來，由於她先進的水利工程科技，荷蘭已無水患。風車也已搖身變成觀光資源的 一部 分。 今天，鹿特丹小孩堤坊(Kinderdijk)的 19 座風車陣，是荷蘭政府保存的唯一完整風車區，她也列名於聯合國世界人類遺產(World Heritage)中。

海風吹著，我們漫步其間，一眼望去，遠處有 6 座風車動起來了，嗯，這「遺產」至今仍存活著呢!

二〇〇七年九月三十日(日)
讀歐洲視野中的荷蘭文化，兩個社會學者都在談寬容，歷史學者也談寬容，好像荷蘭國家社會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寬容，這是令人十分好奇的。
下午五點出發試著走到北邊 Warmond 大湖。
Levendaal—Plantagelaan—Singel—Kooilaan—到 Willem de Zwijgerlaan 右轉--到 Ijsselmeerlaan 左轉—到 Zwartemeer Laan 右轉—轉入 Dronermer—轉入紅磚步道 Rop
終於走到大運河，大湖還有一段距離，今天就先折回，下次可搭 45 號公車前往。七點四十才回到家裡。

2007 年 9 月 30 日 星期日

在萊頓:去大運河

Leede 是水道之意，Leiden 就是水道之城，在萊頓，小溝的水入運河，運河的水入大運河，大運河的水入大湖。所以萊頓城到處都是水道。運河看久了，自然會嚮往東邊的大運河及東北角的大湖，大湖面積比萊頓市區還大一點。

從下午五點開始走，一邊看地圖、核對荷文路標，一邊問路，終於到了終點，看到大運河了，果然印證了，小運河的水是入大運河的。

平常看小運河水是靜靜的流，可是大運河氣勢是不同的，因為老遠就聽到水浪

拍打河岸的聲音了，一種細微，持續又神祕的召喚聲。大運河畢竟是大運河。秋天夕陽餘暉下，河水溫暖安詳又生動。雲彩照拂下，遠處牛羊安心地啃吃牧草。河面寬廣，偶有獨木舟或汽艇經過。我們就安安靜靜地看著，心情頓時好舒服好舒服，好似忘了身體的疲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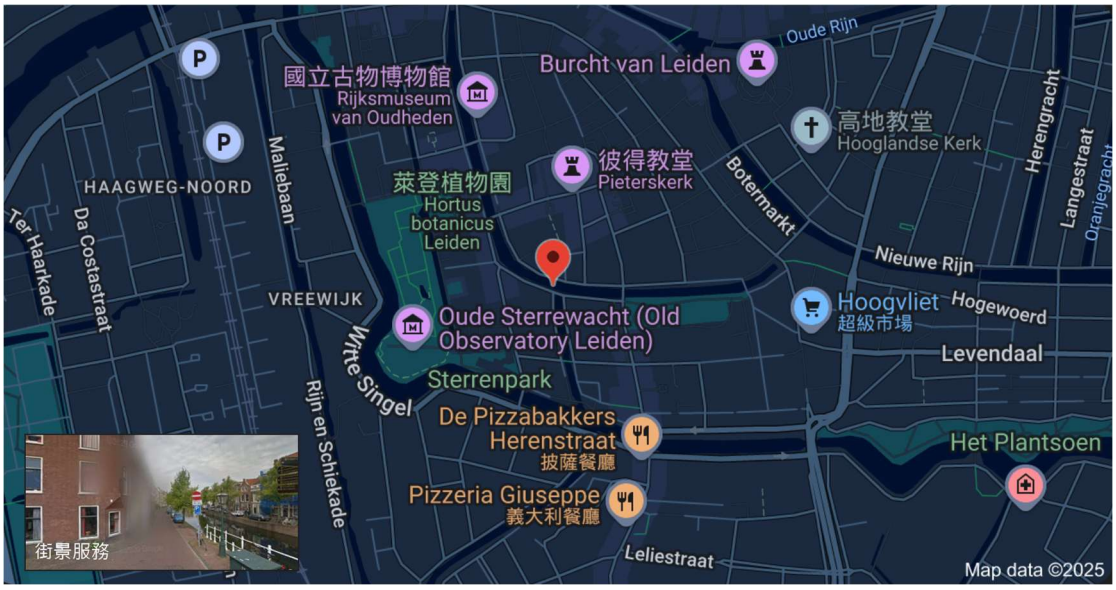
時間已晚，天色越來越暗，氣溫也越低，應該打道回府了。看來好像一時無法繼續走，完成看到大湖的心願了，不過今天我們已感到相當滿足，大湖就留待下次的計畫吧。回到家晚上八點差一刻，天色已完全暗了。

看照片，請放大看，才有效果。

二〇〇七年十月一日(一)
一個多月，大體上看起來，我們適應得很好，甚至說是過得很洽意，很像在渡假。但是今天去看家庭醫師前，素華一直要求買 Q10 和注射肉毒桿菌，最後終於說，她就是希望自己可以走路，不要我陪著，她也能走路。這讓我極為震驚。我才驚覺到，她只有在我陪著時才能行動，因為隨時可能會抽筋，沒有我推輪椅，她就沒法動。來歐洲開始坐輪椅，回去要克服親朋好友的關懷會是很大的負擔。這樣說來，在萊頓她一定得靠我才能行動，以後也可能就是這樣。對她真是很殘酷的。我自己其實壓力也不小，照顧素華還算好，教課的負擔其實並不輕。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日（二）
看來日記有點來不及記了。五日再來補記。
下午和李美燕去 CHIME 磬，中國音樂研究中心。Frank Kouwenhoven Antoinet Schimmelpenninck 高文厚和施聶姐夫婦兩經營的。

黃昏時出去散步，想到今天是萊頓慶祝解圍的前夕，應該會有很多活動，就往城裡走，果不期然，有很多人，也有很多遊行隊伍在向某地集結。也有些地方搭了舞台，好像在準備明天的活動。最後繞到彼得教堂，後面臨時擺了許多桌子，很多人，有些在吃東西，大約是 Hutpots。到運河邊，看到一個古跡說明牌，原來在對面拱橋下是英國新教徒離開萊頓前往搭乘五月花號的地方。
穿過 Werff 公園到 Breestraat，很多人在圍觀，看來是遊行的終點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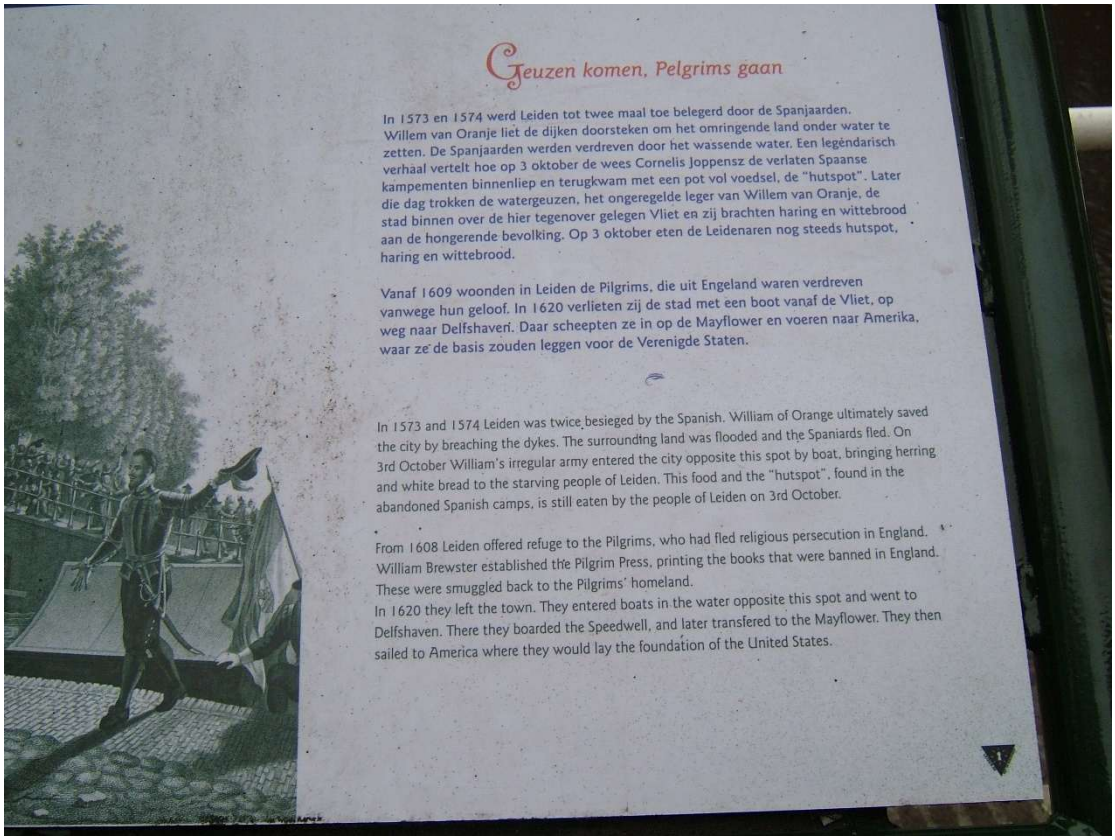
VISMARKT
Barthen

Dixon
F.F.KRUL
LEIDEN

een
GezeLlige
FORMATIE
FBL

PIETERSKERK
Steun de restauratie
RESTAURATIE PIETERSKERK LEIDEN
Europcar

Rapenburg en Vliet
Geuzen komen, Pelgrims gaan
In 1573 en 1574 werd Leiden tot twee maal toe belegerd door de Spanjaarden. Willem van Oranje liet de dijken doorsteken om het omringende land onder water te zetten. De Spanjaarden werden verdreven door het wassende water. Een legendarisch verhaal vertelt hoe op 3 oktober de wees Cornelis Joppensz de verlaten Spaanse kampementen binnenliep en terugkwam met een pot vol vroedsel, de "hutspot". Later die dag trokken de watergeuzen, het ongeregelde leger van Willem van Oranje, de stad binnen over de hier tegenover gelegen Vliet en zij brachten haring en wittebrood aan de hongerende bevolking. Op 3 oktober eten de Leidenaren nog steeds hutspot, haring en wittebrood.
Vanaf 1609 woonden in Leiden de Pilgrims, die uit Engeland waren verdreven vanwege hun geloof. In 1620 verlieten zij de stad met een boot vanaf de Vliet, op weg naar Delfshaven. Daar scheepten ze in op de Mayflower en voeren naar Amerika, waar ze de basis zouden leggen voor de Verenigde Staten.
In 1573 and 1574 Leiden was twice besieged by the Spanish. William of Orange ultimately saved the city by breaching the dykes. The surrounding land was flooded and the Spaniards fled. On 3rd October William's irregular army entered the city opposite this spot by boat, bringing herring and white bread to the starving people of Leiden. This food and the "hutspot", found in the abandoned Spanish camps, is still eaten by the people of Leiden on 3rd October.
From 1608 Leiden offered refuge to the Pilgrims, who had fle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England. William Brewster established the Pilgrim Press, printing the books that were banned in England. These were smuggled back to the Pilgrims' homeland.
In 1620 they left the town. They entered boats in the water opposite this spot and went to Delfshaven. There they boarded the Speedwell, and later transfered to the Mayflower. They then sailed to America where they would lay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在八十年战争期间(1568-1648),莱顿在 1573 年和 1574 年一次被西班牙军队围困了几个月。荷兰市中心的这座城市加入了对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反抗,荷兰十七省的领主。围困从 1573 年 10 月 30 日持续到 1574 年 10 月 3 日,休息了两个月。西班牙指挥官弗朗西斯科·德·瓦尔迪兹(Francisco de Valdez)用一圈堡垒和壕沟将城市从外部世界关闭,以饿死莱顿。为了驱逐西班牙军队,在荷兰叛军领袖奥兰治的威廉的建议下,周围的土地被洪水淹没。堤坝被攻破一个月后,一队载着 Sea Beggars 和雇佣兵的平船向城市前进。在途中,他们与西班牙军队在 Zoetermeer 附近等地作战。10 月 2 日至 3 日夜间,水迅速上升,导致西班牙人放弃阵地。莱顿松了一口气,海贝加斯人进入城市。为了纪念莱顿的历史性围攻和救济,该市每年 10 月 3 日举行庆祝活动。

2007 年 10 月 2 日 星期二

在萊頓:陽光、咖啡與龍門陣

SCHUITJE VAART
CANAL TOURS

我們一到萊頓，第一個印象之一就是運河邊或街頭轉角，幾乎每家咖啡店，只要有陽光的日子，尤其到了下午熱一點，一定坐滿了喝咖啡擺龍門陣的人們。日日如此，不分上班日或周末假日。

我們不禁試著想找答案。大約是: 第一、荷蘭人很喜歡聊天，只要有機會，就聊個不停。在戶外咖啡座，每一桌幾個人就聊個沒完。我們問荷蘭朋友，他說他們很喜歡聊天那種感覺。

其次，可能荷蘭社會實施彈性工時，很多人工作不足五天，有的工作三天，有的工作四天。許多人就有許多時間出來聊天。

第三個可能性是:荷蘭人家裡的空間普遍太狹小了，所以人們到外面活動。荷蘭人習慣把窗盡量弄得很大，窗沿很低，又多不拉窗帘，從外邊望進去，就看到標準的家屋，狹狹長長，客廳很小，餐廳多連在客廳一起，也不大。

不久前有一個機會請教了一位荷蘭學者，他說，第一、二個答案是對的，至於第三個答案則不盡然。

正確答案是，荷蘭人天天喝咖啡擺龍門陣，是因為他們就是愛那種聚在一起曬太陽閒聊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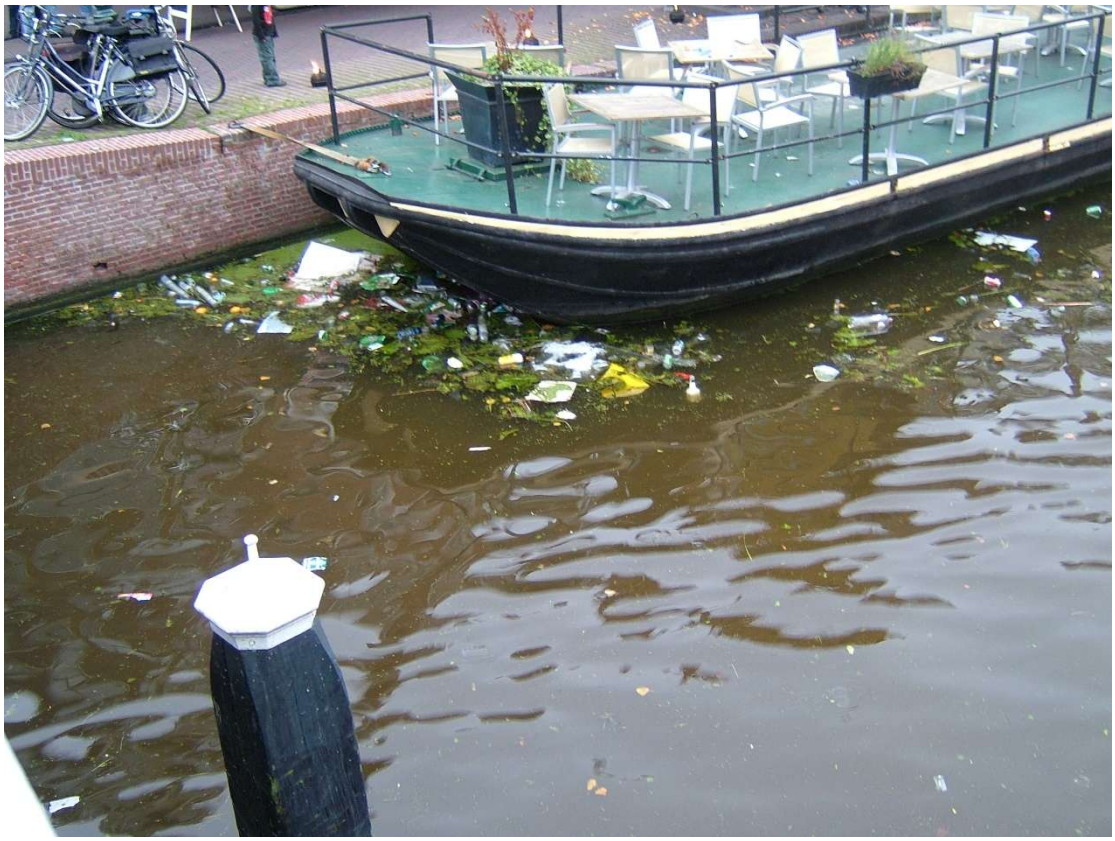
二〇〇七年十月三日(三)
本來李美燕約了幾個人一起去看二〇〇七年十月三日解圍日的慶祝活動，但是九點多下起雨來，我們就沒去。十點半左右，樓下街道兩邊人們擺了許多椅子，人愈來愈多，原來是看遊行的。遊行隊伍大多是從生活大道東邊進入市區，也有少數段方向走的。有樂隊，有化裝秀，有其他各種表演，一個接一

個，很熱鬧。素華就在樓下拍了許多電影和照片。卡滿了馬上下載。不過電影效果不佳，照相機就不是攝影機。

Meel 7 in realatie met Ma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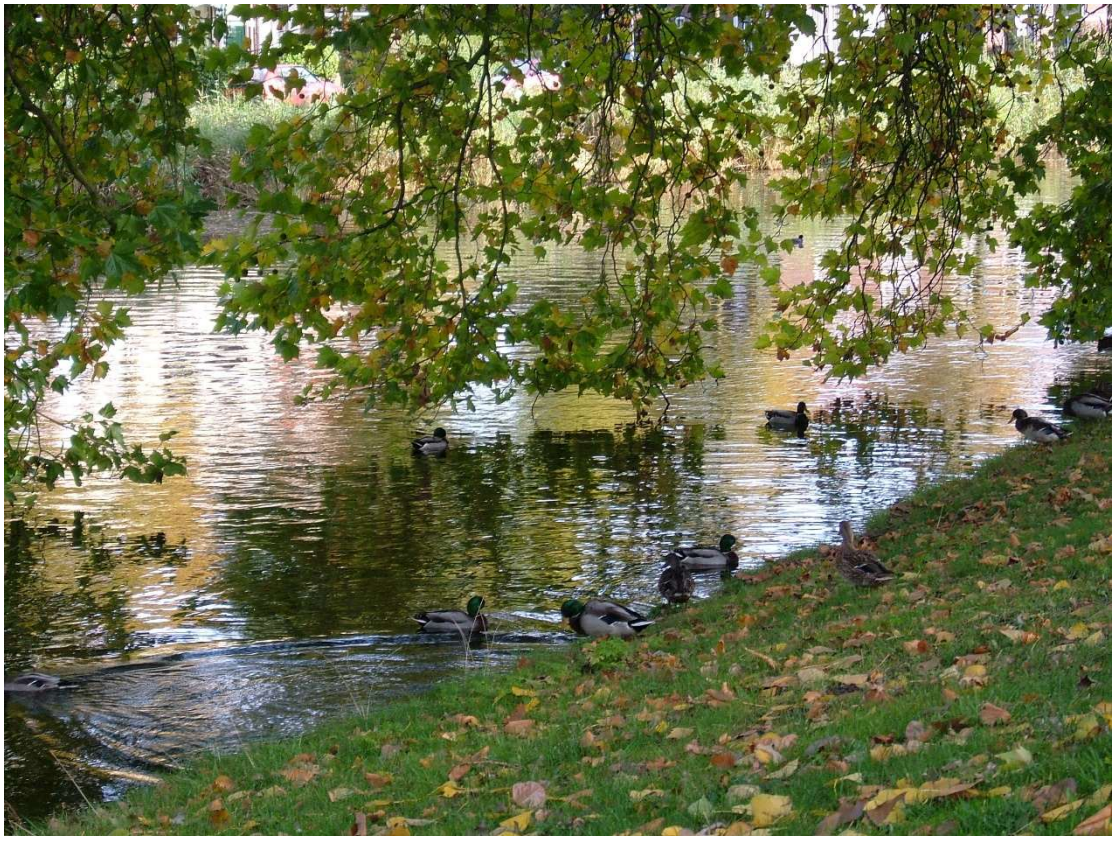
黃昏再去城裡瞧瞧。

看到很多人，很多啤酒攤，還有很多很多垃圾，尤其是啤酒塑膠杯。



二〇〇七年十月四日(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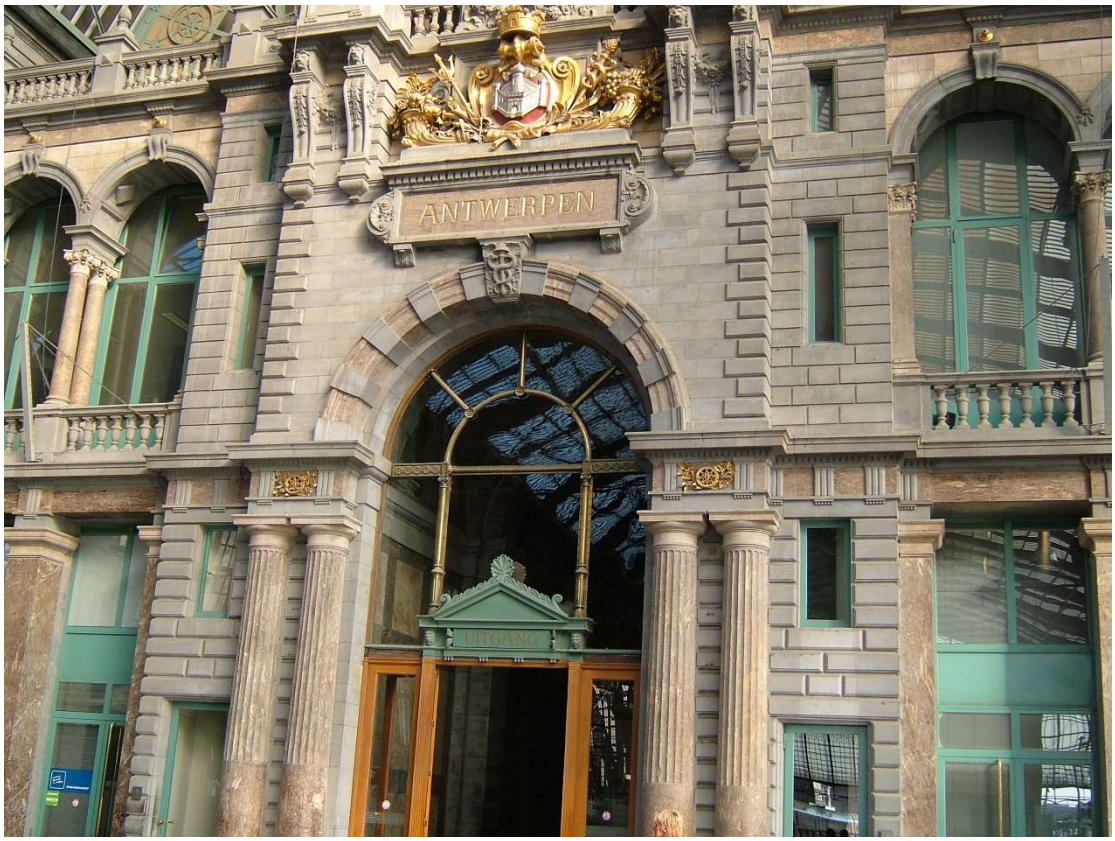
下午兩點多，素華說不舒服，吐得厲害，就趕緊回家。幸好沒什麼大礙。後來還去散步一個多小時。再走到運河南邊的社區。回我去樓下超市買了一堆東西。



二〇〇七年十月五日(五)
下午參加姚嘉文的演講。先碰到代表處代表及夏組長賴麗瑩等人，聊了一陣子，後來才了解到遲十五分鐘是個習慣。姚主要訴說黨外及民進黨推動民主改革運動的簡要歷史，應該是非常熟悉了，幾乎不用講稿。他能用英文細細道來，倒也不簡單。我的講評只對他的說法提出簡單的評論，即民進黨對民主化的貢獻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接下來的民主化問題必須面對。
賴小姐開車帶我回來接素華去財神酒店。是代表處請客，席間有吳德榮教授、陳奕齊、鄭維中、鄭怡雯、黃思宇和呂家玟等博士生。姚嘉文代表民進黨還是有他的立場，有些觀點我不同意。例如他深信明年民進黨一定會贏。

二〇〇七年十月六日(六)
不到八點就依約到達火車站。搭車前往海牙，轉到安特衛普，再轉車到魯文。Binnenhof
到青年旅社參加台灣留歐人文社會科學學生會首屆研討會。
發表 exploring social change from multiwave multination sampling survey。
隨後，由周柏儀陪同，與姚嘉文回他的旅館，準備一起遊歷。手機連絡上秉慧，在一家超市外瞧見素華坐在輪椅上，我就停上來，周陪姚繼續走。稍後，秉慧和宜珍都來了，就由宜珍帶路。走過魯文大學圖書館，走進一個公園，據說要帶我們去看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的 Heritage。先到一個小廣場，有一個

魯文大學校長的銅像，據說這位校長就是魯文分裂成新舊魯文大學時擔任校長



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向教宗保羅若望二世建議天主教改革，促成梵二。

在繼續左轉右轉，到了一處，說是內有紀念南懷仁的地方。進入一個高高的石

門，走過一段石頭路，就看到一個銅製的地球儀，它的對面，就是記念南懷仁的一棟房子，有一付對聯。房子就叫懷仁廳。南懷仁在清初，傳入西方科學和文化。沒想到在這裡就有紀念他的園地。好像在幾個月前看到圓明園模擬記錄片時南懷仁幫忙規劃圓明園的經過。

又走了一段路，終於到了碧貞修道院。很大的一個社區，仍然保存當年的建築。這就是教科文組織承認的人類歷史寶藏。

晚上教育部派駐歐盟的文化組召集人卓鳴鳳在一家餐廳，請所有與會的學生和

教授等用餐。第一次喝比利時啤酒，很醇口感極好。

二〇〇七年十月七日(日)

李文欣博士約了九點鐘來旅館接我們去布魯塞爾，我們準時下樓等她。等了四十分鐘，沒等到。大約昨晚她又回會場，跟大伙聊天，回去晚了。打電話給秉慧，李怡德趕著來，帶我們去魯文大學在市區外的一個校區。終於在魯文看到了運河。李文欣趕來，就載我們去布魯塞爾。經過歐盟進入大廣場。廣場四周有市政廳、博物館和各個商會的大樓。其中一棟樓，現在是餐廳，馬克思在這裡住過。文欣帶我們以廣場為中心，進出幾個方向。

Souvenirs de Bruxelles
Articles Cadeaux
Kodak
Film
ROYAL SOUVENIRS

MAES

尿尿小童是觀光客必到，小小的石像，鄰近很多店都在賣各式各樣的複製品，靠近尿尿小童有三家巧克力店，專做大陸華人生意。文欣說品質差，但比較便宜。

在這裡有許多牆面上畫著漫畫。文欣帶著看了幾處，大多是長長的，看起來似乎比萊頓的詩牆有看頭。

有一條巷子都是餐廳，每家餐廳都在外面有座位，客人還有一些。

二〇〇七年十月八日(一)
閱讀 Laliberte 的書。
胡小姐來電子信告知上課改在文學院一個很大的教室，內有電腦和投影機。先已通知學生提醒明天有課，就再通知改了教室。胡小姐也已經通知他們了。

二〇〇七年十月九日(二)
教室大一些，不過是一個討論室，還算好。
到廚房做了一個三明治，就騎車去大湖。

在萊頓:鐵馬城

P
BABBOEBig

上周末去比利時魯汶(Leuven)及布魯塞爾(Brussels)，發現在這兩地很少看到人們騎腳踏車。

在萊頓生活，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市民無論男女老少，出門大都以鐵馬代步。他們的鐵馬極其快速，又充分運用於載貨或載小孩兒，其載量及騎車技術看了令人嘆為觀止，充分展現一種勤奮打拼又節能實際的生活態度，讓你一看，就感覺那就是荷蘭人精神。去超市或露天市場，人人騎鐵馬，往往前面後面滿滿載了食物，有一次，一位太太連龍頭都擺不正了，海源趕緊上前幫忙扶正。

在萊頓，開車停車極其不便，單行道多，小巷道又極狹窄。但相對的，公共交通規劃得讓人方便出門，例如，自行車專用道是必有的。

從照片上可看到(可放大)，荷蘭人實事求是的精神: 從家屋出門算起到汽車道，一共有七種不同功能的區分: 屋主使用區(窄窄 60-90 公分左右寬)，行人步道，行道樹，腳踏車道，過渡區，停車區，汽車行車區。

有了專用道，鐵馬到處通行無阻(進出小巷道極其方便)，反而比開汽車無罣礙。對這個鐵馬多汽車少的城市，最直接感覺到的好處是: 噪音少，汙染少，人們精神(或神經)得以放鬆，怪不得在屋外可以怡然的喝咖啡吧?

所附照片還不能完全表現出荷蘭的鐵馬文化。因為為了尊重肖像權，有時不方便拍照。大部分時間又很難捕捉行進中的精彩景象。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日(三)

一早起來，為蘋果日報寫了一個專欄。批判陳水扁兼黨主席事，寫完了，想等

到陳水扁確定接不接任再發。從海牙回來，網路上的消息說明天會開記者會確認接任。專欄可能需要改一改。
騎車去研究室拿回一盒名片。
十一點二十左右，楊建修夫婦開車前來。即出發前往海牙參加國慶酒會
NTIO 前代表大談儒家
一位荷蘭神父到台灣傳教，卻深受震撼，反而不信天主教。娶了台灣太太。兩個兒子都大學畢業，一個在英國從事人權法律工作。
有一位蘇格蘭人，鍾組長說是社交名人，好像也是一位記者。聊到天氣，他說在英國十一月有 Indian summer，我說美國人也說 Indian summer，可是美國有印第安人，英國沒有，怎麼也這樣說。他起先說英國也有東印度群島，後來又說，美國入會跟著英國人說，英國人是不會跟著美國人說的。
一位據說剛從台灣回來的記者，太太是中國人，他說他很喜歡台灣。鍾組長說他對兩岸問題很熟，很有見解。於是就聊到台灣入聯的事，他說絕對不可能成功。他認為台灣應該要想辦法促成兩岸溝通，最好簽訂協定。

2007 年 10 月 10 日 星期三

在比利時布魯塞爾(Brussels):漫畫牆

布魯塞爾有一觀光客必到的古蹟廣場，滿坑滿谷的都是觀光客，照相的，瀏覽的，購物的，各找樂趣，是個標準的觀光景點。

有些具特色的小樂趣，倒是比較吸引我。漫畫牆是布魯塞爾的市容之一，有專書指點遊客漫畫牆的路線。有些漫畫還是由名家親手畫的。

經在地朋友指點，在廣場周遭發現了三四幅漫畫牆，細看建築本身雖略顯陳舊，但經這些漫畫一點綴，活潑幽默有趣，好像有故事在發生，讓人不禁想多看一眼。兩位大男生並肩出遊的那一幅，是在同志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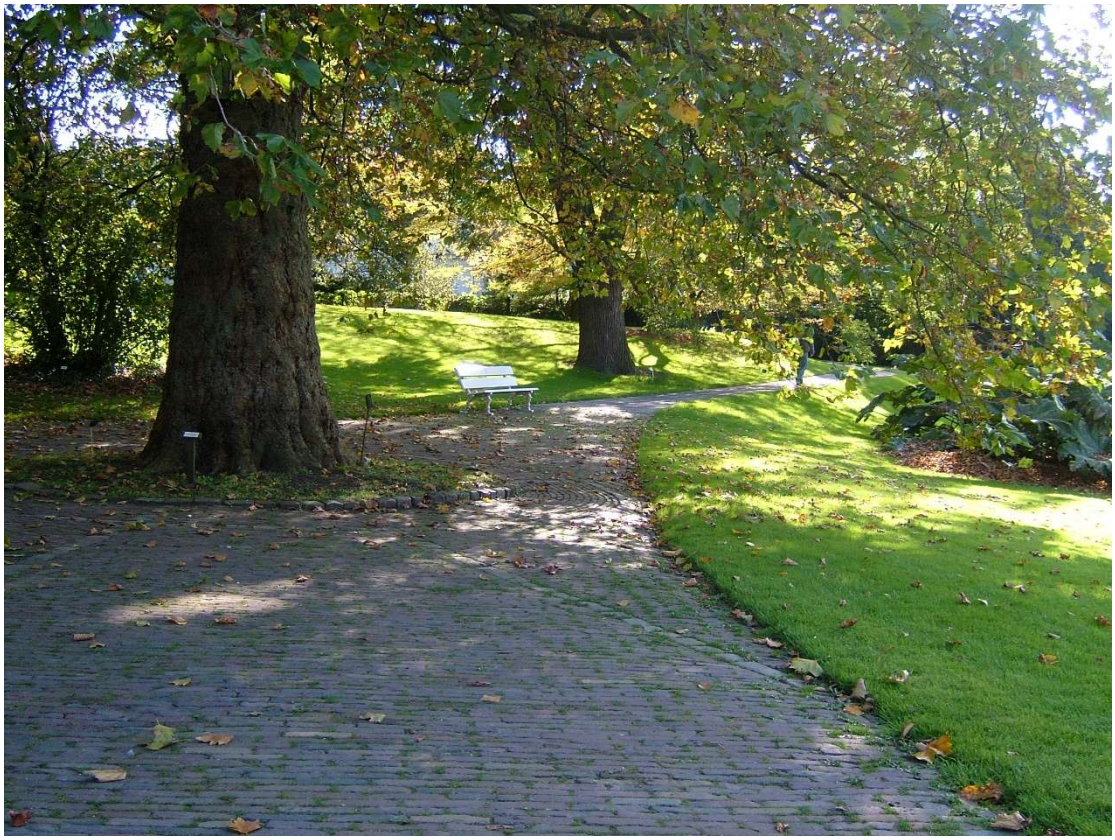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一日(四)
下午一點與 IIAS 兩位與主辦研討會有關的祕書談研討會預算問題。
下午四點多，去 Breestraat 要買浴室用的簾子，結果沒買到。回程在超市買菜。
七點家玟和她先生送來充氣床墊和枕頭，看到萊頓城全在眼前，也大嘆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景色。
利用細麻繩掛床單將工作不和客廳隔開，這樣小葳和女孩住客廳，一個男孩睡工作房，就比較方便。這是買不到簾子的變通做法。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二日(五)
一早起來，改寫專欄，改成對整個黨主席選舉的扭曲進行批判。在網上查過資料，確認最近歷任黨主席的任期，意外發現，原來扁、蘇、游都是第十一屆黨主席，因為前一位卻沒有任滿就辭職。
十一點到漢學院，田海遲到了近十五分鐘。在萊登遲到十五分鐘是常態？談到以世俗化為主題討論台荷兩國情形，田海很贊成。也非常推薦 Peter von de Veer。不一樣。又要寫關帝和龍華派各一本書。
他說他回荷蘭七年，還是有點不習慣。之前去中國兩年、德國六年、台灣一年，九年在國外，還是有很大的影響。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三日(六)
利用細麻繩把浴室三套浴巾面巾都掛好，再把工作室用麻繩把一塊長大的毛巾也掛起來當門簾。動動腦，細麻繩還很好用，素華說要買一些回去。
去植物園觀賞植物，在過河邊草地前椅子午餐，在超市買了沙拉和起士，家裡帶來麵包，就做成三明治，又在超市買了兩個蘋果，很不錯而又便宜的午餐。
河對面兩棵大樹葉子已經落光了，整棵光禿的樹，搭上藍天很有味道。若整排樹過些時日也都落光了葉，應該更有味道。只是到時可能沒有藍天，只有灰晶的天空，也許另有一番悲涼意味。

一隻海鷗從右上突然滑翔下來，在我們左前方一個迴旋，落在我們前方運河邊的草地上，素華趕緊拍照。一會又有一雙飛落下來，兩隻落處有些距離，不相干的。此地有海鷗也是很有意思的。

植物園今天有很多攤位，有賣盆花、盆景、蜂蜜製品、銀杏苗、各種觀賞植物，在一個大廳裡還賣項鍊圍巾卡片等等。素華買了一塊蜂蜜香皂，我買了一小盆石蓮類的植物。



穿過彼得教堂通往畢立街的巷道，再經過市集到商店街，到三家雜物店去找充氣床墊，都沒找到。V&D 也沒有。

買了兩個現做的楓糖餅，一袋現成的。現做的要等兩分鐘才能吃，很好吃。
在去市集魚攤買鮮魚。

2007 年 10 月 13 日 星期六

在萊頓:橋的風貌

這是萊頓：水道之城，而，有河就有橋。

我們的觀察，不同的年代會建有不同樣式的橋，不同大小的運河也會有不同樣式的橋。

大運河的橋有紅綠燈，可以打開，這樣船可以通過，要付費。有些小運河的橋也可打開，好像不必付費。

小河溝的橋則屬小小拱橋，很可愛。我遠看近看左看右看，感覺她們好像本來就該在那兒的似的。

大學古建築旁的橋應屬同一時代建的，透出了年代的古味。更有趣的，大學的房子有跨建在橋上的。

年代新的橋顯得較流線型，其設計也多能與四周環境的風貌契合。

有一座白色的橋，位於新萊茵河與舊萊茵河再匯流為萊茵河後，就向西流出城了，在這裡她正好與風車為鄰，直似增添了幾許風情了。

市政府前的古橋跨建在新萊茵河上，橋上建有兩座多功能的涼亭，顯得宏偉有氣派。據說這裡原來是漁市場。平常人來人往，或有古蹟巡禮參觀的團體駐足瀏覽的，讓人一看就知：這是人潮聚集的好所在，應是城市的中心點了，有她的代表的意義。

而最具歷史意義的橋是一座在萊頓大學法學院對面的小拱橋，有兩件重大的歷史事件在這裡發生：1574 年萊頓被西班牙軍隊圍困一百多天，威廉王子決堤水

淹西班牙軍之後，率軍入城，在這個橋頭分發鯡魚(Harring)和麵包給飢餓的居民（請見第一至三張照片，可按左鍵放大閱讀）；另，英國清教徒在萊頓避難12 年後，於 1620 年也是從這座橋頭搭上小船，去搭乘五月花號前往美洲大陸，左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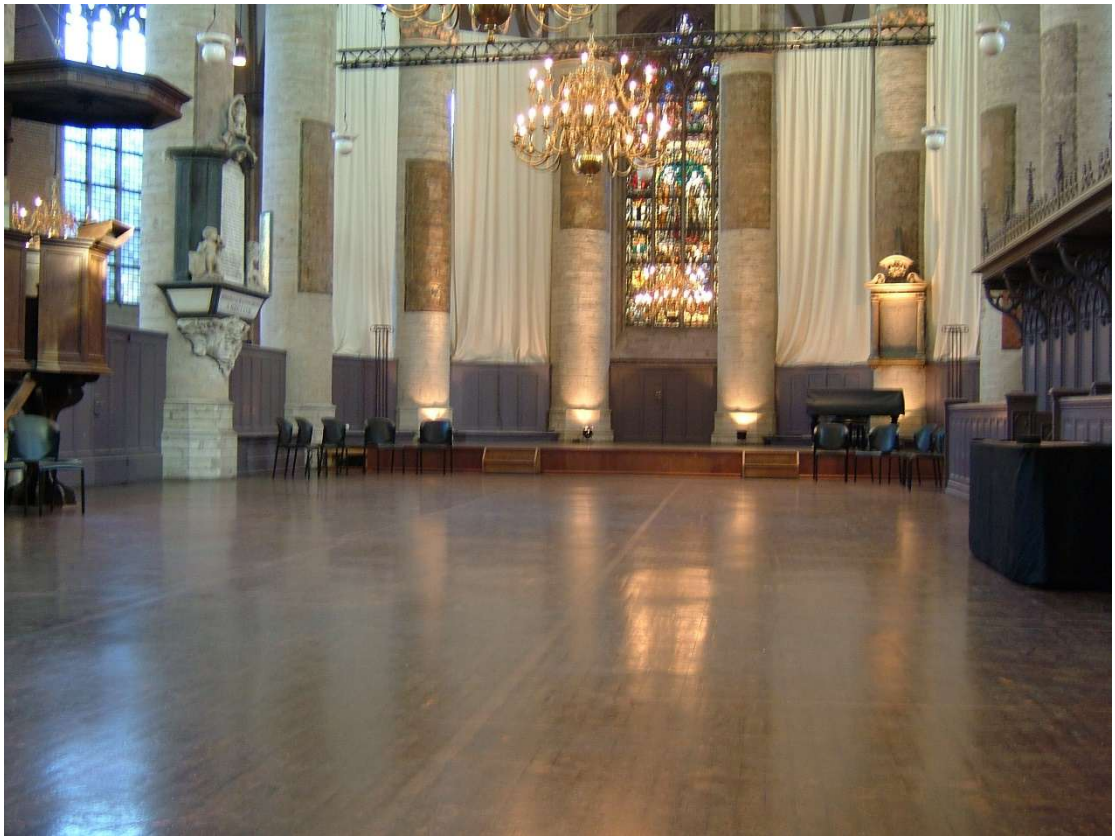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四日(日)

下午走到 Breestraat 轉往車站的路口，素華建議繼續往北走，結果走到一個風車公園以及林布蘭公園。轉回來結果居然就是文學院和漢學院。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五日(一)

等公車有點著急，快三點

到車站，買折扣卡
買門票，試三種付款
去車站前超市、VVV
搭車去海牙
巴黎來的車子慢了 20 分鐘
車站相見，很含蓄
搭公車到家
晚餐
氣墊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七日(三)
在家待命

她睡覺寫東西
和素華去新萊茵河尋運河左岸
在餐廳請客，高檔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八日(四)
掃描論文
到大地教堂聽管風琴合唱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九日(五)
送小葳馬華去機場
等公車
搭火車
進機場
離去
到阿姆斯特丹
下車
塗鴉
出站
出探察
土耳其披薩
搭五路電車，經 Dam Spui
參觀國家博物館
素華說很冷
坐電車在水灞廣場下車
走到歷史博物館
回到火車站
買三明治，查尋回我的月台
走另外一條線回到萊頓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日(六) 晴
今天天氣晴朗，上午幾乎無雲。建議出去活動，但素華昨天阿姆斯特丹行累到了，需休息。我在 MacBook 上看有關荷蘭世俗化的論文。
下午四、五點之間，炫元一家三口來家裡。送來很多天津梨。

2007 年 10 月 20 日 星期六

在萊頓:古教堂的整體音響效果

前晚去參加在大地教堂(Hooglandsekerk ,1314 年開始建立)的音樂會，這是<萊頓教堂管風琴協會>主辦的年度音樂會今年最後一場。

教堂外觀樸素，入內一看，圓柱高聳，相當宏偉，屋頂 26.5 公尺高，黑色石地板有些刻有人名，表示有人埋骨其間。這是至今仍使用的古教堂。

我們會冒著寒風(戶外大約攝氏 1 度)參加，主要是好奇，想感覺在這樣的古教堂的音響效果到底如何。

參加的市民約 150 多人，銀髮族占多數。中場休息與結束時喝飲料，大家藉此交談。古教堂無暖氣。

男聲部 12 人，女聲部 18 人。音樂會以管風琴獨奏及合唱來交錯進行。地點分兩地舉行，上半場，合唱團在管風琴下面唱，管風琴獨奏或伴奏。

第二部份精彩極了，合唱團移師到管風琴的對面，遙遙相對，時而清唱，時而管風琴伴奏，彼此附和對話，頓時整棟建築，似乎連梁柱角落都充滿共鳴之聲。

人在全身被音樂充滿時，好像會不禁放鬆神遊，我幾乎進入夢鄉了。後來往地上石板一看，想到自古以來，埋骨在教堂地下的荷蘭王公貴族與先賢們，會不會感動得驚醒過來?

因為屋頂高，所有尾音可延續很久，共鳴也特別明顯。指揮先生也擔任獨唱，雖只是獨唱，卻足以讓整個大教堂滿滿的都是圓潤飽滿的音樂。

回家的路上，一面想著，這個音樂會不用麥克風，音響效果卻如此的好，不禁要佩服自古教堂建築工藝的智慧，屋頂建得又高又圓，是為了要頌讚上帝，讓人們的心意可達天聽吧!

照片為專業攝影工作者馮信華先生作品。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日)陰
素華打電話回中和和惇斌與媽媽談話。
下午近兩點出發，去植物園，本來要買蜂蜜香皂，今天沒有攤位。走了一圈，到餐廳用餐。走後門出去就是漢學院邊的小運河。走到雷奔堡二十五號要看一個早期的圖書館，好像不是二十五號是在巷子裡。走到 Breestraat，經過歌劇院，到 V&D，要買長大衣，只有短大衣。再到 HM，沒有大衣，看雨褲，是塑膠質地，考慮很久，還是沒買，也許從台北空運來比較好。
再去 H&M 新店，有許多短大衣，也找到長大衣，看起來樣式不好，也不保暖，最後決定還是已經有的 London fog 風衣最好。
素華到魚店買魚，我住在輪椅上幾乎要睡著了。
看國家地理頻道，先看火星，再看羅馬競技場及水道。
上網路郵局，沒法登入。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一)
今天乾脆把 Madsen 的書除了註解以外全都掃描製作成電子檔。
發信給 Halman, Hagegraaf,Weller, Madsen, 邀請他們參加世俗化研討會。
Halman 即時回信表示有興趣，但要考慮幾天。
今天上午去研究室，一出門就覺得很冷，好像少穿了一件衣服，冬天來了。
下午先去登山用品社買了一條雨褲。回家已過了四點半，兩人去運河公園走了一圈，覺得不是很冷。

2007 年 10 月 22 日 星期一

在萊頓：專業鏡頭下的古城風采

專業攝影師鏡頭下的古城是甚麼樣?以下為馮信華先生為本格拍攝的幾禎作品，請大家品味。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二)
今天不上課，因為這一週是大學考試準備週。這個星期不上課，也讓我有更多時間準備佛教專題。
Weller 和 Madsen 都答應參加研討會。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三)
回 Weller 和 Madsen 的信。
十一點不到就趕到火車站，張望許久，沒看到炫元一家，過了二十分，才看到秉慧帶著亮亮來，說炫元先去還書，我們先上月台。不久，黃思宇、宋宜貞、陳奕齊和鄭怡文都來了。到海牙麒麟閣，鄭維中從檔案館來。點好菜，沒多久就看到吳德榮和陳碧茵夫婦，就請來一起用餐。是我們請客歡送炫元全家回台，幾位博士生作陪。
餐後去華南行買青江菜、蕎麥麵、豆腐、豆芽和一塊竹砧板，就搭車回萊頓。

2007 年 10 月 25 日 星期四

在萊頓:今天吟唱甚麼?

兩歲的亮亮寶寶來家裡幾次了，有一次，無意間我們播放了 Mozart 的鋼琴協奏曲，發現他的情緒馬上明亮提昇起來，這是所謂的莫札特效應?

又有一次，我與他的媽媽唱起歌來了，大約半小時，亮亮持續的笑容不但明亮，與上次不同的，那是一種來自內心，能量更大的喜悅，心花朵朵開大概就

是這樣吧! 這是真誠的歌聲感染的力量?

首先，要感謝四分溪合唱團許世青老師，十年以來，在她的專業不倦的帶領下，讓我能真正喜歡唱歌。

也因為她自始如一，要求背誦上台表演的歌詞。由生疏而熟練，而能唱出感覺，讓歌得以慢慢成為自己的歌。任何時候，隨興之所致，我可從內心點選一首來吟唱，因為這是屬於我自己的歌。

亮亮寶寶的笑容給了我極深的印象與啟發。

第二天，我進行了一項自我鍛鍊的實驗。首先，在樂譜中找到今天想唱的歌，開始唱，也同時開始做體操!一開口唱，那真是歌不成歌，可能一個音也發不出來。同樣，身體也非常的僵硬，只能自嘆老骨頭!

要有耐性。確信自己: 聲音會有共鳴會圓潤會進入感覺，可以到達高音的! 也確信自己身體可以柔軟，發熱甚至流汗! 持續，再持續!

身體熱了，聲音就可以出來。聲音出來了，身體就暢快，精神能量也提高了。

身體與精神本互為表裡的，如何鍛鍊? 原來可藉由鍛練歌聲為媒人呢!

11 月 10 日 (周六)晚上 7:30，四分溪合唱團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辦 10 周年演唱會，誠摯邀請您來欣賞，指教，共享她(他)們內心的吟唱!(DM 可按左鍵放大看)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四)
備課
下午早一點回家，和華一起 去散步，好像天氣不那麼冷，大約是十度。
文般也答應參加世俗化研討會。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五)
今天沒去研究室，就在家裡備課。也是因為素華昨晚沒睡好。
下午去商店街藥房買便秘栓劑。一個多月前買錯了，買了口服藥片，效果不好。
發現寫信給趙星光的電子信箱錯了一個字母，再重新發信給他。
楊鳳崗來信要求幫忙審查普度大學宗教研究計畫申請案。
他十月一日來信就請幫忙審查，但沒看到信。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六)
備課
清理出台灣佛教發展的各項原因。
下午去植物園，沒看到臨時攤商，就去 Seibold 日本文物館。
寫日記，還未能有所突破。
大多還是流水帳式的記事，沒有深刻的感想。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八日(日)
備課。
黃昏時出去散步，走過運河公園，想帶素華去以前去過的一條運河。沿著白運河南邊的馬路。走到 Herenstraat，覺得要去的運河遠了一點，就沿著街往南走。這條街有一些商店，有餐廳，中餐廳叫麗苑的。居然也有一條巷子以威廉王子命名。威廉王子是荷蘭的國父，怎麼拿來做為一條小巷的名字，很奇怪。天黑了，也開始飄起一點小雨，就穿過一些巷子找到鐘塔，從鐘塔南邊一條路走回運河公園。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一)
大體準備好佛教的重點簡報檔。
寫信給阿姆斯特丹的 Hanegraaff 教授和 ter Haar 教授。
下午回家時覺得下過雨，感覺還不錯。兩人就去運河公園，各種樹落葉狀況很不一樣，整個景觀彩色變化很多。穿過公園，轉到運河南邊一條巷子，要帶素華去一條運河。一個多月前，剛買腳踏車到處找路時去過那裡，覺得不錯。巷子裡有一家公司，其餘多是住家，很寧靜。天色漸漸暗了，但還沒有天黑。巷子盡頭轉個彎就到了運河，似無名。運河也不算小，因為也有船屋。運河的四端，連接雷奔堡運河，正是清教徒前往搭乘五月花號的地方。
運河北一邊是老的紅磚運河屋，南邊是比較新的社區，不過也還是那種紅磚屋的風格，我們先是沿著運河南邊走，住屋緊貼著路，看到一兩家靠馬路是一個小的工作間或書房，有人在用電腦。有一座行人橋可過河，素華下了輪椅，走上橋，我就提著輪椅上橋下橋。走到這邊的運河屋看起來相當高級，在巷子裡還有一個長長的不小的教堂。天更暗了，路燈也亮了，素華試圖照幾張相片，不知成不成。到了運河最上面，居然有三條運河交會。有一個橋可看到運河交會處。不遠處有火車經過。再走過一個橋通過一條巷子就到一條看起眼熟的馬路，也是在到處找路時經過兩三次的，那時要回家走錯了方向，最後才發現馬路可直接通到大運河，或左轉經過鐘塔。再過橋就到運河公園。就順著接下來熟悉的路回家。雖然有點餓了，還是到樓下超市買了些東西再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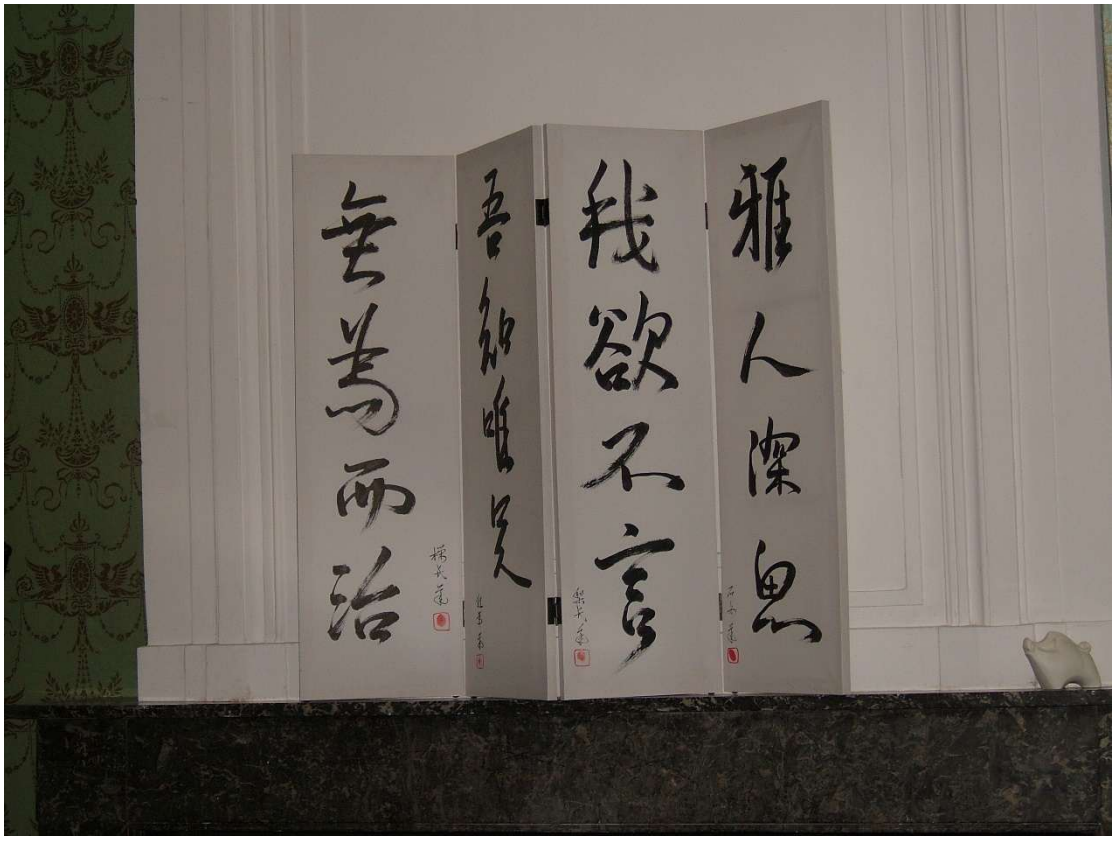
二〇〇七年十月三十日(二)

下午把果汁機送到 V&D 的電器部送修。店只在電腦上登記搞了許久。機器要到原廠修理，說是要三至五個星期。
在店裡碰到柯瓊芳，就邀了上樓到 LaPlace 喝茶。聊了一陣子。她剛去參加一個博士口試會。荷蘭人很世俗化，卻很喜歡正式儀式。口試在一個教堂舉行，口試委員十人，除一人穿西裝外，全都穿袍服（博士服？），還有其他規矩。不過，整個來說，瓊芳表示還只是儀式。瓊芳談到她騎車子去大湖的經過，還為我們記下 45 公車可到大湖。

二〇〇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三)

今天近午出發，先去 Sieboldhuis，主要是素華說地圖收藏室的光不知下那裡來，可能是很特別的設計。上次去看的時候，看到有燈光但是找不到燈在那裡。今天先問櫃台的一位太太，好像她不是很了解我們的問題，或是也不知道光從那裡來。我們自己再去探察，一進地圖室，就看到左上牆角處有感應裝置，紅燈熄了，整個房間的燈就亮了。找來找去還是不知道光從那裡來。最後猜想整個地圖櫃子上方有兩排鋼架，可能在鋼架上面。我拿了手帕墊在椅凳上，爬上去看，果然發現兩條鋼架其實是有凹槽，日光燈管裝在裡面。

19
SieboldHuis
シーボルト・ハウス
HET MOOISTE UIT HET OUDE EN NIEUWE JAPAN



接著往中央車站方向去找餐廳，Werff 餐廳人很多，就沒進去，到前面旅遊中心斜對面的一家老餐廳吃午餐。點了一客鮭魚沙拉和一份鮭魚湯。菜單上明明寫著附麵包奶油，送菜上來卻沒給麵包，過了一陣子跟她要，才送來。

到旅遊中心逛了一下就去國家民族博物館。到有輪椅標誌的地方，看不到電梯，按了紐，突然黑色的牆動了起來，原來黑牆可升降，是電梯。
這個博物館看起來規模很大，有北美、中南美、日韓、大洋洲、印尼等館，收藏很多。只是中國館小小的，東西收得也很少。在各館有大量的觸模式放影機，針對展覽提供說明。今天也走馬看花做一番了解，也不能確認說明有多詳細。

今天收到出國當天寄的一箱書和雜物，同時也收到代表處鍾組長寄來十套台灣映像。
房東太太來視察工人換裝窗框的工作，順便請她在工作室裝門簾，她答應把原來的門裝回去。素華又說冰箱會積水，Hendricka 看了，就說下午來修。我們正博物館回來，看到她在陽台監工，我們就也繞到對面巷子，準備等她走了，再回來。去巷子裡看我們客廳望出去看到的那棵大樹。在巷子裡，大樹佔滿了一個不小的廣場。在樹下，望上去，茂盛的樹葉垂下來，好像一個巨大的傘。大樹兩側，兩排房子看來都不大，但居然都是 monuements。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日(五)
影印若干下學期可能要用的教材，
在掃描室掃描論文
碰到一位剛剛獲得博士的印尼學生
瓊芳給了我一些旅遊的資料

2007 年 11 月 2 日 星期五

古巷弄中的古樹

44

11 月了，萊頓的陽光似乎越來越珍貴。這是偶而在早晨從我家陽台可能看到的日出景緻。陰冷天將越來越多了。

有一棵大樹離我家約 100 公尺遠，就是客廳望去正對面的巷弄中。來此住了兩個月，朝夕相對，不免對它越來越好奇了。

在我們的視界內，它是最大的，整棵樹枝葉茂盛，本身就像是個森林，有時一群鳥飛進去，就不見了。最常看到的，單隻或成群的海鳥在樹梢上盤旋，然後飛走。

樹本身是不動的，但是隨著天氣乃至隨著時辰，背景就有很多的變化。荷蘭的

天空像是隨時在變的佈景。

傍晚時分四點半，已無陽光，寒意愈濃，我們想到去大樹巷弄看個究竟。事實上，出了公寓跨過生活大道(Levendaal)，對街第一條巷子右轉，芳鄰就在那裏了。

大樹枝葉濃密，如傘狀低垂下來，樹幹粗壯而古老。圍繞著樹幹，有些板凳已是高低、參差不齊，可讓人貼著樹坐下。

樹覆蓋的範圍就是一個廣場，好似招呼著男女老幼走近它來相聚。我一入樹蔭中，樹香撲鼻，全身都放鬆了，是一種讓人忘憂的單純幸福感。

四周磚房圍著它，幾乎每一家屋都貼有市徽的標記：monument，表示這些建築物年代久遠，有保存價值的。

事實上，整個萊頓就是古城呢，據我們所知，生活大道附近的建築物最老的是1631 年所建。而 17 世紀萊頓城是全荷蘭紡織工業中心，我們的住處於 1994 年才由當年的羊毛工廠改建為現代模樣。

小巷弄安安靜靜，也乾乾淨淨，無所謂的違章建築物。地面鋪磚頭。有孩童玩具，溜滑梯等。

雖是古蹟級建物，這些樸素看似玩具造型的磚造家屋，因為定期保養，看起來卻堅固完好。它們至今仍有人居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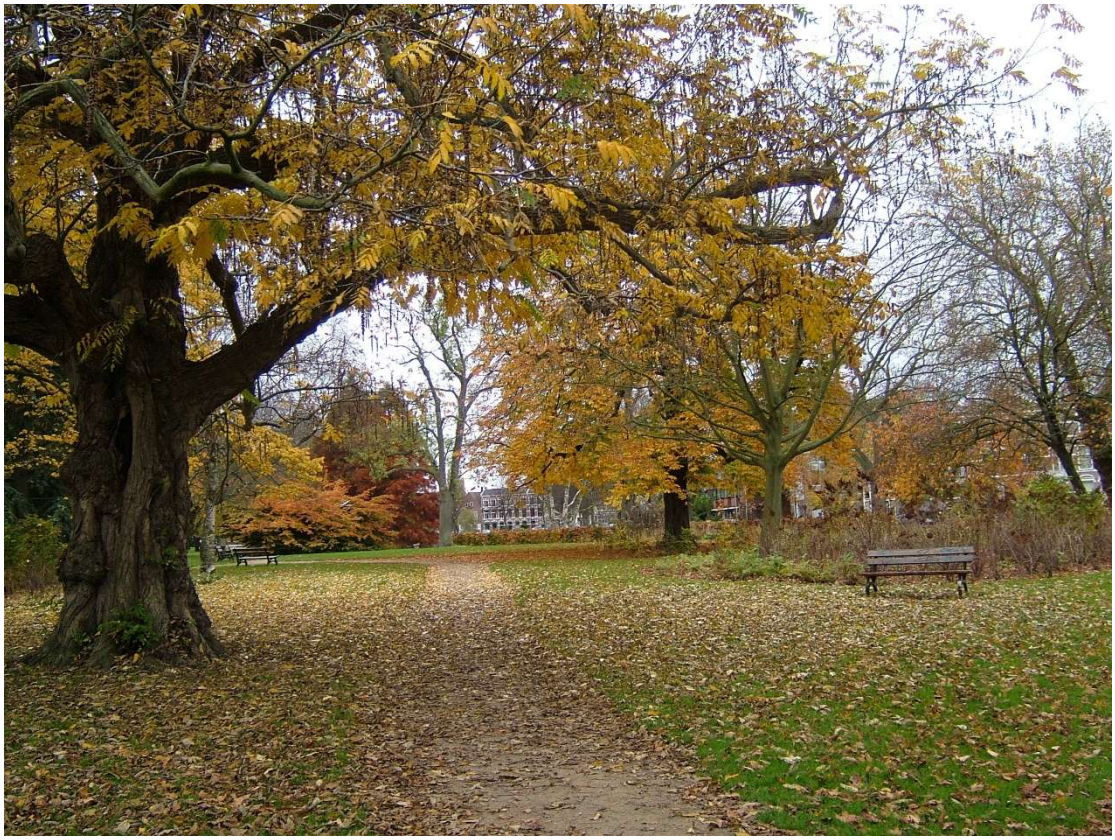
自古荷蘭無地震，無颶風或颱風天災，可見古樹，磚造古建築，古教堂，古堡等等才得以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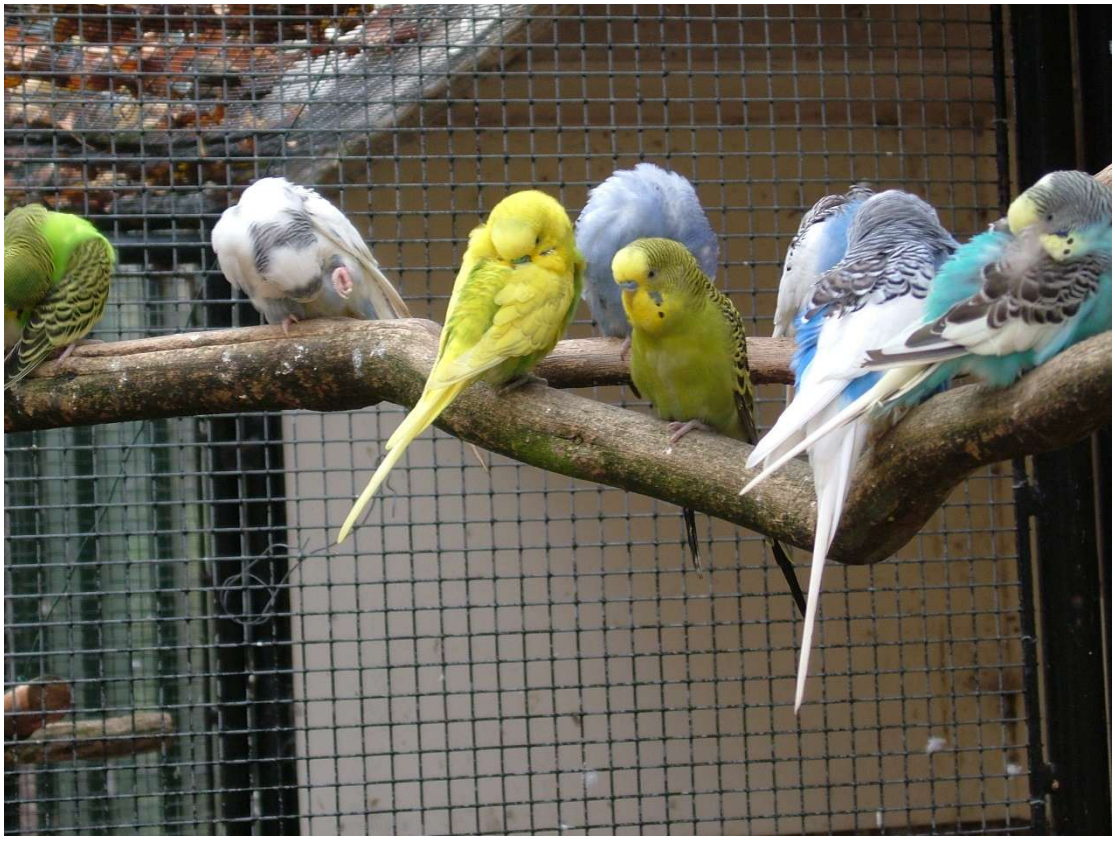
若無意外，這些小弄中的家屋將一代又一代有人住下去，而老樹，無疑也將繼續陪伴一代又一代的街坊鄰居們。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三日(六)
近午時分，出發前往海牙，預訂參觀莫理斯美素館，即回。
在中央車站下車，在出口的大地圖前，有服務人員主動來幫忙指示如何走到目的地，出來是車站側門，也是電門站前，
大約不到兩個小時，看過一遍
有印象的只有五幅，林布蘭兩幅相對的自畫相，維梅爾的戴珍珠的女孩和德夫特港，還有史汀的我聽的就是我唱的。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四日(日)
分析論文資料。

到運河公園拍攝深秋景色。





2007 年 11 月 4 日 星期日

秋殘

邊看看風景，邊拍照、唱著<秋蟬>，忽然間，第一次領會了歌詞的意韻。

海牙，阿姆斯特丹，魯文，布魯塞爾，鹿特丹，台夫特...美景很多，一天內，去了又回，卻好似走馬看花。

這是運河公園，我們走路三分鐘可到。每天能看得到的美景才是最踏實，可長留心中的。

補記: 經過一夜秋風吹襲，照片中的美景已消失無 蹤，成了落葉滿地了。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五日(一)
準備下學期的教材。
問 Saskia 家庭醫師的信，她居然很不進入狀況，只好自己來處理了。回家用網路翻譯軟體把短信譯出來，果然我們猜得差不多，而她完全搞錯。
梅蘭答復 excel 轉置資料辦法，很好用。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六日(二)
這兩天每天四點前就回家，和素華去散步。
昨夜風雨樹葉幾乎快被掃光了，前天不拍，就拍不到了。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七日(三)
上午十點半至十一點之間，前往萊頓大學醫院，為素華安排就醫事，服務人員

把家庭醫師的信和病歷摘要拿去，說醫師看了之後，會安排就診。
到銀行洽詢帳單事，才給了讀卡機。去後車站打氣。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八日(四)
十一時左右前往商店街，買了兩個塑膠凳，去 V&D 頂樓吃午餐，替素華拿了蔬菜沙拉，第一次看到豌豆湯，就拿了一碗。吃得很開心。再去新萊茵街買果汁機和白酒杯。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九日(五)
連日來都在整理統計資料。
突然想起應該對國內學者有關世俗化的論述，做一個回顧。才又想到宗教社會學者論文資料庫沒帶來，就透過網路從社會所伺服器下載。

一直以為今天是星期六，結果是星期五。
到 AH 超市逛逛，居然買到豌豆湯罐頭。晚上熱了吃，比餐廳裡的差一點，還是很好吃。
今天天氣多變上午下起冰雹。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日(六)
上午仔細核對資料，逐漸完成統計圖表。
近午，素華腳抽筋，很痛苦，又便秘，哭了起來，我也覺得很難過。
中午把昨天在 AH 買的另一罐蕃茄牛肉湯拿來煮麵，口味還好。
去市集逛了一圈，沒什麼好買的，只買了薑和杏仁。
到市集口一家鞋店，素華買了一雙短靴。
在 DEKA 買了兩罐豌豆湯和一罐奶油草菇湯。其他的湯罐頭都加了一點碎細麵條，就沒買。
晚上又吃豌豆湯，多加了一點香腸。素華說沒昨天的好吃。
今晚四分溪合唱團十週年演唱會。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日)
一早開始摘錄國內學者有關世俗化的論述。
來荷蘭之後，碰到華人朋友，不管住得多久，都會異口同聲地說荷蘭菜沒什麼好吃的，說到餐館用餐，也都說不出那家荷蘭餐館可以推薦。所以來荷蘭五十多天，也沒正式吃過荷蘭餐，頂多吃過鯡魚。
三天前吃到荷蘭豌豆湯，當天在樓下超市買菜，又買了白葉（witlof）和小甘藍球菜，覺得還不錯。尤其是白葉，還有一段故事，是荷蘭特別的菜。比利時和荷蘭分裂時，有比利時農民避難回家，在地窖發現菊苣根長出白色葉子，像一棵小的大白菜。現在荷蘭很流行，每個超市都在賣。在繼上有華人提供涼拌

食譜，也有人說不能炒著吃，中午就試著做成沙拉，味道還不錯，清脆帶一點點苦味。
這幾天，上午都會出一陣子太陽，大約有兩個多小時，是外出的好時間，但素華連續幾天都三點起來就睡不著，上午就要再睡。到中午才起來。所以下午一兩點出去，今天走新萊茵河，先把住處這一組四棟原來是羊毛紡織工廠的建築，從各個角度，照了一些照片。素華說要寫一篇我家在羊毛工廠的文章。
接著看到西邊藍天白雲很特別，許多小捲雲與藍色背景搭起來，整排運河屋前面幾棵樹，只賸樹枝，黑黑的。

GEBRS.
VAN WIJK & CO

WOLLENDEKEN-
FABRIEK

GULPENER
Big Break
RIJNSTRAAT

GAEREN

轉入一條靠近 Hoogigracht 並行的巷子，看見一組規模很大的樓房，士黃帶點綠色的磚牆，不知是什麼建築，是修會？

到 AH、Hoogvliet 和魚攤採買明天請客的食材。

王逸如先來說四分溪演唱會很成功，陳宗憲傳來演唱會聽董大一曲的現場錄音，這是一個九分鐘的大曲，唱得極好，不像是業餘的，京劇腔的引子，幾段不一樣的合唱段落，境界效果都很特別。素華聽了很高興，一聽再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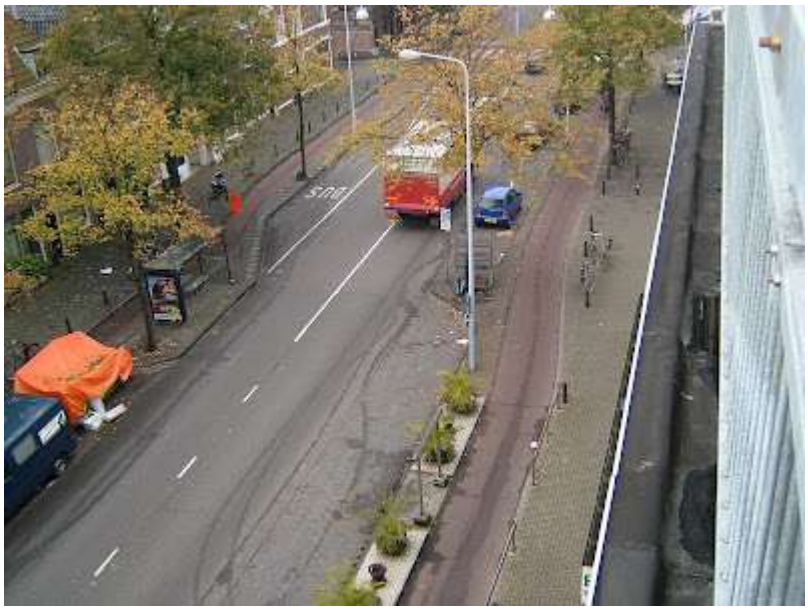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一)
陳宗憲陸續傳來演唱會其他歌曲的現場錄音。
去兩個超市要買淡菜，都沒買到。
準備中午請客的菜，規劃容易做的好吃的菜，不太費工夫。
主菜：雞肉沙拉，雞丁、混合生菜、芹菜、紅白洋蔥、起士小塊、豆芽、苜蓿芽、松子、凱撒沙拉醬。
煎鮭魚（本來是鱒魚，買時看錯了）
鯡魚（買現成的）
副菜：醃薰鮭魚，醃蘿蔔，腰果，草菇菠菜，白葉
湯：豌豆湯（罐頭）
紅豆飯
德國白酒

立雯先來，本來說要來幫忙，她來晚了，也不用幫忙了。
十二點瓊芳和祖嘉都到了。
今天為瓊芳回國送行。
三個客人都第一次吃鯡魚、豌豆湯、白葉和楓糖餅、今天安排荷蘭食物，除了沒買到淡菜，其他都很好。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二)
上午十時許與田海教授前往拜訪 M.B. ter Borg 教授，邀請他參加世俗化研討會。先是大家聊了一下，我提起荷蘭社會很寬容，就引發許多討論。Borg 教授說現在碰到很大的麻煩，就是回教移民，我又提到 Oldenbarnervelt 和陳水扁，大家談得不錯，最後乘機提出研討會的邀請，講到荷蘭是最世俗化的社會，Borg 教授有很多意見，不過對這個題目很有興趣，願意參加研討會。

2007 年 11 月 13 日 星期二

[我們家原來是羊毛工廠]



DEKAMARKT

萊頓是十七世紀羊毛紡織的重鎮。我們家這條街名（Levendaal，生活大街）在五月花號英國朝聖者的檔案中就有記錄，那是十七世紀初的事。

我們搬進公寓的第一天，房東太太就告訴我們這棟公寓原來是羊毛工廠，一九九四年才改建成公寓。

住久了就想追溯當年羊毛工廠的來由。先是在後面一個街巷，看到另外一棟大樓塔樓有羊毛工廠的荷文招牌
。最近在隔壁大樓門上看到紡車的石刻，再上 Google Earth 找衛星空照圖，發現這是一組四棟羊毛工廠廠房的區塊。

我們就仔細去觀察，居然還看到以前視而未見萊頓旅遊局的古蹟告示牌。原來這真的羊毛工廠區。只是這四棟工廠是什麼時代建的，還有待考證。依照古跡告示牌的說明，那棟有塔樓的工廠是十九世紀中當時萊頓紡織公會會長的工廠。

第三、四、五張照片上有羊毛工廠的石刻招牌和標幟，請放大來看。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三)
上午出太陽，天氣極好，就要去散步。瓊芬來電說去她那裡吃午飯。
在 Breestraat 市政廳站會面後等著搭公車去她住處。
她的住處還可以，只是靠大馬路，設備比較差。倒是附近有一個大的森林公園，初冬天氣有點涼，有太陽，我們走了一圈大約也有一個小時，感覺很好。看樣子夏天會更好，森林會很綠很茂密，春天也會很好，冒出綠芽也許還開花。
以後可搭公車再去，只是每次經過瓊芳住過的地方會有些特別的感覺。
下午回家又有點雨，也冷了許多。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四)

四點多起來為自由時報寫澄社評論「國家機器殺人的殘暴性」。主要是就荷蘭

歷史的死刑慘況強調國家機器殺人的殘暴。
上午又是一個有太陽的日子，十一點多出去散步，覺得比昨天暖和。先去運河公園，再到 AH 買楓糖餅，找薑汁餅還是波找到，就決定不找了，因為既然找不到大約就已經不流行了。逛到商店街，到提包店、玩具店、藥妝店、雜物店，最後到一家糖果店，看到幾樣可以帶回去做禮物的，改天再來採購。
到 LaPlace 吃午餐，和上星期一樣，沙拉盤和豌豆湯。

到 Dixson 取回修理好的果汁機。當初剛到為了省錢買了一台比較便宜的，軸心磨損得不能用，修好了也可能難當重任。現在這一台馬力比較大的 Philips 好多了。明年走的時候都交給炫元。
這兩天，其實上週也是，上午都出太陽，就去散步，也就是把原來下午的散步改到上午，因為下午太冷，而且常常會下雨。上星期我特意不去研究室，希望陪素華去走路，但是她前晚睡不好都要補眠，就出發得晚一些。這兩天出去走兩個多小時應該對她很好。
素華便秘情況有些嚴重，這幾天她都很憂鬱，昨天今天都哭過，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也很難過。今天就約了下週一下午三點再去看家庭醫師，看看在大學醫院
看診前有什麼辦法改善便秘的狀況，也會商大學醫院的程序問題。
本來要趕論文的，有點故意躲避，拖著不寫，也多少是因為素華心情不好。

2007 年 11 月 15 日 星期四

[荷蘭人愛吃甚麼?]

VAST & ZEKER!

WARME BAKKER HOOGVLIET
WARME BAKKER HOOGVLIET

來到荷蘭，總是想嚐嚐荷蘭美食
，但台灣來的朋友或其他華人都一口咬定荷蘭沒什麼好菜。

也許在餐廳荷蘭人也真的是端不出什麼大菜，但總該有些常民的美食吧！

最近吃到荷蘭聞名已久的豌豆濃湯後，覺得荷蘭至少有兩樣具有特色的美食。

生吃鹹醃鯡魚以及傳統豌豆香腸濃湯是最具特色的。

鯡魚不用多做介紹，到荷蘭的外國人都知道荷蘭人仰著頭吞食鯡魚的習慣。最

近終於在週末露天市集捕捉到了這位大鬍子老兄正在吞食鯡魚的鏡頭。

鯡魚經過醃製，魚販有名的一刀刀法去頭剔骨，就可以享用。吃起來肉質很嫩，味道很鮮美，只是有些人覺得還是有點腥。

豌豆湯（Erwten soep）是由豌豆、豬腳、香腸、臘肉熬製而成的濃湯，內容還有馬鈴薯、青蔥、西洋芹。是荷蘭人冬天的美食。有一本很好的英文旅遊書籍在荷蘭美食項下只介紹了一道菜，就是豌豆濃湯。據說當年荷蘭水手縱橫全球，在船上吃的就是這一道營養美食配麵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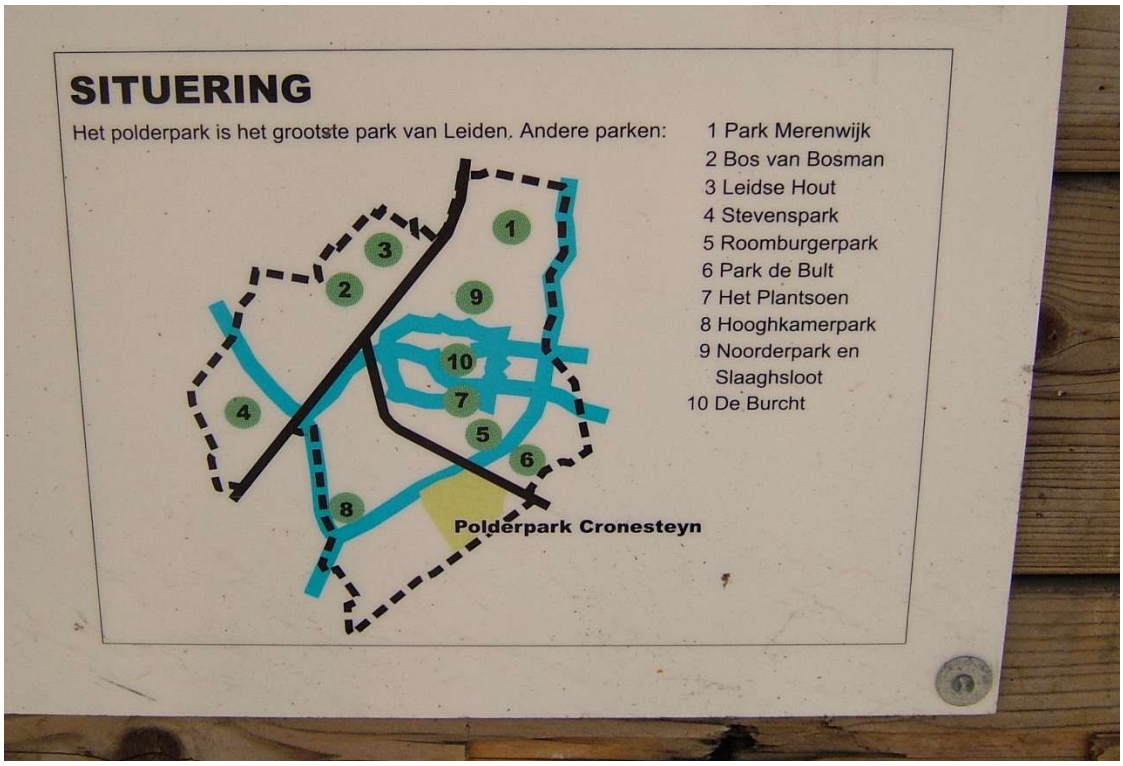
久聞其名，看著旅遊書的食譜，想自己來燉一鍋，但是一直買不到豬腳。最近冬天來了，終於在一家餐廳吃到豌豆濃湯，接著在超市找到罐頭，味道也不差，又很便宜。緊急時，拿來當一餐吃也很不錯。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五)
上午還是趕著寫論文。
下午前往海牙，應王代表邀請去聽黃恩宇演講，再聚餐。
約好一點二十分在中央車站和恩宇會合一起前往。沒想到一點多沒有公車，到公車站時，下面只有一班一點二十一分的，素華建議到大超市那一站去搭別的公車。就請素華坐上輪椅，我推著走要快許多。到了 Hoogvliet 右轉到公車站，就看到 31 路開過來，招招手，居然不停，又看到 45 路離開前面的車站，這才想起來，我們跑錯了車站，應該左轉去那個車站，我們等的車站其實就是我們家門口幾路公車停靠的。眼看到可以趕得上約好時間的公車就這樣跑了，真是懊惱。本來趕不上的，後來又可以趕上，結果還是沒趕上。又發現身上沒帶公車卡票，幸好有零錢。
到車站，看到維中在等我們，他說恩宇不確定我們會在前站還是後站，請他來前站來等。趕緊去買票，急忙之間，搞錯了，買了三張單程票。
原來除了恩宇、維中外，還有宜真、澄輝和唸考古的那個小女孩。
到了海牙 HS 站，搭電車，經過國會、和平宮，再穿過海牙公園，才到。海牙今天是陰雨天。下車就在下雨。經過阿爾及利亞使館上坡不遠到了代表處。
代表處原來是東印度公司的一個董事的豪宅，後代賣掉了。
黃恩宇介紹了荷蘭建築的整個歷史，提綱挈領，配合許多照片，讓人很快就有大體的概念。
晚餐在麒麟閣，德榮夫婦也從萊登趕來。先是大使問我可不可以約吳德榮教授一起吃飯，我說非常好。德榮也真的很夠意思還專程趕來。在大使辦公室接到他的電話，說大使沒告訴是那家餐廳，這個王代表辦事有些不週。他也只說要我和黃恩宇一起去，卻沒有安排，直到前天我寫電子信給恩宇，沒回音，再寫

信給代表和宜真，可能代表才連絡恩宇打電話來約。
晚宴是應酬場合，大約就是吃飯，聊天，大使一直跟我挾菜。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六)
趕著寫論文，今天寫了不少。
下午去 Hoogvliet 超市買東西。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日)
中午去城南水鳥保護區。在部落格做了記錄。



2007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日

[城南的水鳥保護公園]

星期天中午，太陽照了一個上午，好像不會太冷，我們就決定去探探上次黃昏時候臨近入口但未進入的水鳥保護公園(Polderpark Cronesteyn)。穿過運河，走進南邊的社區。到底是冬天，覺得有點冷，盡量靠有太陽的一邊走。出發前看了地圖，有一條巷道可直通，但實際走起來，還是錯過了。多花了一些時間，終於看到水鳥保護區，不少人在散步，也有人在跑步、騎車。

查荷英字典，荷文的英譯，polder 就是 polder，查網上英漢字典才知道這是荷文「低窪開發地」的意思，似乎又是荷蘭人爭出來的一塊地。

公園範圍相當大，陽光明亮，地面平坦，適合散步快走或跑步溜狗。規定不得騎腳踏車，但還是有三、四人騎車進了公園。每個社會總是有一些人會違規。

園區有許多寬窄不一的水道相互串連。寬一點的水道水很清，又是滿滿的。公園南沿有一帶樹林，外面看來是高速公路，公園北邊是一般市郊的公路，也有樹林隔開。園區內各處有許多一排排的各種樹林，林間也有一些步道，散置一些枯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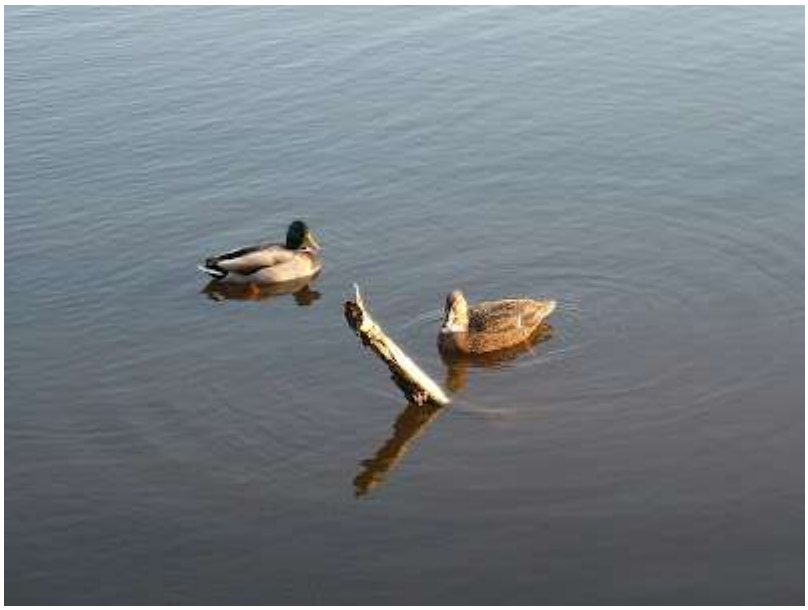
極眼望去，有相連的眾多水道，有大片大片的草地，有叢叢的樹林，還有牛群相伴。廣闊的藍藍的天空下，有陽光，有自然的風，確是水鳥居住的好地方。太約是冬天的關係，見到的水鳥不多，也許有些避寒去了。

樹葉大多已經落光了，樹林禿禿的，整排整排的樹枝對著藍天，其實也很有味道，也不覺得蕭索。不過，我們一致地說春天會更美麗，夏天濃濃的綠意，散步更好，可以走到晚上八、九點。來了兩個多月，才發現這個好所在，以後一定要常來。

這樣有水有森林的水鳥保護區是萊頓居民散步跑步的好地方，尤其地勢平坦，更適合中老年人散步。

在園區內走了約一小時，本來打算就地野餐，但因溫度低，又沒有可避風的地方，就回家再用餐吧。想著回去可以熱一熱荷蘭豌豆濃湯罐頭，就覺得暖和了起來。

補記: 11 月 22 日(週四)下午，我們再去水鳥公園。冬天天黑的早，四點已暗下來。正要往回走，兩位騎腳踏車的年輕警察正巡邏公園，停下靠近來，雖是用荷語，關心眼神告訴我們，是在催促我們趕緊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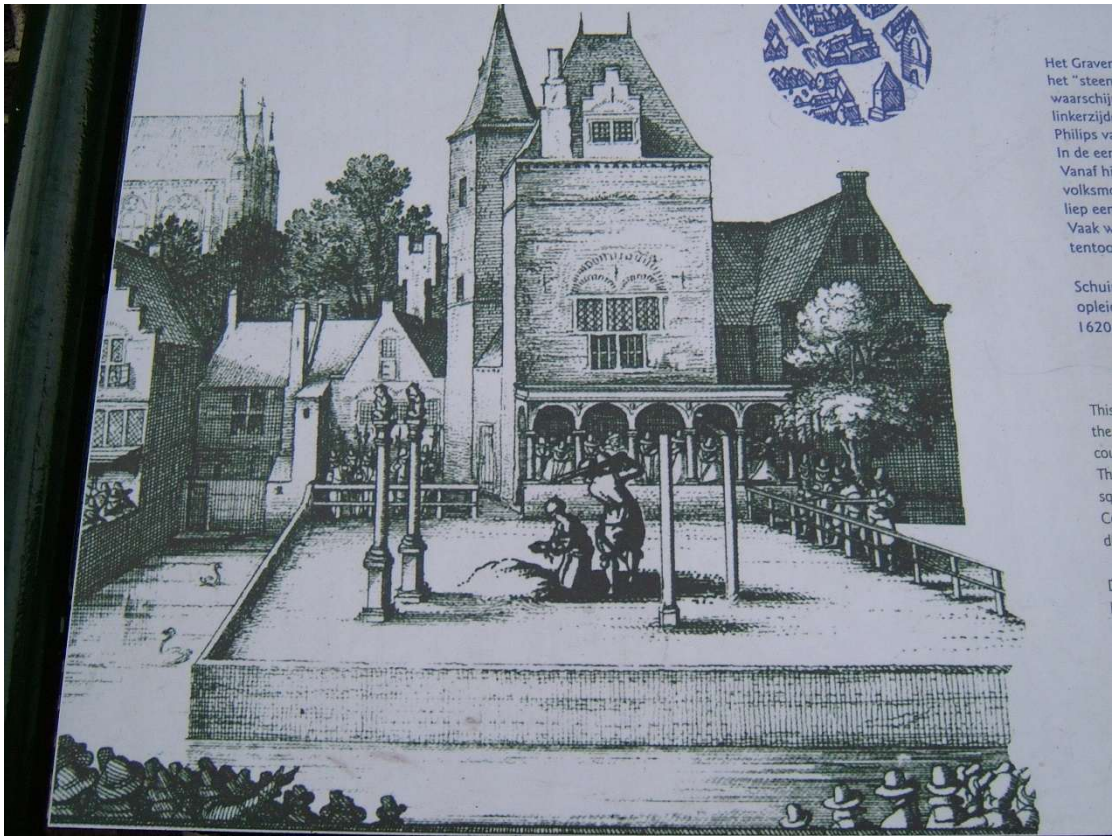


WELKOM IN POLDERPARK CRONESTEYN

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一)
上午去研究室。
準備基督教的教材。
終於 Saskia 幫忙約好與 Peter van de Veer 週四見面。
整理好研討會簡單說明和參加者名單傳給 Martina。
一點多回家要陪素華去看家庭醫師。
三點多到家庭醫師診所，他說他們已經發過兩次傳真給萊登大學醫院，應該早就就診了。他馬上打電話到醫院，結果他在線上等了很久，才又接上神經科的教授，最後才談妥，由診所的祕書再和醫院安排就診。據說醫院有兩位新祕書，沒處理好。Boels 醫師這麼說，素華馬上就說我們已經有這種經驗，我說 IIAS 的祕書居然以水運寄信給我。醫師在的電話時，我說有時醫院辦事沒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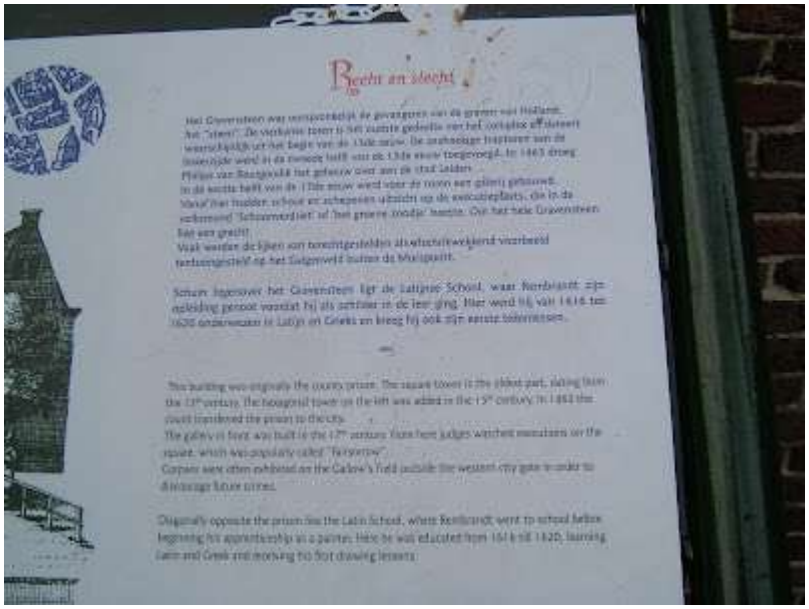
率，他說根本沒有效率可言。
大學醫院會延誤安排就診，真是令人驚異，難以置信。但是荷蘭好像就是這樣。
到樓下超市採買，看到薄酒來上市，好一點的也只要三歐，便宜一點的只有兩歐，就各買一瓶來嚐嚐。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二)
萊頓古刑場



2007 年 11 月 20 日　星期二

萊頓古代刑場



在荷蘭萊頓彼得大教堂鄰近有一處「景點」是古代刑場，景點告示牌上畫了當年行刑的情況，法官坐在上面監斬，劊子手高舉刀子正要砍下，這個圖和古代中國的很類似（圖一至圖三）。也曾看到一張十六世紀西班牙軍隊集體處死新教徒的繪圖，場面十分驚人，近處已經有一群人依次被砍頭，稍遠處，有一排人已經被吊死，在右邊還有教士領著軍人押著幾群人，顯然將繼續行刑（這張圖太恐怖，考慮是否掃描貼上）。這圖顯示國家殺人的殘暴惡性實在太恐怖。

在海牙荷蘭國會湖畔，有一個雕像，是尼德蘭共和開國的重要政治人物歐登巴勒弗（見圖四）。我對這個人一直很好奇，因為在荷蘭建國期間，他做了聯省

議會的大議長近三十年，對共和國創建有重大貢獻，也是創辦東印度公司的主角。但在 1619 年卻被處死，罪名是莫須有的叛國。值得注意的是他死於政爭，也死於宗教衝突。他對宗教比較寬容，卻因不寬容而受死。在海牙看到了他的雕像讓人覺得歷史還是還了他一點公道。然而開國元老卻是被國家處死，還是讓人不能釋懷。

到了近代，荷蘭在二戰之間被納粹德國佔領，荷蘭人民被殺害無數。戰後荷蘭為懲罰叛國者，恢復了 1870 來已廢止的死刑，數千人被逮捕，一百五十二人被判處死刑，實際處死了三十九人，這是茱利安那女王盡量赦免的結果。

簡單指出荷蘭以往執行死刑的慘況，主要是要指出國家機器殺人的殘暴與極端非人性的特質。西班牙統治荷蘭，派遣國家軍隊屠殺新教徒，是國家機器殺人，殺得理直氣壯。老政治家冤死也是經過國家機器正式處理。甚至處死戰爭期間的叛國者更是近代國家機器殺人的最後例證。特別是二戰期間，這些人幫助納粹害死同胞無數，依法國家機器去處死，理所當然。

荷蘭的歷史證實了國家機器殺人是殘暴的，是不人性的，荷蘭也在過去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其實歐盟各國也多經歷過類似的非人的國家機器殺人歷史。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上個月歐盟駐台代表共同公開呼籲台灣廢除死刑就更值得我們警惕。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要求各國廢除死刑，我們要積極進入聯合國，也就必須盡速完成廢除死刑的相關程序。

（這是瞿海源發表在自由時報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專欄「國家機器殺人的殘暴本質」，刊出時漏了殺人兩字）

2007 年 11 月 21 日 星期三

As long as I have music

When the world seems far beyond me, and I have no place to go;
When my life seems cold and empty and I feel I'm all alone;
Then a song that I remember helps to ease my troubled mind,
and I find the the strength within me to reach out just one more time.
For as long as I have music, as long as there's a song for me to sing,
I can find my way, I can see a brighter day,
the music in my life will set my spirit free!

When the road is dark and lonely, and I feel I want to cry;
When the dreams I keep inside me seem to fade and almost die;
Then I call upon my music, and it helps to dry my tears.
And I know that I can make it;
I'll go on despite my fears.

For as long as I have music, as long s there's a song for me to sing,
I can find my way, I can see a brighter day.
The music in my life will set my spirit free, set it free!

每個人的身體本是天生的樂器(除了不能講話的人)，我們有福氣隨時可以把樂器帶著走，還真方便呢!

無論煩勞，快樂或忙著洗碗掃地時，我時常唱唱歌，唱歌可以忘憂，抒懷，提昇情緒意志，甚或消遣殺時間。

人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歌，無論搖籃曲，民謠，rock，Jazz，流行曲，宗教曲，藝術歌曲甚或國歌，只要真喜歡，那就唱它吧! 唱唱唱，自會有你個人的味道進去了! 慢慢地哼，甚至可哼出一首獨創的歌呢，哇! 我居然也可能是周杰倫、莫札特、或 Andrew Lloyd Weber(<貓>劇等的作曲家)?!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這首 As long as I have music 是四分溪合唱團十周年演唱會的主題曲。均齡 61 歲阿公阿嬤們，歷練了大半輩子歲月，無論或樂或苦，本來是獨自品嚐，那晚，他/她們藉由歌聲，唱出來與你我分享。雖是業餘團體，因著豐富的經歷，感情的表達似乎更貼切，更是動人心弦!

2007 年 11 月 26 日 星期一

燭光

在萊頓，有幾次在外用晚餐的經驗，餐廳燈光都相當暗，只維持基本亮度，特色是必有燭光。

在那種情境下，大家情緒放鬆一點，自我隱惡揚善，好的一面容易表現，我看你，你看我也好看一點，不覺得面目可憎，那頓飯自然香一點了。

至於，深一層的感受，是直到受邀與荷蘭家庭共進晚餐時，才親自體會了燭光對一個家庭的重要性。

那晚，我們的女主人，在餐桌中央放了一水晶蠟燭架子，插上了四隻紅色的長蠟燭。蠟燭架四周，用數個小瓶花團團圍住，花是同一品種，女主人巧思配以不同的顏色增加趣味性。

當然，餐桌布是不可缺的角色。餐盤，刀叉等放置妥當，餐廳只保留必要燈光，各人坐上位置，孩子點燃了蠟燭，整個餐廳氣氛忽覺完全不同， 空氣溫暖起來了，笑容流動開來了。頓時每個人臉上的線條好像柔和一點，大家的<氣>好像很快對位了。

當食物在各人手間傳遞時，燭火是否也正神秘地執行起它的任務?忙碌地傳遞家人心底的訊息?它是無言的中心角色?

燭火是精靈。火是火，電燈是電燈。餐桌燭火溫暖開啟人心的奧秘，值得一學。除了颱風夜停電備用外，蠟燭又多了一項日常用途。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四)
終於和 Peter van der Veer 見了面。他對世俗化研討會很支持。建議邀請 Casanova 和 Kenneth Dean。後來我發現荷蘭學者太少，也多不討論荷蘭的狀況，寫信請他重新推薦。
也寫信給 Loek Halman，請他務必參加。
Martina 說把時間算錯，應該是 6 月 20 和 21 日，這樣 ter Borg 教授就完全沒有辦法參加，覺得 IIAS 一定要在週末辦研討會，節省機票錢很不能理解。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五)
暖氣壞了，隔壁老先生幫忙叫工人來修理。
到 IIAS 和 Martina 討論研討會時程，看來要省機票錢還不少，原來要說服她們多出一天的旅館錢，但是也還是只能提前一天，後來 Martina 建議請 ter Borg 改渡假時間或提前到 16，17 日舉辦，Madsen 應該在週六和週日不會有學校的事，若在 14 日出發就沒問題了。回研究室寫信給 ter Borg 和 Madsen，發現當初 Madsen 只說六月中之前不方便，沒說 15 日之前不方便。問他能不能週六來歐洲。他回說沒有問題。此事就解決了。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六)
上午去市集和商店街走走，本來想去看聖誕老人、小黑人等，結果去晚了。看到許多家長都帶了小孩往回走。
晚上到吳德榮教授吃飯。他來接我們坐公車前往。
談到荷蘭政府、銀行和學校辦事極無效率的事，有太多親身的經驗。看來人事不穩定和工作精神不佳是關鍵。可是還是不能理解為什麼行政效率那麼差，居然國家競爭力仍然名列前茅。
Veer 教授回信推薦兩位荷蘭教授。
連日來趕寫論文不是很順。因為資料分析結果似乎無法支持世俗化的想法。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

呂崇真約了中午去她家午餐，但到兩點多才來接我們。

往阿姆斯特丹又塞車，到了她家已經都快四點了。

好像是晚餐故意說成是午餐。

晚餐準備的有豌豆湯、香腸和馬鈴薯泥。

賴麗瑩從一個大學台灣同學中午聚餐完趕來。

和荷蘭先生和小孩處得並不太自然，這樣做客不是很舒服。

他們先離桌，蘿蔔頭帶著小孩處理廚房的事。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一)

全天主要在備課。上午本來要去跟 Martina 商量研討會的事，她不在，就和

Saskia 講了幾句。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二)
素華便秘非常嚴重，醫生開的藥完全無效。
真的不知該怎麼辦。後來仔細看吃了些什麼東西，發現很久不吃有有益菌的梅子和優格。梅子似乎已經無效。應該多吃優格，就去樓下超市買了三種。
下完課就馬上回去陪她。
到商店街 Etos 買德國辣椒膏，又到另外一家藥妝店問店員買到一種草藥製成的藥片。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三)
早上終於順利排便。
繼續吃優格、草藥片、貼辣椒膏。
去研究室掃描藥品說明，回來用翻譯軟體翻譯，只譯出少許關鍵字，確知草藥片是解便秘用的。
問家玟如果居留證還不下來要去那主辦簽證，談到是在市政廳申請居留證的，她說可能是烏龍，我說也交了三百多歐元，她說可能沒有問題吧，就幫忙去問 Saskia，她馬上打電話到移民局，後來 Saskia 來跟我說應該下星期就會寄出。
我也告訴她下星期一要去萊登大學醫院看神經科。
和 Martina 確認會議在六月十六、十七日，至於荷蘭教授來開會是不安排住旅館的。也從來沒有要補助車票的。不知 Halman 為什麼會問補助的事。想想在台灣也不管在地學者的住宿。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四)
早上兩點四十就醒了，改寫論文的導論部分，把國內外學者有關台灣的世俗化論述做整理。
十點多立雯來，我就去研究室繼續寫論文。
今天素華還是便秘。
下午去後面巷子皮件店買了一個皮包，是真皮的，要一百歐元。素華挑了許久，看起來也很不錯。也看到一個適合給阿嬤的，要一百五十歐元。老闆娘說只收現金，昨天才提的一百元就報銷了，約好明天再去買那個送阿嬤的。
也開始準備十二月五日演講的資料，原來是想根據已譯出的論文講，但那篇論文只用到 1995 的資料，把到 2000 的資料補上。結果重新統計分析，發現和原來的結果有小的出入，花了不少時間查閱統計結果檔，又找不到。最後發現是職業類別把沒回答的去掉，以前是納入的。

2007 年 11 月 29 日 星期四

警察出動

因為不懂荷語，有時候對事情是用猜的。猜不懂，就問別人，沒人可問，就去查資料，否則只好憑直覺判斷或當文盲。

上禮拜(11 月 22 日)約中午時分，經過大地教堂，聽到市政府(有高塔一棟建築)方向有抗議叫喊聲，因為好奇心，轉過去一看，原來一大群年輕中學生群集對著市政府抗議叫囂，丟石頭，擲雞蛋，並搖晃古橋護欄，好像就要弄垮了。

群情激憤的情形，我們在萊頓前所未見，立即反應本來想照相，後來一想，群眾運動有時難以預料後果，所以就安靜地遠觀。

警察不一會兒就出動了，十幾個健壯的男女警察，一衝而上，先排站在橋上監視著，學生仍是叫喊，不解散，與警察對峙許久，繼續叫喊，後來警察奉命追擊驅離，學生一哄而散。

見狀，我們先去了別處，等回來時，居然發現更多普通警車及鎮暴警車也已出動待命了。

當時詢問別的圍觀者及警察，回家後又查詢新聞報導，原來當天的抗議，是全荷蘭中學生的串聯活動，阿姆斯特丹規模更大，學生們抗議教育當局，為了免強填滿政府規定的教學時數(全年須 1040 小時)，不顧教學品質，某些教師或教學內容有馬虎搪塞之嫌。

另外一個慕斯林族群(Muslim)群眾運動，11 月初發生在海牙，在國會大廈路邊遊行，男女老少，隊伍頗長，也叫喊著口號，舉著標語，我們聽不懂，雖然有發 DM，我們也看不懂荷文。

警察出動時，有騎警在隊伍前開路的，也有女警在路邊<馬上>待命維持秩序的。

我們來此三個月，對荷蘭警察印象深刻，似可用: 訓練精良，健壯威武來形容。

萊頓市區不定點不定時有警察二人組巡邏，或走路或騎鐵馬，值勤中一定步伐整齊，眼神堅定，絕無馬虎隨便的態度。

荷蘭治安良好，至少在萊頓，晚上走在暗巷或公園不怕被搶(我們昨晚就試過)，不知與警察素質有關否。

荷蘭朋友幫忙去詢問荷蘭人對警察的看法，朋友說「他們對警察的權威和敬業還是有相當的尊敬，認為他們
穿著制服代表著執法的一群公僕，不論是開汽車，騎摩托車，坐在馬上，或是兩兩巡邏，都是在社會上在民眾心目中的人民的保姆」。

荷蘭話「有個字 Dienstklopper，就是
有點消遣警察循規蹈矩的盡責的扮演他們的角色」。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五)
去後巷皮件店把那個皮包照像照下來，傳給洞照，讓阿嬤先看。
素華又打電話給阿斌，又傳照片給他，失敗。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一日(六)
請黃恩宇、宋宜真和鄭怡雯來家裡午餐。
從後面新萊因河垂直的運河散步到商店街。
氣溫十二度，感覺並不很冷。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日(日)
繼續寫論文，不很順利。
下了一天的雨，黃昏時停了，去 Breestraat 散步。
看到燈座設計極好
市政廳旁新萊因河兩岸樹上掛滿小燈，像是星星。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三日(一)
早上，阿斌打 skype 電話來，阿嬤說那個皮包不好，不要買。
到研究室列印證交所有的統計圖，希望能掌握全貌。
到樓下超市買兩罐豌豆湯
收到社會所寄來的邀請函
十二點四十分出發到大學醫院，
一點十分報到，一點三十分的約，到四十七分才由實習醫師先看診，
再由 Cox 醫師看診，最後由 Roos 教授做出結論。
從醫院走到商店行，買德國辣椒膏和黑巧克力。
江樹生來電邀請週四去他家。
買兩瓶 Duval 和兩瓶 Leffes 來嚐嚐。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四日(二)

今天三個學生上課，由他們輪流報告閱讀的有關基督教在台發展的論文，大體上很不錯，我也省很多力。關於下週補課，大概還算順利，至於學期報告就允許他們一月底之前交。

邀請荷蘭教授開會並不順利，有點誤會要去台灣開會，可能是用台灣的電子信箱的關係，也可能他們對 IIAS 不熟。

準備明天演講的電子簡報資料，論文暫時擱著。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五日(三)

上演講在漢學院演講，助理架設投影機看來不熟，搞得開始沒法用投影機，後來另外有人來處理好了，但整個演講多少受到影響。回答第一個發問的家玟所提問題時，有點亂了，後來的問題大都還能回答。整體來說，演講沒有預期那麼成功，不過，因為資料分析結果還是很有意義，也算是成功的。

素華這幾天狀況不錯，便秘問題小多了。減少服用美道普，效果好像不錯。

閻王殿

2007 年 12 月 5 日 星期三

Sinterklaas 來到漢學院中庭

St.Nicholas(聖尼古拉斯)是天主教的神，是禮物的施予者，是小朋友心目中最和藹可親的庇護者。

每年 11 月聖尼古拉斯象徵性地從西班牙坐蒸氣船來到荷蘭，為人們帶來幸福的佳音，聖尼古拉斯的季節就這樣開始了。他在 12 月 6 日之前的三週週遊全國，訪問醫院，學校，商店，餐廳，乃至民宅，他彷彿無所不在。詢問孩子們的表現，並從壁爐煙囪中傾聽。他並在孩子們的鞋裡放一些糖果，名字為首的巧克力其他小禮物，第二天一早就能被發現。

荷蘭的聖倪古拉斯節是提倡給與的，因為有給與才有收穫。也因這個緣故，聖尼古拉斯之名改為聖誕老公公(Sinterklaas) 。

漢學院每年一度的學期末同樂會，在漢學院中庭舉行。師生有喝飲料有喝啤酒的，學期即將尾聲，大家都很輕鬆的樣子。

終於聖誕老公公出現了。坐定，開始送禮了。他有一個送禮名單，逐一點名，每位受禮者被邀坐在他的右大腿上，不分小小孩，學生，教授，或院長。有學生耍寶，以跪拜禮及伏地挺身代替。

兩位小黑人負責送禮，禮物放在麻袋裡。今年的 sinterklaas 是由田海教授扮演的。

本文第一張及第二張照片由 Yi-wen Cheng 提供，增加許多樂趣，謝謝慷慨協助。

閻王殿

閻王殿

閻王殿

閻王殿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六日(四)
江樹生先生六點多開車來按我們到他家晚餐。
有夏組長、呂祕書和一個學生。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八日(六)
請鄭維中、何澄輝、郭騰傑來家裡午餐，到吃了晚餐才走。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九日(日)
這幾天論文寫作膠著，今早醒來有新的想法，大致完成結論主體。
中午去林祖嘉家，算是送行。他們明天回台灣。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日(一)

Saskia 協助處理回程簽證事。到下班時間，IND 表示還沒有決定接受辦理。

記母親

半夜電話鈴聲一直響，以為是鬧鐘，心想我們在荷蘭這個家，沒鬧鐘啊。醒來，原來是電話，深夜的電話從來就多是親人離世的惡耗，心頭一緊，筱葳說奶奶走了，怎麼真的是天塌下來的壞消息．素華聽到了，就一直說怎麼這樣，我們就要回去了。女兒說奶奶昨天肚子痛，送醫院，醫生查不出原因，回家休息，到凌晨三四點，奶奶在睡夢中走了。

說奶奶走得安祥，也許是吧，也許不是。

我們還有一個禮拜就回家了，我們準備要帶回去荷蘭豌豆湯當做醃篤鮮讓妳嚐嚐，
妳怎麼就不等我們？

一個多禮拜前在電話裡，妳說可以站起來走動，可以上餐桌吃飯。隔天海良來電子信也報告這個好消息，還說高興得要喝啤酒慶祝。前幾天我回家進門，聽素華和雅茹通話，雅茹說奶奶會走動了，大家就擔心會再跌跤，還好有艾弗麗隨時扶持。海良後來又來信說大嫂全家帶著您剛新添的曾孫來看您，您高興得不得了 。這是十二月二日的事，海良說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

怎麼接連的好消息一下子就變成惡耗？

記母親的辛勞堅毅

回顧母親的一生，我常常和同事與朋友強調，母親是他們那一代經過戰爭與貧窮嚴酷生存競爭考驗的存活者，甚至可以說是經過淘汰過程的優勝者。

抗戰時，父親經常任務在身，在機場工作，甚至調差到其他機場，幾乎是母親獨力養育幼小的大哥和我，尤其是在四川山區牽著大哥，揹著我躲空襲警報，常常翻過幾個山頭，走上十幾華里，幾次死逃生，經過嚴酷的考驗。

幾個子女，除了海華，都在您和父親在艱難的環境下養育成人。尤其是我，自幼即體弱多病，幾次都是您從死亡邊緣拉了回來。抗戰勝利，回到上海，我病重將死，西醫宣告無救，您找到中醫，硬是從鬼門關搶了回來。到台灣念小學二年級時，又生了不知什麼的病，到最後醫官說得趕緊用什麼特別的藥，不然就沒有救了，您緊急行動，突破軍方官僚關卡，終於獲准使用那種特別的藥，又把我救了回來。到了高一，又生了一場病，拖了兩三個月，醫生也沒什麼辦法，您和父親耐心照顧，終於活轉了回來。從此，我才開始有了真正的生命。

不只是我們生病了，父母要悉心照顧，許許多多事情，都要靠老媽親自處理。媽媽不知為什麼沒學會騎腳踏車，凡辦事都是走路，走到學校，走到市公所，走到醫院，有時要走很遠的路，她總是不辭辛勞，為我們辦好所有的事情。

從小，老媽就辛苦工作幫忙支撐家計。十幾歲就到火柴工廠敲冰場工作，在新竹開雜貨舖，編織毛衣，幫助老爸做煤油爐，也兩度到台北幫傭。在父親不到六十就突然過世之後，更獨立擔負養家重擔。

母親的辛勞，母親的堅毅，是寫不完的。

記幸福午餐

學童有營養午餐，我則幾乎天天吃媽媽做的幸福午餐。

十幾二十年來，每天中午一定盡量去吃老媽做的午餐。早先海光一家，海良兩口都一起吃午餐。後來就只我和老媽。

媽媽主廚包括親自到中研市場買菜。直到去年初跌跤後，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法去市場，由於市場幾位菜商都跟奶奶很熟，就打電話叫菜。可以走路了，就推著菜籃當做助行器，上市場買菜，幾乎每次，阿順還開車送她回來。

不管怎麼買菜，媽媽就是不斷換各種菜色麵飯，總是要給兒子每天一頓幸福午餐（同事伊慶春看我回家吃中飯，就很羨慕地說這是幸福餐）

媽媽的菜做得真好，但老習慣就是又油又鹹又多，一直要她少油少鹽少量，總是不太肯改。後來，就和樓上的羅奶奶精神結盟，就常說羅奶奶說羅久蓉也常要她少油少鹽，言下之意好像是說我們不對。媽媽對自己的廚藝很自豪，特別喜歡以紅燒肉做招牌，常常做。要她不要再做了，就像小孩一樣先回說『沒有啊』，再說『哎呀，誰好久沒吃了嘛』，偶爾也會推說給三媛做的。結果我的體重就一直降不下來，她做了，我就吃啊。

吃完幸福午餐，母子兩就看電視。十幾年來，從包公案，土地公傳奇青龍好漢韓劇
冬之戀商道醫道大長今（看了四遍）女人天下朱蒙（今年五六月住院，筱葳還去租片子在筆電上放給她看），也看過公視的日本電影集。有大部分是她決定看什麼，有時候，她會說看來看去都一樣，沒什麼好看的，偶爾，就由我就掌

握遙控器。

十幾年來，母子兩共度午餐好時光，一起吃飯，一起看電視一起打瞌睡。

記跌跤

這兩年妳跌了幾跤，我們雖然一直想辦法改善，卻不能有效防止。您因為一再跌跤，身體就愈來愈弱，終至離世，是兒孫做得不夠，是我們很大的遺憾。

憶起三度嚴重跌跤受傷，其實都讓您受到很大的傷痛，您每次都以積極的態度努力復健。去年夏天到秋天，我和素華常常一早就推輪椅去研究院內外散步，妳到生態池就起來自己走。我們這樣散步，直到社科所前面那排椰子樹擋不住東邊的太陽，直到台灣欒樹和白千層開花到花謝。您看到滿樹欒樹開花結子，很開心。經過生化所邊上那一排白千層，您說這種樹沒意思，都不開花，我說有啊。就那麼巧，第二天我穿過物理所前面那一大排高大的白千層，看到密密的小白花。隔天早上，我就帶您去看，您仰頭看得入迷。

今年五月間又跌跤，住院開刀。恢復得差不多了，我推著輪椅帶妳去旁邊的公園，又到地下三樓去洗頭，喝咖啡，您看起來還相當開心，您總是很樂觀。回診時，妳喜歡再去洗頭喝咖啡，傷病中母子倒優閒起來，回憶到這一段，真是又甜蜜又傷感。

記亡故

當我開始知道死亡，小學遠足到青草湖，在靈骨塔見到白骨，見到死亡，就一直想媽媽您不要死，幾十年來都是這樣。

這幾年來，最怕深夜醒來，就是怕媽媽走了。於是就看書，讓自己趕快再入眠。書的字都太小，很難看，就起來找宋詞唐詩，因為詩詞都是大字。看著看著，就迷迷糊糊睡著了，暫時不去想到死亡，不去想到媽媽要走。

父親去世時是第一次面臨令人無助無解的死亡，岳父去世是第二次。四十年前和二十八年前的事，雖已淡忘了，但還是怕面對至親的離世。看到媽媽的遺容，看到火化後的白白的遺骨，死亡，媽媽走了，還是讓人悲痛莫名。

2007 年 12 月 10 日 星期一

天天不同的天

屋前的天空沒有阻擋，天際線廣闊，又無光害。每有日出，落日，雲彩，月亮，星星，彩虹等，都看得真切，任你放眼欣賞。

晨曦的戲碼從濛濛亮開始表演到光亮耀眼。

落日彩霞的豪邁氣勢變化又變化，日落北海後，觀眾也捨不得散場。

日間，氣團帶來訊息萬變的雲彩的表情，照相機好像跟不上了。

晚間，月亮，星星很容易看得清楚，從天的一邊走到另一邊，絕無建築物擋住她們。

彩虹則任性在畫半圓，要畫多大，可隨意了。

很多荷蘭畫家都把天占滿了大部分的畫面，也許就是因為荷蘭的天好寬闊，變化萬千！

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二)
媽媽走了
要趕著回去
Saskia 幫忙連絡回程簽證
約了十一點半到十二點之間到 Rijswijk 移民局辦手續
她叫了一輛計程車去回
開車的「老」先生愛爬山，太太卻有懼高症，
他就獨自去尼泊爾喜馬拉雅山基地營
回來還設法幫助尼泊爾的窮學生
出生在澳州，一歲回荷蘭
準備退休後坐火車經德國俄羅斯到北京（太太不能坐飛機）

到香港，再坐船到澳州
學過打坐，有很好的經驗，抵得過尼泊爾高山氣候環境。

在移民局等著辦手續，幸好不算太久
承辦的小姐，用荷蘭話慰問，說不知英文怎麼說，
我說我也不知道。
繳款回去，小姐已經和素華說奔喪只准兩星期，開會只有兩天
所以只能給一個月的簽證，一月十日前要回來
跟她說有很多事要處理，包括我要退休，老媽的財產，還有博士生的口試
最後她說就給兩個月的簽證。
我們一直覺得荷蘭政府的邏輯很奇怪
因為申請居留證，就要限定離開荷蘭的時間
如果不是媽媽去世，可能只准去開會幾天
我們進出荷蘭的時間完全被限制住
很奇怪

請長榮安排早一點的機位，請華航處長幫忙，都沒有用
在網上找到了，但要繞道，或是商務艙的價錢的經濟艙位

2007 年 12 月 11 日 星期二

她，名字叫「奶奶」

我的婆婆日前以 90 高齡睡夢中辭世家中，壽終正寢。她於兩年前陸續跌跤骨折，終至臥床，兒孫輩對她呵護備至，復健得不錯，在世的最後一個月可以下床行走，大家都非常高興，未料，終不敵體弱而與這世界說再見。我們都悲痛莫名，深覺不捨但更祈禱她早得安息，卸下塵世重擔走往極樂世界。

我與婆婆相處 35 年，時間加總，可說比與自己母親相處時間還長。當然，母親總是母親，但是婆婆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或感覺是：類似母親又是婆婆的長輩，

在先生的家族中，無論大小輩都稱呼她為奶奶，而且，我的母親(奶奶的親家)，我的兄弟或弟妹大嫂等也都以奶奶稱呼她。

後來，我無意間發現，在街坊鄰居或中研市場的菜攤，魚攤，對街藥店老闆，洗衣店阿春，今雅美容院老闆娘等等，不知何時起，大家都不約而同地以奶奶稱呼她，我又發現，這是她的專有稱呼，對，在家中或她的熟識朋友中，她的形象好像已是母親是婆婆又是奶奶，這就是她晚年的形象。

她自然而發的親切感，自然流露的對人的關心，與菜攤朋友們小飲兩杯，自然幽默的玩笑話或手勢非常受歡迎。

她自自然然的持家買菜做菜撿菜，日日如此。好像做飯給你吃，端茶給你喝是她的天職似地。她為我這媳婦打毛線帽或毛線背心，做甜蓮藕，讓我覺得她是媽媽。

她總是自自然然地與你交談，這是一種奇妙的感覺，她可能有一種讓人可以傾心相與的天生本領。閒聊又閒聊，從不拒絕地自然閒聊。

當然，還有早年堅強認命地隨公公逃炸彈，數不清的搬家遷徙，渡海來台，在眷村做副業賺取生活費學費，幫公公養家庭，拉拔六個小孩，這些故事，已列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的一部分，為歷史做了見證。

她自然地按節令過日子: 做甜酒釀，吃湯圓，包粽子，吃月餅賞月，做年夜飯，過清明節，中元普渡。祭拜的紙錢，早早開始一張張地折好，分裝幾大袋，祭拜之前，請兒孫輩寫上受祭者的姓名，包括我逝去的父親，以及她的其他逝世的親家們的姓名。每年如此。

甚至最後，她不抱怨地忍受病痛與不便，連辭世也是自自然然，不擾人俐落地走了。

這就是奶奶，帶有吸磁般的奶奶，在她堅毅中磨練而來的有大能量的愛裡，無論身在新竹或南港，有她的地方，就是我們家族的中心。

奶奶不識字，90 年困苦流離或折磨而少優渥的生活中，所累積的人生經驗與智慧，早已超越一般被所謂知識綑綁的讀書人，她以高超的智慧，帶出了順其自然的生活態度，她不叫瞿老太太，不叫瞿奶奶，是奶奶。

她名叫奶奶，是我們家族永遠的共同記憶。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三)
房東太太送來一個禮物
是一本介紹萊頓的英文書
奇怪我一直沒找到
看到的都是荷英日文對照
也還好沒買到這一本
翻過一遍，有點失望
寫得還是簡略了一些

把研究室整理一遍，帶回下學期教材的影印稿
和家玟說明狀況
到祕書室找文件夾
Saskia 也正好在那裡
就跟她說一切都已安排好
謝謝她幫忙
也祝她渡假愉快
也和其他祕書道別

下午請鄭怡雯過來，把鑰匙給她，請她照顧房子
收信件注意居留證
她說家玟去找吳德榮老師，
吳老師在幫忙找回台的班機
不久，德榮來電，說海牙太平洋旅行社找到兩張機票
就趕快連絡，確定明天有機票回台北

五點多我們要去採買一些東西和禮物
我看時間可能來不及
就騎車去買
在兩家 etos 買了六包辣椒膏
在藥妝店買四包花茶、一盒解便秘的草藥片、三塊香皂
又到一家「雜貨店」買了兩對木製鍋勺

回家，素華說晚上沒什麼菜
就說買薰鮭魚

就到樓下超市另外買了兩罐豌豆湯（拜祭老媽）、一塊老起土（慰勞大家）、兩罐辣椒醬（送周太太）

晚餐喝 Leffe 啤酒配鮭魚、藍起士、腰果
打包完，整理一些零星的事務
準備回家

兩點多素華又來電腦查東西寫東西
夢中夢到老媽
她一直要跟我說什麼

這幾年來，
最怕深夜醒來
就是怕媽媽走了
於是就看書，讓自己趕快再入眠
書的字都太小，很難看
就起來找宋詞唐詩
詩詞都是大字
都是大陸一位工程師解說的
解說的字太小，就不看
試著找好的有意思的句子，劃起來
也試著背
後來都記不起來
因為就迷迷糊糊睡著了
看書是我睡前的習慣
睡不著也拿來催眠
還是怕想到死亡
想到媽媽要走

父親去世時是第一次面臨令人無助無解的死亡
岳父去世是第二次
四十年前和二十八年前的事
雖已淡忘了
但還是怕面對至親的離世

是我自己對死亡的恐懼

筱葳說辦理各種喪祭是為奶奶

編文集影音集是為活著的兒孫
似也不無道理
但是辦喪祭不也為活著的人好過一點嗎
因為相信助念等也在安慰自己說奶奶走得安詳
其實兩者都是為奶奶也是為兒孫

筱葳好辯像她老爸
這次兩度教訓老子
不過辦事很能幹很鎮靜
也有很好的靈感
留不住的雲
扣緊奶奶的名字留雲
真是極妙的文字

素華說她，名叫奶奶
也是非常好的文字
但還是略遜了一點點。

和媽媽聊天
只要人在南港
每天中午一定盡量去吃老媽做的午餐
從十多年前就開始，
最早海光一家，海良兩口
後來就只我和老媽
八十歲之前住在松山小城五樓
老媽還爬下爬上買菜
八十歲以後搬到璞園三樓
有電梯比較方便些
還是常常去買菜
直到去年初跌跤後，
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法去買菜
就叫菜商送菜
阿寶還常常開車送她回來

不管怎麼買菜
就是不斷換各種菜色麵飯
給兒子每天一頓幸福餐（同事伊慶春看我回家吃中飯，就很羨慕地說這是幸福餐）

媽媽的菜做得真好
但老習慣就是又油又鹹又多
一直要她少油少鹽少量
總是不太會改
說怎麼又做紅燒肉
就像小孩一樣說
沒有啊
明明就是有
・・・
再不為就說
哎呀誰好久沒吃了嘛
偶爾也會說給三媛做的

結果我的體重就一直降不下來
她做了，我就吃啊

中午母子兩看電視
包公案
土地公傳奇
青龍好漢
韓劇
冬之戀
商道
醫道
大長今（看了四遍）
女人天下
朱蒙（她說朱蒙聽起來像做夢，今年五六月住院，筱葳還去租片子在筆電上放給她看）
也看過公視的日本電影集
有大部分是她決定看什麼
有時候我就掌握遙控器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四）
昨天下午吳德榮幫忙請海牙太平洋旅行社訂了兩張國泰的機票，搭乘今天下午一點多的班機經香港返回台灣・

崇真還是堅持送我們去機場，約好了九點來接我們，九點多打電話過去，居然說因為接台灣電話，還在家裡，說馬上來，到九點二十，還沒到，急死人了．九點半終於到了．幸好到機場時間還算早．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五）
國泰班機飛越西伯利亞和中國，只需十小時多，似乎快了許多．十時二十分準時到達桃園機場．素華一路睡得不錯．我則幾乎沒有睡．
下午到台北醫學院靈堂拜祭，再去松山寺看舉辦告別式的禮堂．
到郵局提款，
到凌雲超市要買菜，內部正在全面重新裝修，轉去中南街黃昏市場，買了許多蔬菜．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六）
十點在三樓藝人之家的教友來舉行家庭禮拜。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四）
火化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五）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討會
楊葉和我的談話
和楊先生談佛光的事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六）
和林大森談佛光的事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
文焯幫忙掃描下學期的教材，本來我自己要去掃描的，他卻安排一位助理去做。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
到郵局辦理存款的事，十一點不到，只有三人在櫃台工作，速度很慢，是正逢輪流吃午飯的關係。把存摺登錄及換摺完畢，存了兩張四分溪書坊的支票，兌了一張台北時報的小額匯款。遇到李莉文和她兒子，談了些近況。余光弘去廈門大學任教，他們也會去。
素華帶著艾弗麗到三樓收拾整理。到 7-11 買了三個便當，牛腩和日式咖哩料都很少，像是泡麵裡面的料，統一還真會K錢，賣得看是便宜，其實量少質差，很好賺。把媽媽房間和閣樓上的東西進行全面清理，丟棄大量衣褲，她買了太

多入造纖維的衣服。
晚上參加司改會董事會，法官法最後還是沒有通過，主要是曾永權不簽字，董事會討論了很久，主要是想有效抗議，但是總覺得不會有什麼效果。癥結在國會制度不當。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四）
十點多出發前往台大醫院，陪素華到神經內科回診。由於吳瑞美醫師是教學診，看診極慢，掛號十一號到近一點才看到。大體上只是根據素華和我對病情以及在萊頓大學醫院看診狀況，調整用藥。
在等候看診的兩個小時左右，看完 Marsh 有關台北市親屬關係變遷的論文，他利用控制年齡後代間的差異來探討，簡潔有力。伊慶春的論文也還不錯，用這兩篇做為台灣社會變遷的教材，應該就可以了。
陳肇男傳來兩篇論文，其中一篇在日本期刊發表的，應該也可以做為台灣人口的教材，加上文學電影，以及新選的有關政治的文章，下學期的教材也就差不多了。依宏和文焯幫忙掃描，所有教材就都數位化了。
回林大森的信，表示下週都可會談去佛光任教的事。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六）
今天上午舉辦追思會，晚上要在家祭老媽。
快九點到 中研市場買五花肉，要做紅燒肉。到百合洗衣店，等著開車，拿了洗好的褲子就趕緊回家換穿好西裝，九點十分出發去基督之家。有點塞車，打電話給海良和筱葳，都沒人接。他們已經都先到會場了。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日）
和雅茹談好居住安排
筱葳來電
參加藝人之家聚會
與慧貞在她車上談三樓事
去黃昏市場買菜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
早上四點醒來，驚覺到昨天的安排，使得筱葳立即一個人留在三樓，這是很殘酷的。下床趕緊找素華商量，即趕到三樓，大體沒事。吃過早飯，帶艾弗麗去三樓，她今天結束工作，要回到仲介公司待命。海良已經到了，他準備辦好艾弗麗離職的手續。小葳已經起床。四個人就坐下來談，決定還是小葳住四樓，雅茹住三樓。仲介公司來電表示今天沒辦法接艾弗麗回去，要多留兩天在這裡，艾弗麗很高興。事情都有好的轉折。素華約了慧貞，雅茹，小葳和蓓茹明

天晚上來吃飯。
本來我要去辦除戶證明，後來發現辦好證明要拿回三樓，再由海良拿去仁本，決定就由海良一人去辦。
下午海良大體辦好慈恩園靈骨塔事，晚上來說明全部喪葬費用。由於葬儀公司的副董紀先生也是藝人之家的教友，打了些折扣，仁本的喪葬費用是十四萬，慈恩園的塔位約十二萬。

老媽在年底前二十天辭世，到三十一日，即今年的最後一天，辦妥除戶證明及靈骨塔塔位事，一切即將結束。小葳說奶奶選這個日子，就讓大家好過年。

怡寧來討論博士論文計畫書。談到快五點，來不及寄支票給艾弗麗的母親。

2008

一月一日（二）
開始寫社會問題一章，在隨身碟中卻找不到出國前改過的檔案，明明記得有的，花了許多時間，還是沒找到。電腦檔案建立很容易，但很難建立好的存取系統，容易浪費時間。終於在 USB 大碟中找到原稿和社會問題全書的檔案。開始全部重新再來。先準備寫色情問題，把張家銘的論文做了摘錄。
查電腦檔時，發現原來留雲遊蹤是我當初寫老媽年表時的標題，我還一直以為是小葳取的名字呢。

一月二日（三）
九點前到揚明洗艾弗麗的照片，慧貞來接著去看慈恩園塔位。慈恩園在臥龍街山上，三個塔可容納十六萬靈骨，還分不同的宗教區，說是台北市唯一合法的。整體設備十分完善，節日祭拜法會都有安排，所需費用在管理費支應，看起來管理和服務也做得不錯。在六樓和八樓看了幾處塔位，最後選了靠西邊第二排中間第四層的位置。
回程，海良回北醫辦手續。

一月三日（四）
上午林大森來，表示慈惠不同意佛光聘我為講座教授，理由是我批判過佛光山迎舍利子事，所以翁校長不便前來。一開始我就認為星雲不會同意，十二月二

十一日先和大森提到這種可能性，果然被我料中。我告訴林大森，這是意料中的，只是沒想到這些佛教徒氣量如此之小，沒有佛性，我執太強。我也告訴他，我本來也決定不去佛光，他們也不必道歉。
這種宗教干預學術的情形，會讓大學難以發展，應該加以批判。
去忠孝醫院做一般體檢，大約十多分鐘就完成了。

二〇〇八年一月四日（五）
近九點，到研究所繳交體檢表和專書，做為延退用。
九點半筱葳開車來接我們，十點到北醫，全家族除了佳樺和兩個幼兒外都到了，上香祭拜後，奉牌位和靈骨前往慈恩園。十一點多安置妥當，就各自回家。
先到台新銀行，素華去保險箱找東西，小葳把車子停在仁愛路邊，我又跑去銀行門口等素華，等了很久，讓人心急，又不知該怎麼辦，要進去找也不是。終於出來了，小葳建議去信義誠品，結果到新光三越A四越南菜館吃飯。
晚上振宇請我和海良兩家在薺元之家聚餐，這個以上海菜又以薺菜為號召的餐廳很不錯，可惜在媽媽身前，我們不知道，沒能請她來嚐嚐，有些遺憾。振宇，這個離婚了的妹婿，在媽媽的後事上參與很深，和慧貞形式上不復合，但相互扶持，維持一個很特別的家庭形態。
也許不必計較傳統的關係，自然要聚在一起就聚在一起吧，也不要考慮財務的關係會比較好。

記父親

學徒生涯
從軍
技術本位
　　白鐵
　　蓋房子
　　蛋餃
學英文
工作到半夜
半夜的期待
保守忠貞
談蔣經國
胖子

二〇〇八年一月五日（六）

寫電子信給心理系同學謝謝他們。
修改劉怡寧的博士論文計畫書。
寫信給林大森表示宗教不應干預學術，希望採取行動。

二〇〇八年一月六日（日）
近中午太陽出來，就去研究院散步，走了一段時間，又去買米。經過以前剛結婚住過的巷子，巷口小市場豬肉攤賣小吃，吃的人顯然是另一個階級的，感覺有點奇怪。又看到每家多少都種了點植物，而荷蘭人也不見得種得好，素華說，荷蘭房子設計得比較好。再看看那個社區的房子，確實很亂，很沒品味。南港的天空也不錯，但就是不如萊頓的清爽開闊。下午去小葳那裡，回來去超商買豆腐和啤酒，看到不少房子裡面很雜亂，這樣的平民文化似乎還是很落後，顯示生活品味依舊低落。
晚上約了海良夫婦來吃飯，同時討論一些重要事情，最後文君說是整天上課，太累了，沒來。主要和海良談留雲遊蹤再版，慧貞和海光問題，筱葳與我們關係的問題。

二〇〇八年一月七日（一）
上午去南港路台灣銀行分行去辦一個綜合存款帳戶。

二〇〇八年一月八日（二）
寫社會問題一章，沒有什麼進展。
林大森來討論宗教干預學術事。
收到海牙太平洋旅行社寄來的機票收據，就送交梅蘭處理。
送出喪葬申請資料。

二〇〇八年一月九日（三）
去看翁佳音，他正陪父親在醫院，說也許明天可以見面。

二〇〇八年一月十日（四）
邱炫元一家來聚餐。
Halman 和 Veer 今天都來信，前者表示沒法參加，後者表示要幫忙去連絡。

二〇〇八年一月十一日（五）
整天在研究室，想要完成社會問題一章，起先根據 Kendall 有關社會問題理論與解決策略，寫得還算可以。後來寫到社會團體和社會運動解決社會問題方面，找不到既有的相關研究，就陷入膠著，寫不下去。

素華上午出去修整昨天裝上的新牙套，中午竟沒有回來，到六點也還沒有消息，讓人有些擔心。原來和柯雪及傅亞秀去吃飯聊天。
一早收到 Weller 邀請參加宗教社會貢獻的研討會，想了一下，準備討論宗教辦大學寫一篇論文來參加。
請 Martina 直接詢問兩位荷蘭教授，Veer 又寫信給 Rooden，他總算答應了，另外ＳＣＰ的 Joep de Hart 卻拒絕了。我自己找到兩位，或可試試看。

二○○八年一月十四日（一）
大體修改世俗化論文一遍，還是太長，再修整過，就要請李秋妍翻譯。
答應 Weller 提交有關宗教辦大學的論文一篇。

二○○八年一月十五日（二）
大體修改好世俗化論文，還是太長。
下午主持劉怡寧博士論文計畫書的口試，口試委員包括林本炫，姚人多，丁仁傑，李丁讚和黃倩玉。情況很好，順利通過。

二○○八年一月十六日（三）
今天到研究室處理一些事，也到好幾位同事研究室道別。
向伊慶春詢問當年私立大學研究的情況，希望獲得一些可用的資料，寫進宗教辦學的論文。結果，她請廖培珊提供問卷資料等等。

二○○八年一月十七日（四）
九點多去戶政事務所辦戶籍謄本和戶口名簿，並變更自然人憑證的密碼。
十時與東華書局王榮華等兩人談社會與行為科學研究法一書的再版事宜。
十一時陪素華去台大醫院神經內科看診，自費買三個月的藥。
下午趕回研究室，到歐美所經濟所還書。把剛剛才收到的合唱ＣＤ轉錄成ＷＭＡ檔。
晚上在福華江南春參加楊先生壽宴，今年是朱瑞玲主持，參加的有葉啟政，黃光國，楊中芳，黃麗莉，林以正，葉光輝，鄭伯勳，李美枝，林文瑛。

二○○八年一月十八日(五)
十點半，惇信來接我們，一道去中和阿嬤家。
一見面，阿嬤說了有關媽媽的事，她說得很真切，一下子讓人悲從中來，還好也只是一下子。洞照的小孩蔚然睡得很熟，後來醒了，我抱了一會兒，素華抱著照了些相片。
回來後，由於老媽的喪事要到上星期五進了慈恩園才結束，也才安排在回荷蘭前兩天回中和阿嬤家。

下午去台大醫院要領取素華第二個月的藥，先是忘了拿電子機票，惇信送我們回家時，拿了機票，請他送我去昆陽捷運站。到台大醫院掛號繳費處，把文件拿出來遞給櫃台服務人員，說是要出國來領藥，卻馬上發現，自己拿出來的竟然不是連續處方箋，只好退下，去問藥局可不可以幫忙開一張，說不行，只好折回。
在醫院門口買了一個毛線織的帽子，這趟走得也還有收獲。
到 Sogo 超市採買了真空包裝的豆乾和無鉛皮蛋，準備送吳德榮教授等。

二〇〇八年一月十九日(六)
要去台大醫院前居然發現昨天帶的機票是我的，不是素華的，趕緊到研究室去列印素華登機的資料。到了南棟入口，就想天雨路滑不要摔跤，說時遲那時快，腳踏車打滑向左倒了下去，左腳踏地又滑了一下，著實摔了一大跤，左邊面頰闖到不鏽鋼閘門，所幸沒有受傷。
趕到台大醫院領藥，櫃台人員看到電子票和預辦登機資料，也還是不太能接受，說明現在多是電子機票，沒有傳統的紙本機票，最後才同意。等待領藥時，已經十一點多了，算算十一點半中午聚餐是來不及了，就打電話給素華，沒接，想想大概已經出發了，再打電話給筱葳，請大家先開動。
拿了藥在醫院門口坐上排班的計程車，這個司機很有專業的精神，先就問有兩個走法，要差十五元，問我走那一條。我誇他專業，他很開心，就說了許多開計程車的訣竅。此人確是用心、勤快而且聰明。剛才在南港叫到的車，司機似乎連台大醫院舊區在常德街，要他走環東，也出了三個狀況。
中午在內湖溢香園聚餐，除海光一家外，全部到齊。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日(日)
先去清理研究室，回家發現中飯沒什麼菜，就去中研市場，買了蹄筋、牡蠣和豆乾等，準備好幾道菜。小葳一起來用餐，陪到我們四點半車子來接我們去機場。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一)
早上六點半飛機準時抵達史基浦機場，崇真依約帶了一束玫瑰來接機。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二)
到 IIAS，把移民局的通知交給 Saskia，
隔壁來了一位韓國教授，姓申，請他來研究室聊了一會，他居然認出瞿秋白的瞿。
到 Alde 買了一袋洋蔥，才四毛九，買了一罐豌豆湯。
怡雯送回鑰匙，三人聊了一陣子。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三)
先去 IIAS，送交簽證費用收據。
回來，陪素華去醫院檢查。
約十二點十五分，過了二十分，才被帶進去，喝了優碘，一個小時再回去注射。
就去一樓用餐
回到診間，等了好一陣子，注射了，說再等一刻鐘，過了半個多小時，又說三點半才檢查，又去餐廳喝茶看書。
三點半回去倒是馬上開始檢查。
去銀行要存支票，沒有護照就是不能辦。
去車站前超市和 alde 採購一些東西。

2008 年 1 月 24 日 星期四

我們不在時，Leiden 下雪了

回台期間，我仍然很關心 Leiden 的動靜，不時上網看看好友們的 blog. 知道 Leiden 下了幾場雪，聽說有幾次還是大雪。我們無法躬逢其盛，不免遺憾。幸好，我們的好友 Yi-wen 隨時備有相機的。

臨走時，我們託付她代為照顧房子，有這麼一個黃昏，她來了，我們窗前的美景就這麼幸運的被保存下來了，巷弄裡的大古樹，街樹，屋頂，家屋內的燈光，經白雪妝點後，處處顯得不一樣了。

謝謝 Yi-wen，經她的同意後，請諸位好友們欣賞她的作品。她的照相簿在: http://www.flickr.com/photos/yiwen/

開始第二階段的 Long stay

諸事辦完了，收拾好行李，我們又啟程桃園機場，準備飛往荷蘭，開始第二階段的 Long stay.

死亡，是人人必走的路，奶奶的逝去，我們真心疼，但因有心理準備，且畢竟年紀大 一些，可能情緒比較容易復原。倒是晚輩們第一次碰到有這麼親的親人過世，創傷很大。家族平日凝聚力的大小，在此之時，就容易展現出來。一個多月來，一家老小緊密聚在一起，共同扶持走過這段感傷的日子。但是，前面的日子總要過，總要有恢復正常工作生活的一天。

扣上安全帶，準備迎接十幾小時的航程。香港轉機，飛越中國領空，一路看到一輪明月高高掛在天空。慢慢地，進入了西伯利亞，天空進入一片漆黑，西飛許久，到了西西伯利亞低地，好不容易看到了地面有些燈光。再過來進入歐洲，又是一片漆黑。在天空的十幾小時，感覺很不踏實，一會兒南邊一會兒北邊，一下東一下西，真不知身在何方? 又連想到奶奶在天上的日子，不知是怎麼樣的?腦子一片恍惚，無法思考。

終於抵達史基浦機場，荷蘭時間清晨六點半。七時許，熱誠的好友 S 笑容滿面，手持淡粉紅的玫瑰來相迎。一路上，在我們笑談之中，車子駛離高速公路，慢慢接近 Leiden。我注意到了外面冷冽(約攝氏 10 度)的空氣中，在天未亮一片漆黑的馬路上，有好幾隊荷蘭小學生，正生氣活潑、結伴奮力地騎腳踏車上學去，好一個有朝氣，不畏懼淬煉的的國民!

我的腦袋瓜忽地清醒了過來，對了，我已踏到了荷蘭的土地上，不是在天上了。我應有一個全新 Long stay 的心裡準備!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四)
在家裡備課。
Saskia 來信要素華與我結婚和同住的證明，跟她說沒有，她回信說明要去市政廳申請，原來是自己沒弄清楚，疏忽了。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五)
十點多前往市政廳申辦證明，原來是類似台灣的戶口謄本。
經商店街去銀行存支票，出來，素華說太冷了，要回家，
就先到超市買了麵包，到公車總站等車，素華去拿了些公車路線的小冊子，又說要去吃飯，就到車站 La Place 用餐。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六)
準備 reading list。不理想，想了許久，做了一些調整，把宗教變遷納入。

工讀生 Tamara Kool 和房東太太一起來，開始清理。
下午去市集，買了薑、蕃茄、魚和椰棗。到 VOC 對面一家廚房用品店，東西都是比較高級的，法國進口的桌布一公尺要二十五到三十歐元，相當貴。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日)
正式編寫 reading list。
下午去 Zeeman 買了桌布等，非常便宜，桌布才五元，比昨天一公尺要二十五歐，便宜太多。
這兩天看梵谷傳，看到比利時礦區那一段，梵谷在礦坑塌陷，活埋五十多礦工後，深深覺得礦工非人生活證實上帝不存在。這真是世俗化的狀況，梵谷是個世俗化的畫家！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一)
要把戶籍謄本交給 Saskia，Martina 說她今天不來，就把文件放在她電腦的鍵盤上，這是 Martina 建議的。
去萊頓大學醫院神經科掛號，那位黑人職員去查電腦，說看到五月十九日，當場傻眼，居然有這種檢查後四個月才看診的事。怎麼說，就說不行，都排滿了，原來的主治醫師 Cox 已離職，十二月三日訂的約，也沒有記錄，不算數。最後，說給醫生電話約診，即三月三十一日醫生打電話來討論。這種荒唐事，說讓人生氣都嫌講得太輕。
去漢學院借書，在櫃台是羅穎，順便問她如何查中文書。
去找吳德榮，還沒有回來，去辦公室找胡小姐問清楚上課的教室，也要了修課學生的名單。
到田海研究室，談研討會事，請他共同具名邀請荷蘭學者，他爽快地答應了。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二)
寫傳真的家庭醫師，請他幫忙解決萊頓大學醫院看診的事。

二〇〇八年一月三十日(三)
把移民局寄給素華的信交給 Saskia，她也覺得可奇怪，打電話給移民局，談了許久，最後確認是移民局搞錯了，應該是要我去領居留證的信。她也馬上把去 Rijswijk 的火車時刻表及當地的地圖列印給我。
把葉萬安等三人的論文掃描辨識成檔。
回家途中去 Aldi 找可即食的午餐，要讓素華天天吃到不一樣的東西，找著找著，居然找到 hotspot，Leiden 解放時西班牙軍留下的馬鈴薯葫蘿蔔燉牛肉，看起來就是馬鈴薯泥加一點碎牛肉和胡蘿蔔丁，什麼好吃的做成罐頭或速食包就變成偷工減料的玩意。不過，一直沒嚐過，吃吃看也不錯。就拿了一盒，去排隊付賬。排隊排得很長，兩條線只開了一條線，這是 ALDI 省開支成為廉價店

的招數。我以為我可以排上去，卻發現貨架左邊已經有人排了，好吧，就多一個人，不對，右邊又有人推車擠進來，算算得排上不少時間才能買一盒並不誘人的薯泥，就算了。回到家，素華倒是準備了煎鯉魚，再炒一個菜，很豐盛的午餐。回萊頓後，每天都回家吃午餐，下午就散步看書，再也不在 IIAS 吃那種尷尬的「午餐」。你不講話，就沒人會理你，他們荷蘭人講荷蘭話，從來也不主動跟你說什麼，包括主任在內，很沒有意思。
Saskia 特地來信要求及早去領居留證，她要辦理保險的事。就決定明天上午去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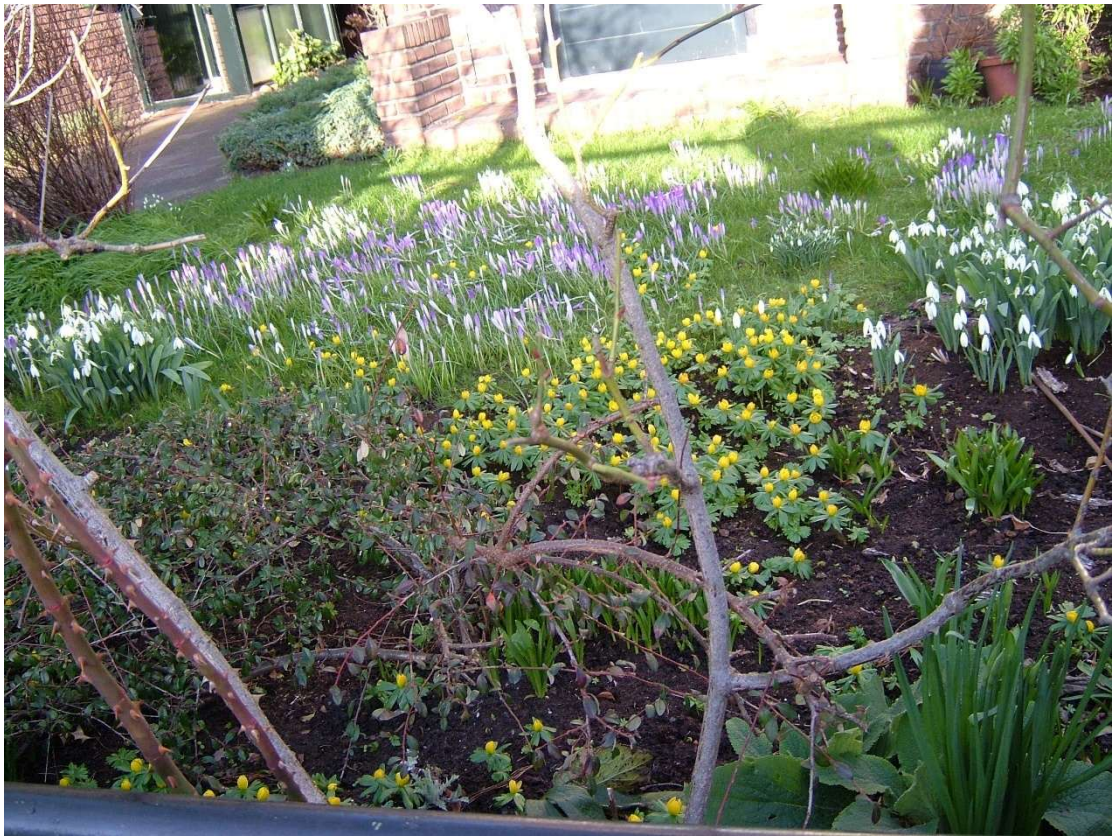
到後面一條街巷 Hogewoerd(Hoge 是高的意思 woerd 是公鴨，這條街是高公鴨街？)，仔細觀察，拍了很多照片，素華要在部落格上寫後街小巷。令人好奇的是整條街商店不少，但是我們走過很多次，除了少數幾家外，幾乎完全沒有生意，真不知道荷蘭人是怎麼做生意的。

二〇〇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四)
八點四十多分出發，看著兩班公車開走，不過再過五分鐘有三班。在寒風中等車，奇怪三班車全都慢分，到九點才來。到火車站，買門票起先還算順，到最後插卡付錢時出了狀況，卻也不知怎麼又成了。回身沒看到素華，怎麼人不見了？她居然也進站（在荷蘭進站沒人驗票的）。趕緊找月台，所幸昨天 Saskia 說是往 Drochet 的，順利搭電梯找到月台，看到一列車是開往海牙中央站的，不對，望到遠處有一列片，應該就是了，快步推輪椅走去，素華今天走得比較快，看到告示牌，果然不錯。上車幾分鐘後，火車開動了。這是慢車每站都停，但不必換車就可以到先走了一段，Rijswijk。沿途都是寬廣的平原，應該大多是所謂的低地圩田，多半是牧場。灌溉系統很密很完整的樣子。
出 Rijswijk 站，風好大，看地圖也搞不清楚方向，問了兩個人，也不太確定，但大約應該走另一個方向，走到幾個大建築間空曠處，風刮得真大，也不知該怎麼走，走往看起來是火車站另一邊的地方，有一個辦公室，進去問路，大約知道就往右邊沿街走去到轉角處。走著走著，看起來那幾棟大樓很眼熟，素華指著說就是這裡，看看裡面好像是，但沒什麼人，應該不是。突然發現門牌號碼是 299，297，看不到路名，素華看到地圖紙上有 293，再拿通知信核對，對就是 293 號，轉角處果然是司法部移民局。原來出車站右轉就是。
取了號碼牌，等了沒多久就輪到了。順利領到居留證，可是素華等還是沒來下來。素華照了一張我在辦事的照片，警衛拿了相機問我怎麼刪掉，我還以為是他的相機呢，很糗。
回程在空曠的車站等了好幾分鐘才上車，到了海牙 HS 站換搭快車，告示牌上 11:02，又遲到了好幾分鐘，車站是室外的，雖有幾處有遮風的座位，也是透風的，許多人都背著風靜靜地等著。上車後，只停了一個海牙的小站，就直達萊頓。我去買上星期發現的好吃的有咬勁的麵包，出來正好一班公車開走了，在總站等車，過了一陣子，覺得不對，去看時刻表，真糟糕，大約再二十多分鐘才有車，雖然躲在比較避風處，也有很多人在那裡等。後來，看到車站辦公室有很多人，就進去，果然好多了。把輪椅打開，素華就坐著等。
中午素華建議去買真空包裝的豌豆湯來熱著配麵包吃，就去樓下買，也買了幾罐別的湯。真空包裝的貴很多，但好像比較少，吃了沒有豌豆湯應該有的飽足感。
兩點前把居留證送交 Saskia 影印。

二〇〇八年二月一日(五)
昨天風很大又很冷，今天就在家裡工作。
下午看看天氣不錯，有太陽，決定走過南邊運河到對岸的社區走走。繞了一大圈，素華在捕捉窗景，準備寫下面一則。
許多人家院子裡種的球莖花，水仙、風信子、鬱金香，還有不知名的一些，都

已經長得很大了，有不少有花苞，甚至開花了。在兩個星期前，我們剛回到萊頓時，運河公園有一處也冒出許多球莖花苗，現在公園草地裡，尤其在河邊，萌發了很多球莖花苗。春天之前，寒冬時，各種植物已經在重生了，不是到了春天才生長。愈美麗的花樹在隆冬中就開始再萌生。也許是球莖植物最特別，但也有些植物，像玫瑰，也都長了苞芽，要怒放爆發出來的樣子。

初春的新萊因河畔



住它前院的番紅花

看完梵谷傳，最後他自殺顯然是已經無法再畫了，麥田群鴉是極致，甚至在阿羅就已經畫完了，弟弟也面臨被解雇的困境，該走了。人生追求生命的意義，生命沒有意義了，就結束。凡人生命的意義只是在活下去，所以都不願結束。梵谷死了，消失了，他的藝術才開始獲得肯定。也許他本來就是一個狂熱的喜歡畫畫的紅頭瘋子，畫出一些獨特的玩意，真是現代人喜歡的，是醜得很有味道，畫出萌發怒放出生命的生物景像，不是美麗漂亮的生動的玩意。
明明記得大學時看過，看起來感覺是全新的，也許當年並沒有看過吧。依余光中舊版在五零年代出版，新版在七零年代中以後出版，我在大學時也應該還沒有新版的，難道是看的舊版。

2008 年 2 月 1 日 星期五

後街（Hogewoerd 街）：古今荷蘭的交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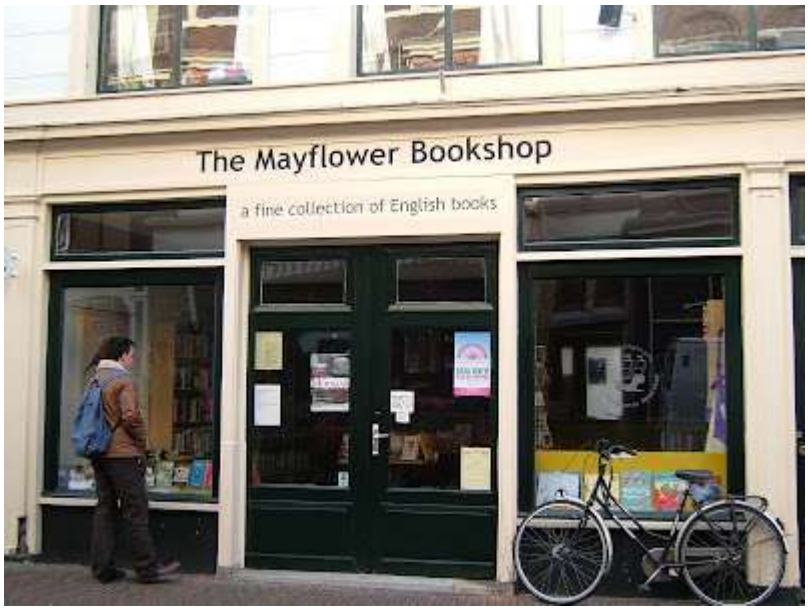
Het Klaverblad
de oudste koffie- en theewinkel van Nederland

Het Klaverblad

SNOOKER

Winkelpand van Hasselman & Pander
Dit pand werd in 1895 gebouwd in opdracht van deze meubelfirma. Sindsdien is het uiterlijk met de gietijzeren constructie-elementen niet gewijzigd. Het herinnert aan de Hogewoerd als een belangrijke winkelstraat in de negentiende eeuw.
ANWB

WIJNKOOPERIJ
ANNo1833


The Mayflower Bookshop
a fine collection of English books

ijdloos

BLOEM
WATERSPORT
Buitenboordmotoren
OTIS

Tijdloos

YOGA

Lunsingh

Lunsingh
Meubelstoffeerderij

VERBUM DEI

T. Schoof
Nederlandse Vereniging voor
Fysiotherapie binnen de Lymfologie

我們後面一條橫的街，名叫 Hogewoerd, 位於 Levendaal(生活大道) 跟新萊茵河之間，是蠻長的的 一條古街，現在是住商混合型的。我們常在那裡路過 window shopping，也買過東西。hoge 是 "高"的意思，wored 是 ’ 公鴨’ 的意思，高的公鴨街？（不懂!）

荷蘭的商店通常不掛什麼突顯誇張的招牌，整條街感覺清清爽爽，經過時不注意看，有時是視而不見。注意看了，發現這些店家，其實很注重櫥窗或店招設計視覺的美感。

以萊茵街(Rijnstraat)分界，往北就看到新萊茵河。往東走，一家家慢慢看，才發現，喔! 原來有這麼多的店呢! 有小酒館，姐妹會，有關於魚的玩具或書的專賣店，有瑜珈健身中心，有粉刷專門店，有練禪的書店，有荷蘭復健協

會，有牙醫，有天主教的機構，還有一個看不出所以然的店，但店招很美。

往西走，還有骨董店，皮件店，修皮件店，二手衣店，帆船店，童衣店，書店，修理腳踏車店，撞球店，麵包店，1901 年的學生會舊址，畫室，教堂，機車行，以及全荷蘭最古老的 300 年茶莊(VOC)...等等。

有幾棟看得出年代的古蹟，Hogewoerd 街有 1833 年建的房子，至今有人居住(還有好幾棟外表氣派，維護完善的古豪宅)。有趣的是，在 Leiden，直到 1970 年代仍然興旺的羊毛工業，19 世紀建的工廠，有部分遲至 1994 年才改建為公寓。另外，照片中模特兒穿綠衣服的建築，釘有一塊牌子說明它是屬於 1895 年古蹟。

如同 Leiden 其他街面，Hogewoerd 也鋪磚塊，給人感覺與建築物完全搭調。Hogewoerd 街從頭走完，不但沒有五顏六色廣告看板擾亂你的視線與情緒，甚至同時可欣賞古式建築與新時代的設計，不也快事一樁。
張貼者： suehua 於 上午 8:57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日(日)
今天一早五點多醒來，有了一些新的念頭，就把整個架構畫了出來，政治、經濟、社會，社會部分再分人口、家庭、宗教、文化。進一步準備第一講，各個面向，包括政、經、人口、家庭、宗教、文化都找三個指標來做一個引子。在找家庭的指標時碰到問題，Marsh 和慶春的論文所舉數據都不合適。這樣則又顯示文章本身並不合宜了。這下子又麻煩了。黃昏時，突然想起應該再在網上搜尋，找來找去，有一點點小收獲，例如找到齊力的英文論文摘要。但問題沒有解決，明天去漢學院把 Thornton 和林惠生那本書借回來，看看有什麼解決的可能性。

二〇〇八年二月四日(一)
借回 Thornton 的人的書，把最後一章結論唸完，就找前面各章的圖表，來做為補充，但是覺得不是很好，後來想到用楊靜利社會變遷全記錄人口與家庭幾個統計表，還更有意義。

二〇〇八年二月五日(二)
上午到研究室把所有教材做最後確認，準備一套此地沒有書籍的論文，下午到漢學院圖書館洽辦書籍及論文 reserve 事。
田海說他會馬上發出邀請函。

二〇〇八年二月六日(三)

一早，約四點半醒來，就起來為第一堂課做最後的準備，把電腦簡報檔做最後修訂。早餐後，離上課時間還有兩個多小時，倒是還有些緊張。跟素華提起老教授教了一輩子，還是會緊張，就說該退休了，其實就是這一點緊張，才有意思。備課緊張表示我還會花很多時間準備，也還有許多新的教材，自己得先讀通。同時也很關心上課學生人數，上課上得好不好，是否受到學生的肯定。
上課，有三十五位學生，其中十多位並沒有選課，後來中文系胡小姐說大多不准選。似乎此地選課很重視規定的過程，不像台灣，只要教授同意，就可以。原來很高興可以多收些學生，照學校規矩大概只能維持二十多個學生了。
胡小姐也告知影印論文涉及版權，無法置放在圖書館，系裡會去洽商版權，我則調整第一個主題兩篇論文。
今天是除夕，下午兩點打電話回三樓，振宇一家也一起來聚。媽媽走了，居然出現這種團聚的特殊狀況。
去運河南邊散步，往西邊走去，素華說要找一個避風的地方吃藥，正好走過路邊以前常經過的一個凹進去的『社區』，進去看了一下，好像是老人院之類的，入口有個門房，我們就繞到右側一條小路，果然看到很大的餐廳，一棟大樓，幾間房間裡有老人坐著，到另一頭出入口，也有一對老人，像是母女的樣子走進院裡來。老人院叫 Lorenzuhuis。走著走著，不覺就走到水鳥公園。天氣有點冷，但還受得了，尤其是素華覺得不錯，就多走了一回。今年第一次來，少數的樹已經冒出小芽來了，也許再過一兩個星期，樹林就開始綠了起來。
回來時，順便去樓下超市買菜，回到家兩人都很累了，先睡了一會。
兩人過除夕，又是結婚三十五週年，也想不出，也不覺得要怎麼特別來慶祝，倒是這幾天買了些比利時啤酒，今天嚐 Grimberger 和 Hoegaarden，前者是黑啤酒，味道很醇，比 Leffe 順口，比較沒有那種苦澀味。H 是白啤酒，比較清爽，又有特殊的不錯的口味。難怪在比利時留學的學問都不好，因為酒太好喝了。

二〇〇八年二月七日(四)
上午 Judith 來說明學期報告無法解讀的事，主要是不忍心當掉這些學生，因為是客座，修課學生又很少。其實他們很不用功，有點賴皮。
由於台灣帶來的影印論文不可置放在圖書館，供學生閱讀，就要調整政治主題的閱讀論文，卻意外發現居然沒有田弘茂九二年那篇主要論文，趕緊去漢學院影印。
中國系胡祕書和考試委員祕書及什麼連絡人確定國際學生不可選我的課，部分學生則可申請。此地的制度很特別，教授同意與否只是其中一個因素，教授不能單獨決定，也許是中國系為了因應學生大量增加，幾乎是三倍以上，對選課有些限制性的規定。
田海來信說，上學期學生課程評鑑非常正面，也恭喜這學期修課學生很多。
黃昏時兩人去商店街，要選購我上課時穿的『工作服』，進了四家店沒找到，

有三家都是牛仔服裝店，牛仔服成為全世界最流行的衣服，是大家習而不察的事，此事倒是值得推敲。最後在 C&S 二樓找到兩件。這家公司店面大，貨品樣式及量都比較多，兩件便服還不錯，至少素華都同意。價錢也很便宜，一件不打折的四十歐元，一件打折的只要十五歐元。

2008 年 2 月 8 日 星期五

北緯 52 度的早春

新萊因河上的海雁和野鴨

Leiden 春天來了。動物植物最早知了。

樹林間高聳枯樹巔的鳥叫聲，吱吱喳喳。

地上草叢間冒出不久的蒲公英花，黃色白色水仙花。玫瑰枝枒也不等閒，還有些不知名的呢!

每天都有去年的舊客回來報到。

我每外出，都想像著明天會有什麼不同的光景?

您可點按放大，效果好喔 1

張貼者： suehua 於 上午 9:56

二〇〇八年二月八日(五)

Lotte 十點四十多分才到，問她為什麼遲到，支支吾吾，不知道她在說什麼。為了彌補論文電腦無法辨識的狀況，今天以口試方式來看看她到底對台灣宗教從教材上了解多少。大體並不理想，但也算是學到了一些。最後問她缺席遲到是荷蘭的常態，她說不是，是她自己因為祖母有病等等，上課不太正常，別的課也一樣。還是不甚了解荷蘭學生上課的狀況。不過，就昨天大學部上課情形而論，大多準時，上學期那些學生似有些異常。十一點半多一點到吳德榮教授研究室，他和碧茵昨晚才從巴黎回來。把茂桂託交的十補大全的藥膳包送去，也帶去我們送他的年糕、豆干、皮蛋等等。他也送了兩包從巴黎帶來的土耳其

糖。
跟他請教了一些課程的事，他說學生報告不能解讀是學生的事，應該就當掉。這些學生在欺負我。
談到醫療，他還是覺得荷蘭醫療真糟糕。他當年腦震盪，居然三個月之後，才照片子。事發後，醫生問碧茵德榮是否清醒，說是清醒，就說沒問題了，也就不治療。
中午回家，素華說吃薄餅，我想昨天才吃的，靈機一動，就做回餅，果然不錯。
下午四點多出發去水鳥保護區，天氣很好，是晴天，走在公園裡根本不覺得冷，也沒什麼風。走了一大圈，到六點才回到家。素華說天天去走一趟，那裡都不去都沒關係。

春天圩田公園的水景

去的路上，南邊社區許多家的庭院裡已經開了不少花，開得最多的是小小的白花，有點像石蒜，但花朵比較秀氣，查旅遊書可能是雪花蓮，是荷蘭特有種。黃水仙大多已含苞，少數開了。還有一些蒲公英。素華照了些，說是早春的訊息，回家就上了部落格。

這兩天把中文大學合唱團除了聖歌和中國愛國歌曲外，都下載了下來。吳正煌也告知到 youtube 觀賞眾多合唱曲。可能是因為合唱都是短曲，製作成短片正好可上傳到 youtube。於是我們又多了一個觀賞音樂的窗口。

有兩位台灣的交換學生來信說他們很希望能修我的課，但系裡不准。我回信給他們說我個人可以接受，但系裡有規定，他們可以去爭取。

二〇〇八年二月九日(六)

今天第二次去參觀布商博物館，準備寫比較詳細的介紹。最近的特展是一位女士畫了許多花，出了專書，是荷蘭文，推測是記念林奈的。素華說累了，只好匆匆搭乘公車回家。

買了一本記錄萊頓建築的書，雖然是荷蘭文的，看來很詳細，其中竟然也包括了我們住的這一棟和我研究室所在的大樓，每一個建築也都有一大段的說明。這應該是另外一種導覽萊頓的書，而且是很特別，一般人不會看到的。

林布蘭和梵谷看來是荷蘭兩個最重要的畫家，似可多深入了解。中國有一個凡高的網站，資料很多，這個星期把其中一些下載編輯後列印出來。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日(日)
準備第二講，對台灣做全面的簡介，新聞局網上的資料，在地理和部分歷史方面還不錯，可以使用，但對光復以後太簡略，就用 Cooper 的來補充，但是到底該詳細到什麼程度，或是到底該說什麼樣的故事，還是有相當困難。

上星期去布商會館博物館，買到一本萊頓建築圖說的書（Architectuur monumentengids Leiden），有 264 則圖說，把萊頓重要的、有意義的建築都收了進來。看起來是建築專家編著的，每則圖說都還有不少內容。買回來，仔細翻閱，看到了我們住的這個公寓，又看到我研究室所在的大樓，書中又有許多十七到十九世紀的建築，也有一些二十世紀的。我就用掃描辨識方式，再用 Google 翻譯把荷蘭文的說明譯成英文，先試著處理住家附近的一些建築，效果不錯，大體可以掌握圖說八成以上的意思。於是決定陸陸續續去按圖索驥，拍下各個建築的照片，再加上中文說明。

今天依據昨天買的萊頓記念性建築一書尋訪 Levendaal 和 Rapenburg 沿途的建築。先把這兩條街的建築，找出來，準備今天按址去尋訪，並拍照。再把十七世紀之前的，和重要的建築用便利貼也標出來，以後再去尋訪。
先去找 Levendaal 16 的猶太教堂。走到底是 Hoogvliet 超市，沒看到 Levendaal 16 號，猜想可能跨過 Breestraat 那一排房子應該是街頭，果然沒錯，猶太教堂就是靠 Breestraat 的第一棟。素華拍了幾張照片，是有系統尋訪到的第一棟。在幾乎是同一個拍攝地點，轉個身就是有高高塔樓的一個教堂，聖路易教堂 Lodewijkskerk，建於 1477，在 1807 於大爆炸案毀掉，不知何時重建。快十二點，聚會的教徒走出來，在教堂門口聚談，要素華也攝入鏡頭。走進公園，拍攝法學院，繼續往前走，又找到萊頓大學舊圖書館，又拍了著名的 Academie，還在修復中。
轉入植物園，有些水仙類的花開了，但沒看到鬱金香，既然是林奈把鬱金香在此培育成功，推廣到全荷蘭，就應該有些介紹和記錄，尤其在花季即將到來的時候。

猶太教堂 Levendaal 16

我們住在 Levendaal 五個多月，按址去找十六號的猶太教堂，走到路的盡頭，是 Hoogvliet 超市，剛經過的也是 60 多號，心想，大約是興建超市給拆了。還是覺得不可能，轉到超市靠 Breestraat 一邊，望見對面斜斜一排房子。走過去一看，果然第一間就是十六號，就是這個猶太教堂。據記載，萊頓在 1731 年就有猶太教會，而這個猶太教堂建於 1762-63，1807 附近運河上的大爆炸遭波及，在 1807-1809 重修（建？），內部為新古典設計，目前的窗子是 1857-58 由建築師 J. van Lith 設計。在正門上面寫著「Future deliciousness of this house will be bigger than the previous one, says the Lord of the Mr-scissors' (Haggaï 2:10)」。教堂在 1977-1978 重修。

Synagoge Levedaal 16　2008.2.15 攝

2008.2.15 攝

聖路易教堂Lodewikskerk Steenschuur 19

這個教堂的塔樓是萊頓天際線三個塔樓之一，看起來是第二高的，只低於市政廳的塔樓。從我們家餐廳望出去，總是看到它，也一直不知道是什麼教堂。

根據，原來還真是一個古教堂。1477 年這裡是聖約伯堂，可是不清楚是不是現在這個教堂的前身。目前這個教堂的正面是建於 1538 年。1547 年教堂曾賣給聖彼得教區，1567 年再賣給市政府做為玉米倉庫。1807 年萊頓大爆炸受損，當時的國王路易拿破倫堅持不可拆毀，而且要做為天主教堂。1809 年重新啟用為羅馬天主教堂。在 1957 年大肆重修並擴建。教堂內部裝潢為新古典式，由 Jan Giudici 設計。

2008.2.15 攝

2008.2.15 攝

大學院 Academie Rapenburg 73

2008.2.15 攝

宗教改革結束后，即 1572 年，所有修道院都被沒收。 位於 Rapenburg 運河西邊的芭芭拉修道院和 Faliede Beguines 教堂在 1575 年就捐贈給大學。在 16 世紀進行了一次重要的翻修，其中在東側增加了一個星形拱頂畫廊。1616 年，一場大火之後進行了相當徹底的翻修，其中包括安裝內牆和層樓。在西側豎立了一座新的樓梯塔。屋頂上的塔樓建於 1670 年。1828 年，學院大樓的重要擴建部分建成。現有的庭院面積大大縮小。1936-38 年，對 Rapenburg 67、69 和 71 號大樓進行了徹底的翻修，並被添加到學院大樓中。除了主要由這些前貴族住宅的傑出房間組成的代表性空間外，這些舊住宅現在主要設有一些演講廳。

萊登大學法學院旁邊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一日(一)

上午到研究室掃描田弘茂的論文，並影印萊頓建築資料，準備掃描後譯成英文。

下午再去水鳥保護區，天氣很好，一點都不覺得冷，但是樹林多還沒有發芽，大片草地上也沒有花。也許我們不要來得太頻繁，才不會有些失望，覺得春天來得太慢。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二日(二)

去漢學院圖書館處理教材的事，也和胡小姐談有關連絡出版社的事。

下午去後面社區走了一圈，到花店買了一盆花。

六點多怡文來帶我們去 Melody 家參加火鍋宴。林欽惠夫婦和鄭維中夫婦也都到了。幾人決定自組合唱團。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三日(三)

一早就大霧，我以為會是大晴天，結果整天都是陰霾天氣，突然冷了許多。

第二次上課，學生仍然有三十多，郭騰傑也來上課，他們說台灣來的不能修課並不合理，不過要突破系裡的規定恐怕很困難。有學生告知提早離開，問要不要登記，我說不用，後來想想可能還是登記一下比較好。

晚上到海牙看江子翠南管劇團演出，崇真六點多來接我們。

這個劇團還算不錯，南管比較優雅，下半場演出一紙相思，似乎就只一個旋律，一再重複四十分鐘，又分曲、歌和舞三大段。很單調。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四日(四)
仍然是大霧。上午去漢學院，本來要處理教材事，胡小姐不在，就去找吳德榮，請教有關課程的事。原來所謂的 reader 是由學校依據版權規定，影印裝訂成冊賣給學生，規定是每本書不得超過一萬字，不得超過全書的三分之一。德榮說常常賣不完，學校就很虧。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五日(五)
今天天晴了，下午去後面運河街和 Hooigracht 拍攝建築的照片，帶著那本書，一一對照後由素華拍照。
以為有太陽就暖和，其實很冷。

2008.2.15 攝

乾草運河街 Hooigracht 48

鄭維中從海牙國家檔案館複製的萊頓照片（中間那一大棟就是我們住的公寓，我們住在四樓左邊邊間）

我家（Levendaal 144）對街的古老街屋（參照上圖）Levendaal 157-165

紳士運河街 Herengracht 33-35

2008.2.16 攝

在一些富人的倡議下，1784 年建立了一家老人院，位於 Middelweg，但在 1816 年不得不搬到位於 Herengracht 和 Langestraat 之間的 Krantz 公司的舊工廠。1885 年，當時經過翻修的工廠大樓為建築師 W.C. Mulder 設計的新住宅讓路。新文藝復興風格的立面裝飾著阿姆斯特丹雕塑家 E. van den Bossche 的兩個砂岩楣板。左邊的楣板展示了為老年人提供和平與安寧的仁慈。Rust 有一個休息的赫拉克勒斯的形狀，而 Peace 被描繪成一個拿著橄欖枝和聚寶盆的女人。右邊的楣板展示了人道主義，他被一男一女親吻。手裡拿著火紅之心的年輕女子象徵著真誠，而手裡拿著天鵝感恩的年輕女子。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六日(六)
參觀自然歷史博物館。出門後才發現雖是晴天但很冷，原來只有一度。
今天主要是看德國南部四千七百萬年前熱帶雨林的化石。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七日(日)
完成宗教辦學中英文摘要。
下午去 Rapenburg，依專書圖說，拍攝 30-56 號各棟建築。

有機化學實驗室 Het Laboratorium voor Organische Chemie

這棟建築原來是皇家植物實驗室（Imperial Botanical Laboratory-herbarium），建於 1904—1906 年。是一棟具有許多新歌德特徵拉高的建築。在靠植物園這一面，可以看出不同區有著不一樣的功能。大樓的東端跨過一條小運河，很特別。整棟建築外觀很美。目前這棟大樓終年掛一幅旗子，記念萊頓大學的 P.J.Veth (1814-1895)教授，一位著名的地理學者，曾參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事務。大樓西側緊鄰萊頓大學的重心 Academiegebouw。現在這裡是國際亞洲研究院（IIAS）和萊頓大學非西方社會研究中心（CNWS）所在。我的研究室就在五樓。

國際亞洲研究院 IIAS,CNWS Nonnensteeg 1-3

Rapenburg 32 34 36 (121)

Rapenburg 48（122）

Rapenburg 48 是萊頓最具紀念意義的房屋之一。

它於 1640 年由 Wouter van Halewijn 建造，Wouter van Halewijn 是一位商人和深紅色染工，也是 Oude Singel 啤酒廠的所有者。1908 年和 1909 年，幾乎整個華麗的內部都被拆除。因此，非常昂貴的內飾傳遍了全世界。在大約 1740 年的大廳中，雅各·德·維特 （Jacob de Wit） 的彩繪天花板作品現在位於海牙的莫里泰斯博物館，而安特衛普藝術家讓·巴普蒂斯特·澤維 （Jean Baptist Xavery） 的雕刻大理石壁爐最近被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收購。

從 1665 年到 1791 年，這座房子歸 Van Leyden 家族所有，他們的紋章被放置在入口上方，負責美麗的 18 世紀內飾。1764-88 年居住在這裡的彼得·科內利斯·范·萊頓 （Pieter Cornelis van Leyden） 是一位著名的藝術收藏家，他精美的版畫收藏後來成為阿姆斯特丹 Rijksprentenkabinet 收藏的基礎。從 1791 年到 1830 年，這座房子歸彼得·揚·馬庫斯 （Pieter Jan Marcus） 所有，1811 年他去世后，他的遺孀艾達·阿加莎·道依茨 （Ida Agatha Deutz） 歸他所有

2008 年 2 月 17 日 星期日

自然科學博物館

naturalis

先貼幾張設於 Leiden 的荷蘭國立自然科學館的街頭特展海報以及建築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八日(一)
去漢學院繳交上學期的成績單。
下午兩點半等 Tonk 醫師來做 telephone appointment，結果他四點四十分才來電。指示減藥，不知有沒有效。實際看診排在六個星期後。

2008 年 2 月 18 日 星期一

另一番雪景，另一番滋味

在地好友 S，貢獻了幾張去年聖誕節前一天的雪景，徵得她的同意，貼在本格，請您欣賞。

好友 S 真值得敬佩。除了張羅家中大小事，另外上一個全天班，還熱心參與一個文化交流的基金會，這些已經夠她忙碌了。不過，有一句話，熱心的人，永遠不怕忙碌。好友她心懷熱誠，時常關心我們這些暫居他鄉的過客，提供豐富

的生活資訊(例如各種網站)或實際的參與機會，讓我們更能適應這裡的生活。

她讓我們進入荷蘭家庭，看到了荷蘭人親子的互動，對子女的教養觀念，對於工作渡假與時間的觀念，能源節約如何執行，政府如何花了 150 年長的時間，培養海洋的土地，才整體規畫建立了他們現在居住的社區，以及荷蘭人如何能保有高度的國際競爭力的關鍵，等等，這些需透過直接交談才能了解的事，都是因為她的開放心胸，我們才得有機會認識。甚至她還協助我們的同事進行研究計畫訪談，成為重要的顧問。

也因如此，三不五時地，她會通知一個意外的邀約或給與一個適時的協助。自然親切地，她與她的夫婿扮演了像是我們在此地 Host family 的角色。

這是她的細心，傳來雪景照片，讓我們認識荷蘭另一番的雪景。鴨子好可愛喔!

另一番雪景的滋味。
張貼者： suehua 於 凌晨 2:07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九日(二)
上午備課。在台大最後兩年上課都用電腦簡報系統，效果不錯。後來發現已經是很多教授的習慣。
到萊頓，上學期一開始，雖然論文都燒進了光碟，但多數未經辨識，是影像檔，幾經摸索，發現可以用剪貼方式來製作簡報。但是看起來像補破布。後來發現電腦中有辨識程度可以立即轉換成電子檔，就方便多了。閱讀完論文，或是邊閱讀，就邊「剪接」出詳細的摘要檔，講課的簡報檔就完成了。這幾週，用這種方法，很有效。
下午出去散步，氣溫只有四度，走到 Breestraat，就進到書店去避寒。書店裡有很多有關萊頓的書，但都是荷蘭文的，奇怪房東太太送給我們的那本英文書，就是沒看到。有三大冊萊頓歷史的套書，應該很有意思，但看不懂。又有一本介紹救濟院的書，只有少許圖片說明是英文。相對於這些荷蘭文深入記載萊頓的書，我們根據圖說簡介拍攝萊頓建築，是很淺很浮面的。不過，我們究竟不是在「研究」，隨興寫一點比一般旅遊書深入一點的東西，也很有意思。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日(三)
上課前有一點失落感，或是說有一點說不出的不愉快，上課時學生還是那麼多，不少是旁聽的，太約是想聽聽台灣的故事，尤其是好幾位台灣來的交換學生。下課後，感覺好多了。
準備三月底去萊因河遊覽。
下午去散步，正好有市集，就去逛逛，素華買了薑、香菜、蕃薯和南瓜。再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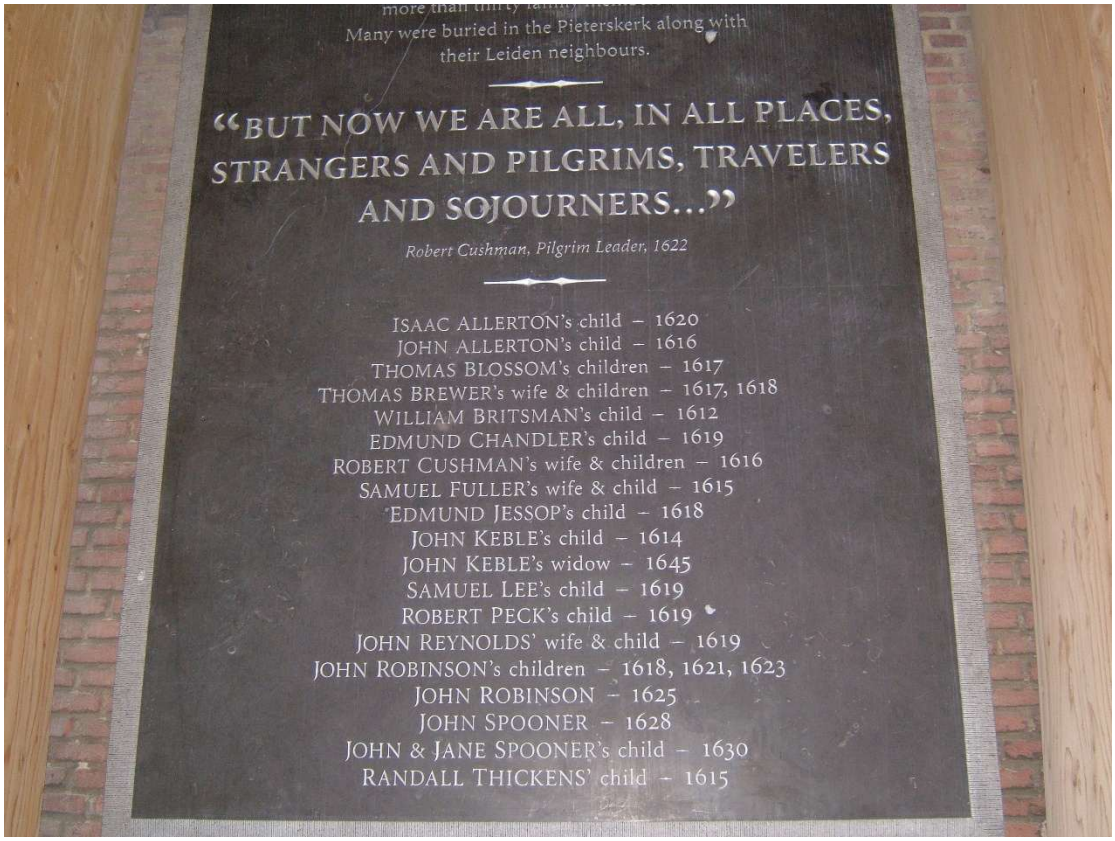
到 Breestraat，覺得有點冷，又跑進書店去逛。和昨天那家不一樣，也沒找到什麼書。只是確認杜甫詩牆的地址。昨天在另外一家書店翻到後，就在地圖上大體找出位置在那裡，果然是在去大湖的一個比較偏遠的社區。回家後在網上查 Leiden poem，就找到專屬網站，記錄了一百零一首詩和詩牆所在的地址。好像中文詩就這麼一首，到底這裡是歐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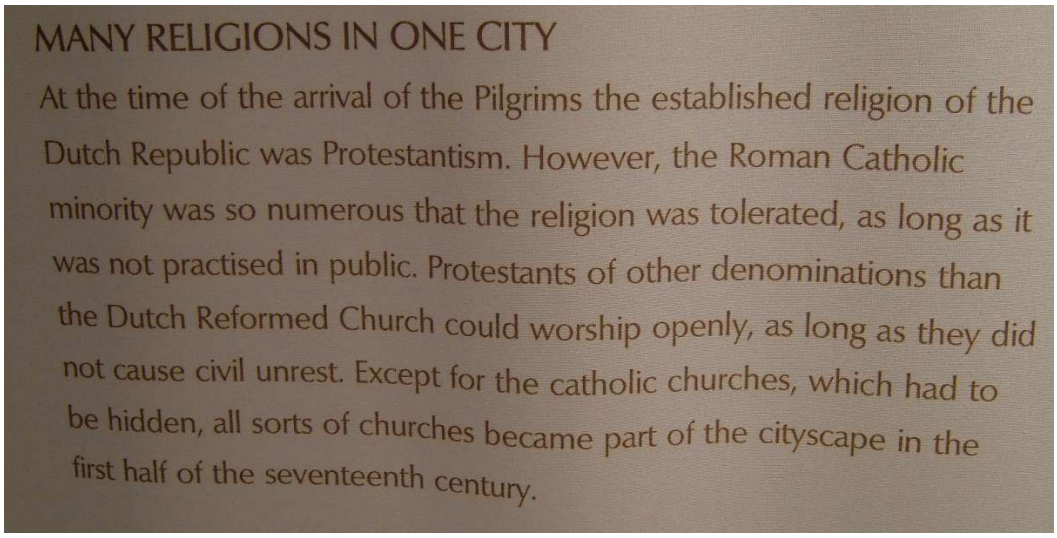
從書店出來，素華說去彼得教堂。在四度的春寒天氣，在黃昏時刻走一圈，大教堂後面後面鷹架已拆了大半，露出紅磚砌成的「大樓」，很美，很特別。我當時雖說歐洲有很多比這個大而華麗的教堂，但是彼得教堂因為是磚砌等，又有特別的歷史文化乃至集體記憶，應該是很特異的。

素華說明天要去那裡，意思很想到萊頓以外走走。想想也許可以坐五十七號公車往麗莎黑立紅方面去看花田，就上 9292 去查，全是荷文，花了不少時間摸索，終於找到五十七號公車各站名稱及票價。也許明天可以去走走看。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四)

下午終於去參觀朝聖者檔案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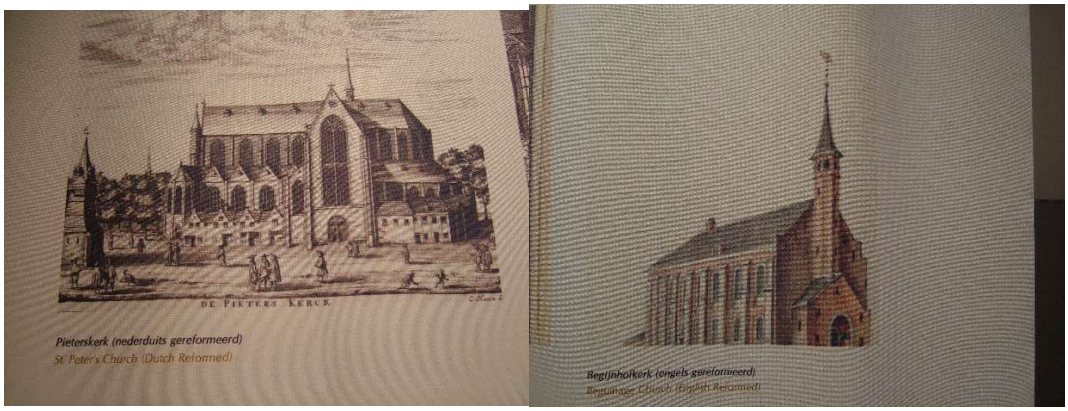

more than thirty family
Many were buried in the Pieterskerk along with
their Leiden neighbours.
"BUT NOW WE ARE ALL, IN ALL PLACES, STRANGERS AND PILGRIMS, TRAVELERS AND SOJOURNERS..."
Robert Cushman, Pilgrim Leader, 1622
ISAAC ALLERTON's child – 1620
JOHN ALLERTON's child – 1616
THOMAS BLOSSOM's children – 1617
THOMAS BREWER's wife & children – 1617, 1618
WILLIAM BRITSMAN's child – 1612
EDMUND CHANDLER's child – 1619
ROBERT CUSHMAN's wife & children – 1616
SAMUEL FULLER's wife & child – 1615
EDMUND JESSOP's child – 1618
JOHN KEBLE's child – 1614
JOHN KEBLE's widow – 1645
SAMUEL LEE's child – 1619
ROBERT PECK's child – 1619
JOHN REYNOLDS' wife & child – 1619
JOHN ROBINSON's children – 1618, 1621, 1623
JOHN ROBINSON – 1625
JOHN SPOONER – 1628
JOHN & JANE SPOONER's child – 1630
RANDALL THICKENS' child – 1615



Many Religions in one c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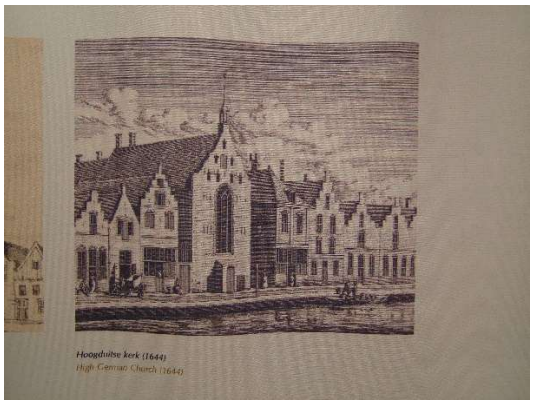
At the time of the arrival of the Pilgrims the established religion of the Dutch Repubic was Protestantism. However, the Roman Catholic minority was numerous that the religion was tolerated, as long as it was not practiced in public. Protestants of other denominations than the Dutch Reformed church could worship openly, as long as they did not cause civilunrest. Except for the atholic churches, which had to be hidden, all sorts of churches became part of the cityscap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當時有許多宗教聚集在萊登。當清教徒抵達時，荷蘭的國教是新教。然而，天主教徒的數量眾多，因此這個宗教被容許存在，只要不公開活動即可。其他非荷蘭改革宗教派的新教徒也被允許公開聚會，前提是他們不引發社會動盪。除了天主教教堂必須隱藏之外，各式各樣的教堂在十七世紀上半葉成為城市景觀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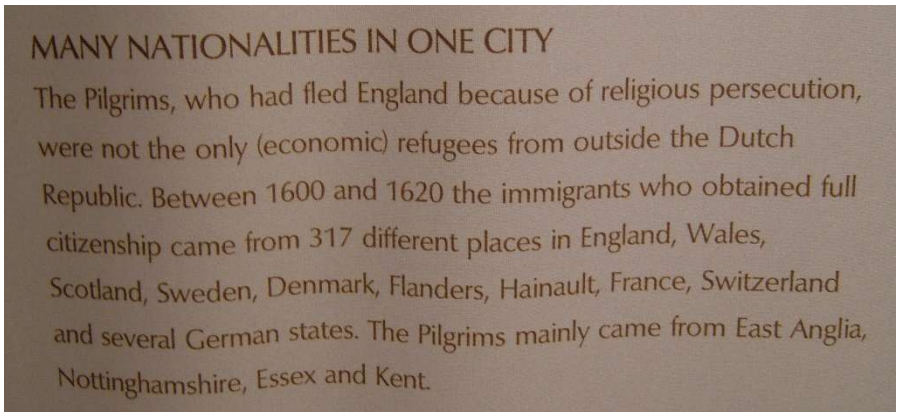


St. Peter’ Church (Dutch Reformed) Beguniage Chrch (English

Reformed)



High German Church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五)

著手完成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社會問題一章的稿子。把色情問題大體重寫完畢。

今天下午在萊頓大學 Lipsius 地下鋼琴室合唱團開始練習，參加的居然有十六人。林欽惠主持得很有效率，人到了差不多，就開始分部練習，準備了拉脫維亞的搖籃曲分部練唱，也合唱了幾遍。結束後，還立即選出以後要練習的歌曲。

常閣齡老師約了去她家喝茶，我們說順路去看看，以後再來，沒想到，後來欽惠也騎車來了，原來他們是鄰居，常老師說去她家喝茶，欽惠一口就答應了，我們不好掃人家的興，就一起喝茶。大家聊聊，又談到合唱團的事，一下子就熟了起來。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六)

上午大體完成貧窮問題一節。

晚上請了吳德榮夫婦和邱炫元來家裡吃飯。大家聊得很起勁，到快十一點才分手，好像回到了留學生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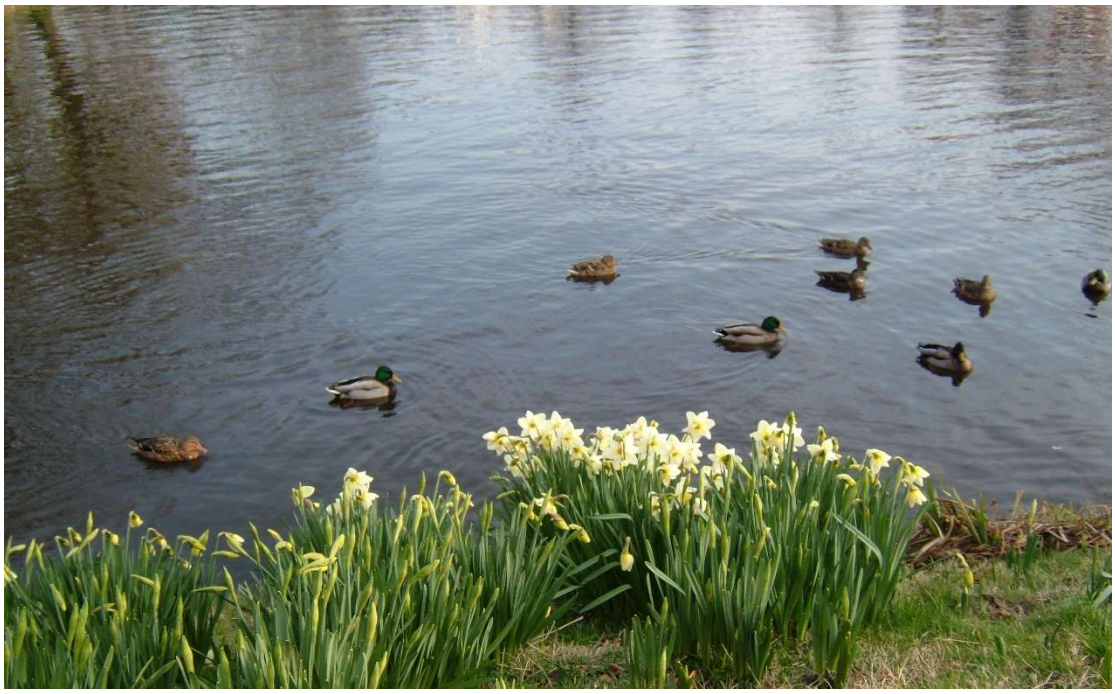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日)

本來只是要把布洛威的公共社會學做一點介紹，發現一時找不到比較完整的資料，勉強找到他在上海大學的演講，又不夠詳細，一時還寫不成。不過覺得他把社會學分成四類倒是討論社會問題社會學解決方法很好的架構，尤其是政策社會學和公共社會學。但還需要有更多的資料。

下午去水鳥保護區，只有幾棵梅花開了，花很密但很小，白白的，在枯枝叢中，淡淡的。

落葉的樹枝不能說是枯枝，但是好像沒有適當的字詞來指稱。

等待春天



圩田水鳥保護區的野鴨和水仙

圩田水鳥保護區的梅花

2008 年 2 月 24 日 星期日

[等待春天]

住了十幾年的老 Leiden 說，到了四月天，Leiden 滿城到處是花，運河邊，草地上，公園裏，院子裡，無處不是花。現在還是二月下旬，春天還有得等待，只得每隔一段日子，出去找尋新報到的嬌客。

運河邊水仙花苞一朵朵開了，白的，黃的，紫的，每天都會開一點開一點，聽說氣溫不能一下太熱的，否則白天全開了 ，晚上就謝了。

水鳥公園的樹葉有些發芽長葉了，大部分還是枯枝。開了花的樹今天看到 一種，純白的(可惜不知樹名)。我們也看到水鳥飛回來的越來越多了。

春天是需要等待的。不在一朝一夕間，大自然會一點一滴的改變容貌，人們只需等待。

不過無論如何，每天氣溫在上升中。運河邊，水鳥公園裏，散步，遛狗，發呆，曬太陽，慢跑，釣魚，騎鐵馬的人們越來越多，慢慢地，春天會輕聲地把人們召喚出來的。

歌曲<喜納昌吉:花 Hana>: 總有一天，總有一天，會像花一樣盛開的(Itsu no hi ka, itsu no hi ka, hana o saka so yo !)

我們向大自然學習耐心與信心!

河邊的番紅花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一)
到研究所和 Saskia 談素華居留證還要十三個星期，我說事態很嚴重，搞不好我們五月回去就不能來了。她立即打電話和寫信移民局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二)
Saskia 說移民局已經在處理素華的案子。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三)
今天上課準備要學生填答簡單問卷，提醒他們要閱讀指定的讀物。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四)
努力想要完成社會問題一章，把政策和公共社會學大致寫好，還是殺青。
下午常閣齡老師和英珮來跟素華學發聲，我就去公立圖書館，辦妥加入會員手續，借了幾本有關萊頓的書和五張 CD。回來已經近六點，她們還沒結束，我看是素華抓到機會有點不放入走的樣子。

2008 年 2 月 28 日 星期四

春天的 試 驗

張貼者： suehua 於 下午 1:42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五)
五點左右，素華說翟本瑞來 skype 電話，起來準備談話發音，他已經下線了。
今天繼續寫社會問題，有進展，但還是沒有完成。
文焯告知下載轉錄 youtube 檔案的辦法，試驗成功了一半。

二〇〇八年三月一日(六)
居然十天未寫日記。去市集之前，去查信箱，意外地收到移民局的信，稱素華的居留證已被核准。

二〇〇八年三月三日(一)

告知 Saskia 移民局已核准素華的居留證。

2008 年 3 月 3 日 星期一

[出土的芽莖植 物]

第一張是日本紅梅。

張貼者： suehua 於 凌晨 2:07

二〇〇八年三月四日(二)
備課，有些緊張。講經濟究竟不是本行。

二〇〇八年三月五日(三)
準備去老萊頓試吃煎餅，出門後發現風大有些冷，就改著去附近社區。經過 Levendaal 東端，發現三角綠地許多番紅花。

2008 年 3 月 5 日 星期三

那是什麼花？是鳶尾花，是番紅花

荷蘭是花卉王國，是鬱金香王國。剛到荷蘭出了機場，朋友就指著外面大片的田地說那就是花田。

春天慢慢來了，就好期盼鬱金香盛開的花田。不過，鬱金香的花期還沒有到。

我們在河邊在草地在公園到處尋花，發現開的花愈來愈多，但好像都是鬱金香的先遣花仙子。

我們認得水仙，可是是大朵的，也有小一點的，還有白色花瓣黃色、橙色、白色的花蕊的，還有矮種的。

還有顏色繁多，比石蒜大朵而更美麗，像是小的鬱金香的花，萊頓大學法學院對面公園草地上整片盛開的就是。

是什麼花呢？

我們就去萊頓著名的 1590 年就開設的植物園找答案。

成立於 1590 年，為荷蘭最古老、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園之一最初是萊登大學的「學術藥材園」，由卡羅魯斯·克盧修斯（Carolus Clusius）規劃，支援醫學教育。隨後由波爾哈夫（Boerhaave）等人擴展，19 世紀由來自日本長崎的西博爾德（Siebold）帶來數百種日華熱帶植物，為園區增添亞洲風情 。

果然不愧是植物園，種了各種這一類的花，都標明學名和俗名。原來是鳶尾花科(irisdaceae)番紅花屬(corcus)！根據記錄，有八十多種。在萊頓看到的就有八、九種。番紅花和鬱金香一樣，都是萊頓植物園培育出來的。
依照片的次序俗名分別是Little Dorrit(是狄更斯一部小說的名字，為這種花取這個名字還不清楚到底是什麼意思）、Albion(英格蘭舊名)、Glory of Sassenheim(Sassenheim是位於萊頓和麗沙之間的一個地方，曾經是球莖花卉重要的栽培區，可能這種花就是記念該地的）、Grand M...(待查）、Jeanne d'Arc(聖女貞德)、Heraut(待查)、J...Culp(待查)、White Chrismus(白色聖誕）、Victro Hugo(雨果，不知何以稱雨果)、Remembrance(懷念）、Princess Juliana(朱麗安娜公主，荷蘭公主，1948-1980任荷蘭女王)、Lothair(意大利九世紀的一位國王，何以用來命名這種美麗的花？有待查明）。
接下去還有三種原屬百合科(liliaceae)的花，現在都改為風信子科(Hyacinthus)。看起來是小朵的彩色百合。以往在台灣感覺風信子種在花瓶裡，呆呆的，現在看到一簇簇小彩色百合，漂亮到不行。
講到鳶尾花，就讓人想起梵谷那幅創下歷史天價的畫。那種鳶尾花看起來完全

不同。梵谷畫鳶尾花時，他已經不在荷蘭，而在法國。

萊頓大學植物園的各色番紅花

Iridaceae
Crocus vernus (L.)
A.J.Hill
'Jeanne d'Arc'
20028121

Iridaceae
Crocus vernus (L.)
A.J.Hill
'Heraut'
20028120

Iridaceae
Crocus vernus (L.)
A.J.Hill
'Julia Culp'
20028123

Iridaceae
Crocus vernus (L.)
Victor Hugo

Iridaceae
Crocus vernus (L.)
A.J.Hill
'Lothair'
20020828

Liliaceae
Scilla mischtschen-
koana Grossh.
Iran, B.G.S.

百合花

二〇〇八年三月六日(四)
中午和吳志光電話談輔仁大學事。
下午常老師來和素華練唱，我先去一家餐廳看星期天是否營業，要請康榮在那裡吃飯。
去市立圖書館借唱片，上次付帳未成功，圖書館員說相信我就銷帳了，回來發現付款並未成功，應去繳錢。
今天居然收到移民局的信，請去領取素華的居留證。

二〇〇八年三月七日(五)
今天海良來信賀生日，筱葳來電，其實這個生日是假的，應該是農曆三月七

日。

二〇〇八年三月八日(六)
寫宗教辦學論文，先要寫武訓與甘第達修女的故事。
晚上請怡雯、書萱和盈庭來家裡吃飯。

二〇〇八年三月九日(日)
康榮從 Utrecht 來，八點四十到，下午三點多離開。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日(一)
去 IND 領取素華的居留證。到 Rijwijk 下雨，辦事大約十分左右，就搭火車回來。去時在海牙換車，誤會標示牌的意思，沒上車，就再等十三分鐘。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一日(二)
Martina 說主任介紹了兩位荷蘭學者，其中一位很早就約過，被拒絕了。另外一個就試試看吧，大體沒有什麼希望。
把素華的居留證交給 Saskia 影印，她好去辦保險的事。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二日(三)
加快上課的速度。

下午去市立圖書館，又借回一些 CD，發現一些荷蘭作曲家的作品。

2008 年 3 月 12 日 星期三

風中水仙

我們每天在運河邊散步，欣賞叢叢的風中水仙，美到不行，我跟海源說，趕快看，不然回台灣只能在夢中相見了，這是我們在這裡貼了這麼多花的原因，看來，我們有點為水仙發狂了。

好友看到貼了那麼多水仙花，就傳來英國詩人 Wordworth 寫的水仙詩的中譯：

如雲朵遊蕩飄浮
掠過山坡和溪谷
我眼波極目望處
黃水仙集叢成簇
自湖畔直抵山巔
和風中輕顫微點

閃亮耀眼賽繁星
如銀河綿亙無盡
蜿蜒直達天源頭
點綴湖岸無止休
一瞥即見千萬數

顛頭播腦且曼舞

是好友S的譯作，真想不到園藝專家還譯詩，寫詩，真是多才多藝！

S也附了原來的英詩：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That floats on high o\'er vales and hills,
When all at once I saw a crowd,
A host, of golden daffodils;
Beside the lake, beneath the trees,
Fluttering and dancing in the breeze.

Continuous as the stars that shine
And twinkle on the milky way,
They stretched in never-ending line
Along the margin of a bay:
Ten thousand saw I at a glance,
Tossing their heads in sprightly dance.

S後來又傳來兩個中譯版本，錄其中一個如下：
我獨自漫遊，像山谷上空/悠悠飄過的一朵雲霓，
驀然舉目，我望見一叢/金黃的水仙，繽紛茂密；
在湖水之濱，樹蔭之下，/正隨風搖曳，舞姿瀟灑。

連綿密佈，似繁星萬點/在銀河上下閃爍明滅，
這一片水仙，沿著湖灣/排成延續無盡的行列；
一眼便瞥見萬朵千株，/搖顫著花冠，輕盈飄舞。

稍加注意，會發現水仙有很多種，這裡先貼一些瞧瞧。

張貼者： suehua 於 中午 12:45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三日(四)
繼續寫宗教辦大學的論文。
上午七點多訪問翟本瑞談南華及其他宗教辦大學的情形。
下午常閣齡來和素華練唱，我就去市立圖書館，還唱片借唱片。不知到回國前能在市立圖書館錄下多少曲子。看來最多有兩三百張 CD。如果這樣，就等於花一百歐元，錄下價值五六千歐元的唱片。
回到家已經六點多，常老師還沒有走，原來她有意留著等我回來。下次就要早些回來。

2008 年 3 月 13 日 星期四

墓園春色

人生都有個終點站，墓園是可能的地點之一。
化為塵土，與草木為鄰。
陽光，春風，水仙花，鳶尾花，snowdrops, 滿地的紫花，藍花，白花，百年大樹與運河，靜靜地照顧地底下的枯骨。
這是人生，人人是地球的過客。
墓園安靜優雅，陽光雖然燦爛，花兒也滿地盛開，那一塊塊刻有作古人名的石板墓地，卻透出無限的枯寂。
我們無意間發現<梵谷>姓氏，經過 google 一番，原來畫家梵谷的母親葬在這裡。

HIER RUST
A.C. VAN GOGH -CARBENTUS
GEB. 10 SEPT. 1813
OVERL. 29 APRIL 1907

梵谷的母親葬在這裡。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四日(五)

繼續寫宗教辦大學的論文。

下午先去植物園再去合唱團。今天突然多了兩位男生，唱起來就很不一樣。

2008 年 3 月 14 日 星期五

植物園裏新開的花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五日(六)

繼續寫論文。

十一點多出發去瓊芳森林。春天近了，但還沒有到，只有幾種花開了，也只有少數的樹發了一些嫩芽。（我們把柯瓊芳住過的公寓後方的類公園名為瓊芳森林，瓊芳此時已離開荷蘭了）

雪蓮花

2008 年 3 月 15 日 星期六

再訪瓊芳森林

去年十一月十四日，瓊芳回台灣前請我們去她家吃飯，餐後去住處附近的森林公園散步。樹大都已落葉，但景緻仍然很好。瓊芳說夏天的森林綠得更美。我們說一定要再來，即使要搭公車來，也值得。瓊芳回去後，我們就把這個公園命名為瓊芳公園。

再回萊頓後，一直想到瓊芳森林看看，尤其是有春意有綠意的瓊芳森林公園，可是春天的腳步很慢。這兩天比較暖和一點，想想森林也應該有春天的樣子了。就搭公車，在 Lijterstraat 下車，經過瓊芳「舊居」，轉到瓊芳森林。沿著小河，有黃黃的水仙，森林裡到處是沒見過的小白花，有些樹也開始發芽，偶爾也有鳶尾花，最讓人著迷的是湖邊枯樹林前的一棵滿是綠色新芽的大柳樹，湖中湖邊鴨子在漫遊。春天的瓊芳森林真好，但還不夠好，我們決定四月再來更綠更美的瓊芳森林！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六日(日)

又是一個小雨下不停的星期天。

整理出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的主題。

2008 年 3 月 18 日 星期二

去辦公室沿路的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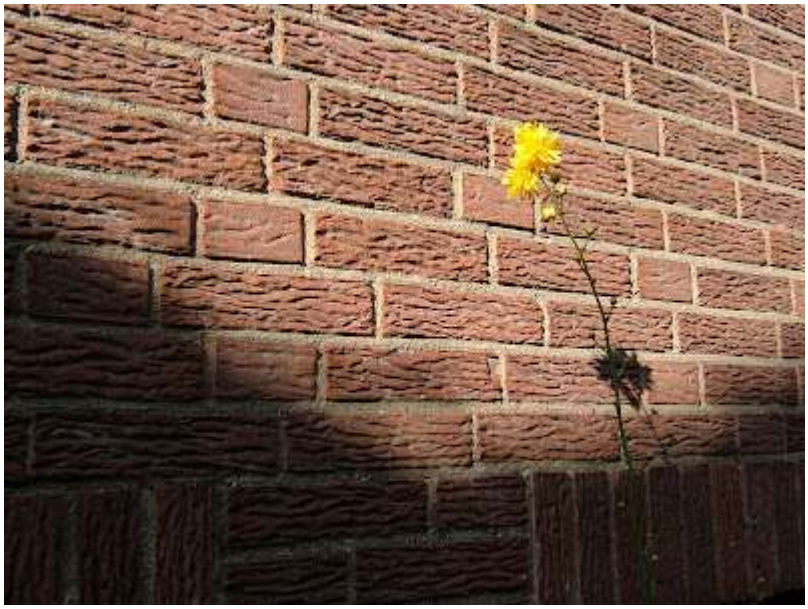
僻靜巷弄的尋常房子，還是美得可以入鏡頭。

鬱金香終於露臉了，有淡黃色與橘黃色種在牆的 一角。

這家人家的磚牆顯得特別，與眾不同。

這串紫花是沿路唯一特別的風景。

運河公園好像百看不厭喔。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日(四)

趕寫宗教辦大學的論文。

下午去市立圖書館，找到幾本英文的有關英國朝聖者的書，其中一本是朝聖者博物館館長寫的，後來又有英日對照本，就借了回來。也發現一本黑白的萊頓照相集，居然又有我們這棟羊毛工廠，照片很大，要想辦法掃描下來。也找到一張非洲鼓唱片，回來轉錄後發現只有兩首是純擊鼓，其餘都有人聲，不合適素華跳舞用。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五)

今天本來是要去搭五十七路公車看花田，但一早天氣就不穩，到八點多，決定不去了。快到中午居然下起大雪。今天也就在家裡趕寫宗教辦大學的論文。下

午快五點出去散步，根據昨天會的書從朝聖者博物館走起，去確認幾個古蹟。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六)

今天去 Utrecht。是第一次自己去一個沒去過的城市。在萊頓一直沒出去，主要還是有點保守，有點擔心不知如何走出去。但最主要還是素華的體力和行動問題。她大約只能活動兩個多小時。

今天主要在車站內及車站前的購物中心逛街。這個號稱全荷蘭最大購物中心，確實吸引不少人，可能有許多觀光客。對我們而言，幾乎沒有什麼商品能引起我們的注意，除了素華為了買一個皮包給媽媽，進了幾間皮件點，也去一兩家錶店看錶。後來到 La Place 買了一碗蕃茄湯配自己帶的麵包和起士當作午餐。出了購物中心是週六的市集，邊上有兩排魚攤和蔬果攤，其餘多是衣服飾物之類，也沒什麼特別。轉個彎，兩個水果攤販在叫賣。

沿著下去一條街兩邊又是商店。街上人很多，除了觀光客，不知有多少本地人。我們要去國家音樂鐘博物館，看了路邊的地圖，還是搞不太清楚自己在什麼地方，那個博物館確實在地圖上，離我們所在也不遠。只好順著人潮走，到一處印象中，地圖上有這一條街，好像該轉過去，走著走著，覺得不太對，又看到路邊有地圖，也還是看不出所以然。再跟著人多的地方走，哇！看到正前方主教堂的鐘樓，說是全荷蘭最高的，果然壯觀。鐘樓下拱門竟然是馬路。走近一些，素華看到一家皮件店，又進去找皮包，我在外面等她，望見鐘樓方向運河就在近處，就走到運河邊，是舊運河，像旅遊書裡的照片，運河低於路面很多，運河階地上一長排餐廳。水很濁，但沒有垃圾。

看著路標，音樂博物館就在附近，走了幾分鐘，還是沒看到，倒是走到運河

邊，對面很大的一組房子像是政府建築。我們走的這一邊，有很多商店，有一家書店叫 S 什麼的，原來是連鎖店，在萊頓也有兩間，這間規模很大。素華說冷了累了，要回家。就去市集買魚，說是很便宜。進入購物中心，很容易就走到車站月台。搭上車，很快就回到萊頓。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日)
連日主要在趕寫宗教辦大學的論文。

2008 年 3 月 24 日 星期一

三月雪，五月春光

我家（Levendaal 144）往西望萊登古城

盼著花開，盼著春天，朋友也來相約去庫肯霍夫賞花。
但是突然來了幾場雪，這兩天還有積雪呢！
以為看不到萊頓的雪景，居然還是看到了，屋頂都是積雪，遠眺整個萊頓，確實別有一番風味。趕緊到外面陽台照下各方面的雪景。太陽出來了，雪都消失了，想起雪景，像是夢中見到的。

網路上許多有關英國白色復活節的報導。原來是春天來了，但突然來了一場大雪，復活節就成了白色的了。相對於白色復活節，也就有綠色聖誕節。意思是正常的話，應該是白色聖誕節綠色復活節。三月的雪是有些異常。

2008 年 3 月 24 日 星期一

[庭院花]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四)

前往花田。依著吳德榮教授的建議，我們去搭五十七號公車，結果司機說要搭50 或 51 號，那樣比較不會繞路，不能確定到不到我們要去的花田，就還是搭57 號。沿途經過兩三個市鎮，也有一兩處有花田，但規模都不大。經過這些市鎮，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很多教堂，色調都是暗黃接近褐色，規模都很大，都有聳立的鐘樓或塔樓，很樸素也很嚴肅。只是不知人們上不上教堂。還有一個令人常見的景象，就是到處都是河流和運河，許多住宅前或後都有河。河水也都滿滿的。這個在北方水鄉澤國清爽秀麗，相對於蘇州東南亞，顯得文明又文雅。

到夜鶯站（Nachtegaal，後來崇真的兒子翻譯說的），司機說現在只有黃的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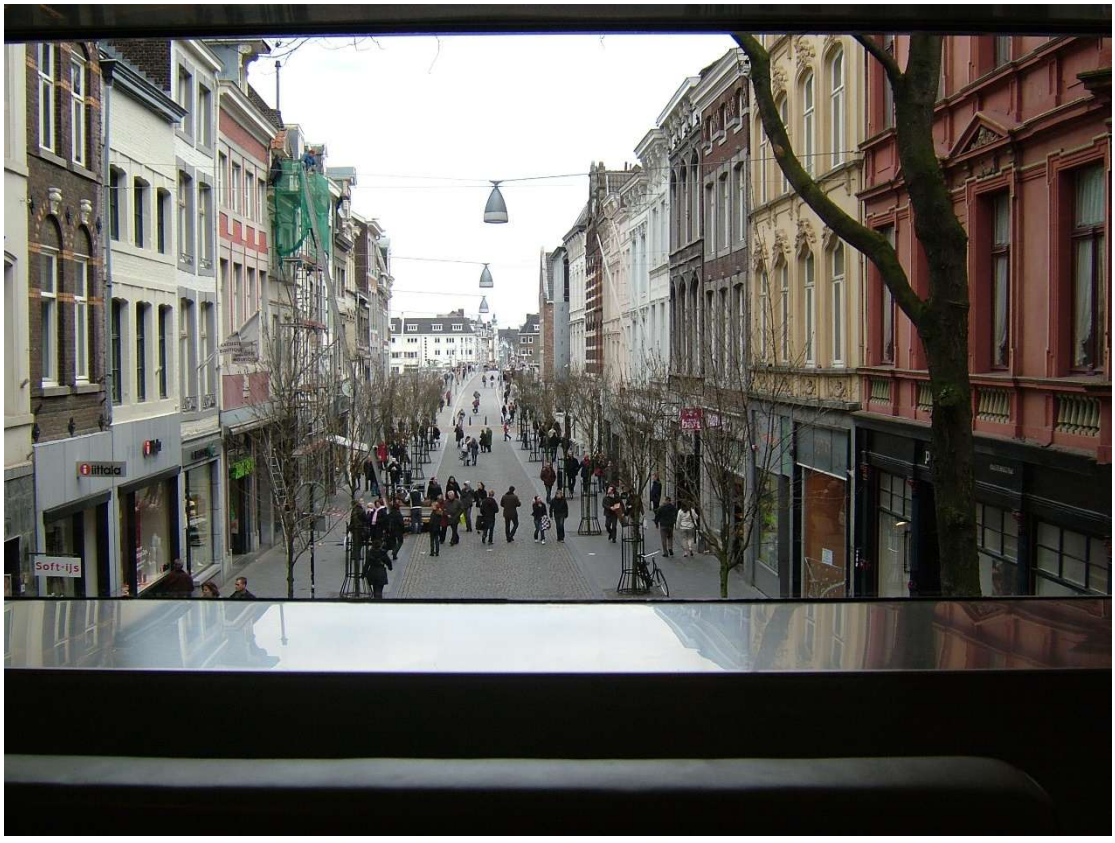
白的水仙，鬱金香要再等三四個星期。下車後，依司機指示過了馬路，走進一條小路，名為黑巷（後來回來查出來，荷文叫 Zwartelaan）。根據 Goggle Earth 這裡應該有大面積的花田。我們走進黑巷就發現左邊下去就是花田，沿著幾公尺寬的水道走去，都是水仙花，偶爾有少數幾棵風信子。不久水道轉了彎，我們就正好在水道圍起來的一片花田。水道對面也是花田，有幾畦剛開花的鬱金香，可惜水道上沒有橋，過不去。向前張望，還有更多更大片的花田。
在河邊找了一塊地，三人開始野餐。
算算可以去等公車了，到了停車站，還有一多分鐘，她們兩人就去夜鶯旅館借廁所，我就拿樹枝清理滿是泥濘的輪椅輪子。

3.27.初訪夜鶯巷只見水仙花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五)
搭九點五十二分的火車前往馬斯垂克。第一趟自己出遠門，住旅館。大體都很順利。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六)
一早去地獄門，
先去繞一圈
聖母院，聖瑟法斯教堂
三點五十二分搭車回萊頓。

馬斯垂克火車站


littaia
Soft-ijs

2008 年 3 月 29 日 星期六

馬斯垂克(Maastricht)的浮光掠影

1991 年 EU 在此簽約的古城。
是荷蘭最南邊的大城，與比利時，德國為鄰。
觀光客滿街漫步購物，最現代化的精品店，shopping mall，餐館，酒館，旅館就在典雅維護良好的古建築中經營，到處都是，兩者相映成輝。
清早去地獄門走一遭，悲慘的黑死病的歷史已沒有一絲痕跡，是很優美很有古意的景點。
地獄門連著一道古城牆，外面有湍急的耶克河流過，公園邊上還有一道據說是公元第二世紀的古城牆，城牆拱門有汽車通行。
古教堂給人印象深刻，是源遠流長的歐洲文化重要的一部份。石板下埋葬有重要人物，其中之一，荷蘭第一位主教聖瑟法斯於西元 384 年葬於此，教堂和橋都以他為名。
在聖母院和聖瑟法斯教堂，都有人在演奏管風琴，甚至還有女高音唱著聖歌，古教堂的音響果然不同凡響，很有共鳴，韻味溫暖聖潔。
漫步街頭兩天，看不到什麼私家車，公車，腳踏車也不多見。也許是個觀光大城的關係，行人徒步區範圍很大。
我們住的小旅館，在市中心，非常安靜，到佛萊霍夫廣場、市集廣場、地獄門、火車站都在十分鐘步行範圍之內。這小小的城看起來卻很大，滿街都是觀光客，相對來說，萊頓的觀光客可以說稀稀落落了。，
有馬士河貫穿整個城，公園旁又有耶克河，像荷蘭其他地方一樣，有河流，但此地的兩條河都不是運河，是自然的河流。

2008 年 3 月 29 日 星期六

花田！花田！現在只有黃的白的水仙！

朋友告知坐 57 號公車可以沿途觀賞到大片花田。在公車網站查出公車路線，又對照 Goggle Earth，找到可能是花田最廣的地方，是在庫肯霍夫北邊一點的 de Nachtegaal（夜鶯），應該是 Hillegom 範圍內了，也許就是旅遊書中所稱的荷蘭三大花田之一。

在萊頓中央車站，上了公車，跟司機說要去 de Nachtegaal，司機說要搭 50 或 51 號，搭 57 號要繞道，我們還是堅持搭乘朋友建議的 57 號公車。我們也看到著名的 54 號去庫肯霍夫亮麗的兩節公車，但是我們還是要去看花田。

我們坐的公車後來經過庫肯霍夫，這個前兩天已開幕的大花園，停車場很多遊覽車和小轎車。

快到 de Nachtegaal 站，就去問司機是不是花田區，他說是的，下站後穿過馬路就是，他說現在只有黃的和白的水仙，三、四個禮拜後才有鬱金香。

下車，穿過馬路，走進了長長的一條小路，左邊轉下去就是花田，果然只有大片的水仙，偶爾一點風信子，遠處有幾畦剛剛才長出花苞的鬱金香。這趟就欣賞水仙花田了，一個月以後再來看鬱金香。
回程正好搭上 51 號公車，確實比較不繞路。在 de Nachtegaal 之前似乎也沒有更大片的花田，以後搭 50 或 51 公車就可以了，兩路公車一小時一共有四班車，更方便。
de Nachtegaal 那條小路很長，兩邊都是花田，路名是 Zwartelaan，是「黑巷」，不知道為什麼不叫花巷。也許地名是夜鶯，小路就叫黑巷吧！。

二〇〇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一)
去萊登大學醫院神經科門診，沒有什麼新的進展。

二〇〇八年四月一日(二)
詢問 Saskia 有關保險的事。

2008 年 4 月 1 日 星期二

十幾種水仙

有台灣的朋友說，水仙花種在地上啊!?
兩個月前，我們說水仙有四種花色，後來看到愈來愈多大大小小不同花色的水仙，居然還有複瓣的。
想多了解水仙，在網上搜尋，還是一找不到什麼線索。
算了，就欣賞各種水仙好了，何必老是想去獲得一些淺薄的知識呢。

水仙的花期很長，不時又有新的品種冒出來開花。

二○○八年四月三日(四)

去市圖書館再借 CD，好像並沒有數量的限制，館員說是十張，今天借出十三張，付錢也沒有問題。如此則建立萊登圖書館 CD 音樂庫就更容易了。今天又找到一張鼓樂，是埃及和中東的，也多是手擊鼓，不過好像是樂隊演奏，不太合素華用。她倒是對上星期借到的第三張非洲鼓愈來愈喜歡。

到研究室，正好 Martina 要離開，她說也是短問，有兩位萊登的教授最近都寫了和宗教與世俗化有關的論文，我沒見過這兩人的名字，就決定邀請看看。

二○○八年四月四日(五)

開始寫 Madsen 的書評。

有許多 CD 的資料都不全，就自行補上，還相當花時間。

下午去參加合唱團練習，崇真和她兩個朋友也來加入，陳之文似有意參加，另外兩人有工作，這次請假來參加。
我大約只能跟著混著唱，若沒有吳德榮，恐怕我就沒辦法唱。沒吳德榮，男聲部可能就撐不起來了。

二〇〇八年四月五日(六)
本來計畫去哈蘭，早上一直下雨，到十點還不停。我就繼續寫書評。後來居然天晴了，算算下午兩點多出發也還可以，但後來還是決定明天再去。

2008 年 4 月 5 日 星期六

春暖運河水 齊來划槳樂

大家都知道荷蘭人喜愛擅長水上運動。
今天是週六，正好有露天市集(13 世紀開始至今)營業，我們信步走到新萊茵河畔，正準備去逛市集買鮮魚呢!
突然看到，哇，一艘艘船在河裡比賽呢，每條船八個人划槳，一人掌舵並發號令。選手穿短袖打赤膊的，一，二，三，按著節拍喊，按著節拍划，絕不含糊，好不賣力! 阿公女士也來參一腳，划船並非年輕小伙子的專利。經過之處，也有人拍手以示鼓勵。
今年開春以來，第一次看到划船隊伍出動。我們猜測可能還是暖身準備正式比賽。
春天來了，河裡的水更是滿滿的，新舊萊因河裡，大大小小的運河裡，各式各樣的遊船出動了。那天也去乘船繞行萊登。

二〇〇八年四月六日(日)

去哈蘭走了一趟，主要在廣場逛逛，到 Teyler 博物館參觀。詳情記在素華的部落格。

Haarlem

2008 年 4 月 6 日 星期日

哈蘭行：花田、教堂、化石博物館

Haarlem

本來想在四月五日去哈蘭（Haarlem），天氣忽雨忽晴，很不穩定。就決定第二天看天氣再去。
四月六日天氣很好，晴天有雲，很適合出外走走。搭火車，經過黑立紅（Hillegom），鐵路兩邊有大片花田，看來還是水仙和風信子開花季節，黃的白的是水仙，深紫色淡紅色的是風信子，少數紅的和深黃色的應該是鬱金香，開得還不多。
哈蘭車站裡有幾幅磁磚畫，展現勞動，有些小趣味。
出了車站，往左前方馬路走去，很快就看到聖保羅教堂，也就是大教堂，柯瓊芳留下的導覽說明教堂塔頭像皇冠， 一下子就認出來了。旅遊書上地圖顯示車站到大教堂還有點距離，實際上一下子就看到教堂的塔樓了，感覺很近，近到好似不太真實，應為實際距離太近了。
哈蘭好像荷蘭其他古城一樣，很小。走沒幾分鐘就到大市場，也就是大教堂前的廣場。
教堂是旅行歐洲讓人又愛又煩的，教堂很多很宏偉，是重要觀光景點，但是教堂看多了，也很膩很煩， 而且到底有什麼意義呢？不過，它老是抓去你的相機，不照都不行。
廣場路口有很清楚的景點指標，很快就找到今天的觀光的重點--Teylers Museum。博物館卡不管用，要另行購票，一人四元五。
據說這是荷蘭最古老的博物館，建於 1779 年，在 1784 年開放。是富商 Pieter Teyler van der Hulst 遺產基金會建立的。強調科學與藝術，收藏以化石最為突出，其次是科學儀器，也收藏了許多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荷蘭繪畫傑作。
讓人感覺到相當震撼的是化石收藏極為精彩，量多而質更佳。有大量古生代（五億九千萬年至六千萬年前）、新生代（六千五百萬年到二百五十萬年前）的化石，從巨大的到微小的，動物的植物的，各式各樣，有的很完整的某一種動物的各種大小化石，如蟹化石就非常多。許多化石是古生命的痕跡，也是自然的藝術精品。我們雖然不甚了了，但很有感覺。
據說後來有些古生物學的重要發現都借重了這個博物館的化石。
博物館的簡餐廳非常好，三明治和蕃茄湯做得很好，也不貴。
吃完午餐，繼續參觀，看到著名橢圓廳，收藏了各式物理學儀器，讓人感受到早期荷蘭商人重視科學和藝術的傳統。科學儀器的收藏可能萊登 Boehive Museum 更多更好，但這個博物館確也很精彩。
出了博物館，就是史巴河（Spaarne），很寬，是一條自然的河，看起來像是運河。
河邊有兩組房子，一組是傳統有華麗山牆的，一組好像故意將傳統的改造成這個樣子。
從 Teylers Mesuem 沿著史巴河往北走一點點，就是 Bakenessergracht 運河。再一轉就到了回車站的路。

哈蘭車站有些古意，建於 1908 年，正在整修。

二〇〇八年四月七日(一)

萊登植物園的雕刻展

Dryopteridaceae
Dryopteris dilatata
(Hoffm.) A.Gray
948408

2008 年 4 月 9 日 星期三

百花中的石雕個展

個展作者:
Dominic Benhura (Zimbabwe 非洲辛巴威籍，1968 年出生)。
個展名: My world-'mugariro'
地點: Leiden 植物園(Hortus botanicus Leiden)，作品共 60 件。
展期: 2008 年 4 月至 10 月
觀後感: 大多以親情，童真，動物，植物為主題。給人真情，質樸無造作，生動的感覺，請注意: 其作品人物的皮膚都是黑色的，他創作的對象應是非洲人。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一日(五)
合唱團又來了一位夏太太，從 Utrecht 來，說是夏代表的女兒。
賴麗瑩來電約演講，提到素華便秘問題，建議食用蕃薯和優格。

2008 年 4 月 12 日 星期六

[萊登植物園的花]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四日(一)

上午備課，去漢學院圖書館查 Thoronton 那本書的表格。

下午去 Hillegom 看花田，只看到風信子和水仙。

2008 年 4 月 14 日 星期一

香香的風信子花田

從 Leiden 搭火車北行十多分鐘左右， 到 Hillegom 站下車，兩側都是花田。各色風信子正盛開，陣陣香氣，人頓時感到輕鬆起來。鬱金香花田大多還只是含苞待放。在一大片好像剛收成的花田裡，有幾些盛開的鬱金香，不知是早熟的，還是殘留的。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五日(二)
再去漢學院查表格，說是變遷趨勢的解釋量如何如何，查不出所以然。
近日食用蕃薯漸漸有效。

2008 年 4 月 15 日 星期二

東城碼頭

Leiden 到處是運河。 各家庭的船就停在家門口河岸。
有些船是船屋，是合法的家庭住屋，屬政府管理，排放廢水有專用管道，不致汙染運河。
也有營業的 cruise，有固定的碼頭讓遊客上船。東城門碼頭是之一。

大船載客往來 Leiden 與 Delft 或阿姆斯特丹的運河間，小船遊 Leiden 的環城運河一週，這是春夏季節才有的玩藝，不亦樂乎!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六日(三)
突然想起應該介紹一下心理學有關家庭的研究，找到葉光輝的幾篇論文，有關孝順的論文應該是很好的教材。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七日(四)
本來想去海牙，但天氣不定，決定不去。下午出去散步順便買了東西。經過古堡，居然素華願意上去，還好有斜坡道。

2008 年 4 月 17 日 星期四

落日餘暉

位於北緯 52 度的 Leiden，晝長夜短越來越明顯，從下午五六點黃昏時刻，要等到落日西沉，已經是九點了。
來自亞熱帶的我們，把生理時鐘調一調，入鄉問俗一番吧!
七點鐘太陽還高掛著，不像是吃飯時間。晚餐往往八點多才開始，九點多結束，與原來的習慣大不相同!
羅馬古堡，高地教堂拍攝於下午五點多，生活大道則是七點半左右照的。紅紅的太陽下去了（荷蘭幾乎沒有山），是八點半左右幾分鐘的事情。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八日(五)
Martina 來研究室協商研討會舉辦事。大體進行順利，要確定評論人和海報內容。
下午合唱團練習，情況不錯，我大體也還可以應付，有時也混過去。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九日(六)
上午去市集買菇買魚買花。
晚上林月雲、林高明和林欽惠來聚餐。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日(日)

VALENTINO

2008 年 4 月 20 日 星期日

花繁正盛：再訪夜鶯黑巷的花田

四月二十日再搭公車五十一路到夜鶯「黑巷」，終於看到盛開的各色鬱金香，進入美麗的花田世界。

在花田河岸野餐後，經過大片風信子田，到了黑巷盡頭，豁然看到一片不大的花田。花色眾多，原來是密集栽植了上百種的鬱金香，分區分類標明各種鬱金香。搶拍了五十幾張照片，若計算照片裡的種類，至少接近百種。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一)
晚上鄭維中來家裡，送來萊登舊的空照圖的掃描檔，他又打電話找陳奕齊和何澄輝來家裡聊天。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三)
上午到研究室，回覆人類學系主任的信，確認呂家玟博士論文應可接受。
另外寫信給荷蘭聯合國同學會，婉拒參加台灣參加 WHO 的座談會。
下午再去夜鶯黑巷花田。約了郭騰傑一起去。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四)

寫信給研究方法專書編輯，傳給大家學者調查結果。要開始約稿。
下午去市立圖書館借唱片，回來才知道常閣齡今天沒來。她和素華週四下午的聚會大約就結束了。
今天才知道四月三十日女王日是放假的。

2008 年 4 月 24 日　星期四

[迷上花田，三訪夜鶯黑巷]

5
MONSTERS

二十三日下午天氣不錯，再搭 50 號公車，前往夜鶯（de Nachtegaal）黑巷（Zwartelaan），看花田。依原訂計畫，先去種了上百種鬱金香那一小塊花田賞花，路過大片花田，有兩三個人在寫生，就忍不住停下來照不同花色的鬱金香田。

到了那塊種類繁多的花田，開始逐一照相，先從看起來像是牡丹花的品種幾種顏色的花照起，正覺得今天比較有頭緒，可以好好拍攝盡量多種的鬱金香，一個花農走了過來，講荷語，看手勢是要我們離開，並指著有風車那邊，示意去那邊。我們只好繞了一圈準備離開，又有一人走來，有點不友善地用英語問我們幹什麼，我們說花非常漂亮，來看看，他居然說要看去庫肯霍夫，這是私人的。我們就說這裡好多種鬱金香，問他有一百種吧，他居然說有五百種以上。問他這是是他的嗎，他說是幾十家花農的。看來是花農把所有的鬱金香都在這裡種一些。

到有風車的那一邊，也還不錯，只是大片的花田花色就只有幾種。

鬱金香、風信子和水仙花田盛景總是美得讓人難忘。坐上公車經過花田忍不住多看幾眼，可能以後再也看不到了。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五)

Saskia 通知要趕快完成會議海報設計，又才知道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五日是國定假日。IIAS 從來就沒跟我們提起過。

既然是放假，就放輕鬆一點，可以到處走走。

合唱團練唱，有進步。何澄輝依約前來參加。

2008 年 4 月 25 日 星期五

運河似韻河

我們組了一個合唱團，名叫: 韻河合唱團，團員共 20 人左右。週五下午共聚練唱是快樂時光，唱唱唱，真舒服。

Leiden 的環城運河的這一段是有名的 Wit te Singel (白運河)。

春天已來到 Leiden, 連續暖和了幾天，許多樹都發芽了，有的突然綠葉滿樹。櫻花開得到處都是，還有各式草花，讓這小城活潑起來了。

傍晚唱罷，太陽仍高掛，沿著河岸寬寬的草坪步行回家。左岸有植物園，搭乘五月花號去美洲的清教徒檔案館，以及住家等，右岸則有大學的建築及住家。沿途即景順手拈來幾張，感覺古城 Leiden 處處都美，處處有文化。

這段白運河看來好似有韻律的河，映著太陽餘暉，慢慢地流過。

所貼第三張為荷蘭國父及其後代的雕像。位於運河邊靠馬路一處不太起眼的角落。似乎立像於 1924 年。
Leiden 大學為古城重要的一部分，建於 1575 年。
當今荷蘭女王碧翠絲為 Leiden 大學法學碩士，四月三十日為女王節，您若想了解盛況及荷蘭王室，請見連結網頁，點閱本篇標題即可。作者為韻河的 conductor,Melody 女士令妹。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日)

上午十點多去幾個教堂查看聚會情形，拍了一些照片，要選一張放在海報上。騎了腳踏車去 Hooglandskerk, Mare, 和兩個天主堂，每個教堂大約卻只有百來人。最後參加大地教堂禮拜。教堂雖然不是空的，但確實是冷清的。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六)

Hillegom flower parade

11-10
84-TV-VT

“Grüsse
aus Berlin”

TENT

2008 年 4 月 26 日 星期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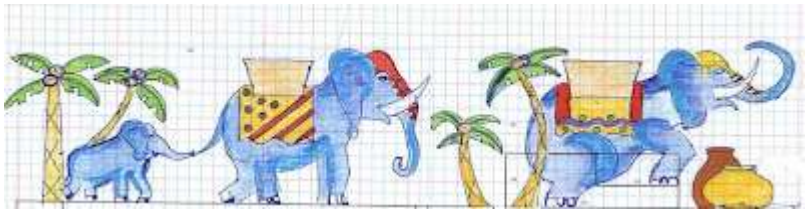
看春季花車大遊行

進入第 61 年的"Flower Parade of the Bollenstreek"花車遊行，是全世界最大的花車遊行，超過 20 輛花車參加， 今年的主題是: "vakantie"(vacation). 開頭幾張插畫是今年花車設計圖，很生動有趣。

由於現場許多人在花車行進路線兩旁圍觀，路很窄，差不多正好讓花車通過，很難照到花車主題，大多只能在花車前後照相。特請您前往地方性報紙 Haarlems Dagblad 四 月二十六日，有生動的錄影報導，點按本篇篇名，即可連結觀賞。所報導主題為: "Bloemecorso Bollenstreek groot succes"

荷蘭球莖花主要產地在海牙與 Haarlem 之間，查 google earth 的 花田面積，Hillegom 為大宗產地。

花車遊行路線起自 Noordwijk，經過 Sassenheim, Lisse, Hillegom, Bennebroek, Heemstede, 最後到達 Haarlem ，全程 40 公里。



WATERVAKANTIE

PEARLE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一)

上午去研究室，處理海報資料，交給祕書。再去漢學院，沒找到田海和胡美林，碰到林月雲和林欽惠。

下午去海牙，出發前才想起今天是星期一，博物館都不開門。到海牙，就沿著火車站—市政廳—百貨公司—華人街—購物區繞了一圈，算是熟悉環境。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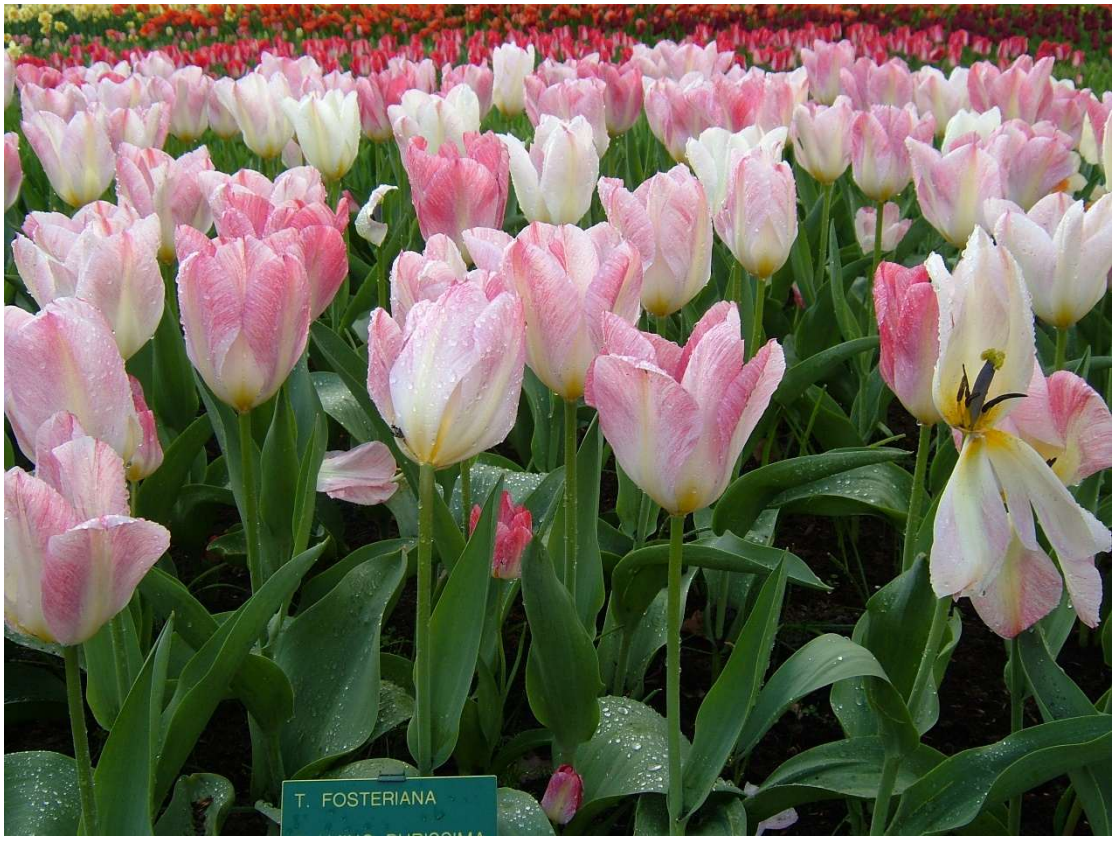
本來計畫今天去庫肯霍夫，早上起來卻發現下雨了，再查氣象，白天是晴多雲，晚上才會下雨。近八點出發，到公車總站買了庫肯霍夫門票個車資，搭第一班八點二十二分的車，只有九個客人。到庫肯霍夫花園，果然如預期，人很少。在入口餐飲區吃了早餐，開始遊園。這座花園真是人間極品。前幾個月到

處尋花，終於到了終點。

初訪庫肯霍夫花園

DUBBELE VROEGE
'MONTE CARLO'

NARCIS
BRIDAL CROWN


T. FOSTERIANA

T. FOSTERIANA
EXOTIC PURISSI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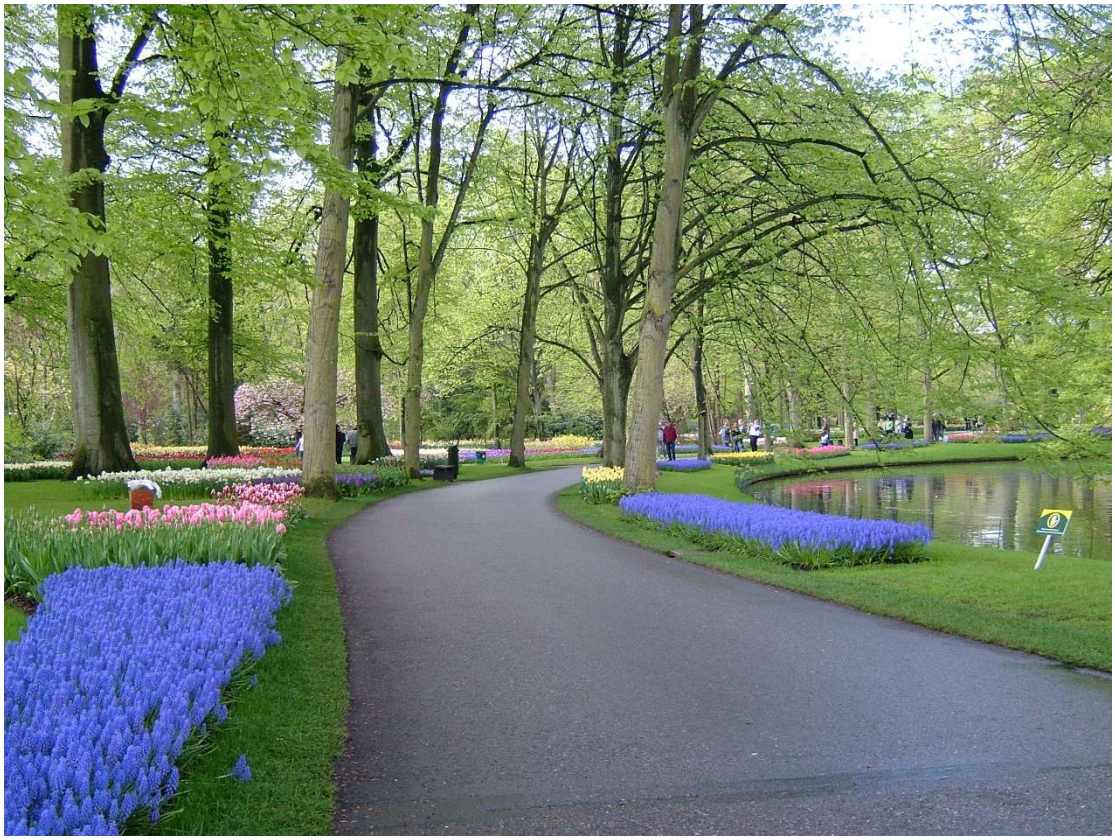
PROFESSOR RÖNTGEN

Buy your bulbs here

NARC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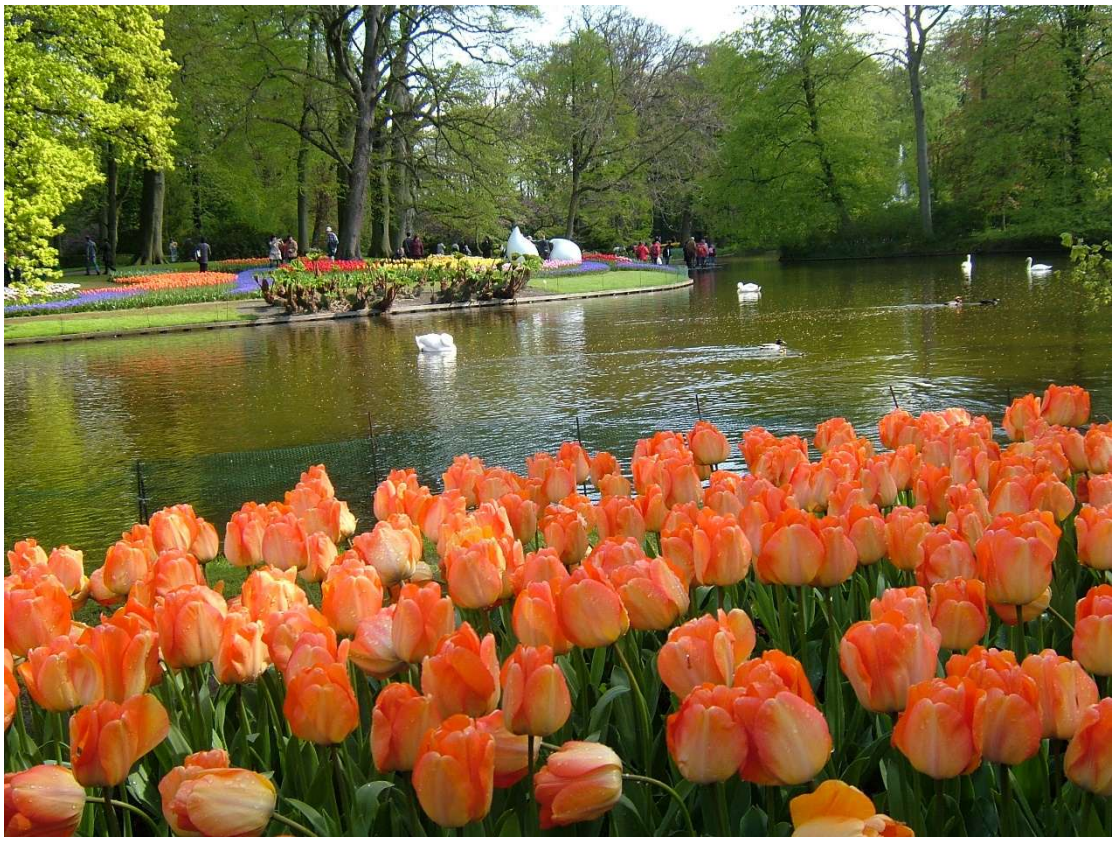
T. FOSTERIANA
SWEETHE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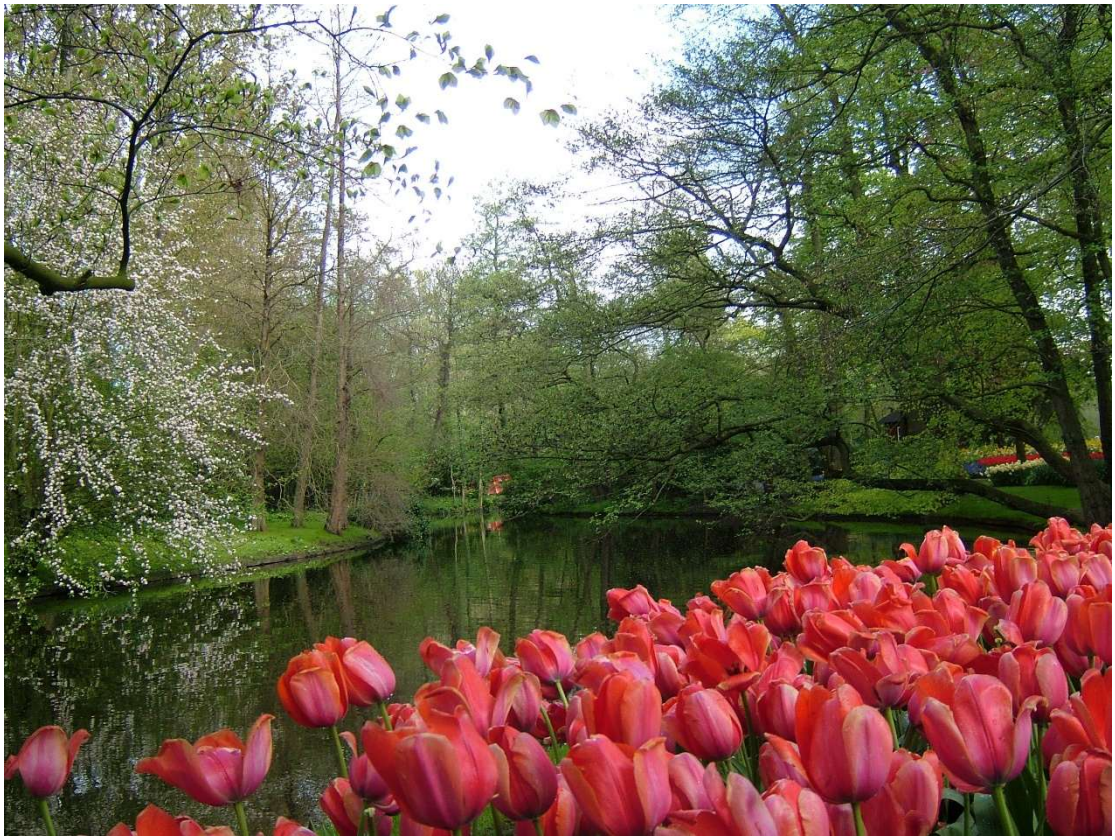
DARW. HYBR. T.
'BANJA LUKA'



ENKELE LATE T.
PERESTROYK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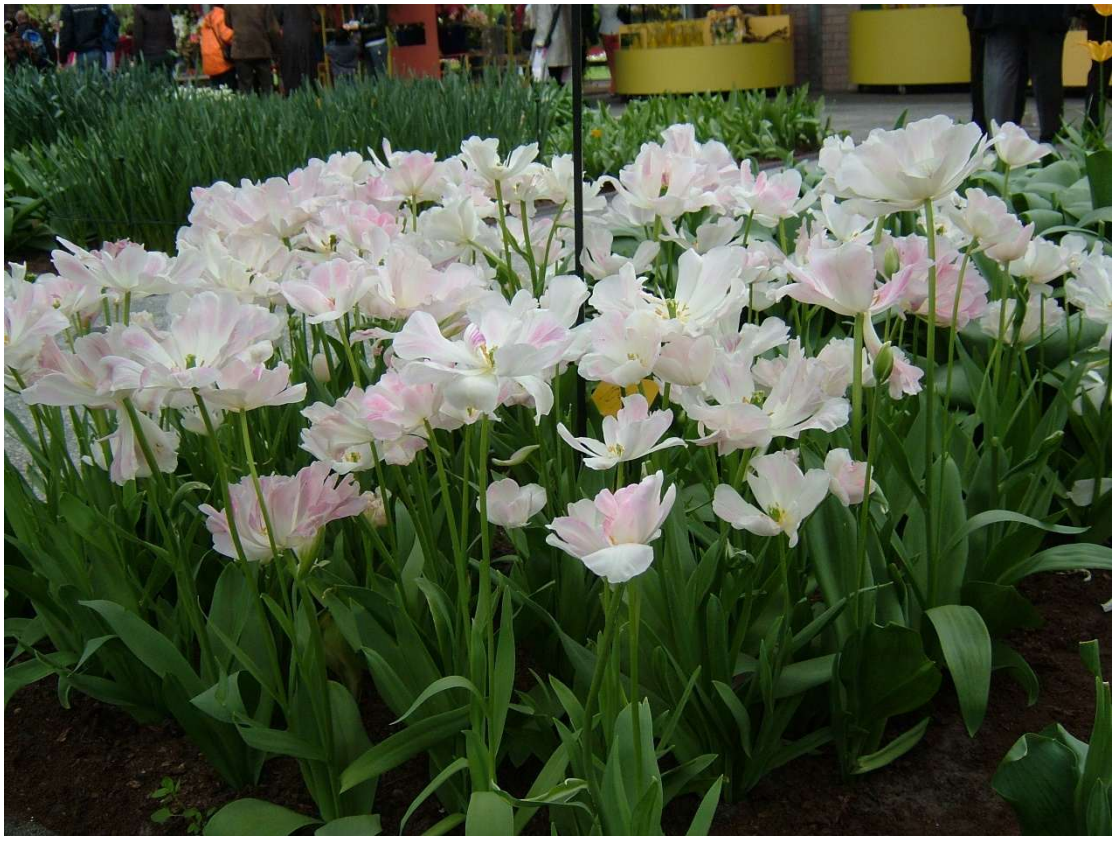
DARW. HYBR. T.
'DAYDREAM'





Koning Holland bv.
Voorhout
59
DUBBELE VROEGE
MONSELLA'

EVT
FLAIR



SHANTY KOOR
WINDSTILTE

1892 1957
SHANTY KOOR
WINDSTILTE

2008 年 4 月 29 日　星期二

[尋花尋到終點：庫肯霍夫]

FLAIR

從去年八月底下飛機，朋友就告知附近都是花田，就盼望遍地開花的盛況，就想見識鬱金香王國的美景。一月看到水仙冒出來，就一直在尋花，雪滴、水仙、鳶尾、櫻花、鬱金香，最後，四訪花田，努力拍攝各種美麗的花。尤其到夜鶯黑巷鬱金香和風信子盛開的花田，雀躍賞花之餘，趕緊通知親朋好友到部落格分享。今天終於到庫肯霍夫(Keukenhof)，一進到花園，就強烈感受到尋花終於尋到了終點。走了部分園區，到了湖邊森林花園，就深深感覺已被庫肯霍夫澈底征服，前面尋得的各種花卉簡直再難以入目。庫肯霍夫的花鮮活、美麗、似乎不是人間所有！

不過，我們幾個月來尋花也是實際的生活，雖然花多沒有庫肯霍夫那麼鮮活美麗，也自有一種親切的、自然的、生活的意義。

二〇〇八年四月三十日(三)

今天是荷蘭女王日，全國都在慶祝。習慣上，今天民眾會擺攤子，出售舊貨，下午出去逛了一圈，果然在市集就有很多人擺攤子，多是小孩子的玩具、洋娃娃、書籍和零星玩意，沒有什麼好東西，買賣也很冷淡。就改到大地教堂，也是一樣，沒有一樣讓人心動的東西。路過一人家，進去買了一塊桌布。

走過市政廳，碼頭傳來聲響很大的音樂，大約是要辦舞會。突然下起雨來，就跑到 V&D 去選購衣服，是合唱表演要穿有顏色的上衣。最後看上蘋果綠的 POLO 衫，店員說要關門了。

從百貨公司出來，才發現 Breestraat 把滿了攤子，不是小孩玩意。可惜好像多在收攤了。事前完全不知道，錯過買古董小玩意的機會，還好在一個攤子看到一對彩色瓷少女和木雕小書架，總算沒有空手而回。

Breestraat 到處是垃圾，人們隨手亂扔，尤其許多啤酒罐瓶杯，到了超市前廣場，許多年輕人聚集，幾乎人手一杯啤酒，廣場圍了起來，有巨大的吊車吊著一個巨大的白色頂帳，音樂巨響不斷，大約又是舞會。荷蘭人狂歡慶祝前女王生日，好像就是要藉機放縱。據說在阿姆斯特丹更瘋狂。

二〇〇八年五月一日(四)

今天去 Utrecht，看清楚地圖要去音樂鐘博物館，到了路口，還是有點不確定該怎麼走，正好一對警察走來，問他們博物館在那裡，說就在街底。進了博物館，正好開始有一個導覽，金髮小姐，大約是大學音樂系學生，帶領介紹並啟動各種音樂鐘和自動演奏樂器。各式各樣的音樂鐘，設計精巧，不是只報時叫幾聲，而是有音樂銅軸及若干自動演奏裝置結合起來。是十七、八世紀阿姆斯特丹商人的奢侈玩意。自動演奏樂器在現代錄音技術之前有很驚人的發展，從銅盤、銅軸，到打洞紙本紙卷，從叮叮噹噹到鋼琴自動重現名家彈奏音響。最驚人的是自動演奏小提琴。導覽的小姐說這組鋼琴兼小提琴自動演奏裝置是世界第八奇觀，麥克傑克森來要用六百萬美金買下。原理和自動鋼琴類似，只是設計難度高出許多。因為要自動彈鋼琴容易，要自動拉小提琴可複雜得多。設計者固定住三把直豎的小提琴，琴箱在上，琴頸在下，在要拉絃位置裝了一個圓形的拉絃裝置。三把小提琴各有一組精密設計的按把位的鍵盤組，這個鍵盤組就由鋼琴的紙卷裝置控制。機器一起動，圓的絃的轉盤一直轉，鍵盤組就一直依紙卷按著小提琴不同的把位，有和聲的小提琴音樂就複製地演奏出來了。照理，應該就可以和鋼琴來合奏小提琴奏鳴曲，不知道有沒有這樣曲目的紙卷。

導覽最後來到一個大廳，音樂響起，幾位洋人就跳起舞來，原來是舞會自動演奏管風琴的展示，洋人聞樂起舞很自然。這種自動演奏管風琴顯然是要取代樂隊，早先的小型裝置是用紙本，不知道這種巨型的管風琴是如何啟動的。幾些

人在跳舞，就沒聽到導覽的說明。這種自動演奏的管風琴也就是街頭管風琴。來荷蘭後，在節日多有這種管風琴車在街頭出現，有幾個人拿著一個杯子狀的金屬容器，先放了些銅板，隨著管風琴音樂節奏上下搖動，向路人「收費」。有時大人給小孩零錢去投。不知道這是營業行為還是慈善乞討行為。還沒弄清楚這種街頭管風琴裝置原理如何，應該去讀從博物館買來的導覽書有關部分。前天在庫肯霍夫一進園，就有一台街頭管風琴開始不斷演奏，聲響不小，音樂不好聽，相當殺風景。在街頭湊湊熱鬧還可以，要拿來為美麗花卉伴奏就很不搭調。

MORTIER
TH.MORTIER

SIG. HEIZMANN. VOHRENBACH. BADEN

REGINA

我們這一組參觀小組中，一直有一個小孩不時發出聲響，對導覽說明有些干擾，以為是小小孩大人也還沒法約制，後來看到是一個智障兒，常不自主地像是哭鬧。母親就趕緊抱住他，撫摸他的頭。到了一處，導覽小姐介紹街頭小風琴，是紙本啟動的，小姐就請智障兒去搖動紙本，顯然智障兒不清楚狀況，媽媽就馬上抓著他的手一起搖。終於演奏完畢，大家鼓掌。參觀的人和導覽小姐對智障兒干擾聲響都很寬容，沒有什麼不悅。倒是我剛開始聽到小孩哭鬧聲，心裡還在嘀咕大人不該帶這麼小的小孩來博物館。看到是智障兒，也就沒什麼抱怨了。也許聽聽好玩的音樂對他是好的。

博物館全名是國立從音樂鐘到街頭管風琴博物館。

現在外出參觀旅遊都自備三明治料，常到簡餐廳或自助餐廳買熱湯來配。這個博物館也賣熱湯，點了一客，看到小姐拿出一個罐頭，熱好送來，一看是是最便宜的有細細碎碎麵條那種，小小一碗，素華說很難喝。

走出博物館，去荷蘭最高的鐘樓下躲雨，在老運河邊散步，看底下運河河階眾家餐廳開始排露天跟桌椅，是烏特列支的特殊景觀。

IL POZZO

2008 年 5 月 1 日　星期四

萊登石磚縫長出薺菜

到處尋花，突然在路邊石磚縫裡看到熟悉的小白花和三角形的子莢，再一看，是薺菜！

看到薺菜就想起小時候快過年時到處去「挑」薺菜，更想起老媽的薺菜餛飩、薺菜春捲、薺菜炒肉絲・・。

一開始，已經不記得是老媽還是老爸帶著我們兄弟，到田裡到野地去「挑」薺菜。後來，大約從小學高年級，到了過年前，大哥海根就和我兩人在寒假裡就連續幾天，到少年監獄旁邊的田地，到往機場方向的野地，到和平橋往牛埔方向的田裡和草地裡挑薺菜。

所謂「挑」薺菜，挑是上海話，不知道到底是那個字。實際上，就是拿一把小刀或剪刀，在田裡在野地找到薺菜，就用刀子或剪刀把薺菜從土裡把根剪斷，

把整棵薺菜挑起來。挑似乎也有挑選的意思，就是要挑出嫩的沒開花的。兄弟兩挑的薺菜要拿來做包春捲和元宵的餡。
幾乎每年冬天都去挑薺菜，也很好玩。後來老哥去幹訓班受訓到情報局服務，就不記得是不是帶弟弟們繼續去挑薺菜。
在美國印第安那時，看到草地上許多薺菜，雖然確認無誤，還是不太敢吃。
回台灣，住在台北，就沒有機會挑薺菜。有一年去溪頭旅行，看到薺菜又多又嫩，就挑了些帶回來，老媽很高興。
老媽搬到南港來之後，到處都看不到薺菜，就多半到南門市場去買。這時多半是包餛飩。清香的薺菜是瞿家大小最喜歡的無可取代的美食。
很奇怪，南港就是沒有薺菜，有一年在中研院實驗田邊上看到了一些，但已經開花，就等第二年冬天再去挑，一年後，卻再也沒看到，大概是被當做野草除掉了。
媽走了，大家還是想著薺菜特殊的清香和口感。振宇有一天就請大家去薺菜之家好好地品嚐。慧貞也去南門市場買了些回來，我們匆匆趕回荷蘭，就沒嚐到。媽媽週年時，得好好包些薺菜餛飩來祭一下，再來分享老媽的薺菜味。
萊登的薺菜全都長在石磚縫裡，但也長得很肥大，只是發現時都已開花結子了，老得不能吃了。即使要採來吃，石磚縫裡長出來的究竟很有限。
在草地裡找過，就是沒有。不知道究竟為什麼這裡的薺菜都長在石磚縫裡。
媽媽走了四個多月，看到薺菜就想到老媽，寫這一篇也算是記念老媽了。（海源借瞿媽媽部落格發表）

後記：
五月二日去圩田公園的路上，終於在草地裡發現薺菜（最後兩張加貼的照片），有的也還沒有開花。應該可以去挑一點來嚐嚐。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日(五)
連日來都著手改世俗化英文論文，也積極約研究方法的稿。
下午去圩田公園，以前我們習慣叫它水鳥保護區，正式名字是 Polder Park，是圩田公園。
兩個星期不見，居然樹都全綠了，野花也開了不少。我們說是庫肯霍夫以外的另一種美景。

二〇〇八年五月三日(六)
李秋妍今天傳來宗教辦學譯稿，晚了三天，還好。
下午去市集買魚匆匆回來。

趕五點四十七分的 42 路公車去吳德榮家參加聚餐。一出門，要素華坐上輪椅，快步趕去公車站。到站等了三、四分鐘，公車準時來了。先在網路上抄下所有站名，順利在 Irislaan 下車，也在 Goggle Earth 查清楚吳家所在，也還記得上次走過的路。一下子就找到了。

德榮帶著欽惠、家玟、她母親、怡雯、澄輝和一位中國清華來的學生騎車去看花田，騎了四個小時回來，說花已開始謝了，屁股很痛。但看來都很盡興。

碧茵今天準備了很多道菜，都很可口，據說準備了好幾天。

大家聊天，談到共產黨在學校裡的情形，看來黨的組織還是很嚴密地控制學校和學生，又說到中國教育強調為國效力。中國民主化的路還非常遙遠。

2008 年 5 月 3 日 星期六

[圩田公園（一）：春日的野趣]

兩個星期前到圩田公園，樹大都還沒有發芽。天氣稍一暖和，芽都冒出來了，有的甚至已經是整樹的綠葉。生命的力量顯然蓄勢已久。

2008 年 5 月 3 日 星期六

[圩田公園（二）：尋花尋到另一個終點]

庫肯霍夫即將關閉，花園裡的繁花盛景不再。萊登的圩田公園似乎不比廚房後院的花園小，到處都是自然培育出來的野花。尋花至此，也可以說到了另外一個終點，也是極致。

二〇〇八年五月四日(日)

終於走到 Warmond 湖。從家裡走到大運河花了四十分鐘，再走到河邊又花了四十分鐘到湖邊（應該只是十五分鐘的路，因為欣賞風景又要攝影，就多花一點時間）。回程坐四十五路公車，繞道中央車站轉回來。

2008 年 5 月 4 日 星期日

到處船來船去

昨天下午四點多，走了約 40 分鐘，到 Leiden 北邊的 Warmond, 回程則坐公車 45 路，約半小時到家。
這是 Leiden 各大小運河的匯集區，船隻都可通到這裡的。好像湖一樣，只是沒有高低的潮汐，水永遠是滿滿的。是藍藍的顏色，清爽。看地圖，覺得荷蘭的水道，沼澤低地及湖，好像跟土地面積差不多大。
這"大湖"旁有相當高級的社區住家，也有沼澤地，樹木及草就長在水裏。運河對岸是牧場，可看到牛群。
春夏時節，大小船隻出動，私人的或較大的出租的觀光客船都有。
開船出遊做什麼呢?我觀察，他們挺愛懶懶的躺在甲板上，這可是一個日光浴好機會。另外就是喝酒，聊天等等。

荷蘭人沒有所謂加班。商店平日六點準時打烊，週四是 shopping day,開到九點，週一上午又不開店，理由是週末玩得太累了。各個商店老闆也可自定上班時間，哪幾天休息，貼在門口，等等。

除此之外，剛出社會的年輕人，年 休 25 天。加上許多人選擇彈性上班，不做 full time (全時)的工作，所以， 嗯，休閒很多，春夏時 ，全城露天咖啡座滿滿滿!運河大小船都出動了，一看皮膚曬得紅紅的就知日光浴了。

而且，還未到六月，許多人已預告七八月全家渡假去了，還說 IIAS 沒幾個人會去上班，云云。

這是一個重視休閒的社會。

請您點閱放大，效果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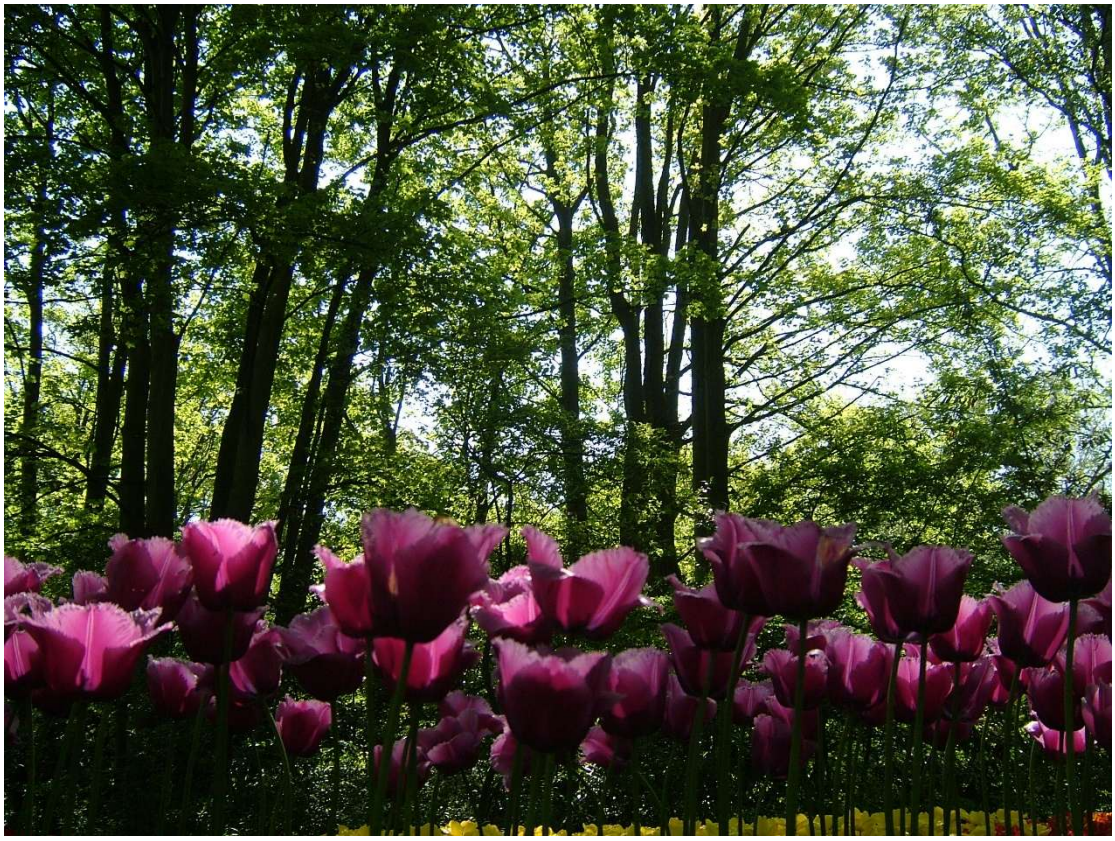
二〇〇八年五月七日(三)
去找漢學院胡小姐，她明後天才上班。
到市立國書館還借唱片，出來腳踏車不見了，只賸鎖鍊，以為小偷真厲害，其實鎖鍊只繞一圈，並沒有把腳踏車鎖住。只好說是塞翁失馬。

二〇〇八年五月八日(四)
今天一早再去庫肯霍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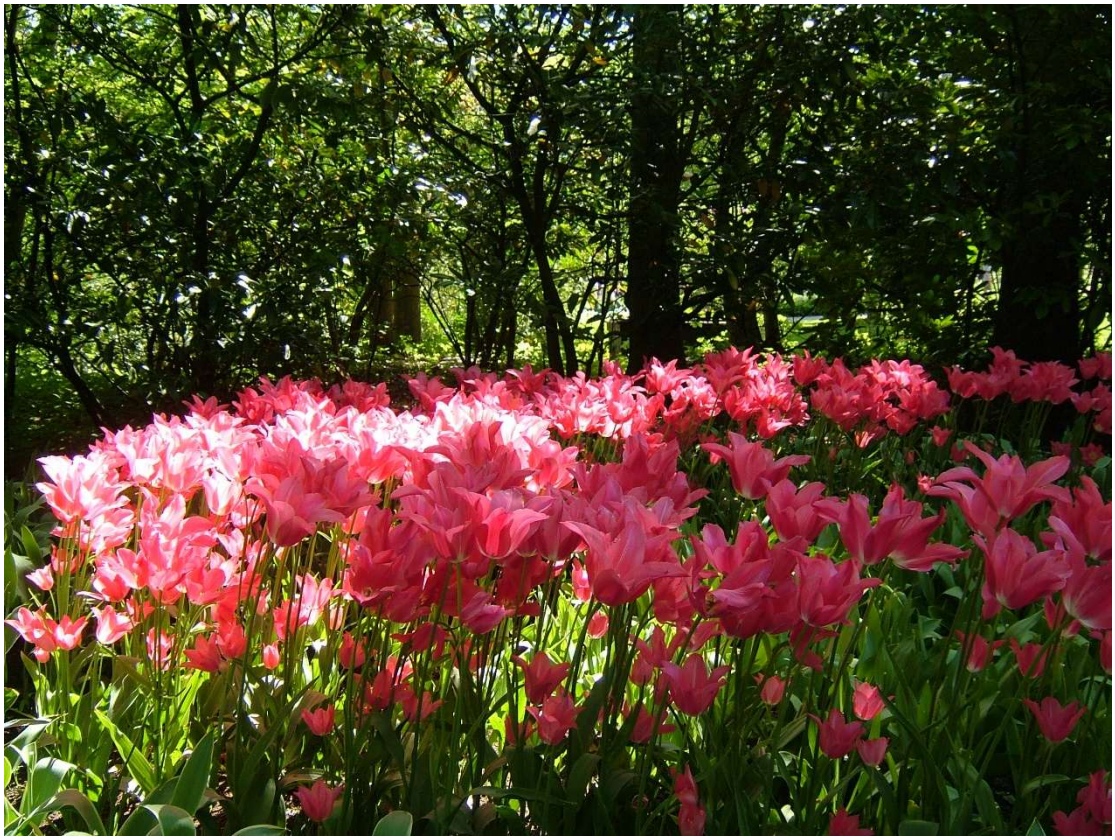
二訪庫肯霍夫花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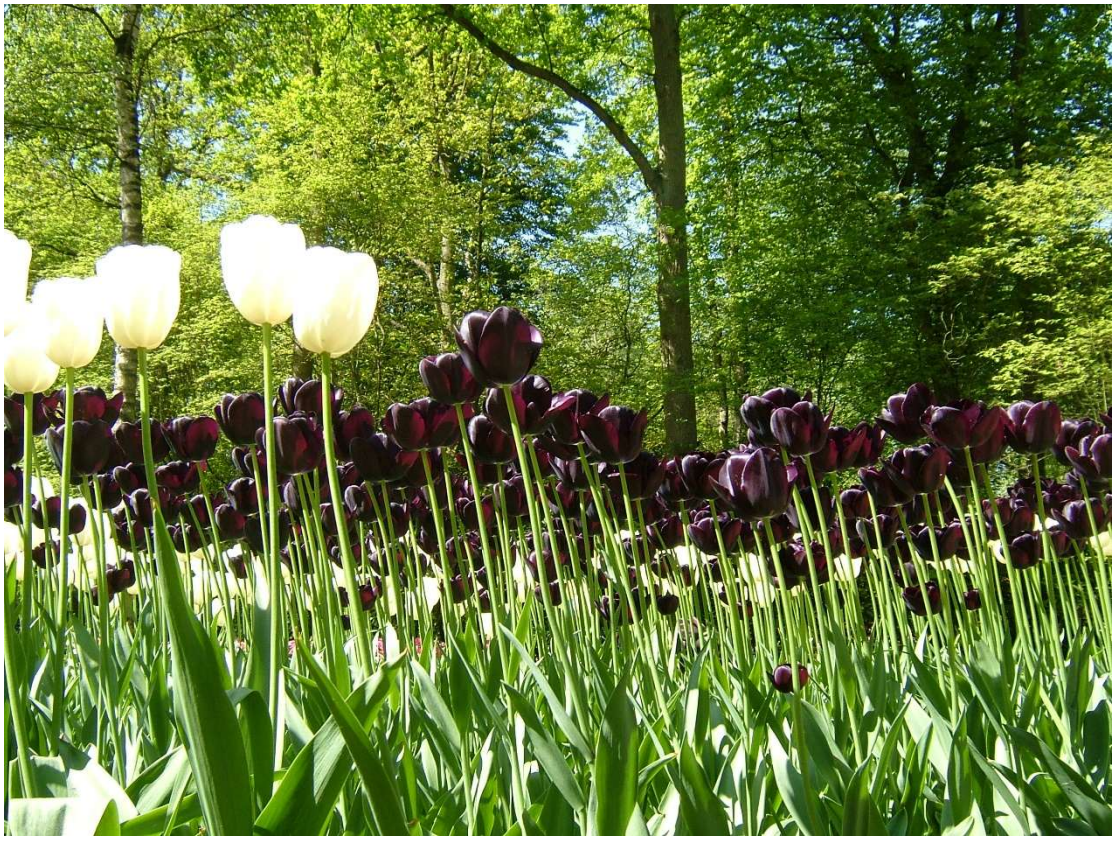
Anna Paulow

TRIUMPH TULIP
CAMARGUE
TRIUMPH TULIP
PINK DIAMOND



HYACINT
'IBIS' (R)





二〇〇八年五月九日(五)
下午合唱團練唱，排練表演隊形。
沿著白運河走回來，經過一個民宿，張望了一下，好像客滿。

2008 年 5 月 9 日 星期五

[再訪 ： 庫肯霍夫花園]

Keukenhof 美麗如仙境，想到如果想再來，不知等到何時，飛機票不便宜呢! 所以我們決定進園再欣賞 一次。

因為本篇是續集，角度改一下，照片部分，盡量用冷色系的花。至於文字部分，就說些所見所聞吧!

我們要搭 54 路第一班 8:22 到庫肯霍夫的專車，有一位老太太也差不多同時到了。為了國民外交一番，我開始與她交談問好。

原來，她來自 Gouda, 生產 cheese 有名的古城。她英文能力有限，我們比手畫腳，終於弄清楚了一些。她是資深公民(senior citizen), 所以呢,只要花 32

歐元，辦一張卡證(不清楚哪個部門發的)，在 Keukenhof 開園期間(八週)，每天可以進去欣賞(普通門票一張 16 歐元)。她也給我們看火車優待證，可能是免費吧。我們說好羨慕，可惜我們不是荷蘭公民。

老太太的父母都製造乳酪，她很努力用動作來說明如何製做乳酪，好像要穿著木鞋，要使用風車。這是一位乳酪製造商的女兒的故事。

回程的車上，旁邊坐了一位慈祥優雅的老太太，我正揣度著要不要外交一番，(一方面也擔心對方英文不通)她倒是先禮貌地問我，喜歡 Keukenhof 嗎?

我說這是第二次來呢，也曾去看了四次花田。她說，因為陪同伴來，這是第一次來，Utrecht 也有辦花展的。

原來，她父親 80 年前開始在海牙附近種植球莖花，開始時用手做，後來機械化了。花田現在已轉由哥哥經營。

老太太顯然對這方面了解很多，侃侃而談。

她說，荷蘭花卉外銷，開始僅限於歐陸國家，因貿易全球化，加上研究開發出許多新的美麗品種，並且登記專利，又向外國購買種子，以取得新品種。現今外銷已擴及全世界，是獲利很大的一種產業。(後來與朋友聚會，才知花農真是獲利很大的。)

車窗外，花田正噴著水，她趕緊解釋，附近地區雨水少，仰賴水利灌溉。嗯，荷蘭水利工程之完善，那真沒話說的。

之後，我找話題說，荷蘭人語言能力很強，都會講英語也! 她說，因為我們國家很小啊!必須會荷語以外的語言才能與外界溝通，除荷語，英語必備外，許多人德語，法語都會的。

這讓我想起了好友 S 的公子，高中一年級小小年紀，手指搬搬一算，喔，一共會七種語言:荷語，英語，中文，德語，法語，拉丁語，希臘文。

我們一路愉快地談著，快要進入 Leiden, 看到 Leiden 大學一棟建築掛的招牌，她又說，LU 是荷蘭最古老的大學。她倒像是很有興趣當導遊了。.

這是一位花農女兒的故事。公車抵達 Leiden，見她與同伴相扶持地，走向火車站，她們還要花 40 分鐘轉火車回 Utrecht.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日(六)
中午去宜真和思宇家吃飯，
下午要去划船，到了碼頭，卻租不到船，就在河邊草地喝啤酒聊天。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一日(日)
修改英文論文。

2008 年 5 月 11 日 星期日

城的森林:Leidse Hout

朋友瓊芳曾住在附近社區，所以我們就戲稱 Leidse Hout 為瓊芳森林。

已經是下午五點了，太陽還高掛著，晝長夜短愈明顯，要太陽下<山>，非等到九點，而十點鐘左右天才會全黑。

從 Hoogvliet 到瓊芳森林，搭丶42 或 31 號公車，車程十五分鐘。要打發這長長的夏季傍晚時分，能在附近的森林裏漫步乘涼，是最好不過了。

我們備了點水，水果當點心，上路。今天公車司機罷工，上了車，司機示意，免費。

樹林中綠蔭蔽天，到處小徑，平坦而彎彎曲曲，沒有柏油路。有人工溝渠，有天然的濕地小湖，有大片草地。樹梢鳥叫著，湖邊野花盛開，湖中小野鴨游來

游去。

有 teahouse，供人小坐休息。在大樹下設有咖啡座，真好，邊吃水果，還欣賞了羊兒，孔雀。

在森林裏一邊晃蕩晃蕩走著，一邊努力練唱: na lu wan do yi ya na ya he, yi ya he, na lu wan, wan do yi ya na ya ho ha ya, 0 yi na lu wan do yi ya na ya he。 下禮拜五要表演的，歌詞不背起來不行的啦!

七點鐘打道回府，又是免費到家。

海源一直說冬天的枯樹林也很美，也跟瓊芳這麼強調過。他今天還這麼說，也許回到三月中的瓊芳森林來比較看看。同樣的路，同樣的樹，就是很不一樣。我還是喜歡成蔭的綠色森林！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一)
看呂家玟博士論文，準備口試題目。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三日(二)
出完期末考題目。
下午去海牙森林。

2008 年 5 月 13 日 星期二

[海牙森林: Haagse Bos]

請點按本篇篇名，閱讀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可了解更多 Haagse Bos(海牙森林)的資訊。

從 Leiden 搭火車，15 分鐘以內可抵達海牙，出火車站，跨過 Bezuidenhoutseweg 路, 沿著走，往東北方向，跨過 Utrechtsebaan 路, 即可進入<海牙森林>。

Haagse Bos 是荷蘭自古留存至今，歷史最悠久的森林之一，面積廣大。它位於市中心區，是個真正的城市大森林。小溪流，湖泊拱橋，大樹小樹，草坪，休息椅，幽徑小路，飛鳥水禽處處可見。

可讓人沉思閱讀，身心靈休養生息，帶孩子遊玩，遛狗，跑步，漫走，騎鐵馬，以及觀察大自然，是個絕妙的好所在。

我們沒有走完，回家之後，查詢 google earth, 才知道這森林的盡頭，原來連接的是 1640 年建立的荷蘭皇宮。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四日(三)

最後一次上課，二十多個學生全都來了。

下午素華本來約了閣齡去瓊芳森林，巴士司機全面罷工，改去圩田公園。經過一個社區，發現大量薺菜，三人採了不少，約閣齡來吧薺菜和晚餐。

2008 年 5 月 14 日　星期三

四週

每天看著它，晨昏的光 景，隨季節變 化。
一年的家，會懷念嗎?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五日(四)
上午去研究室，Saskia 仍然很忙，把保險公司的信給她，下星期再說。
下午參加呂家玟的博士論文口試。第一次也應該是最後一次穿上教授袍子。
晚上參加她的宴會，走到東門餐廳，侍者查電腦說沒有啊，只有一個九點鐘的餐會。在路上就說沒帶請帖，不知道會不會搞錯，果然搞錯了，一向都不用手機，這下子不知如何是好。只好進城門看看有沒有別家餐廳，看到一家餐廳，又依稀看到安哲的身影，果然不錯，就是那家餐廳。Hill Gates 坐在我對面，聊了很多，才知道 Stanford 有兩個人類學系，人類學家彼此鬧得不可開交，Arthur Wolf 居然不屬任何系，也有二十年沒有研究生。

2008 年 5 月 15 日 星期四

mother earth 的展示

Keukenhof 即將閉幕
花田已無遊客蹤跡

如果
Keukenhof 是人們
展示智慧的
人間仙境

那麼
在這野地舞台
Mother Earth
創造另一極致

光影角度色澤改變又改變
演員隨時更替

每次走了進來
目不暇給

只能不斷給與驚嘆號

這是
另一更熱鬧的花田

上演日期: 2008 年 5 月 14 日

地點:Polder Park

主要演員表:

母鴨帶小鴨鴨四隻
蓮花
只長在水岸邊的黃色鳶尾花(Iris)
茅草以及各色野花

配角:

長在庭院的:

藍色鳶尾花 及
不知名小白花

二○○八年五月十六日(五)
上午去「教授步道」前一條路路口採薺菜。
下午四時到鋼琴室練唱，五時到漢學院， 參加學期結束聯歡會。六點多節目開始，先由兩個東方學生鋼琴連彈一曲，接下來，其中一位男學生彈李斯特的曲子。第二個節目是兩位東方男女同學合唱，由一位西方女生吉他和一位東方女生伴奏。第三個節目是一位西方女生彈玩玩並吟唱蘭花花，一位西方男孩吉他及擊鼓伴奏。我們的合唱排在第四，唱了回憶、望春風，安可曲阿里山。觀眾反應熱烈，大家也都覺得唱得很好，很高興。
晚上請思宇和宜真來家裡吃飯。在小陽台用餐聊天。

二○○八年五月十七日(六)
下午去 A&H 和商店街採買禮物，雨不斷地下，買了一把傘，一撐開，整個翻過去了，店員幫忙處理，就看到一根傘骨壞了，可是一下子沒有再發現，就算了。撐著傘，走著走著，雨還不小，說有傘真好， 看到壞掉的傘骨頭，趕緊轉回那家店，已經關門了。
晚上去家玟家參加她的慶祝 party。

二○○八年五月十八日(日)
一早起來，做演講的最後準備。找到社會意向調查和 TVBS 對未來樂觀與否的資料。
十一時前往 Hoogvliet 超市，正說前面好像有什麼臨時市集或展覽，交通管制，不知如何與葉翠珍碰面，路邊一輛車子正停靠，車門打開，原來就是葉小

姐母女兩人。
順利到達海牙明記餐廳。
準備投影機和電腦
十二點半用餐，同桌有鍾組長夫婦、陳凌、韓良憶等人，韓良憶和炫元形容得一樣，滔滔不絕一直講話，不過講荷蘭社會的事，講得還不錯。
一點四十分開始演講
大約三點結束。

昨天約怡雯晚上來吃薺菜，和家玟與她母親聊著，我臨時也邀他們一家三口來晚餐。
晚上六人相聚甚歡，後來還又唱起歌來。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九日(一)
上午到研究所，與 Martina 商議研討會議程，寄給王建生推薦信，詢問 Saskia 保險事。最後，列印學生考試答案。
到 Selgate 本來要買兩本庫肯霍夫的書，打六折，但是沒有出版時間，也和我們在花園裡買的印製地不一樣，我們買的是在中國印製的，可是這裡是 Agoro，不知是什麼地方。版權頁怪怪的。一進書店看到一本大版面的鬱金香攝影集，翻閱後，決定買這本攝影集，不買庫肯霍夫那本，因為這本有一百多種鬱金香的特寫。
想去接華，但覺得還是試試看讓她自己走來。
十二點半依約到 V&D La Place，把鬱金香攝影集看過一遍，把序文讀完，把後面一百多張附圖說明看完，一直向電梯口張望，就是沒看到華，不知發生什麼，可能腳又怎麼了。近一時，她終於到了。果然是因為抽筋不好走。
飯後去商店街買了辣椒膏、維他命、巧克力、亞麻仁子丸、肥皂、斜背包，換了傘。
回家後再到樓下超市買純度七十的巧克力和修道院啤酒，要帶回去。
打包完畢。

晚餐時，怡雯來拿歌譜，順便給他一些蔬果。聊起來，小姐很健談，又談了不少。

台灣人碰面好像都會一直談荷蘭人的冷淡「無情」。

回台日記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日(二)
九點多先去運河公園
到買公車票，店員告知公車司機罷工
請 Saskia 趕緊叫計程車
在機上抄錄出所有花科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三)
下午一時十五分抵達桃園機場
四十五分出來，筱葳開車來接
晚上海良來做菜，文君稍晚也來聚餐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四)
上午去研究所
下午一時三十五分到仰止家
二時許到新光同新門診，汪漢澄醫師說素華狀況很好
去餐廳用餐，想起老媽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五)
上午想睡，沒睡成，倒是把施寄青看神聽鬼看了大半

下午去研究室報稅，
晚上參加梅蘭在食天堂宴會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六)
上午去研究室列印宗教研討會論文
晚餐後去中和家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日)
上午清理蘭花
晚上再發通知催研究 方法作者填覆作者會議時間語調查表。
芷雲從瑞士回來，來電說瑞士人也吃薺菜
晚上去散步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一)
上午前往印象牙醫診所做牙周病治療的評估。翁醫師檢查後做了一些建議。
去光華商場一帶要買相機，Canon G9 缺貨。有店員建議買理光 GX100，相機輕許多，超廣角，看起來比較理想。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二)
八點與易祥麗、黃菊英去蝴蝶花廊，又去名流湯村泡湯吃飯。

趕回台北素華要去台安牙科，沒趕上，換明天早上去。
到南港土地銀行把給菲傭無法兌的支票退匯。再去家樂福買菜。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四)
到極品軒與東華書局商議研究方法專書編輯出版事宜。
結束後，去博愛路一帶買理光相機，在開封街一家店買了。

二〇〇八年五月三十日(五)
晚上參加司改會董事會。
談到司改會，大家覺得欲振乏力。

二〇〇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六)
九點五十出發前往新竹。
中午在東大路菜園上海餐廳小學敏捷里同學聚餐。張慶三、楊益元、洪賢明、莊碧麗、連季瑩、李經遠、葉桂英。
晚上在新橋弄堂餐廳參加研討會晚宴。
夜宿老爺酒店。

二〇〇八年六月一日(日)
參加研討會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日(一)
繼續參加研討會。

下午一點半和蕭新煌一起搭計程車到高鐵站，乘兩點四分的車回台北。
晚上家族聚餐，到了十位。

二○○八年六月三日(二)
胡瑠美和李月霞來家裡商議行程。
下午到郵局存支票及登錄存摺記錄，又去舊莊鎖匙店配鑰匙。
到研究室處理一些事情。

二○○八年六月四日(三)
修訂小學同學錄。
整理行李。
補記日記。
下午本來要去家樂福，走到幼稚園附近，想想還是去新改裝的凌雲超市逛逛，買了牙膏牙刷，也買了豆腐和布拉魚。改裝後的超市也沒太大差別。
回到家門口，看到小葳的車子，又看到來接我們的計程車
七點半出發前往機場

二○○八年六月五日(四)
上午九點半抵達史基浦機場。在機上等輪椅等了一陣子，後來是電動車來接了去進關處。
搭火車回萊登。
下午去研究所，把參加清華會議的領據及登機證寄到波士頓大學報帳。和 Martina 談研討會事，主要還是田海論文沒交，也連絡不上，還有 Rooden 摘要也還沒交。

二○○八年六月六日(五)
試著改考卷，學生寫得都差不多，似乎 take-home 的考題沒有辨別力，很傷腦筋，就沒批改。
下午去運河公園散步，素華說要去逛街買花精，走到 Breestraat，正好關門，回程去廉價店買了三條浴巾。回到魚店附近，素華說光線不錯，要去拍運河前豪宅的玫瑰花，我就去河邊採薺菜。

2008 年 6 月 6 日 星期五

水水的樹林，水水的花兒

返鄉二週。

上午，四分溪畔的竹林與陽明山蝴蝶花廊的印象，空氣中飽含水氣，枝葉間蹦然欲出的崢嶸生命力，顯然與荷蘭不同。

它們提醒了我，這裏是亞熱帶，是台灣。

第三張為易祥麗女士作品。

二〇〇八年六月七日(六)
再改考卷，幾個看過一遍，寫得實在差不多，不好改。
晚上參加碧茵參與演出的 Sinfonietta Voorschoten 的音樂會，演出 Massenet 的組曲, Stamitz 的單簧管協奏曲, Escher 的單簧管奏鳴曲和 Schubert 第六號交響曲。

二〇〇八年六月八日(日)
把考卷改完，總算還是有變異。
下午去阿姆斯特丹探路。主要是坐船遊一週。

二〇〇八年六月九日(一)
去 IIAS, Martina 今天不上班。
到漢學院填交學生成績。
下午去鹿特丹探路，找到 waterbus 碼頭，由於先坐電車，搞錯方向，又坐回來，時間晚了，沒坐船。
鹿特丹中央車站居然沒有電梯。

2008 年 6 月 9 日 星期一

白蓮

初夏 靜靜地 白蓮回到水面生長
它向我展現 素潔容華
自在存在
人生 若是樂章
它是 休止符 可長可短
看到 無聲的它
換氣休息 似無是有
聲息互通 知己芳鄰 是甜蜜森林
葉落時 白蓮 沉睡若仙子
葉綠時 白蓮 適時被喚醒
我看著 初夏白蓮

滿心歡喜 滿心雀躍
走在 林間小路上 沿著運河旁
我蹲坐 近靠水岸
沉浸在 白蓮 初生寶寶模樣
愛嬌地 它依偎著 蓮葉的護伴
我忙著 捕捉又捕捉 找尋又找尋
終想 : 可留住 眼見 短暫的印象?
怎知
那當下 的 白蓮身影
卻遺落 在無聲的 某一角
無聲的 某一角....
初夏 靜靜地 白蓮 回到水面生長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日(二)
去研究所，Martina 不在，寫了電子信給她，問田海和 Rooden 的文章來了沒有，也請她再請 Madsen 評一篇論文。
出發前往須得海博物館。

2008 年 6 月 11 日 星期三

須得海 初印象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一日(三)
到研究所處理研討會事。
影印一些旅遊資料。
下午去 VVV 問清楚導覽的狀況，買了兩本圖文並茂的徒步遊走的小冊子，提供兩郭參考。
又去商店街買被子、塑膠容器、毛巾等等。
晚上呂崇真送粽子和蓮花來。

2008 年 6 月 13 日 星期五

terre des hommes

高地教堂(Hooglandse Kerk)附近的巷子，是我最喜歡的 Leiden 景觀之一。走過了無數次，還是覺得處處勝景。走在高凸不平的石頭路上，遙想著 17 世紀的 Leiden，應是同樣的街景: 街道乾淨，安靜，屋面狹小樸素，巷弄彎彎彎曲曲。

教堂週邊的巷弄有許多古董店。有家像是古董店

又像是跳蚤市場的店叫: terre des hommes, 因為我們不識荷文，不知其意，只知她的價格便宜，貨品流動性很高(看中不買明天可能就看不到)，生意興隆，常客新客來來去去。

且常有新貨，平常沒事逛逛，有時不買純欣賞，有時撿便宜，一兩塊錢的小玩意兒，如貓兒生氣，翹尾巴猙獰模樣的小銅雕，兒童相親相愛的小陶雕等買了三四樣，回家把玩一番。

帶來開研討會的友人來逛，她也滿載而歸，覺得物超所值。

後來又注意到，輪值店員一律是老先生老太太，態度親切安詳，這真是特色。今天與老闆娘 一談，才知此店背景有別於其他古董店。

terre des hommes 是 land of men 的意思，是支持全世界弱勢兒童的國際組織。老闆娘說，有些客人會自動捐送書籍等物品，又走向門口書架，拿了一些該組織的簡介小冊等給我參考，可惜是荷文。

http://en.wikipedia.org/wiki/Terre_des_hommes 是其網址，請您點閱本篇標題連結。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四日(六)

郭文般夫婦突然出現，是我們記錯了時間，以為他明天才到。

帶他們兩去走了一大圈，也到市集吃鯡魚。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五日(日)

閱讀研討會論文，準備有、李、葉來萊登事，去還給宜真磅秤，借了薄的毯

子。
去風車博物館，去 VVV，Ould Leyden，旅館，植物園。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六日(一)
研討會開始。
古堡餐廳晚宴，由王豫元代表做東。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七日(二)
上午研討會繼續進行。
晚上在家裡宴請台灣和美國學者及夫人，一共七人。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八日(三)
到史基浦機場接胡、李、葉三人。第一次接機，很順利。
中午到教堂聽管風琴女高音女次高音演唱，參觀彼得教堂、古堡、圖書館、市集。
我先回家等 Andre， 七點多家玟一起來。總算把廚房流理台上面的櫃子修好。
素華帶她們三人遊甜蜜森林。
在小陽台用餐，很冷，就搬回餐廳。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九日(四)
上午有雨，出發前往布商會館博物館。走商店街，到中東店逛了一下，女人喜

歡，嬉稱是中東香料博物館。
雨下得比平常大，但是沒有什麼妨害。
參觀布商會館博物館出來，雨停了。
去 Ould Leyden 吃荷蘭煎餅。
走雷奔堡運河路，素華帶著去參觀古代博物館，我到研究用列印火車行程資料。網路當掉了一陣子，幸好及時恢復。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日(五)
一早，崇真開車來接我們去阿米斯花卉拍賣場，郭啟元先生帶領參觀。
去阿姆斯特丹森林繞了一下，喝咖啡。
到梵谷美術館，在博物館廣場用餐，風太大，轉到國家美術館前水池邊。
快速參觀國家美術館。
搭電車前往水壩廣場。
在廣場旁三人選購紀念品。
去紅燈區參觀。
走列車站前，有運河遊城的只要七元，就上船遊城一週。解說比較稍後差了一點，沒有中文的。
搭火車回萊登。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六)
遊海牙。
參觀毛理斯美術館
國會湖、騎士樓。吃鯡魚。
到 La Place 用餐。
逛街
回中央車站，準備去海牙森林
大家都累了，就回家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日)
出發前往須得海博物館
忘了今天是星期天，許多公車都很晚才發車，趕緊轉往 Koro...，還好有四十五路，到車站沒搭上九點十五分的車，坐十八分車轉兩次車，趕到阿姆斯特丹 Sloth 站。快到站，淑華突然去上廁所，去敲門叫出來，大家好緊張。規定以後未經同意不得上廁所。
準時到達思克豪森。換票後，月霞的票不見了，又去要一張，結果是前一張放進了我的背包。
在一塊綠地野餐，大家吃得很高興。
李、葉兩人買記念品，上教堂看表演，又去室內博物館，耽誤行程。
「飛奔」前往車站，沿著河堤走，居然碰到運河，過不去，繞回去，時間就更緊。列車站前，要素華下來自己推輪椅，我跑去取回四個寄放在車站餐廳的背包。
搭車到阿姆斯特丹轉車前往萊因河。
上 ICE 司機後面一截頭等艙，變成我們五人的包廂。
不知何故，火車在某個德國站外停留，到杜塞道夫晚了三十分鐘，各種車班全亂了，延後一小時，原訂的 IC 沒出現，看到有一列車去 Koblenz，上了再說，是區域快車。比預訂時間晚一小時到。
計程車司機直接開到 Hotel Haus Morjan 後門，
去找餐廳，義大利餐廳：侍者粗魯不通英文，淑華一直說湯鹹麵鹹。也不便宜。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一)
一早，兩人去德意志角，原來這麼近，又看到 KD 碼頭，就建議大家直接上船走一個來回，不先搭車去 Rudesheim。
從德意志角回來，旅館大門還鎖著，看有人在準備早餐，敲門，那個太太開門前臉色就很難看，開門後居然很粗魯地指著後門用德語顯然抱怨我們不自己走後門。在觀光區，德國人似乎不知道如何待客。我就用英文回應說我們是客人，妳怎麼可以這麼不高興。
先去問 KD 公司服務台，可搭船無誤。八點四十五分，去一個有懷舊之旅的碼頭，上船後，一個著制服的女「船長」，直說你們上錯船，這不是你們的船，問她那我們該搭什麼船，回說不知道。也是 KD 的船居然說不知道。我又說你們在入口處擺了懷舊之旅的牌子，她也沒辦法回答。
這樣一來，時間又很緊了，趕緊趕到下一個碼頭，上了船。
開始遊萊因河，逆流而上，速度慢
服務人員安排船頭一桌
喝飲料、用餐

到 Rudesheim 之前，決定回程坐火車。因為末班船在一小時之後，在船上就去問火車班次，回程的火車班次很多。
找車站、買帽子，在小廣場，要去坐纜車，時間不對，逛街，去酒窖品酒。逛著名的窄巷，不是用餐時間，只能看看。去酒博物館，只賸幾分鐘，沒法參觀。
搭車回 Koblenz
不知是那個月台
車門階梯離地很高
廁所門很重
找德國餐廳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二)
搭車前往柯隆
參觀大教堂
一場禮拜
在車站用餐，吃披薩
在 Utrecht 下車，順道觀光，碰到港台生，推薦去 Zuzzen 吃海鮮飯。
ICE 又慢了二十分鐘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三)

去鹿特丹搭船去小孩堤防
下船後才發現這是一個小鎮，到一家餐廳用餐
搭船來回一趟
順勢要求三人進風車參觀，後來都說受到很大震撼
在碼頭吃三明治。
依電視顯示趕到第九月台，沒看到車，問服務人員，說是改到對面月台，趕不及只好坐下一班車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四)
早上寫社會變遷調查簡要計畫傳回。
到布魯塞爾旅遊，原先想利用德國加荷比盧的四國火車通行證做盡可能長程的旅行，到柏林最賺，頭等艙來回近四百歐元，通行證才兩百多，過去幾天旅行已經賺夠本了，去柏林等於多賺四百歐元。我也規劃好在柏林可參加兩個小時的城市導遊，可是大家覺得一天往返太累了。決定去較近的布魯塞爾和安特衛普。最後我覺得去兩城可能會太累，就決定只去布魯塞爾。
由於我們也不熟悉，就建議參加巴士的 city tour。一下火車，我就去打聽，一出車站門口，就看到城市導遊的車子，回來帶領大家上車，走到一半，突然有人來拉客，說每人十三元，比老牌那家便宜五元，又有中文錄音同步介紹。大家就選了這家。整個行程經過十四個景點，導遊說明還不錯。
音樂博物館
司法院廣場
皇宮及公園
植物園和溫室
原子核
在大廣場
結束旅遊。
頭等艙的上班族
一個中年人一直在電腦上工作，我左前方的中年人拿出一大疊東西好像在批改，我左邊的老先生在看期刊，又剪報，好像是管理學方面的教授。左前方的下車後，有一個年輕人馬上過來把電腦的電源線接上座位上方的電腦專用插座，馬上就開始工作。上午去的時候，也看到教授在看論文，格式像是社會科學的。自己突然覺得自己不需再去看論文，感覺很輕鬆。
長春藤淹沒塗鴉
經過一個大站，圍牆上幾乎爬了常春藤，有一些還沒被蔓延過去的地方，有一些塗鴉。看來若綠籬種植成功，是淹沒塗鴉的好辦法。全世界各地的塗鴉都差不多，都很難看，但又禁止不了，也許稱爬藤植物來對付應該很有效。只是車箱上的就沒辦法了。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五)
素華帶著三人去運河公園和對面的社區，是旅遊最後的活動。近十時，先帶李葉兩人去車站，送她們上去史基浦機場的快車。去車票販賣機了解去比利時和德國的票價，發現可買比盧法三國及德國的車票，但只賣大站的票。

與素華和胡瑠會合，上上下下找不到，她們來得很晚。
去看看漢學院，去河邊餐廳用餐。碰到田海和費若愚，也看到欽惠，這個餐廳是萊登大學文學院教授常光顧的，第一次來也是吳德榮在這請我們吃飯。在運河邊，風光好，讓人也比較能放鬆。
送胡瑠去機場，她的優待票其實果然是難民票，原先說沒位置，就要去華航辦手續好搭明天的班機，華航辦公室已經下班，她又拿去經曼谷的票，去再試，也不行。原來她買了五張票，試韓航的也不成。最後，只好去登機門的機會。她說如果可登機會出來告知，我們在外面等了許久，都沒有見到人影。素華說肚子餓了，就下樓去買三明治、麵包和香蕉。史基浦機場一樓是入境，二樓是登機出境，一樓有各種商店飲食店，有超市，超市以食品飲料為主，比利時啤酒很多，價錢略貴，但還可接受，想買兩瓶試試，可惜沒帶背包，沒法拿，就算了。到六點半告示牌顯示 gate closing，大約她已登機成功。不過，仍然很不放心，繼續再等，到了七點，我們猜想她已經走了，也還是擔心，等到七點半，飛機預訂起飛後五十分鐘，我們才回家。從三點出門，苦等四個半小時，真夠累的。回家趕快寫電子信給胡瑠家人。匆匆吃過飯，兩人都累垮了，十點多就睡了。

少時同窗　人生旅伴

--記荷德比三國之旅--

共同撰文	胡瑠美 李月霞 葉淑華 陳素華
攝影	葉淑華 李月霞
行程規劃暨領隊	瞿海源

當邱德麗夫婦遠居德國時，多次邀約同學們前往旅遊敘舊。我們離不開孩子，家事和公務，因而與享受悠遊自在的日子擦身而過。忙碌又充實的日子，在一幌眼中，四十年就快速飛逝。2008 年，我們屆齡退休，瀟灑揮別職場，接著，興奮地聊起健身之道與偕伴去旅行的計劃，在家人的支持與好友素華夫婿的熱情安排之下，我們終於圓了四十年美夢。

素華夫婿於教育部的安排下，在荷蘭萊登(Leiden)大學任客座教授，為其一

年。趁此良機，我們就以萊登為中心，展開了 2008 年 6 月 18 日至 27 日，九天的荷蘭，德國，比例時跨國旅程。

因為是自助旅行，有些車程的銜接或應注意事項非常重要，瞿海源老師並非專業導遊，為此，還盡可能事先探勘一番(免得臨時發生趕丟了車或丟人的糗事)。儘管如此，一路上也發生了些會嚇到人的場面(我們戲稱之為驚喜)。沒想到第一個驚喜居然發生在"領隊"身上，他沒注意到今天是星期天，在住處附近的一組公車很晚才發第一班車，趕往另一組公車的車站才及時搭上公車，差一點趕丟往須得海的火車。

須得海的戶外博物館，呈現了荷蘭人構築三十二公里長壩堵住北海，將須得海變成艾瑟湖和廣闊圩田陸地的過程，園區內保留了遷來安置因封住北海而沒落的漁村原來風貌。室內博物館的整體設計，表現出荷蘭人的風格，衙門或商店無論大小，門面總不起眼，入內參觀後，往往才發現原來展示的內容充實有趣。

抵達**德國** Koblenz，清晨沿著**萊茵河**散步至莫澤爾河口，欣賞了晨光中兩河交界的壯闊景色。這裡稱為德意志之角，是德國興起之地，威廉一世騎馬的碩大

雕像俯視著遙遠的前方，似是象徵德國後來的茁壯。搭上 K-D 輪船公司定時行駛的大遊輪溯河而上。我們的雙腿因幾天來勞動過多，也趁機休息。客艙經理安排了一張船頭的餐桌位置，望著兩岸美景，邊喝白酒，邊聊天，好不愜意，時又遊走艙外捕捉美景。**萊茵河**兩岸的城鎮、古堡以及葡萄園歷歷在目，像是進入了旅遊書刊裡如畫的美景。回程改乘火車，俯視萊因河，遠眺對岸古堡，兩相映照，果然古與今可以並存。

Konrad-Adenauer-Ufer
P
P

阿姆斯特丹
3 小時 25 分鐘
365 公里
海牙
Den Haag
鹿特丹
Rotterdam
5 小時 46 分
3 小時 23 分鐘
362 公里
杜塞道夫
Düsseldorf
根特
Gent
科隆
Köln
布魯塞爾
Bruxelles
Brussel
列日市
Liège
芒斯
Mons
比利時

2025 年 7 月補地圖

Neuwied
科布倫次
科赫姆
Cochem
51 分
73.7 公里
巴特克羅
伊茨納赫
Bad
Kreuzna
伊達爾-奧
伯施泰因

Die sieben Radfernwege
in Rheinland-Pfalz
Bad Honnef
Unkel
Linz
Remagen
Bad Hönningen
Sinzig
Bad Breisig
Neuwied
Andernach
Weißenthurm
Bendorf
Vallendar
Lahnstein
Koblenz
Braubach
Rhens
Boppard
St. Goarshausen
St. Goar
Oberwesel
Bacharach
Lorch
Rüdesheim
Eltville
Wiesbaden
Mainz
Ingelheim
Bingen
Der Rhein-Radweg in Europa
Hessen
antic Rhine Valley

Pegelhaus

在大小貨船繁忙地往來進出的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港搭水上巴士溯河而上到**小孩堤防**。整個園區保留了荷蘭境內最多的各時代的十九座風車，有的還在運轉，巨大的風車葉板轟轟響著。它見證了十三世紀以來，生活在低於海平面的先人們，與水搏鬥並利用風力生產的智慧結晶。雲、水和風車就是一幅正宗的荷蘭繪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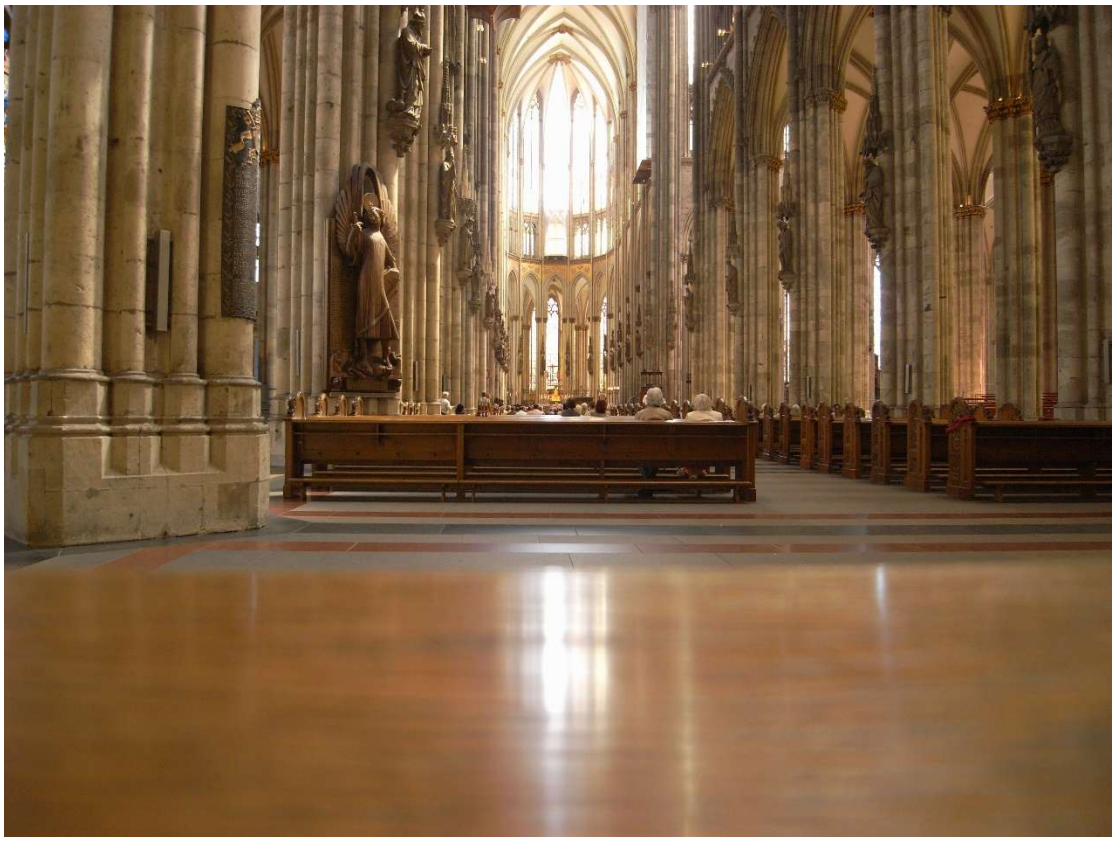
萊登則展現了歐洲古城的風貌，運河網錯綜複雜，小運河溝的水流到中運河，中運河的水流到大運河，荷蘭的水利工程技術高明，運河的水不曾溢出，奇怪的是水永遠是滿滿的，水草，野鴨，海鳥，獨木舟，帆船，汽船點綴其間，岸上有人獨坐，有人曬太陽，散步，遛狗，構成一幅生動的圖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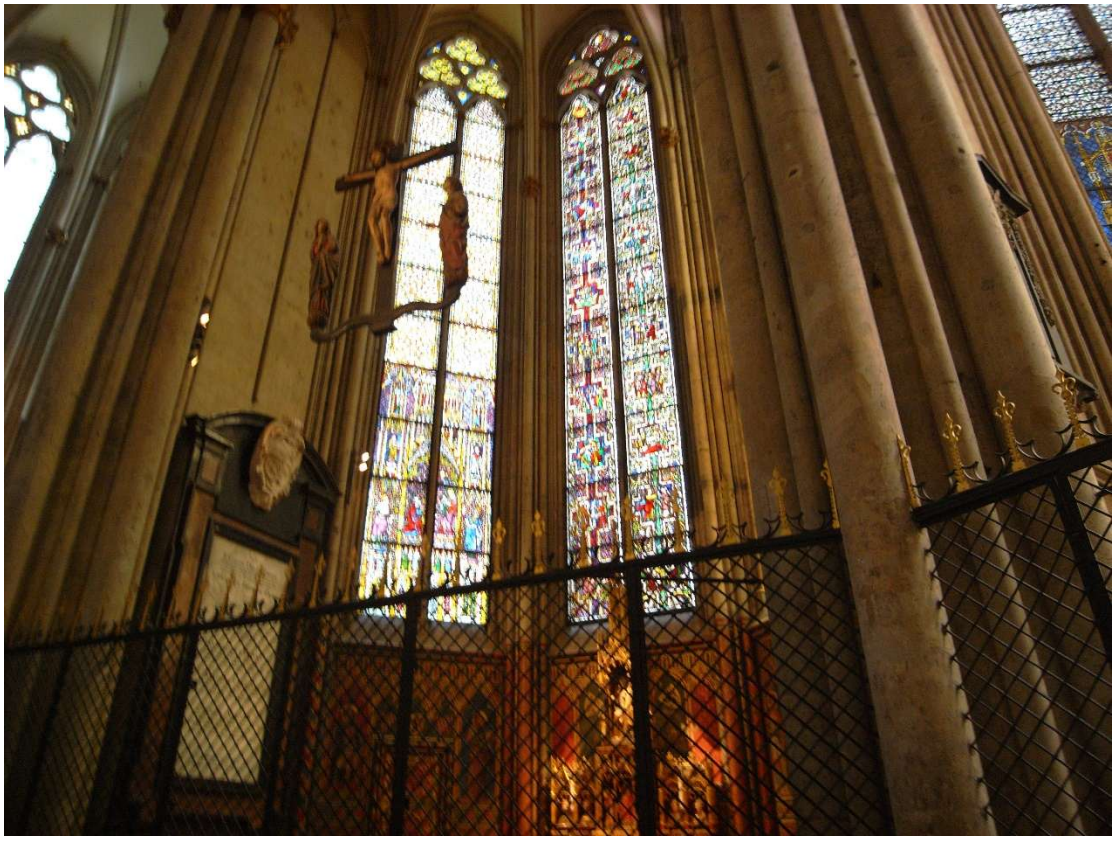
小小萊登只要雙腿或鐵馬代步即可，空氣不污染。無障礙設施完備，很安全。因為馬路動線與停車的設計讓開車人知難而退，寧可騎腳踏車，我們戲稱”腳踏車萬能”，它太有用了，整個萊登城的生活型態，似可帶來另種思考，無汽車有鐵馬同樣可以過日子的。

小城隨時有方便參與的文化活動，walk in concert 在小教堂於午間舉行半小

時，免費入座。由 Leiden 大學學生擔綱，認真賣力，音樂會結束，她(他)們在路邊咖啡座悠然地喝飲料，答應與我們合照。

科隆的大教堂的建築氣度無與倫比，高聳入雲，彩繪玻璃華麗炫目，地磚上的聖經故事令人好奇。管風琴的共鳴飽滿，音響宏亮，令人震撼，它似乎提醒著人們，人間之外還有另一國度存在。大教堂遊客絡繹不絕，須動員神父維持秩序，顯然是必遊之處。





還有許多不能遺忘的地點，如海牙的鳳凰双廈，騎士樓，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以及號稱歐洲最美麗的廣場 : 布魯塞爾大廣場(The Grand Place), 在此就不

一一詳述了。

“領隊”大爺說，要盡量按表操課，所以，九天的共同生活都起早趕晚。每天，行程忙碌，新鮮，有趣，肉體疲憊精神卻振奮。好時光一定過得特別快，不覺間，居然到了分手上飛機回台的日子了。

現在回想，大家都已有了點年紀，走路沒有很快，但是老同學一起旅行，就時有笑料爆出，精神加了油，可馬上振奮百倍，好像重返當年綠衣年代！尤其回到公寓共進晚餐閒聊或互相爆料時刻，更覺溫馨可貴！

這次旅行，大家都備足了團隊精神以及好奇寶寶的心情，而大量走路，體力也受到大大的考驗，這五人之中有一人腳底磨破皮，有一人為巴金森氏症患者，在彼此關心及合作精神的感召下，都撐到底了！

四十幾年老同學情誼表現出來的共識，每天每天，大家都可體會到這次來歐洲，真是一次學習之旅！如阿霞感言: 好像走回時光隧道，又進入現場重遊一遍，「上課的情景」、萊登、每一次餐廳吃飯、做早餐、風車、趕火車、搞笑、歷歷在目。Marianne 感言: It’s deeply touched my heart; a happy film passing through my eyes quickly.

感謝天氣溫和，景色美麗，也感謝瞿海源老師辛苦安排行程與催促趕鴨(趕車程)，讓每天行程都豐富新鮮有趣。

萊登甜蜜森林運河公園

達賴和邱吉爾在這個老萊登餐廳吃過荷蘭煎餅

遊輪經過萊因河古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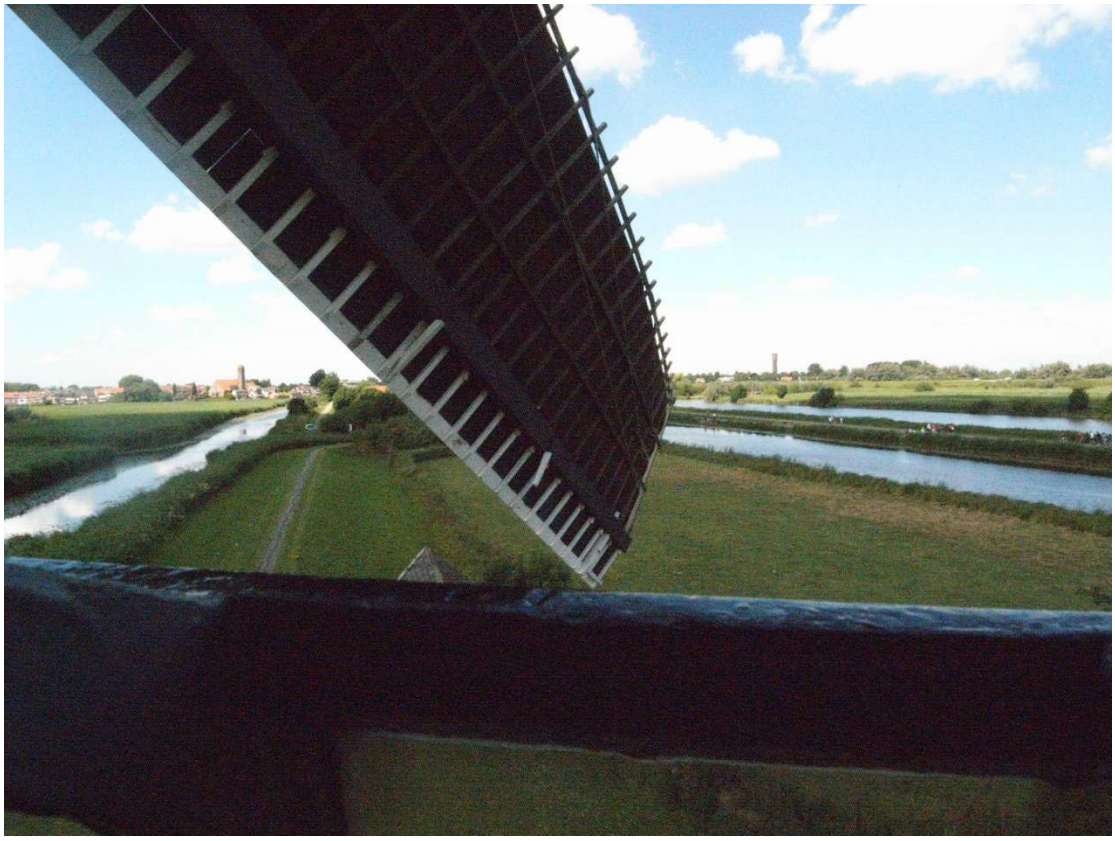
Walk in Concert 的聲樂家與管風琴師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六)

算算時間，胡應該已經回到台北，但是過了應該班機從首爾飛到台灣的時間好幾個小時，打電話到她家，卻還沒有回來。直到下午才來電。這種員工優待票確實像是難民票，等補位是很難捱的。

去市集買了四盆長壽花，四種花色，紅、粉紅、黃、橙，去到畢里街專門店要買對折的商品，沒開門營業，往裡瞧去，素華說好像要關門，東西快搬空了。想到明天中午怡雯請吃飯，就再去買長壽花，原來那家沒有了，隔壁一家五盆五元，多了一種白色的。去旅行社請他們估挪威巡遊的費用。

小孩堤防的風車



搭船回鹿特丹

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日)
中午到怡雯和盈均住處陽台，她們做了五種壽司請我們。
她們住的那棟房子是古跡保存的，怡雯說看來看去大約就是那幾組樑柱看起來很古老。陽台還不小，只是小姐們合租整棟房子，似乎就沒人搭理公共空間，怡雯還花了一些時間清理出大概。樓梯也都是灰塵，也沒人清掃。
聽到盈均說最近去挪威峽灣，就趕緊問她狀況，她說挪威縮影不錯，拿出墨刻的北歐四國旅遊導覽，是挪威國鐵推出旅遊行程。回家上網，發現果然不錯，比巡遊更好更便宜，結合火車、渡輪、和巡遊。

二○○八年六月三十日(一)
到研究室，完成 Madsen 民主佛法一書書評的修訂，傳給怡雯，不成，就傳給吳德榮轉。
把郭承天訂購的莎莎舞 DVD 寄還 Amazone，承天那天聽到素華談起莎莎舞，回台灣立即訂購 DVD 做為禮物，其實他誤會了，雖說萊登有人開班教莎莎，說可治療帕金森氏症，我們並不相信，又要兩人一起跳，也是不可能的。於是今天就退貨。
在盈均回覆提供廉價航空公司網站後，就訂挪威峽灣旅程和機票，在付款時中國信託要求對信用卡再度認證，又花了些時間處理。認證完成後訂票，卻失敗，訂 Stering 的機票卻成功了。
斟酌幾個峽灣旅程計畫，就選巡遊加挪威縮影四天旅程計畫。

二○○八年七月一日(二)
訂挪威峽灣旅行似乎並沒有成功，大約在信用卡付款時出了狀況。等了一整天，都沒有收到確認的通知。於是就謄下 Trondheim 的旅館還沒有訂，上網都找不到，好像是旅遊熱季的關係。
晚上請炫元來吃飯，大約是緊張，壓力不小，居然鬧肚子，也就不能喝酒。不自覺聊了很久，一下子就到十一點了。

二○○八年七月二日(三)
早上再上網去訂挪威峽谷旅行，果然立即就回傳確認通知。原本想要去梵谷森林，素華近八點才起床，覺得四個小時來回的行程可能對她還是不太好，就算了。她開始寫部落格，記錄旅遊。
看漫畫荷蘭，梵谷一百畫作。
下午再上網找 Trondheim 的旅館，終於找到一家 Hostel，便宜許多，但沒有獨立的衛浴。其他旅館都沒空，也只好講究了。
五點多去圩田公園走一遭，景觀又大不同。有許多紫色的黃色的小花。

二○○八年七月三日(四)

到研究室列印出到挪威旅遊的種種資料。素華去植物園練唱。
她堅持要買植物園代售的蜂蜜蛋糕，就讓她去買。其實是有問題的東西。
原來幫忙清掃的男孩終於不做了，IIAS 又請了人來清掃，是兩個太太，自稱是清潔公司的，又說她們公司包了 LU 的清潔工作。不知道為什麼 IIAS 原先都不請清潔公司的負責打掃。
看挪威縮影的資料，發現日期錯了，要訂的是八月十三日，卻訂了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三日。是因為中信信用卡要認證，認證完又操作不順利，最後隔天再處理時，有許多資料已可自動顯現，就沒注意到第一步就沒有把時間表轉到八月。緊急寫信給 Fjord Tours，也查尋提前二〇〇八年七月去的航班機票。沒找到機票，FT 倒很快回信，拒絕更改或退款，要重新訂票，再退回舊票的七成五。損失一兩百歐元，總算減少大部分損失。就趕快再訂新的票。

二〇〇八年七月四日(五)
今天和邱炫元、陳奕齊、何澄輝和梅靜軒去小孩堤防。主要是帶他們走水上巴士前往。忘了 9 :35 到 12 :10 之間沒船，就先去博物館區逛了一圈。
今天就收到 FT 寄來的票，FT 不退票的另一個理由是票已經寄出，果然如此。

二〇〇八年七月五日(六)
去圩田公園

二〇〇八年七月六日(日)
下午出去散步，走到東邊的社區，到東門，各運河回家，遇到少見的大雨，在一處建築鷹架下躲雨。

二〇〇八年七月七日(一)
到研究所寄出 FT 的舊票，順便詢問寄書回台的事，也要了黃倩玉的住處地址，就在我們家後面，原來黃泓智住的地方。

二〇〇八年七月八日(二)
今天又下雨，乘放晴時，出去走一圈。
六點多江樹生先生來接我們，晚上在麒麟閣吃大餐。

二〇〇八年七月九日(三)

今天去鹿特丹 Museum Boymans van Beuningen，這個博物館是 F.J.O. Boijmans (1767-1847) 和 D.G. van Beuningen (1877-1955)兩人先後捐贈收藏藝術品給鹿特丹市而成立的。

到了入口，有台階，旋轉門又小了些，輪椅可能無法進出。找升降機就是找不

到，進出和服務人員詢問升降機在那裡，他說會請人來幫忙。等了好一陣子，來了一位中年男子，帶我們從旁邊凌亂的側門進入，這個側門看來應該是貨品出入的。進了側門，帶領的人示意我們等一會兒，幾分鐘以後，帶我們進入一個大型的運貨電梯。出電梯後，交由另外一位小姐，帶領我們穿過正在整修的展覽大廳和一個多媒體展覽廳，正在展出的好像是非洲的藝術。帶領的小姐一直走，我們也就沒停下來參觀。曲折來到近入口的一個小展覽廳，又再由另一位小姐接應。我主動出示博物館卡，她下半樓去幫我們辦了兩張入場券。我們的背包和外套也不必存放，小姐說背也就放在素華身上。素華說餓了要去餐廳吃飯，向小姐詢問餐廳在那裡，她說餐廳在另外一層樓，她帶我們往回去找前面那個小姐帶路。我怕太麻煩，說我們看完再說吧。素華比較堅持先吃飯，就往回走。第一位接應的小姐帶我們往回走，竟然是去搭乘一個隱密的電梯，不是貨梯。曲曲折折來到餐廳。
在荷蘭第一次碰到這樣奇怪的電梯服務！不過也在鹿特丹火車站月台找不到升降機，也是頭一遭。如要求車站人員處理，不知又會是什麼狀況。

上星期五帶領炫元等人去小孩堤防時，也在博物館區逛了一圈，炫元就說這個餐廳設計非常好。餐廳很寬敞明亮，三面都是落地窗，外面是很大的庭院，也應該就是博物館區的公園。餐桌設計很特別，有幾個相當長的不規則的桌子，每個頂端又像是一個小桌子，可以圍坐自成一桌，人多也可整個大桌對坐在中間一大段。各桌顏色也不同。餐點的質和價也是不錯的。

用完餐，我去觀察了一下，發現可能我們在有些上下樓梯處，自己搬一下輪椅，如此應該可以自己行動，不必請服務人員來協助。餐廳外也有一個升降機，但只能上下兩層樓。樓下展覽的是各時代的陶器。回到樓上，先去商店看看有什麼值得買的記念品，有一些特別設計的東西，和美術館作品無關，也不便宜。想買一本介紹這個博物館的書，想想書太重，又不一定會看，就作罷了。博物館如果出一些稍微詳細一點的導覽冊子就很不錯，但都沒有，賣的書都太大本。

這個美術館收藏極為豐富，我們從記念品店出來，先進入的一個展覽區，是1910 年一直到 2000 年日用器物的展覽。初初覺得滿新奇的，但是每個年代幾樣東西，好像也不見得有什麼代表性的或象徵性的意義。2000 年展出一台刷金融卡的機器，好像有點意思，也沒什麼意思。反倒是早期的玻璃杯之類設計還不錯，只是可能是精品，不是一般人用的。

其他展覽室也還有些當代設計的器物，如有個展覽室有幾張不同的新設計的椅子，另外有一間展出折疊式腳踏車和一般腳踏車，走廊也是有設計的，在走廊的窗台還放了一本類似走廊這樣公共空間的設計集子。或許，這是一般常說荷

蘭人擅長設計的一種展現，不過看這個展覽，還沒有什麼深刻的體會。

大體將三、四十個展覽室看了一遍，也快速起對名著再看一次。素華一直在打嗑睡，大約只在剛開始中古時代的畫作和莫內、梵谷、林布蘭、塞尚的作品前醒了過來。
中古時代的畫雖然多是宗教的，也還有些生硬，但是仔細看，繪畫的技術和精神其實已經非常精緻，顯然是後來十七世紀乃至十九世紀西方繪畫藝術的重要發展階段。
莫內、魯本斯、梵谷
言語、孤獨
（四）
雨天
買背包
查南北兩大壩交通
散步、森林、言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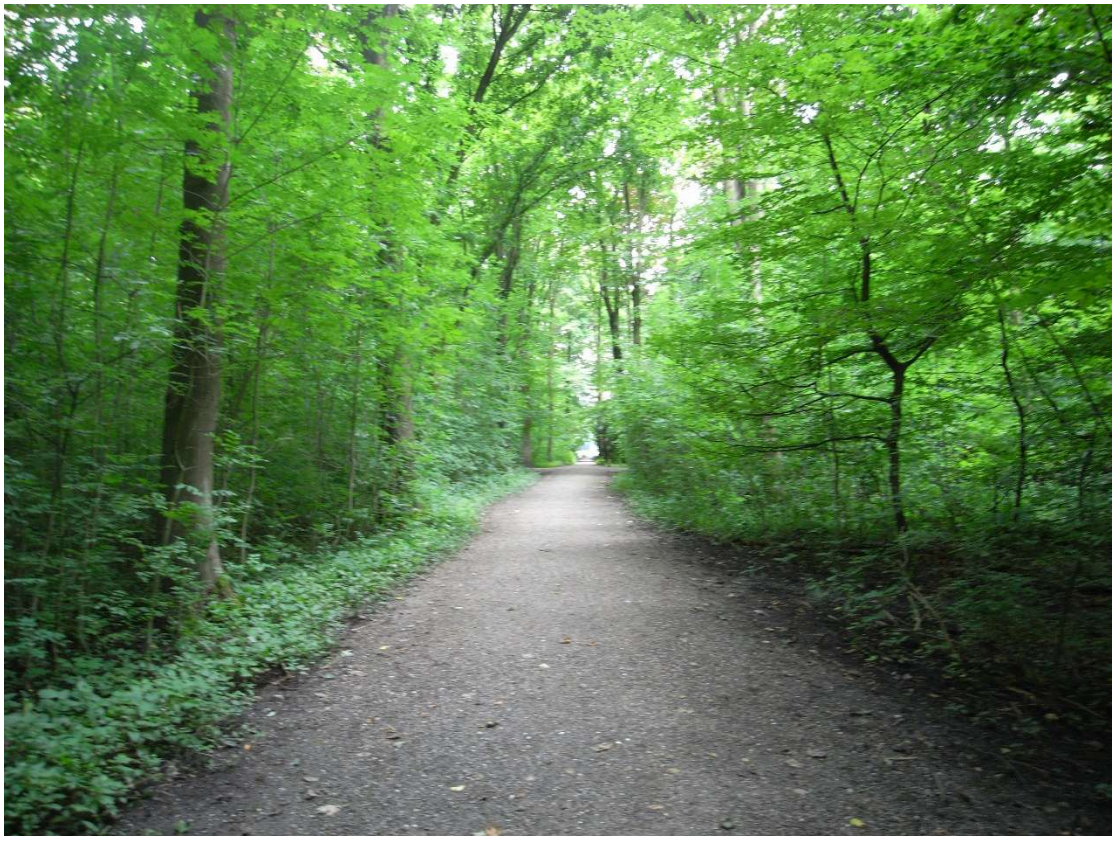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一日(五)
匯兩萬給筱葳做生日禮金
參觀梵谷博物館
博物館廣場
查錯
走兩圈
人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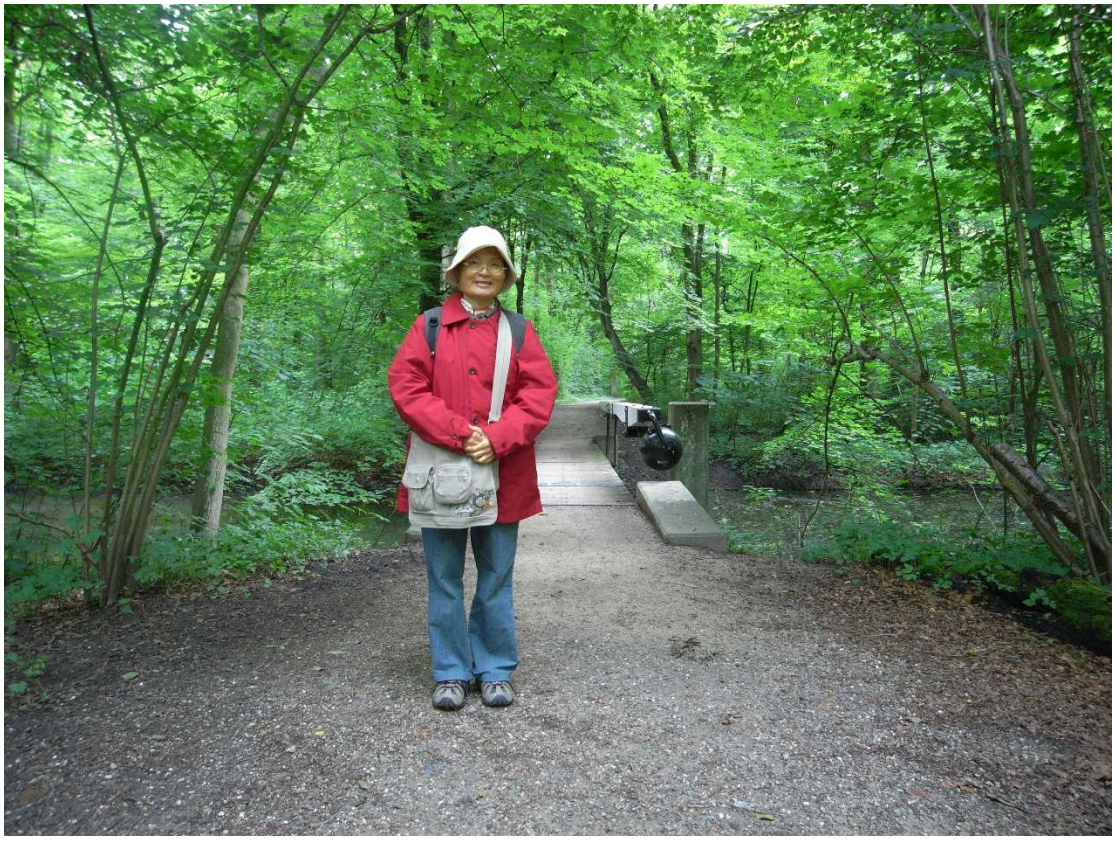
在我家（Levendaal 144）看低地國的天空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二日(六)
等挪威峽灣旅行票
早上下雨
大體寫完研討會報告
下午去找電碗，沒找到
一家新的東方店
查清楚去南北兩壩的交通
若當天來回，約十個小時
素華說不能去
單獨去北海？
晚上散步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三日(日)
想單獨去北海大壩，還是不能決定
就去阿姆斯特丹森林
因為大體查清楚搭公車在 Kalfjeslaan 站下車入園
出火車站，問 info，卻都不知公車站在那裡
找了一陣子才找到
142，144，170，172 幾路公車都可以到
前兩路還比較快

het Amsterdamse Bos
Nieuwe Kalfjeslaan





森林區很大，但都有大片草地或運動場
划船標準水道

阿姆斯特丹森林在阿姆斯特丹市南邊，主要是在 Amstelveen 區域內。在 1920 年規劃成立這個人造的森林區，1934 年開始造林，提供兩萬失業人口工作機會。全區計有一千公頃，有 137 公里的步道，51 公里的腳踏車道，50 座橋 150 種原生樹種，200 種以上的鳥類。

有多種運動場地，包括標準划船及獨木舟練習與比賽水道，有曲棍球場、網球場、足球場和許多大小運動場、露營地。還有電車博物館、起士農場、露天劇院。每年有四、五百萬人次來這個都市裡的森林區，不過應該都是阿姆斯特丹鄰近地區的居民。

由於是地區居民的活動區域，觀光客很少來此，區內也多只有荷蘭文的地圖看板和路標，完全沒有英文的。園區的官方網站對於到園區的公共交通說明很不清楚，也不完整，甚至讓人很迷惑。

好不容易，對照公車路線和 Goggle Earth，找到搭乘公車到園區的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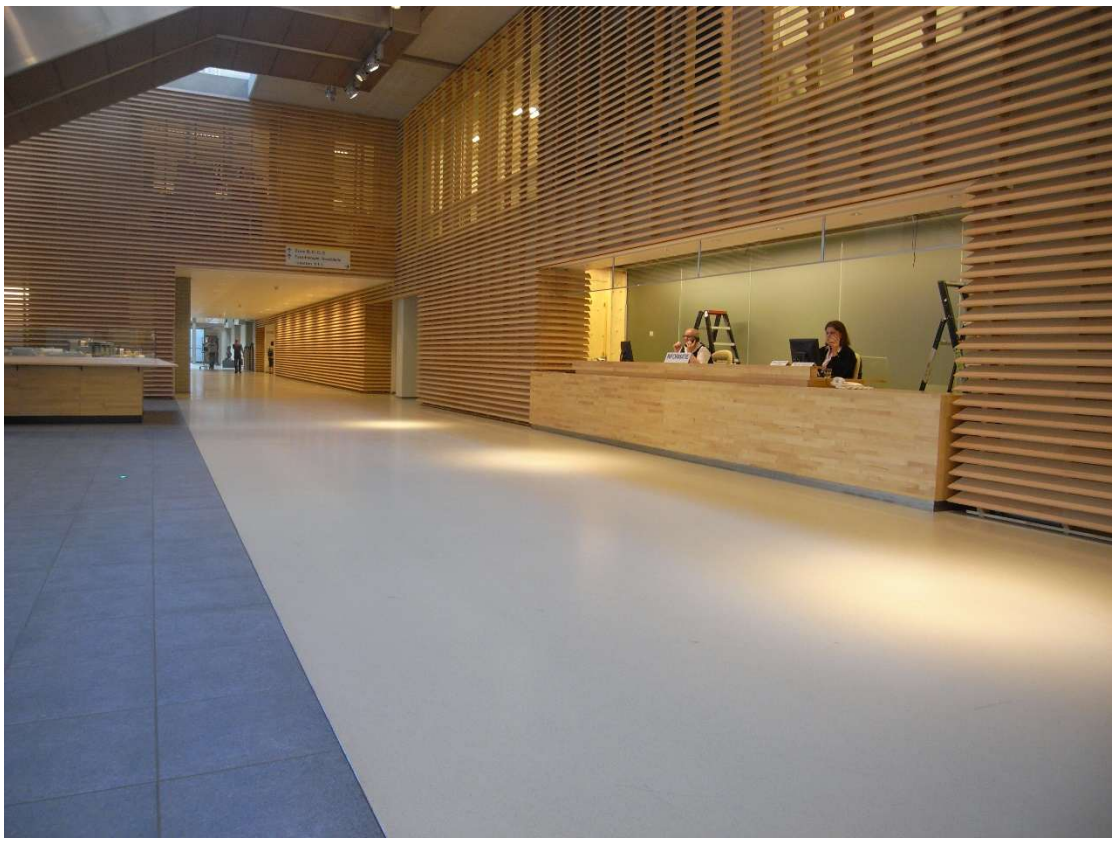
在阿姆斯特丹中央車站對面，在維多利亞旅館前馬路靠車站一邊，有一塊小的公車站場，這裡有 142，144，170，172 四路公車都可以到阿姆斯特丹森林 Amstrerdamse Bos，森林區網站只說 170，172 兩路，其實比較繞路，我們回程時發現 142，144 兩路比較快。在過了自由大學醫學中心 VU Medical Center 之後兩三站，任何一站下車，往右找路多可入園。我們是在 Kalfjeslaan 站下車，往前走，右邊就有一條路，路名是 Nieuwe Kalfjeslaan 過鐵路平交道，就進入園區的道路。入園後就有森林步道，最好多走幾步，深入園區之後再尋找步道進入森林。

入園區後，路標並不多也不清楚，又都是荷蘭文，可能要自己掌握住方向。我們走到北邊的划船水道後，再回頭走林間步道，幾乎不曉得自己在那裡，後來向園區小木屋商店店員問路才勉強找到原路。其實，水道盡頭前方道路出去也有公車站，大約就是自由大學醫學中心往南一兩站。不過，在這個森林裡迷路也沒有什麼關係，頂多多走些路而已。

在森林中
各種橋
飛機起落太頻繁，太吵，不想再來
南邊更大的森林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四日(一)

詢問 Fjordtour 新票寄出否
回覆說已寄出
早上八時半到萊登大學醫院
醫師的說法



用輪椅運書到研究所
完成研討會報告

傳真長榮航空請更正素華的英文姓名
訂了 Vrouwenpolder 的旅館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五日(二)
用新的背包帶了一堆書到研究室
IIAS 只能寄十五公斤的書
寫信給炫元看看能不能託運其餘的書
終於找到去北海大壩的 tour
收到 Fjordtour 的新票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六日(三)
到海牙參加茶與禪的聚會，由金春枝和滿謙主持說明。
會後去海牙森林

海牙森林

海牙中央車站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七日(四)
去豪達
用餐
參觀聖約翰教堂的彩繪玻璃，
市立博物館

贊丹
Zaandan
哈倫
Haarlem
阿姆
Ams
霍夫多普
Hoofddorp
諾德韋克
Noordwijk
萊登
Leiden
德哈爾
Kasteel de
Alphen aan
den Rijn
海牙
en Haag
代爾夫特
Delft
豪達
Gouda
鹿特丹
Rotterdam
多德勒克
Dordrecht

豪達 Gouda

豪達聖約翰教堂

ZONE

museumgoudA

16 09

SOURCY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八日(五)
凌晨兩三點素華說胃痛，真不知如何處理
幸好不是持續地痛，並不是急性的病
去研究室列印美林的表格
也再帶一批書去研究室，好讓奕齊的人員到 IIAS 就可搬走要運的書
彙編並列印關於三角洲工程的資料
黃昏去散步，走到運河對面社區
沿著小運河走
再轉往一條運河旁的步道
轉出是去年九月就去過的有鴨子戲水的小運河
大約是最後一次走這裡了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九日(六)
凌晨素華又胃痛，真不知如何才好。稍後就好了。
在荷蘭，不像在台灣，看醫生很不容易。要約很久。
這種情況也不能去急診。
天氣陰雨不定。
黃昏時出去走了一圈，到 Hoogvliet 買魚和其他。
結帳時，碰到一個不太正常的年輕人，先是離隊去拿東西，我就補上，他回來

示意他應該在我前面，就讓他。結帳時，他錢不夠，退回一罐啤酒，店員手忙腳亂好不容易在收銀機上加加減減，結果他的錢還是不夠。就跑出去拿錢的樣子，大家就等著。這是收銀機結帳的問題，不能跳過去，只能卡在那裡。他老兄終於找了幾毛錢來。看他神情，好像喝了酒，也好像抽了大麻。不過，他還很友善。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日(日)
天氣稍好。
下午四點半出發去植物園。
目前植物園沒有什麼花。走走晒晒太陽。
一進園，素華右腳就抽筋。
繞道去照古代博物館和日本博物館，素華要補同學同遊的記錄。
一個月前盛開的大叢玫瑰，只留下枯萎的殘瓣。
走 Breestraat 回家，路過一個咖啡廳，好像是可以吸大麻的那一種
十幾歲的年輕小孩在抽煙，可以嗎？
街上沒有電線竿，路燈都懸掛在橫過馬路的線上
到了市政廳前，也不懸掛了，在對面建築物上裝了幾組聚光燈。
大體讀完三角洲工程的簡介資料，這不是一個工程，是一組前後進行了四十多年的大工程。

萊登（Leiden）最著名的日本文化展覽館是 **Japan Museum SieboldHuis**，位於 Rapenburg 19，坐落於一棟歷史悠久的荷蘭運河畔建築中。該館源自 19 世紀德國醫生兼博物學家 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1796-1866），他於 1823–1829 年間

駐紮於長崎出島，攜回約 25,000 件日本珍品，包括浮世繪、漆器、陶瓷、標本、植物標本、錢幣、服飾、古地圖等 。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一)
近十點去研究室，把要託炫元一起運回的書，用黑塑膠袋分堆裝好。近十一時，奕齊來電說雨大，等雨稍停就來。快十二時，奕齊、恩宇、澄輝和一個不識的博士生來幫忙搬書，一下子就搬走了。
修改研討會報告，傳給 Martina，她又休假，29 日才來上班。他們休假真多。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二)
素華胃痛，狀況很不好。大便如柏油，說可能是吃藥的關係，胃出血。她最近下網上查出各種藥的副作用。Parlodel 引起血便，Tonk 已建議逐漸減少。如今情況嚴重，就停掉了。奇怪的是台大醫師從來不講藥物的副作用，也不考慮對病人的影響。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三)
素華胃又痛，很麻煩。想來想去，還是跟家庭醫師約診，打電話去，全是荷語，完全聽不懂，想請 Saskia 幫忙掛號。素華說把藥停了，看看情況，明天再說。
去研究室打包三箱書，祕書室的箱子大小都不對，有點麻煩。前天應該一起運走的。
寄出美林的信。
到 De Slegate 買了兩大本鬱金香攝影集，要送給崇真和麗瑩。有一本鬱金香四百年，彩色精裝本，內容很豐富，雖然是荷文，圖片很多，只賣兩塊半歐元，還有一本類似的海棠花攝影全集，也不錯，也一樣便宜。又去翻閱梵谷荷文全集。由於書都很重，行李已經超重，想想又不是真的要成為梵谷專家，而且梵谷只畫了十年，許多人卻花更多時間研究，也很奇怪。最後就只決定買鬱金香四百年一書。
經新萊因河回家，碰到思宇要去學校，聊了兩句，說八月一日見。
素華說家庭醫師診所回電，但說明天再決定看診否。午餐後，素華說胃還是痛，打電話給診所，又是留言，就只好走路去診所。經過老人院，路倒是很近。診所大門鎖著，門上有告示，看不懂，有兩個電話號碼，也許有用，又沒帶筆。推推門，確實是鎖著。不過，一會出來一位女士，不知是護士還是職員，她說 Boel 醫師去渡假，八月三日才回來，我說，那可否請診所別的醫師，她說全都去渡假了。旁邊有一位先生，也有問題要問，我就說醫師都渡假，病人可沒法渡假。工作人員態度還好，就把那兩個電話抄給我，說是別的診所的兩位醫師，一位就在隔壁。我就走到隔壁的診所，護士聽了大致狀況，建議還是到 LUMC 比較好，因為他們那裡完全沒有資料。

回家打電話給 LUMC 神經科，又是留言一大堆，又都是荷語。沒法。看到有電子信箱，就寫了封電子信，要求看診。
黃昏時出去走了一圈，到 Hoogvliet 買些東西。想到要買蕃薯，就是沒有，快八點了，也來不及去 DEKA。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四)
一早起來，素華說好多了，大便轉成黃色。是停用 Parodel 的關係？
決定今天去 Dordrecht。在清潔工來之前，我們就出門了。
到站前銀行提款機提錢，到超市買麵包、沙拉、生菜、優格。結帳的隊很長，排到貨架後面，有兩位沒看到排隊看到那裡了，就要插進來。就有一位果然插到我前面，我看他手上拿了一罐飲料，雖然也急著要去趕車，差幾分鐘，想想就算了。他結完帳，倒是有點不好意思地跟我道歉。在這家站前超市買東西的可能都像我們一樣，買一點吃的喝的上車，或是外出用的，於是量都不多，可是人比較多。
輪椅
找路還算容易
站前路
購物中心，一個廣場
老廣場
Wijnstraat
問路
大教堂
市政廳
運河橋上拍照
教堂大門
新港

多德勒支 Dordrecht

DORDTENAAR

P

Uit

一群背包小孩

水上巴士碼頭

用餐
范金博物館
記念物
新港
購物廣場
銀行活動
兩個人偶
搭車回家

整體而言，今天多德勒支之遊，沒有什麼太大的意思。初初認識了一個有一點點古意的歷史古城，但寬闊的河港口頻繁的各種船隻來來往往，尤其是家人乘船出遊，讓人感覺不出什麼歷史的意味。范金博物館只是一個老豪宅，也只是十九世紀的，收藏也不是很有意義。也許要看出多德勒支宗教會議（1618）的遺跡本來就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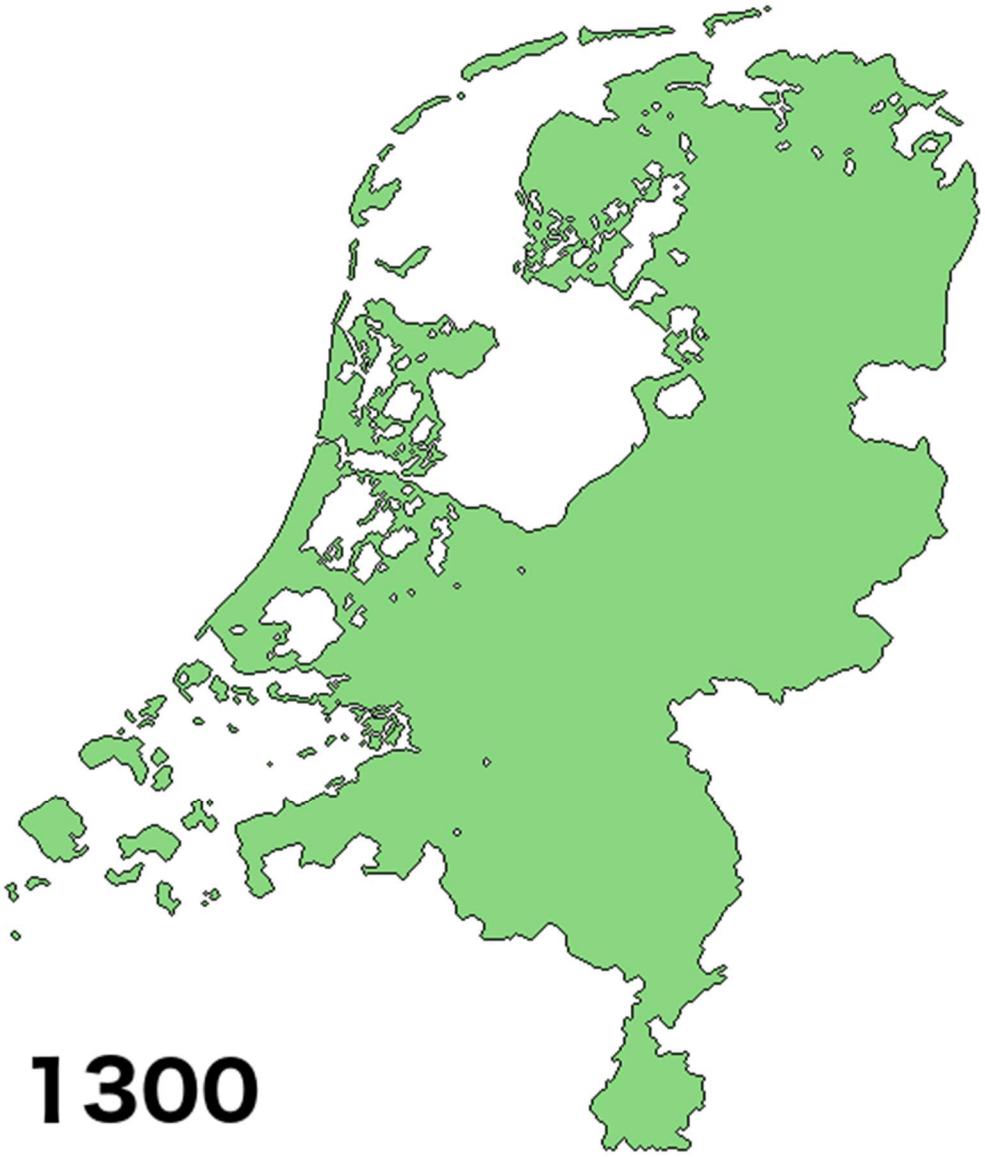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五)
本來說是今天去 Aklmaar，有了豪達和德特勒支的經驗，覺得也沒什麼多大意思。就只是到車站，找到幾個教堂和博物館，看看運河，荷蘭屋和建築，在阿可馬看起士拍賣場。
炫元來信，提醒他這兩週要運書回去，就想再託運十公斤左右的書，打電話給澄輝，電話沒通，卻故障了，用 skype 再打，也沒人接。連絡不上，就只好算了。
五點多去圩田公園走了一小圈，大約是最後第二次吧，總得再來一次，因為這是素華最喜歡的地方之一。
由於不太想出遊，就開始做工，這兩天著手為研究方法專書，整理一份撰稿體例。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六(六)
寫電子信給奕齊，確定演講題目，並請他連絡澄輝，我們送書過去。結果他在晚上來把書運走。
如此，書都和炫元的東西一起空運回台，我們回去時行李就輕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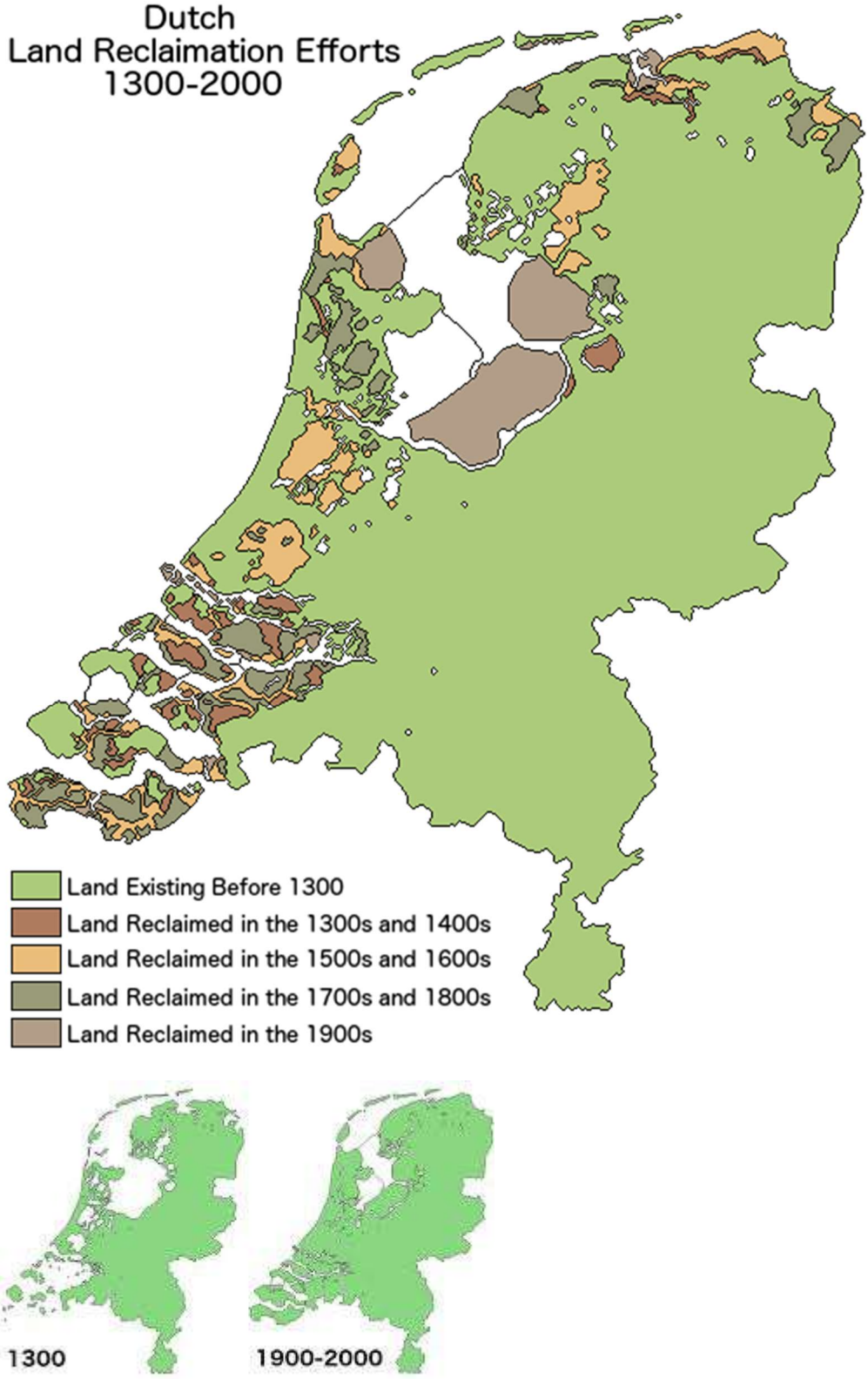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二)
早上趕七點五十的公車，早兩分鐘到站，沒等到車，大約兩班車都提前過站了。心裡很著急，但也無奈。盤算晚十分鐘，到阿姆斯特丹就可能在八點四十分以後，要趕到旅遊公司，就會有問題。搭上八點十三分的快車，人很多，勉強找到一個座位。大約是大班時間沿途幾個站上下的乘客都不少。到了 Sloterdijk，已經是四十五分，原先想四十分以前到，就坐電車，之後到就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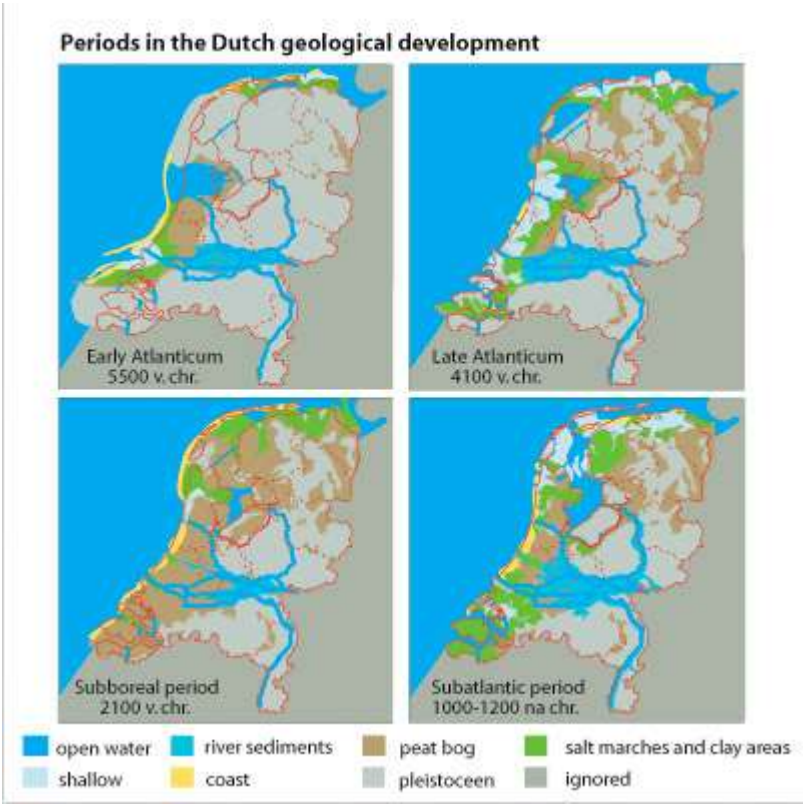
計程車。到阿姆斯特丹已經是五十分，原來想既然要坐計程車，就先去 AH 買瓶水，一看排隊買東西的人還不少，就直接到車站前計程車排班處。看到大大小小的計程車，原來荷蘭計程車會就乘客的需要調配不同大小的車子，在德國也是這樣。看不出計程車排班的頭在那裡，去問兩個站著在聊天的司機，一個司機看了我寫的條子，就說搭二號電車，我說要搭計程車，他指著說在那裡，原來頭在那裡。實在看不出來這樣的排法。
照地圖到博物館區，應該直直走就可以，電車路線繞來繞去因為要增加乘客數，讓更多的人可以搭乘，計程車也繞來繞去，就有點奇怪，但是荷蘭司機應該不會故意繞路。開了一段時間，看看計程資費，只有七塊半，不貴，但是突然發現表跳得很快，基本資費後每百公尺，也許五十公尺就跳一下，接下去兩三分鐘，就跳到 11.2 歐元。參加大壩旅遊打折的錢付計程車費都還不夠。搭公車時間很難掌握，但也沒辦法。最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參加北海大壩的旅遊。
終於在九點十五分之前趕到，原來這個旅遊地點站設在博物館區的 VVV 中心裡。給了櫃台服務人員列印出來的兩封電子信，一封確認線上訂票，另一封確認票價打八折。買好票，在候車室等候上車。陸陸續續來了一些旅客，不多，大約六、七個的樣子，也還不一定是參加北海大壩的。接近九點半，還沒有動靜，有點緊張，就又去問櫃台，說還要等一下。最後，櫃台服務人員出來持了一個標牌 Escursion，領著大家過馬路到對面博物館商店地下層，她刷了卡，門沒開，再刷一次，仍然沒開。她就用對講機連絡，又自己走回去，大概是要找人或怎麼樣解決問題，不久，裡面有工作人員出來開門帶我們下樓。那個服務人員望著我們下樓，好像鬆了一口氣的樣子。
到地下停車場，原來是各種旅遊(tour)巴士的出發站。第一輛是荷蘭鄉間旅遊團，第二輛車子是北海大壩和恩克豪林旅遊團。車上已有六、七人，不知他們是先一批上車的，還是從各旅館被接了來的。在車上等到預訂出發時間，卻沒有動靜。過一會，導遊上車來說，要晚一點出發。到了九點四十多分才上路。

經過市區到了港口，導遊介紹了北海運河等，過了一個很長的隧道
寫遊記實在不容易，要開始寫主要行程，卻不知如何寫起，就整理拍攝的照片，在照片下面加說明，就當做遊記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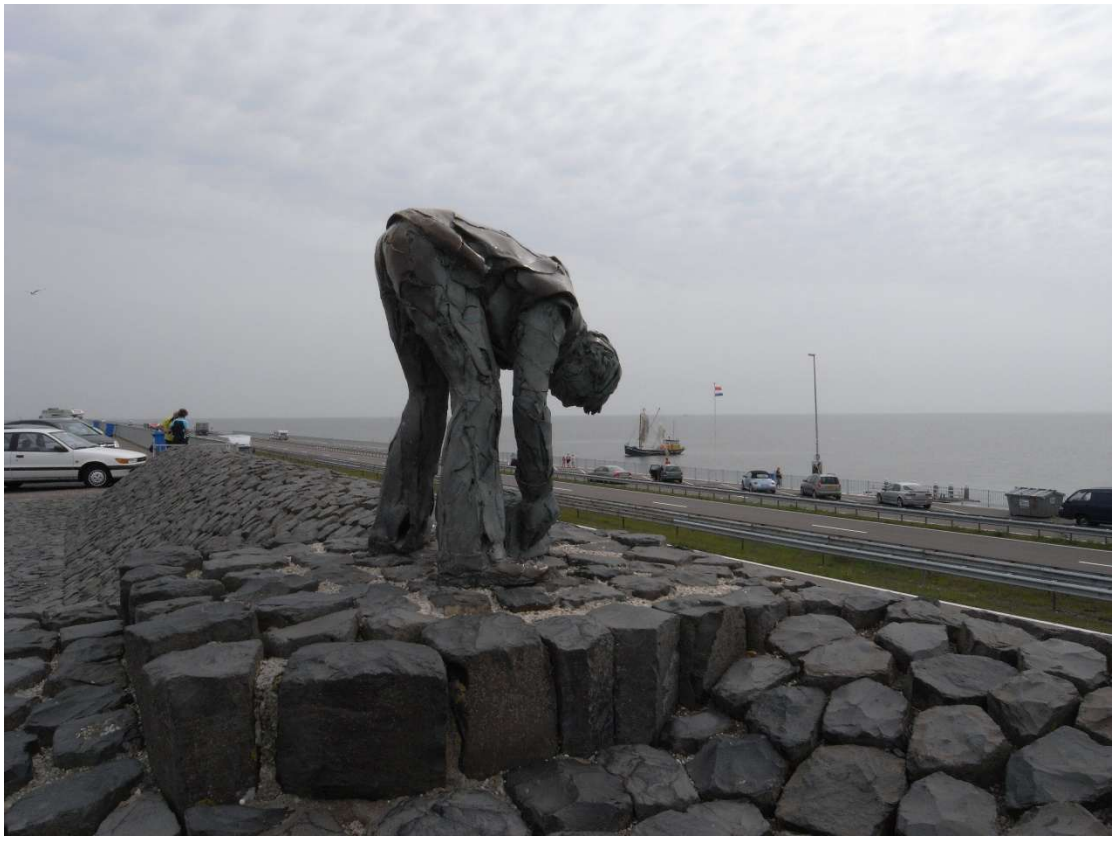


1300


Dutch
Land Reclaimation Efforts
1300-2000
Land Existing Before 1300
Land Reclaimed in the 1300s and 1400s
Land Reclaimed in the 1500s and 1600s
Land Reclaimed in the 1700s and 1800s
Land Reclaimed in the 1900s
1300
1900-2000


Periods in the Dutch geological development
Early Atlanticum
5500 v. chr.
Late Atlanticum
4100 v. chr.
Subboreal period
2100 v. chr.
Subatlantic period
1000-1200 na chr.
open water
shallow
river sediments
coast
peat bog
pleistoceen
salt marches and clay areas
ignored

venirs en postcards



[Enkhuizen]

從北海大壩下來，到恩克豪森自由行動並用餐。來過須德海博物館，已經來這裡三次了。

這次逛逛市街，教堂、古老建築、和商店街，說是 VOC city，感覺不太出來，也許導遊偷工減料，只繞了小小一圈的關係。

自己逛到西教堂，大門深鎖，幾乎走完整條商店街，東看西看也沒看出什麼名堂。回到港區，也還沒有什麼新發現。

馬克爾瓦得大壩行 Markerwaarddijk

七月二十九日中午從北海大壩下來，到恩克豪森遊覽並用餐。下午兩點半出發前往艾瑟湖右岸大壩，也就是馬克爾瓦得大壩（Markerwaarddijk） 。

這個大壩興建，原來是要把馬克爾湖（Markermeer）滔乾再造出一大塊新生地，後來各方反對，就在 80 年代決定放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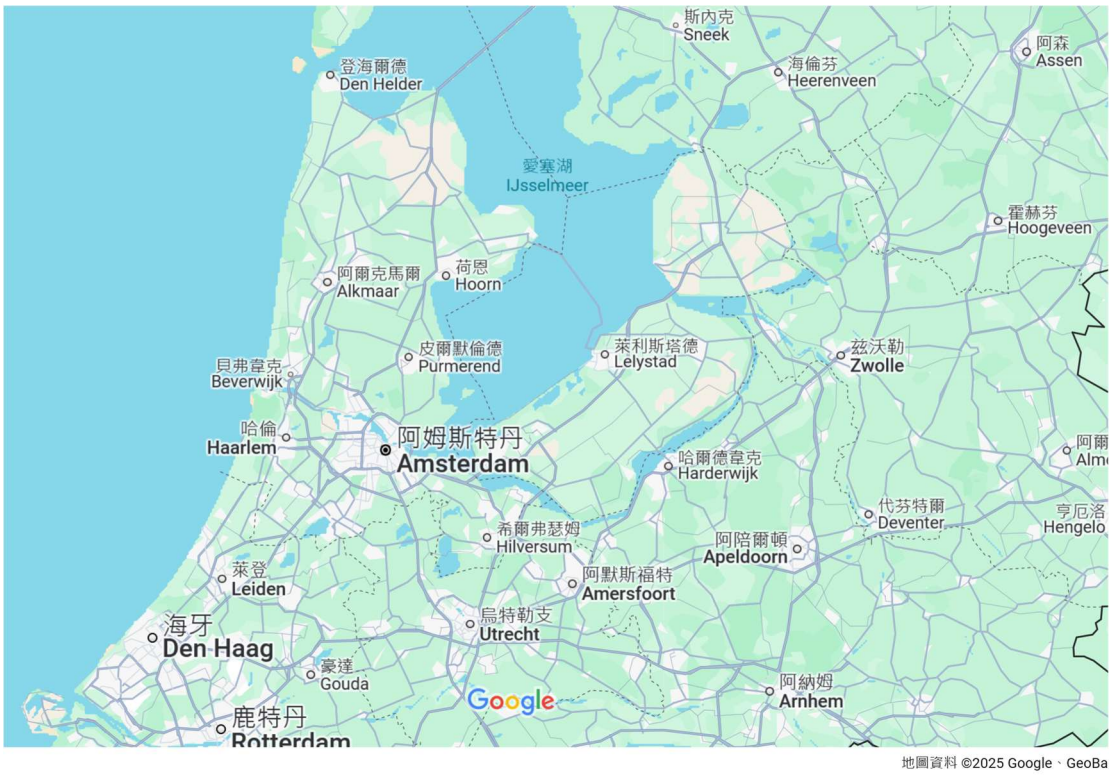
全長也是 32 公里，成為連接北荷蘭省和新設置的佛列佛藍省的交通要道。

大壩東端是佛省省會 Lelystad，記念工程師 Lely。走過這個大壩，就進入荷蘭最大的三塊圩田新生地，全部有十六萬五千公頃，三塊圩田分別在 1942，1957，1968 滔乾原先的須得海或是後來的艾瑟湖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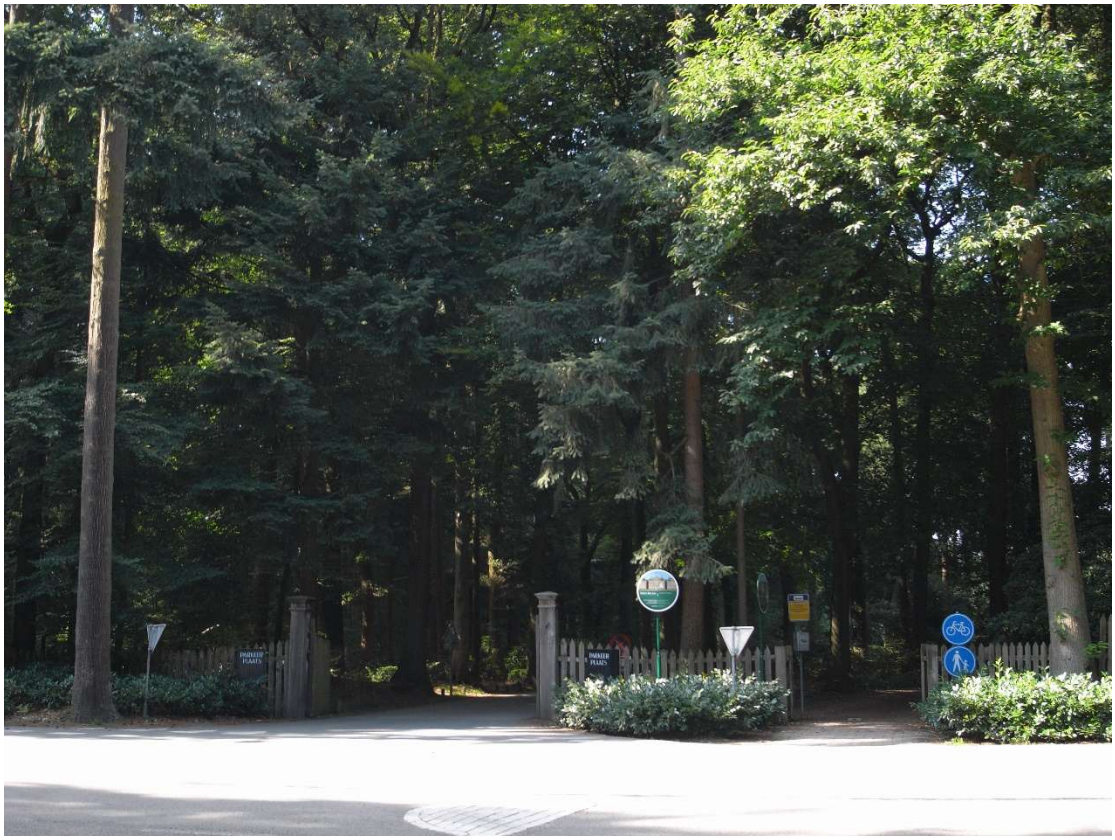
荷蘭人造地最大的成果就在這裡。大壩和圩田就是此行觀看的重點。

七月三十日(三)
搭九點半的火車經史基浦到阿培爾頓，到公車站，要搭 102 或 104，詢問的結果，卻說是十七路。好像那裡的公車是 Connexxion 集團的子公司經營，在網站上查不到。正好十七號來了，不到十分鐘就到夏宮。
王室乘坐的馬車和老汽車展覽
王宮前樹林野餐
參觀皇宮
購買圍巾
參觀花園
走到旅館 Hampshire
走到 AH 買鮭魚、蕃茄汁、生菜、rose

早上寫信給 Saskia 請電話公司派人修理電話機



阿培爾頓 Apeldoom—夏宮，庫勒-穆勒美術館



增產報國

有關荷蘭人對於生小孩，帶小孩的方式，以下是我個人的觀察

生養的態度:

1. 也許因政府有母子補貼或社會觀念，本就樂於有孩子的關係，似乎願生孩子的婦女不少。 可是也有人說:很多荷蘭婦女不願生孩子。

2. 小孩子年齡間距好像相差很少，往往一個接一個地生。

3. 父或母帶孩子的比例好像是比較公平的，不分哪一位帶得多。

4. 由於交通四通八達，更由於全國馬路，公車， 火車的無障礙設施， 空氣乾

淨，環境舒適，父母樂意帶孩子出門遊玩或辦事。例如，即使孩子看起來只有幾天大，母親也用嬰兒車，獨自帶著上下火車。所以嬰兒車往往不只是嬰兒車，已晉身兼為為置物車。

5.由於孩子多，有些家庭甚至有四個，因腳踏車前後共只能戴兩個，所以基於"腳踏車萬能"的理論，荷蘭人發明了可戴四個小小孩的車廂(圖 1)，這是奇蹟.....

父母對待孩子的態度:

1.有規矩，但教訓過程中父母口氣平和，情緒不會高漲。孩子好像也就懂了，安靜下來。

2. 不讓孩子放肆，非常注重小孩吵鬧會不會影響別人。例如，即使對待多重障礙的孩子也是這樣的態度，因小孩智障，無法控制的時候，母親會趕緊帶走孩子。

2.不會寵小孩，不以孩子 為生活中心。往往讓他分擔帶弟妹的差事(如三四歲就要推嬰兒車)。或者，兩三歲只有站在嬰兒車後面橫槓上的份兒，因為裡面躺著的是比他小的弟或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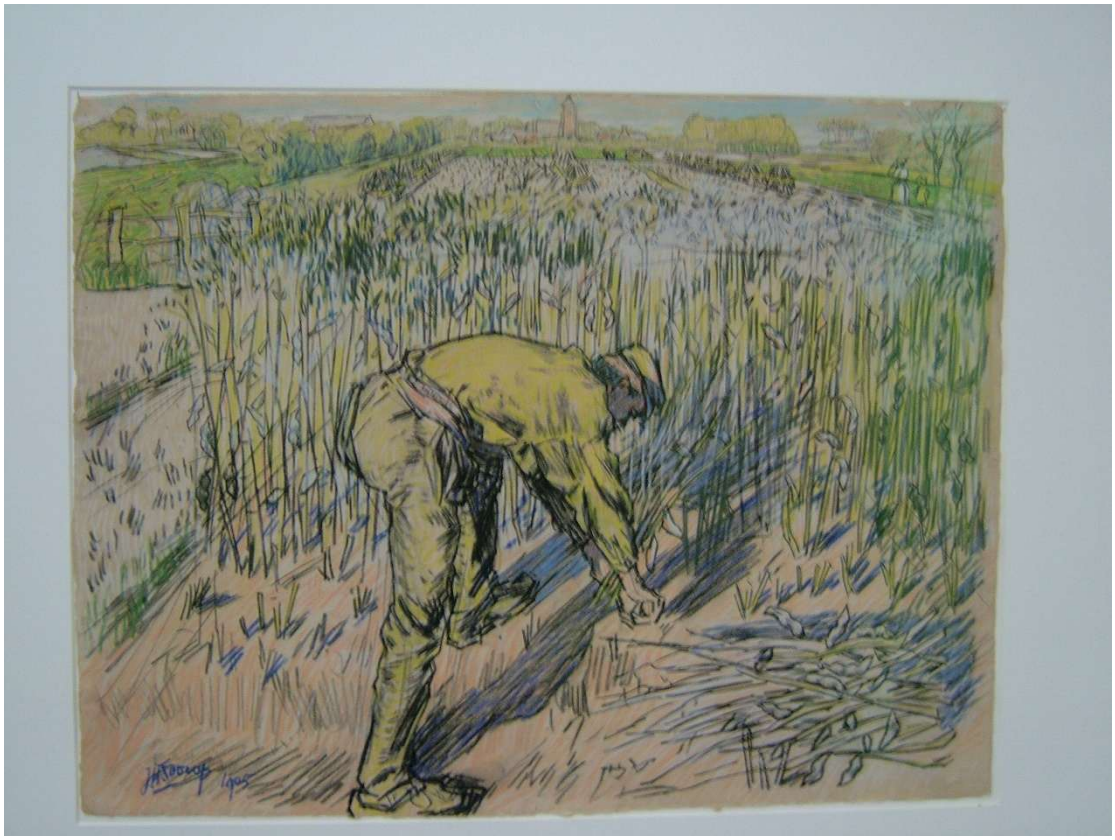
3.訓練小孩獨立能做事，例如我曾看到三四歲小孩在父親指導之下，學習開遊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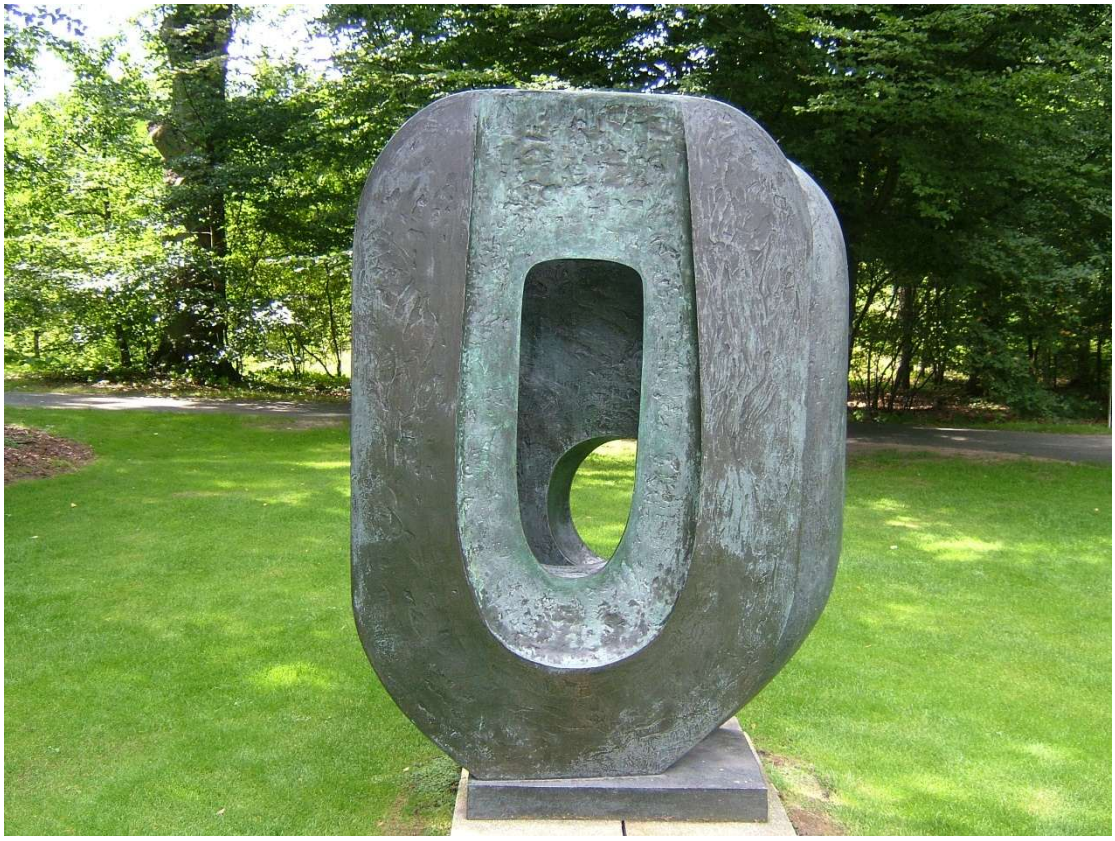
還有，好友夫婦利用這暑假，讓 16 歲的兒子(會 7 種語言: 荷文，英文，中文，法文，希臘文，拉丁文...)獨自搭機飛往菲律賓，特地去接受消防急救訓練，也讓他去體會開發中國家物質較貧乏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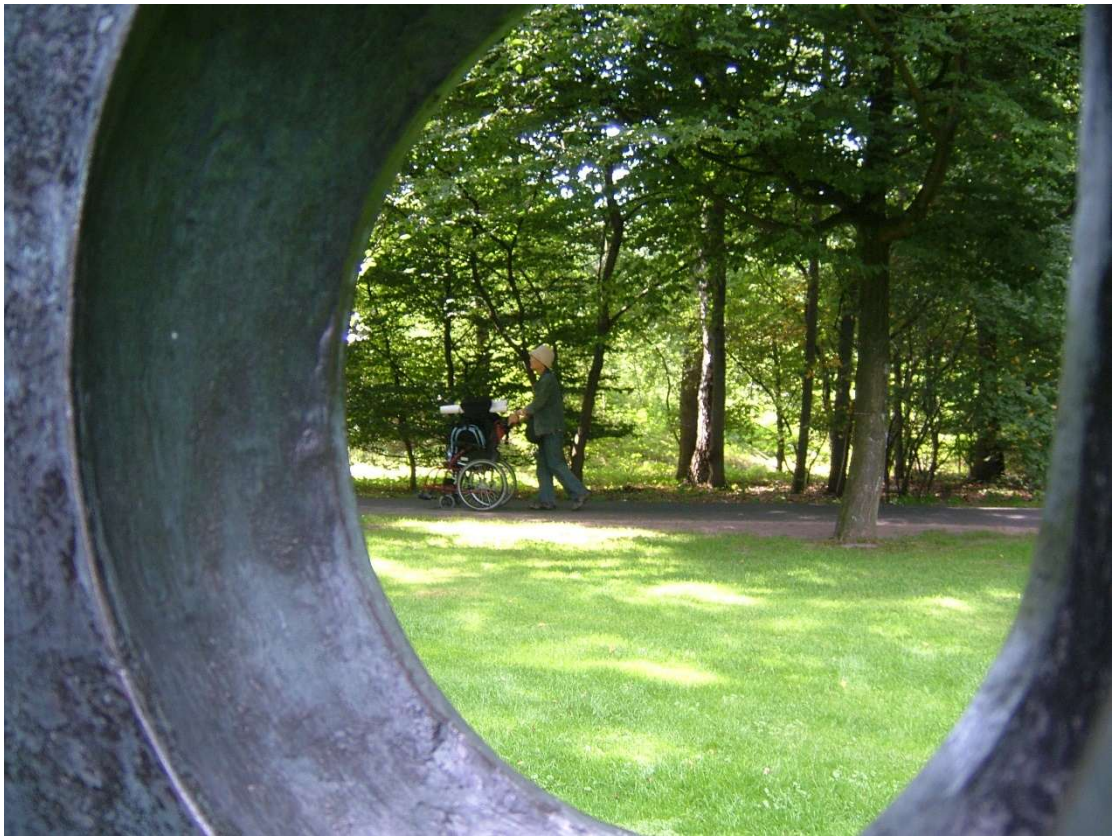
4.即使是一歲的孩子，往往也會主動跟你笑笑，打招呼!神奇有趣! 不怕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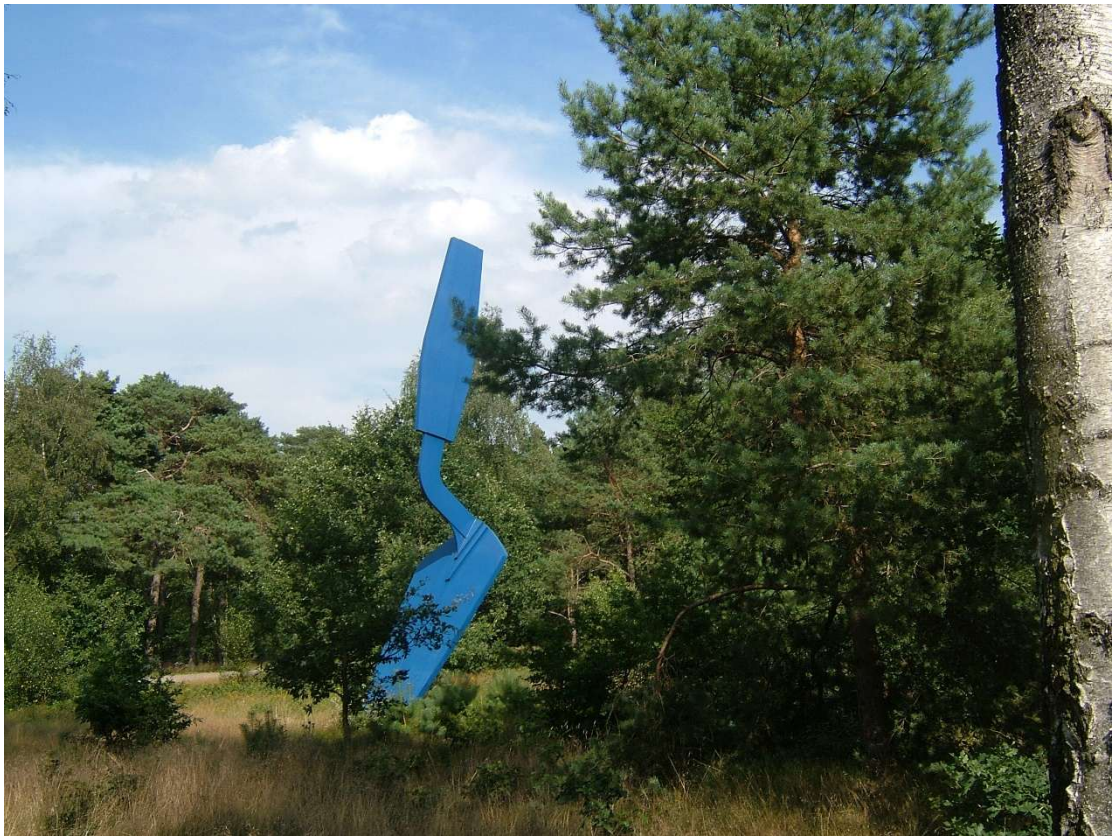
Kröller-Müller Museum

Deventer
阿陪爾頓
Apeldoorn
庫勒-穆勒博物館
Kröller-Müller Museum
阿納姆
Arnhem









二〇〇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四)
早餐
蜂蜜
搭五路車去公車站
前往 KMM
攝影展
繪畫展：梵谷、孟得理昂、船
喝湯喝酒
雕塑公園
野餐
有點拉肚子
等公車
荷蘭太太
在 Utrecht 沒下車，在海牙下，延誤半個小時
Saskia 說電話公司不修理電話機

二〇〇八年八月一日(五)

去研究室列印下午的演講大綱
兩點多，同學陸續來到
演講
包餃子
唱電視兒童卡通歌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日(六)

呂崇真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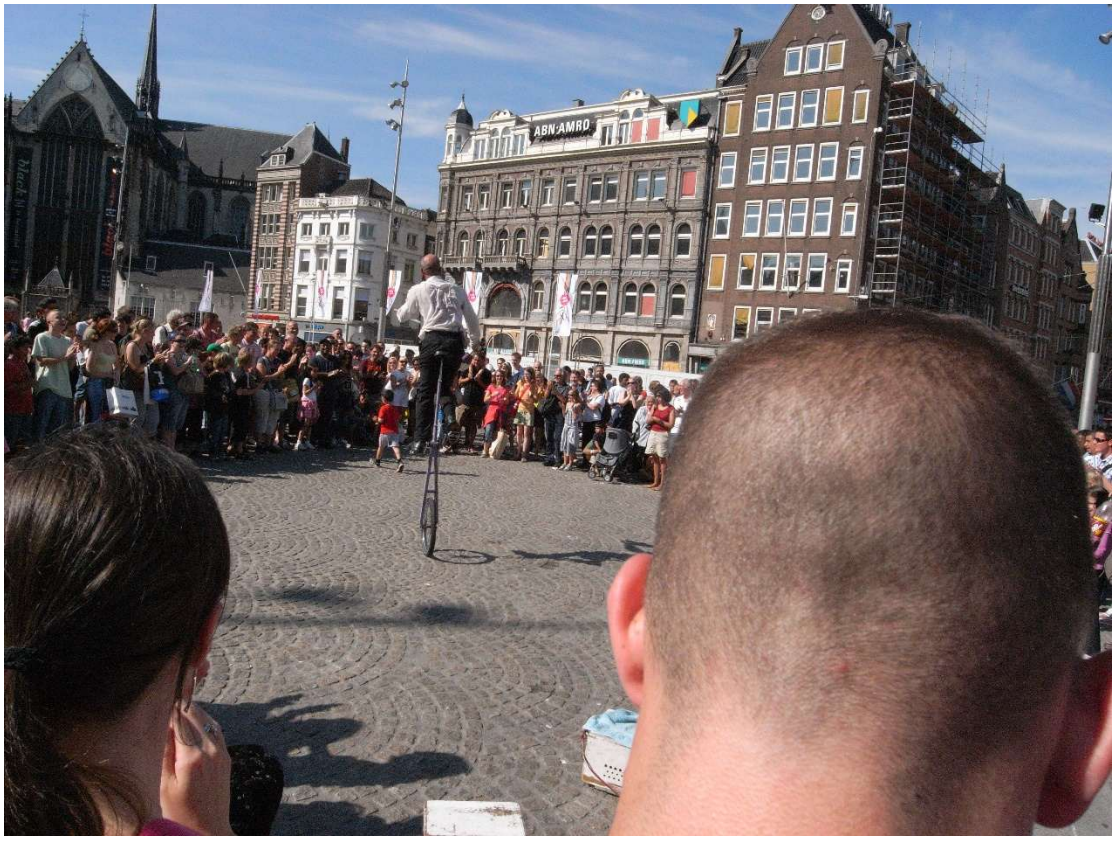
送水仙百合
取消明晚餐會

二〇〇八年八月三日(日)
去運河南邊社區散步
一些新路

二〇〇八年八月四日(一)
修改研討會報告，加了最後一段
去商店街
修電話，換電池要八歐元
尋找禮物
碰到吳挺峰兩人
燈飾店已關門

二〇〇八年八月五日(二)
去阿姆斯特丹逛街
沒買到禮物

阿姆斯特丹逛街


ABN·AMRO

二〇〇八年八月六日(三)
到研究室找到隨身碟
寄三箱書
遇見古慧雯
下午去商店街
燈飾店
舊物店
寫信給德榮
邀古慧雯週六聚餐

二〇〇八年八月七日(四)
要去 Utrecht，雨不小，沒去
清潔工做得不好
只做七十分鐘
女孩沒經驗
修訂研究方法專書撰稿體例，寄出提醒繳交大綱函
修訂荷蘭交通資料，傳給古慧雯
欽惠答應邀慧雯聚餐
去運河南邊社區散步，走 Lamm 回來

寫信問維中萊登歷史圖說

二○○八年八月八日(五)
前往阿培爾頓買圍巾。
在 Amersfoort 不知道要換車，結果到了十點半，預計該到 Apeldoorn，火車卻飛快地開不停，超過十分鐘，才想起來可能沒換車的緣故。著急也沒有用，看這樣的速度恐怕離開目的地相當遠。到了下一站，果然走錯了，走到 Zwolle。看看板上的地圖，鐵路在去 Apeldoorn 那條線上的北邊。看著地圖研究一番，似乎應該走往南邊的鐵路到 Deventer，再轉到 Apeldoorn。十點五十有兩班車前往，一班就在同一個月台，另一班在第六月台，看看時間，來不及換月台，就在第五月台等，卻沒等到車，再查看時刻表，原來這一班只有星期六才有看到。沒法，只好等半個小時後的一班。到 Apeldoorn 已經是十二點二十分，大約晚了兩個小時。本來想順道去 Utrecht 的中央博物館，大約也去不成了。
到了夏宮，天上黑雲密佈，拿博物館卡換了入場券，走到餐廳前，開始下雨，還好素華堅持要帶傘，就取出小傘撐著，往皇宮的路上，雨愈下愈大。心想如果可以花一歐元搭馬車，倒可以避雨，今天卻也沒見到馬車。
到了禮品店，買了十條圍巾，雨也停了，就要離開，看到左前方的廂房開著，就進去參觀。展示的是皇室的餐具、瓷器、時鐘和一些繪畫。感嘆何以皇室可以如此奢華享受，荷蘭皇室已經算是比較謙卑的了。單單時鐘就有二、三十座，都有精緻的雕塑裝飾，也都很大。也許皇室就代表整個國家，整個社會，全國必須不計成本維持最豪華的狀態。另外，精緻藝術，特別是傢具和用具上的裝飾藝術，乃至畫像等藝術，似乎也只有這樣不計代價正才有可能。看看博物館禮品店的精品也多是仿製皇室的用品，價錢就相當貴，也有好幾百歐元的，一般平民顯然負擔不起，若不奢華一些，皇室傢具用品不可能這麼「藝術」，眾多繪畫、雕塑藝術也多不可能存在。全世界的博物館禮品店的記念品大都非常粗俗，也就在於精製一些的，一般人買不起。不過，我一直認為大量複製某些藝術傑作，尤其是縮小尺寸的雕塑，應該會是價廉物美的。例如，朱銘的太極系列若能出迷你複製版，買個五百一千台幣，類似「精品」不但銷路很大，也達到美化客廳和辦公室，推廣藝術。就像大眾可以擁有數百數千張古典音樂 CD 一樣。CD 其實就是大量複製最「精製」的音樂。繪畫和雕塑為什麼不能大量複製？

二○○八年八月九日(六)
德榮、碧茵來家裡聚餐，他們做了幾道菜
也約了古慧雯

二○○八年八月十日(日)
在欽惠家聚餐，是怡雯和欽惠歡送我們回國

也請古慧雯一起去，介紹他們認識

挪威紀行

瞿海源

一到歐洲，就想去挪威峽灣。但是都只看到Cruise的廣告和介紹。要找不參加Cruise遊峽彎的方式，始終不得要領。

偶然間，得知挪威縮影（Norway in a Nutshell），就正是我們一直在找的。再到網上查尋挪威縮影的資料，多得不得了。原來是自己沒找對路，這一下子像是開了竅，就豁然貫通了。

其實，要去挪威峽灣極為簡單。只要向挪威國鐵購買挪威縮影的票，也等於是買了安排好行程的套票，整體而言，也幾乎就是自助旅行，只是沿途的交通都安排好了。

也可以不買挪威縮影的票，依照挪威國鐵規劃的交通，一段一段到出發時再買票。只是縮影套票把時間規劃得很好，按行程行動比較順利。挪威縮影網站只告知一天的行程規劃，實際上，整個行程可以分幾天來完成。只是在旺季，要訂旅館比較困難，必須早兩三個月規劃。

最好的方式可能是參考挪威縮影的時程自行規劃，至少在Flam住宿一晚，欣賞峽灣晨昏美景。

我們不太喜歡參加五、六天以上的Cruise，我們在挪威縮影行程前安排從奧斯陸坐火車前往北邊的古都Trondheim，過一夜，第二天上午十點搭上Hurtigruten的大郵輪前往卑爾根，全程二十八點五小時，這樣也是另外一種縮影（也是向挪威國道訂購的），非常不錯。

實際上，Hurtigruten也是定期每天行駛的「交通船」，可以隨時買票搭乘前往自己規劃的港口。就像火車飛機一樣，在該公司網站查清楚船班時間表，就可以規劃自己的行程，也可以在若干景點住個一兩天。

先交代這些規劃行程的實際做法。

在這裡先提供幾張代表我們這次整個行程的照片，這是從將近一千張照片裡面選出來，當做是「摘要」，稍後再整理出完整的紀行。

重要網站：
www.fjordtours.com
www.hurtigruten.com

全部行程實際時程：
依 Fjord Tours 原訂行程每日提前抵達出發站，但有些列車慢分，實際時程如下：

August 13
08:12 Oslo（原訂 8:07 出發）
09:26 Hamer
10:15 Lillehammer
11:02 Ringebu
12:15 Dombas
12:45 Hjerkinn
13:42 Berkaak
14:06 Stoern
14:36 Heimdal
14:48 Trondheim

August 14
10:00 Trondheim
17:00 Kristiansund
21:30 Molde
24:00 Alesund

August 15
02:15 Torvik
05:45 Maloy
08:15 Flore
14:30 Bergen

August 16
07:58 Bergen（原訂 8:40 出發，提前搭 7:58 列車出發）
08:50 Voss

Bus
10:00 Vo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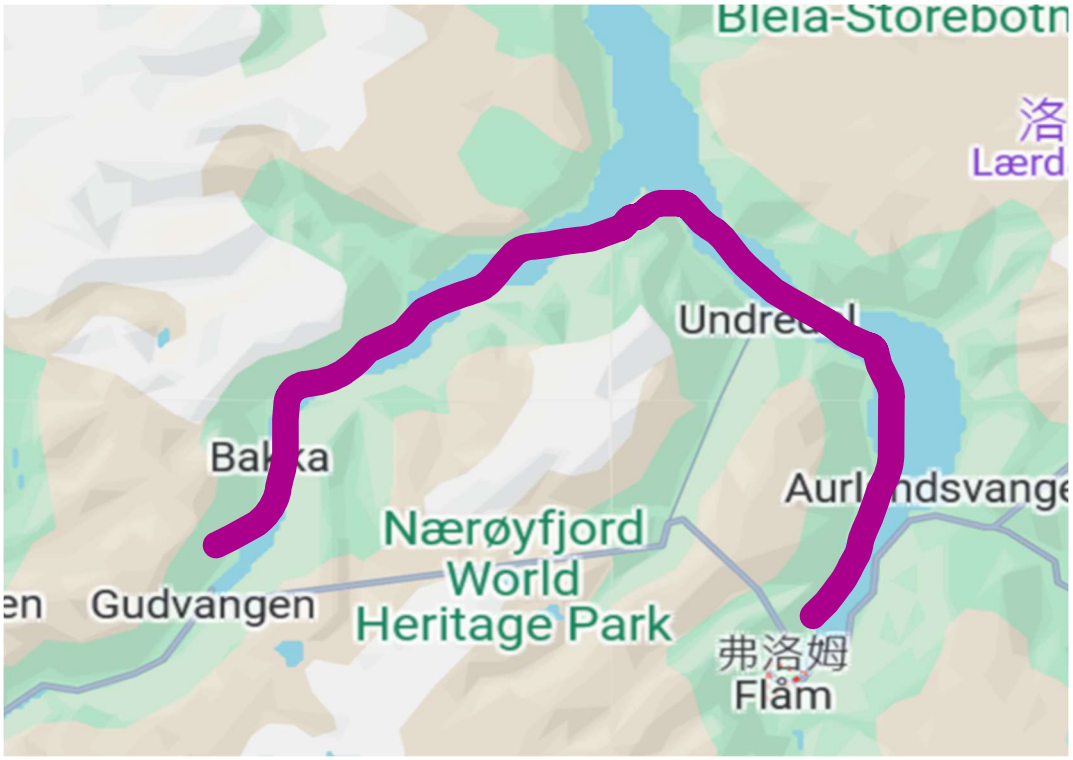
11:10 Gudvengen（原訂 11:25 到達，早到）

Boat
11:30 Gudvengen
13:30 Flam

The Flam Railway
16:05 Flam
17:03 Myrdal

18:02 Myrdal（原訂 17:52 出發，慢分）
18:42 Finse
19:02 Ustsoset
19:10 Geilo
19:40 Al
19:56 Gol
20:07 Nesbyen
22:30 Oslo

特隆赫姆
Trondheim
阿雷松德
Ålesund
挪威
卑爾根
Bergen
奧斯陸
Oslo
斯塔萬格
Stavang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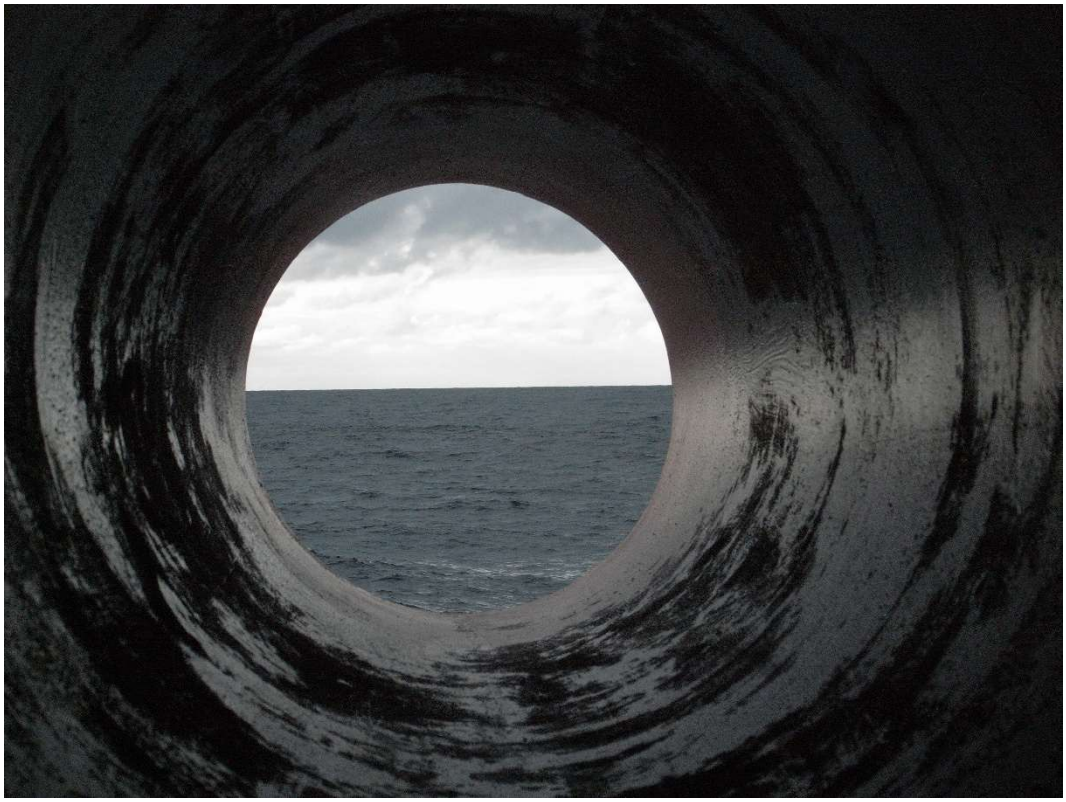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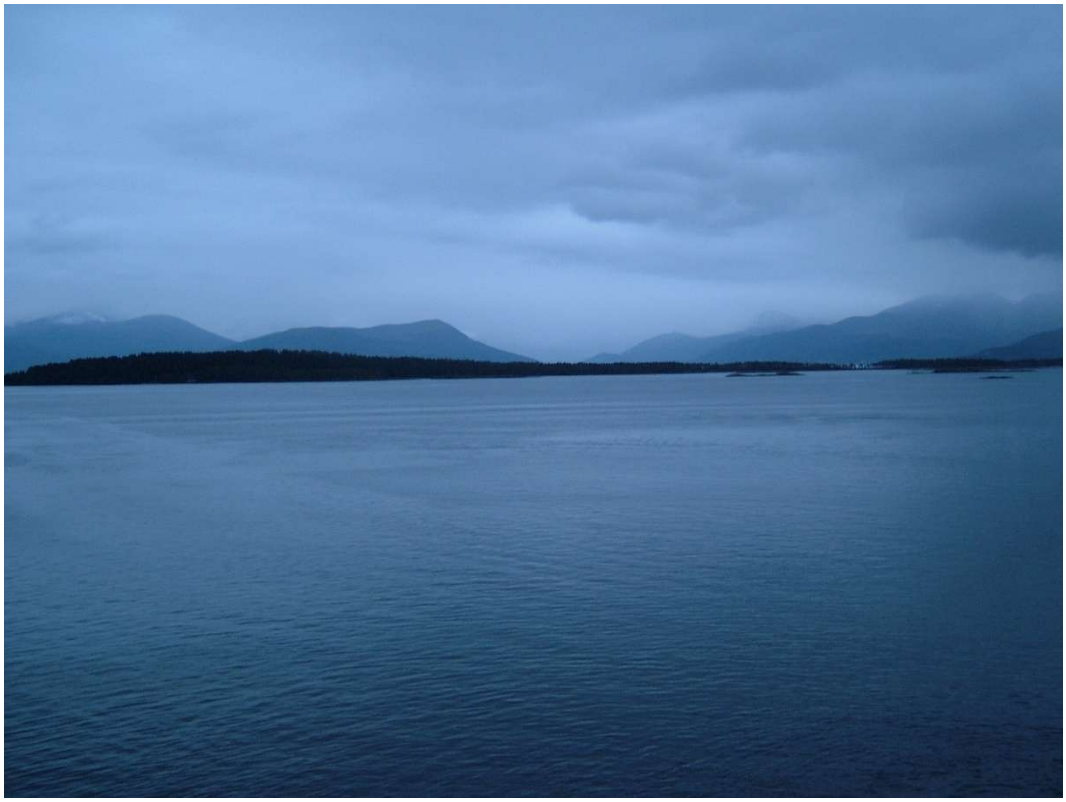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二日(二)
搭乘八點 Stering 航空公司班機前往挪威奧斯陸
夜宿 Big Western Hotel Anker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三日(三)
搭乘計程車到中央車站，搭 8:07 的車前往 Trondheim
德鐵資料除了首尾兩站，和實際行車時間不同，不知何故
陰雨天
長長的湖
緩緩的綠色山坡、房舍
森林
遠遠的高山、積雪
荒原
搭 63 號公車前往青年旅舍
看到 Trondheim 峽灣
散步、超市
廚房煮馬鈴薯
房間用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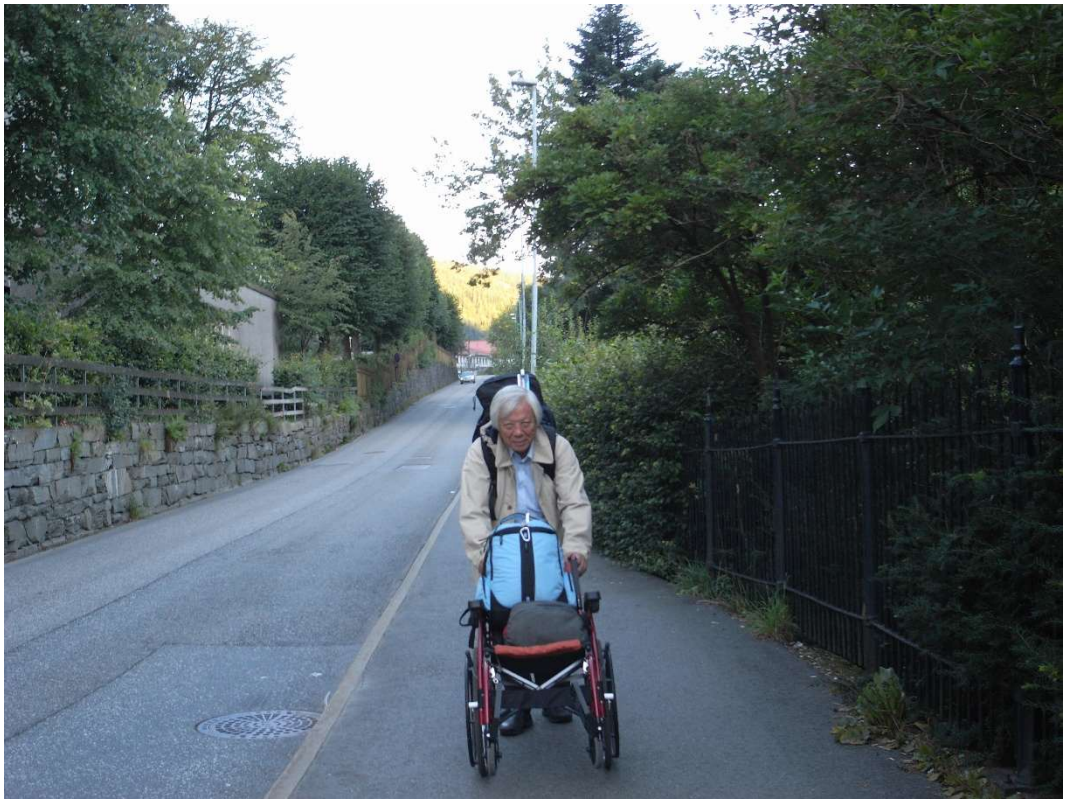
從奧斯陸往特隆赫姆（Trondheim，挪威古都）途中。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四日(四)
搭七點五十八分公車前往中央車站
九點前往 Hurtigruten 碼頭，原本以為碼頭就在車站附近，一時卻找不到，推著輪椅問路多次，才到碼頭的廣場，看到要搭乘的輪船，要繞過一道圍欄，圍欄離海距離很短，推著輪椅過去。回頭看看，通道很窄，剛才若稍偏一點，兩人連輪椅就會跌落深海。後來想起，都覺得很可怕。
十點開船
遇見
海上風光
三溫暖、義大利母女
Christiansund
未能參加 excursion
到 Molde
和義大利一家三人
舞會吵人
睡得好
接近 Bergen
石島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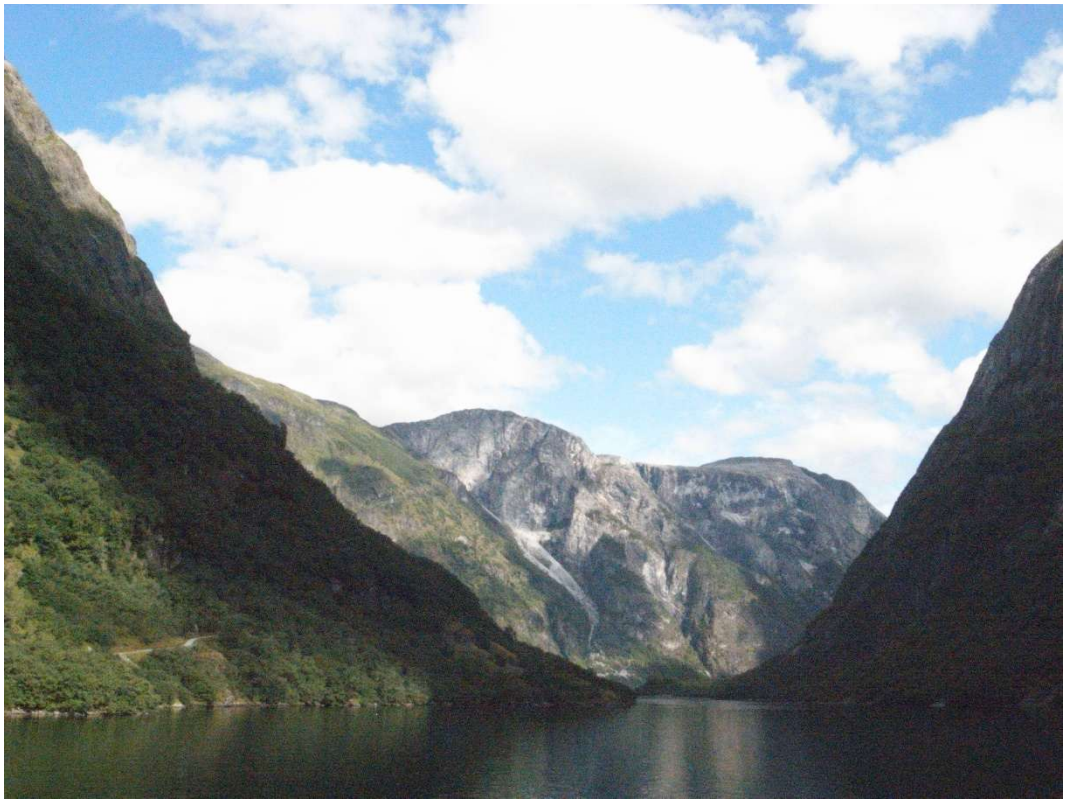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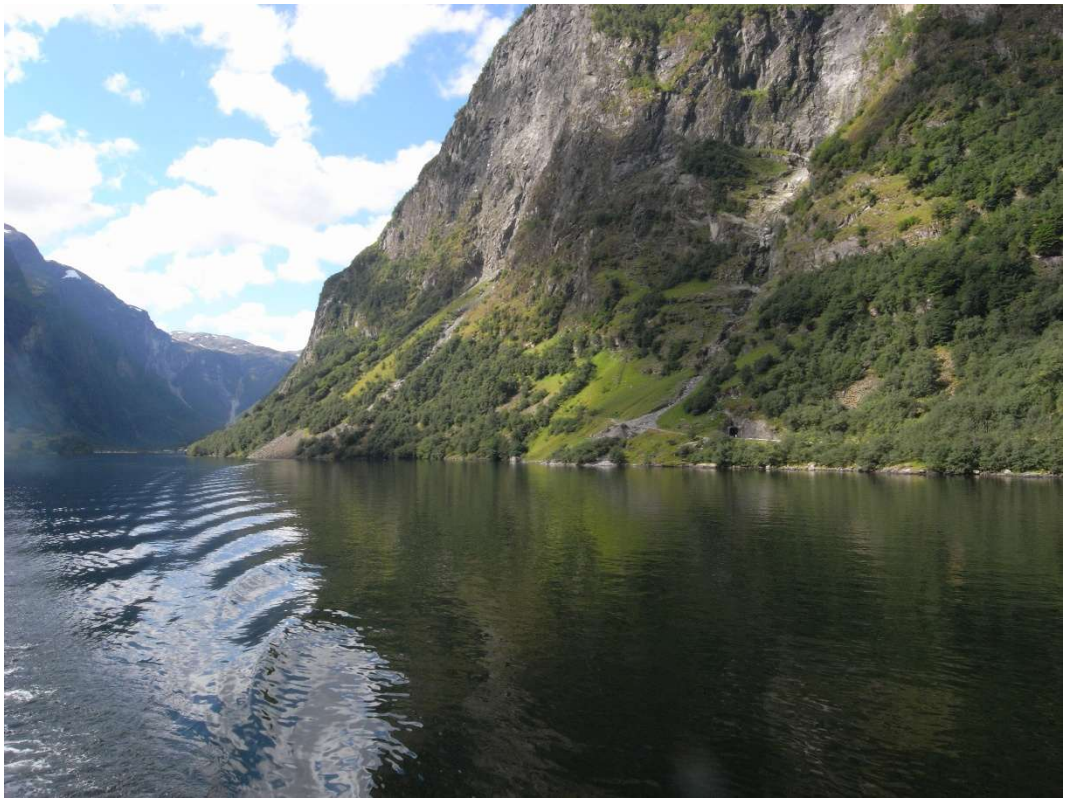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五日(五)
在船上過夜
下午二點半進港
下船過空橋
像難民
參加 city tour
一直看漢撒聯盟德國人故居宿 Haukeland Hotel
到超市添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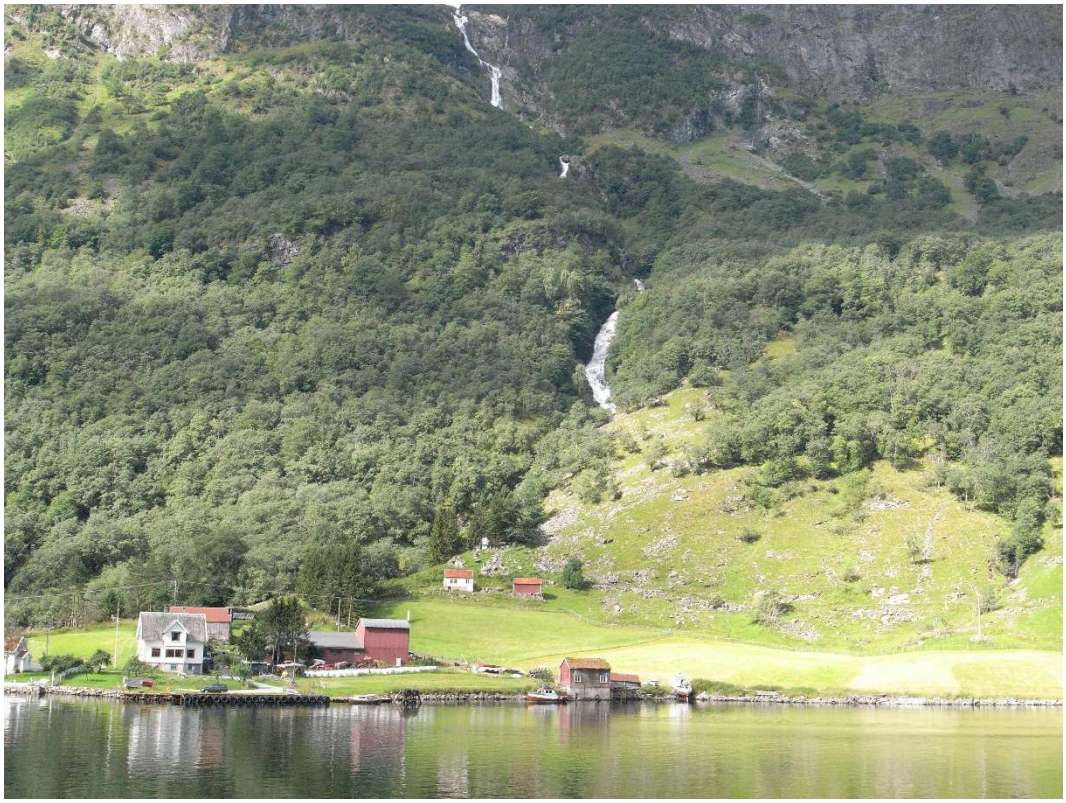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六日(六)
下山坡搭公車
走錯路
不少旅客
卑爾根車站
提前到 Voss
公車下山到 Gudvangen，提前到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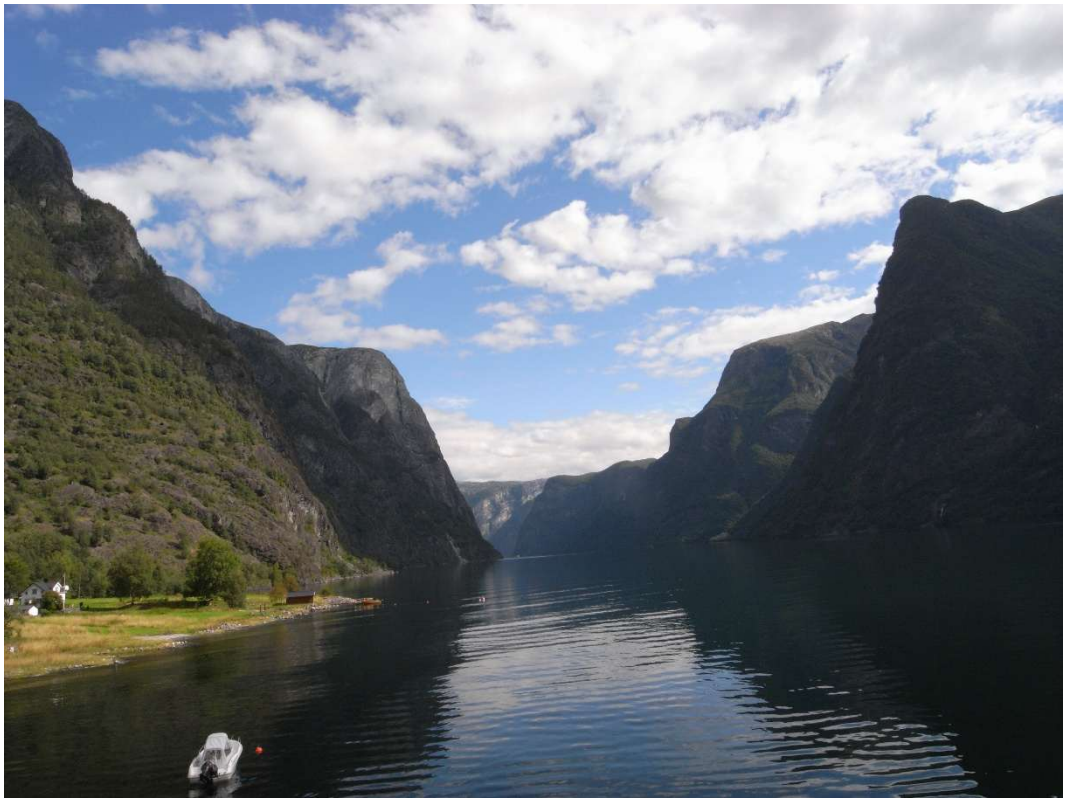
Fjord1







2



上船遊峽灣，有解說
準時到達 Flam

逛免稅商店、禮品店，毫無所獲
在港邊用餐
搭高山鐵路火車到 Myrdal

岩壁山脈
湖
最後一段無風景
十點半到奧斯陸
搭計程車到First Hotel Millenium
喝熱湯

二○○八年八月十七日(日)
前往雕刻公園，
沒靈氣，暴露狂，臉部表情呆滯，很失望
前往中央車站
機場特快車，輪椅坡道
輪椅直接上機
準時返回史基浦
回家

二○○八年八月十八日(一)
下午去研究室
向倩玉說明挪威旅行
連絡奕齊安排令方等人來家裡用餐

二○○八年八月十九日(二)
列印三角洲公園的資料
下午兩點多蔡友月到
準備晚餐
帶友月參觀
採購回家
素華突然頭痛
今晚招待十四位客人荷蘭餐點

二○○八年八月二十日(三)

本來計畫去三角洲公園，素華還是虛虛的，就一直拖著沒出發
今天也過敏得厲害
拖到下午，我還是想去，也因為旅館附近環境極佳，也已來不及退，即使現在退也要付一晚的錢
到兩點，素華同意讓我去，就準備妥當，揹起背包，突然她哭泣起來
我只好趕緊放下背包，決定不去了

到快五點，她說好多了，可以去了
可是算算行程，大約八點多才到，太晚了
也覺得真的不能去

2008 年 8 月 22 日　星期五

[夏日最後的玫瑰]

葉已枯黃；
秋花報到；
芒草穗長；
果正結實；
Leiden!
一年將盡?
一年將盡!

夏日最後的玫瑰，
是回家時候了。
總無法忘懷的，
"可是夏日留下的
一朵薔薇?"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四)
寫 IIAS 的評估報告
上午十點去商店行覓購禮物，走了幾家店，沒買到。只去一葉子買了兩瓶香精
轉到 V&D，先到六樓吃飯。應該是最後一次在這裡吃飯了。
逛了兩層樓，還是無所獲
到一樓素華找到設計不錯的毛線帽，我找到八成毛料的圍巾，就各買兩份。
打電話要跟江樹生說請他晚上留下來吃飯，結果他說他正要打電話來取消約
會，因為江夫人被檢查出來腎臟下部長了癌細胞，要儘快開刀治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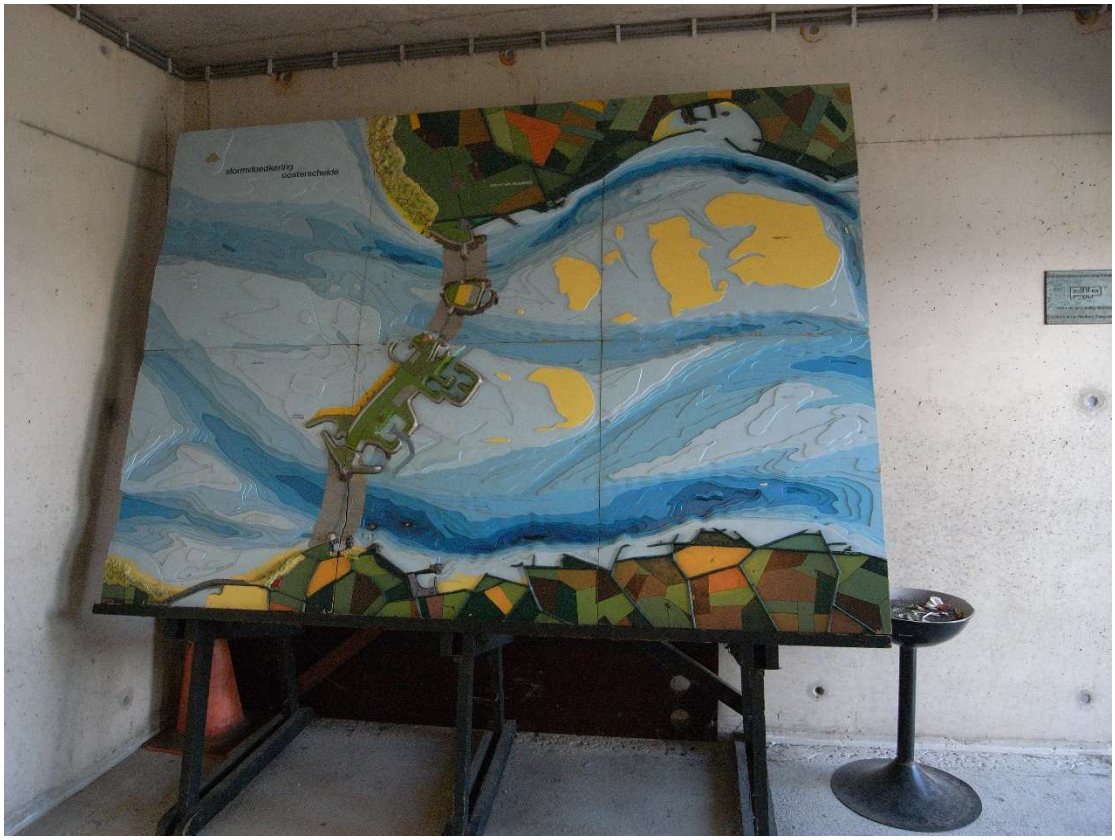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五)
黃昏時去圩田公園，也應該是告別似的巡禮

天色有些陰暗，景色蒼然，有離別的味道
芒草開花了
樹葉黃了
尋找去年剛來時拍攝等滿樹紅果
又看到夏日最後的玫瑰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六)
決定去三角洲一趟，一天來回
素華昨天說也許會去
早上起來，確定要去
我急急忙忙準備趕 8:04 的火車，
但是看素華的情況，趕不及八點三十五分的公車，
就延後出發，希望搭八點五十的公車，八點十八分的火車
趕到公車站時，發現今天是星期六，這個時間沒有公車
轉去搭四十五路公車
到了車站，我想八點十八分的車要轉車兩次
素華可能需要在車上上大號，可能還是搭直達車比較好
買車票時發現不打折，單程要多出十歐，兩人就差二十歐

經過 Bergen Op Zoom，記得資料中提到三角洲工程有部分是在這裡
就開始照了一些相片，但也只是廣大的平原，偶爾有河流
一路上一會雨一會出太陽，有時雨很大
到 Vlissingen 時雨小了些，進入車站，雨又大了起來
買了兩個三明治和一張十五格的車票
問了公車站的方向
一出車站，右前方就是車站
先看到五十六・五十七路的站牌
走到候車亭，往前就看到 133 路的站牌
十一點三十二分有一班
五十六路來了，擋著視線，還是很擔心
搭上 133，十三點六分抵達 Neeltje Jans，司機還特別廣播
大約有六、七人下車

NEELTJE
JANS


stormvloedkering
oosterschelde

VERBODEN TOEGANG

門票 18+15
在餐廳用餐，鮭魚捲餅、小蝦三明治、淡菜海鮮湯
3D film 不知所云
記錄片也沒有太突出
走去看活動水壩
好像不是 65 個系列中的
搭下午四點六分的車
司機說到 Oude Tonge 轉 136
大約五點半到
136 開了大約半小時，就到鹿特丹 Zuidplein
轉 metro 到中央車站
七點十分左右回到萊登
總算走了 Zeeland 一趟
沒看到太多想要看的
尤其是搭公車往北到鹿特丹
沒看到什麼三角洲工程
照說應該過了兩個大壩

2008 年 8 月 23 日 星期六

[尋訪三角洲工程（Deltaworks）]

133
133
connexxion

海源一直想親自看看荷蘭南北兩大水利工程，決定在八月二十、二十一日前往南方的三角洲工程，不巧，因故未能成行，訂的旅館堅持三天前不取消就收取一夜住宿費。

二十三日終於成行。先搭乘火車到 Vlissingen，是荷蘭南邊的大港，每天有很多船隻與安特衛普來往，面臨的海灣不在三角洲工程範圍內，海口並未被封住。

從萊登搭 Intercity 快車，大約一百三十分鐘。出車站，就是公車站，搭 133 路公車前往 Neeltje Jans，三角洲公園所在的人工島。這個人工島位於三角洲工程最後一個大壩 Oestershildedam 的中央。由於這個大壩閘門平常是開啟的，只有在暴風雨時才關閉或半閉，以維持生態，所以工程最為艱鉅。

三角洲公園是三角洲工程完成後建成的一個有關三角洲工程與水的世界的教育和休閒園區。

從 Vlissingen 到三角洲公園車行大約四十多分鐘，車票被敲掉七格。快到站時司機會廣播，看來不少人和我們一樣搭這唯一一路的公車前往。在到 Neeltje Jans 之前兩站就可以看到被 Veersegatdam 以及被大壩封住而形成的長達數十公里的 Veerse Meer 淡水湖。

參觀完三角洲公園後，我們繼續搭 133 號公車北上，計畫坐公車到鹿特丹，希望可以看到另外兩個大壩。司機告知要搭車到 Oude Tonge，接 136 公車。查公車網路資料，以為要到 Zierikzee 轉搭 interliner 395 公車，司機說那路車週末不開。

133 路公車繞行好幾個小鎮，走了一個半小時才到 Oude Tonge，136 路車已經在那裡等候，顯然是接駁的意思。這才了解 133 路公車站牌和網站資料在時刻表上加註 a，是表示只有這些班次的 133 路公車會在 Oude Tonge 站有 136 路接駁到鹿特丹。大約下午四點十分之前在 Neeltje Jans 的班車才能接上 136。

參觀完三角洲公園，繼續往北到鹿特丹，為的是要多看三角洲工程其他的大壩等水利工程。根據公車的路線，應該會經過 Grevolingendam 和 Volkerakdam 兩個壩。在公車上，拿著相機準備隨時拍攝大壩的景象。然而經過第一個大壩時，只看到一小部分大壩西邊的「湖」，接著長長的樹林就遮住了，東邊有些不連續的湖，遠處有橋，也不是很長。

接著在可以瞭望到鹿特丹太空塔和高樓之前，就再也沒看到大壩的蹤跡，大約大壩兩側已經綠化美化了，整個大壩溶入了當地的道路和土地。因為沒看到更多的大壩工程，有些失望，但是看到大片大片的農牧地和經過許許多多市鎮，也感受到整個三角洲工程確保南荷蘭省和澤蘭省廣大區域安全的實質作用。

如果有機會乘坐私人汽車，就可以尋覓出眾多三角洲工程的水壩，而觀察到這系列偉大工程的實際景象。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日)
下午比利時根特大學 Ethester-Maria 來家裡討論博士論文
五點左右友月從鹿特丹回來
八時陳奕齊、黃思宇和黃至正來幫忙搬運剩餘物資
奕齊連絡上陳詩政，叫計程車道友月去建泓住處

順便把賸餘物質運去

二○○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一)
下午兩點到吳德榮研究室，送去蘭花
到研究室寄送圍巾給江樹生
要印台灣地址，印表機卻有狀況
三點多的告別會，參加的大約十五、六人
賴麗瑩電話，和王代表說，

晚上慧雯、倩玉和友月來相聚

二○○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二)
明天就離開萊登
起來編輯一組新舊照片來去萊登，花鳥依舊？
老了一年
近一時到研究室，與 Saskia 辭行
到植物園，很多大理花人很多，排隊進溫室
到 Grote Beer 餐廳用餐
去商店街買魚油
到 Hoogvliet 買起士球
提出一百歐元
晚上八點慧雯和倩玉來幫忙處理最後一點賸餘物資

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三)
早上六點多起床，進行最後的清理。
切斷網路
本來 Saskia 要求昨天送回網路設備，如果那樣，就全面斷絕通訊
連電話都不通了，所以請倩玉今早來拿網路設備。
昨晚房東太太取走鑰匙，就跟隔壁老先生會垃圾房鑰匙，清走最後兩袋垃圾
又急忙去樓下超市退回單酒瓶，貼一些錢買了一塊地阿姆斯特丹起土
再趕去 Rabobank 的提款機，提出一百四十元，戶頭只賸五元多
友月和倩玉先後都來了
大家一起把大小行李運下樓，等計程車前來
九點四十計程車準時趕到，車子似乎小了一點，勉強都塞進去了
司機走東門城外那條路，後來好像是走鄉間小路
沒有紅綠燈，全是牧場草地，許多牛羊
很有荷蘭風味
最後才上高速公路

辦理登機手續
最大件的事李有三十八公斤多，超重太多
緊急取出一些塞進其他行李
勉強過關
辦事員又指著手提行李說，可能會超重
稱出有十公斤
他卻說OK，又幫忙把五件手提行李貼標籤
大約是在放水

在辦理登記手續時，蔡友月一直在幫忙，後來宜真也來幫忙
辦完手續後，就出去和奕齊、恩宇和宜真會面道別
他們今天正好要接今年的交換生

到輪椅服務處領取輪椅
素華坐上輪椅，兩腳之間在腳踏板上夾著一個背包
身上橫放一個行李箱
我背著一個大背包，斜背一個筆電
還有一個背包就掛在輪椅左後方的一根像是架點滴的桿子
說實在行李太多了
弄得有些尷尬，相當費力。

出境後要去免稅商店買巧克力給四分溪合唱團，
先讓素華在國家博物館展場後的休息區休息
我就去找巧克力，找到一盒Godiva 60片裝的
付錢時要看登機證，又忘了
回去拿登機證，又看到Neuhaus，覺得價錢也不錯
就買了兩盒。

素華去上廁所，去了許久，大概是上大號
我等得還是很緊張，怕她走不動
以後還是要緊跟著比較好

到E17登機口還有一段距離
一路沒看到安檢
覺得很奇怪
到了登機口才知道就在那裡安檢
素華帶的那個背包好像被X光照出來有問題

全都被翻出來，大約是德榮送給茂桂的東西出了問題
不過，最後也全都放行。

登機時，荷蘭籍職員推輪椅上機，
我帶著四件行李卻也還好
起先在候機時，在 Delft 大學剛獲得設計碩士學位的黃毓芳小姐，看我們又是輪椅又是那麼多行李，就主動來幫忙，也請她拖兩件行李，輪椅有人推了，我就可以帶全部的行李，就不麻煩她了。

素華去坐商務艙，我去坐她的經濟艙
由於訂了輪椅服務，航空公司倒也安排了一個方便出入的經濟艙位。

飛機起飛後，不自覺地回想起在荷蘭的種種
筆記本放在行李裡，不便取出
就拿機上購物型錄的訂單來記錄在萊登結識的朋友和我們的旅遊狀況

結識的朋友：
Melody
炫元、秉慧
田海
吳德榮、陳碧茵
呂崇真
賴麗瑩
陳奕齊
鄭怡雯
黃恩宇
宋宜真
鄭維中
何澄輝
郭書瑄
林欽惠
常閣寧
黃泓智
林祖嘉
林月雲
古慧雯
黃倩玉
柯瓊芳

王豫元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四)
約在十點半抵達桃園機場。高腳來了，小三子的車子在大園交流道爆胎。高腳堅持坐巴士，就坐飛狗到民權東路時報廣場下車，再叫兩部計程車回家。這樣子其實多花了近兩個小時，雖然省了幾百元。到家後，他又堅持下廚煮麵。雖是善意，但有些霸道。他就是這樣，也不跟計較。

家裡的電腦已不堪用，就把帶回的筆電馬上接上線，全面取代。

八月二十九日(五)
上午到研究室，分送禮物給總務、資訊、人事、祕書、編輯等，與晉芬、茂桂、乃德碰了面。

八月三十日(六)
很熱很悶，留在家裡吹冷氣。
清理房間。

八月三十一日(日)
晚上到 Sogo 買蕎麥麵，先去十一樓吃日本料理。

九月一日(一)
中午 Melody 來我研究室，一起到家裡吃蕎麥涼麵。
晚上到復興北路 1010 新湘菜館聚餐，是橄欖邀集的。在台全部同學到齊，老鐵夫婦今天從美國回來。